民國叢書

第五編

·30·

政治·法律·軍事類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五—六）

張星烺著

上海書店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五—六

張星烺著

古代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五册目錄

面數

古代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

西部土耳其斯坦狀況

漢武帝通西域

昭武諸國

拔汗那

勃律

吐火羅

元時中央亞細亞人入仕中國

明時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政治上之往來

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 第五册

泗陽張星烺亮塵撰

古代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

西部土耳其斯坦狀況。

第一節。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地理，人種，及其歷史。 中央亞細亞之區域，南起希馬拉耶山 北抵阿爾泰山，東自中國邊境，西迄於裏海。在此區域以內，無一川河流入大洋。天氣全無洋海影響。中間有大沙漠，故空氣乾燥異常。夏則熱風如燒，冬則寒風如刀。沙漠常遷徙無定，故旁沙漠而居者，常與天然抵抗。人力不能勝天，流沙侵來，唯遷讓之而已。交通不便，故終古無開化國。不獨本土不能產生文明，即文明人自文明國徙居其地者，浸久亦沈淪於草味也。古所謂幽谷，殆非虛語也。其地介於中國與歐洲印度之間。故言文化，則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雜揉。言人種，則黃白混合也。晚近瑞典

探險家斯文赫丁(Sven Hedin)在新疆沙漠中發現印度佛教及中國古物，敘利亞聶思脫里教會，波斯摩尼教以及希臘東羅馬阿拉伯回教之遺物甚夥。足以證明中央亞細亞地理上之歷史性質也。中央亞細亞又可依山脈，析爲數區。崑崙山以南　直抵印度邊界，則西藏也。崑崙山以北，至於阿爾泰山，在葱嶺以東者，謂之東土耳其斯坦。自漢通西域以後，歷漢唐元淸四朝，四入中國版圖。淸末，平回亂以後，改爲新疆行省，設立州縣，與本土無異矣。本書專言中華民國以西各地與古代中國之交通，故東土耳其斯坦古代與中國之交通，悉不採錄。其在葱嶺以西者，則屬本書範圍以內者也。西部土耳其斯坦爲印度阿利安民族及波斯伊蘭族之發祥地。故据西史考之，唐以前，所有葱嶺以西諸國，大宛康居大夏之屬，皆伊蘭民族也。司馬遷史記大宛傳，謂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頓。蓋亦明言大宛以西，皆一種矣。僅大月氏及嚈噠爲東方突厥民族之侵入者。唐以後，西突厥人，契丹人，漢人，蒙古人，遞相侵入。爲黃色人種之殖

民地。晚近又有斯拉夫種之俄羅斯人之侵入。故其地人種，至爲複雜，而文化亦極複雜也。印度日耳曼族之遷至印度及波斯者，皆能自創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佔一部份，而留居西部土耳其斯坦者，始終保持其遊牧生活，榛狉狀態也。北宋末，契丹人及漢人隨耶律大石徙其處者，皆爲已開化之人。而留居其地以後，不獨未能增加其地文化，而於東方固有文化亦失落也。既無文化，故亦無歷史。欲知中央亞細亞之古史　唯有自中國及波斯之史乘中，窺得一二而已。下方摘錄，以漢文記載爲主，而以波斯及希臘羅馬之記載爲證也。

綜觀中國歷代史上之西域傳，其在葱嶺以西，今西部土耳其斯坦境內者，阿母河以南，可以大夏爲中心。阿母河以北，可以康居爲中心。其餘皆附屬而已。唐以後，康國雖亡，而薩馬兒罕則依然爲葱嶺以西之政治中心。雖至近代，猶爲俄領土耳其斯坦總督之駐在地也。

漢武帝通西域。

第二節。張騫第一次奉使。

漢武帝以前，中國與西域已有交通，毫無疑義。然無影響於中國政治，商業及文明。故張騫西使，數千年來，人盡以爲鑿空之事，視之幾如科倫布之發明美洲者，宜哉。漢武帝之重通西域，吾嘗比之於明時葡萄牙人之重通中國。元時，中國與歐洲交通極繁。歐洲人來中國者，不可勝數。然明初百餘年間，中國人絕不知有其事。明史意大里亞傳謂爲自古不通中國也。張騫西使，數千年來，既認爲鑿空事業，開中國與西域政治上之關係。故其事在中外交通史上，以及全中國史上，皆爲最重要之事。可與明時葡萄牙人之抵中國並爲重要也。有張騫出關記一書，惜已佚。今所知者，僅司馬遷史記大宛傳及班固前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而已。前漢書又錄自史記。故吾特將張騫奉使事蹟，自史記分別錄出如下。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

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路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二）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

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一)據此，張騫出使目的，乃爲欲與大月氏結攻守同盟，以抗匈奴者也。需時十餘年，而目的未達也。

(二)康居在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臨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二)康居二字爲譯音。其原音余尚未能查得。或者由康特(Kand=Cant)而來。康特乃Samarkand, Semiscant 末尾之音，猶言地方也」。漢代康居即唐代之康國，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

建。元魏所謂悉萬斤。寔皆 Samarkand 之譯音也。遼史(卷三十)作尋思干。元史太祖本紀作薛迷思干(Semiscant)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撒麻兒干。明史作薩馬兒罕。薩馬兒罕城甚古。波斯祆教聖經曾德阿維斯塔(Zend Avesta)中已有之。謂爲俄兒麥資德(Ormuzd)所建。城市富庶。伊蘭人稱其地曰索格多。(Sogdo)由是而希臘羅馬著作家稱之曰索格的亞那(Sogdiana)。　阿利安(Arrian)之史記謂馬期頓亞歷山德大王嘗至馬拉康達。(Maracanda)後代學人皆信馬拉康達即薩馬兒罕也。費杜西(Firdusi)之帝紀(Shahnameh)中，常見索格多及薩馬兒罕二名。依賓庫達特拔，(Ibn Khurdadbih)伊思塔克里，(Istakhri)依賓霍克爾，(Ibn Haukal)等回教著作家皆記薩馬兒罕爲索格德(Sogd)之都城也。康居之名，傳至中國甚早。而索格多之音，直至唐末，始見於段成式之酉陽雜俎卷十，作私訶條國。段成式記云，『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鼊。衆僧飲食將盡，向石鼊作禮，於是飲食悉具。』關於康居國古史，吾人所得知者甚少也。据司馬遷史記，大宛當漢武帝時已爲農國，殖稻麥，又善釀蒲陶酒，而康居則仍在遊牧時代也。國勢亦不强盛，南事月氏而東事匈奴也。

(三)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三)奄蔡即元時阿蘭。參觀第一冊中歐交通第四十節注一阿蘭。阿蘭人亦印度日耳曼族也。

(四)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破，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四)大月氏突厥族也。爲有史以來，東方人種第一次侵入伊蘭族勢力範圍內者。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始自敦煌西徙。

(五)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五)大夏即吐火羅。說詳第一冊上古時代中外交通第三節注五。希臘人稱其地曰拔克脫利亞

。(Bactria) 耶穌紀元前二百五十年，(秦莊襄王元年)希臘賽流柯斯朝 (Selucidae) 守將梯俄多都斯(Theodotus)据其地，自立為王。至紀元前一百二十年，(漢武帝元狩三年)為大月氏所滅。月氏人以後征服克什彌爾，北印度等地。兵威振於一時。至第五世紀時，為嚈噠所滅。克拉勃羅德(Klaproth)及聖馬丹 (Vivien de Saint Martin) 二人皆謂吐火羅民族西曆紀元前一百五十七年，(漢文帝後元七年) 居青海布隆吉爾湖(Bulungir-gol)畔。以後逐漸向西遷徙者也。余攷其時，適與月氏遷徙同時。豈二而一者歟？然据司馬遷史記，大夏似已先月氏而至嬀水南者也。大夏之西遷，或在更早時期也。大夏之名，黃帝時已傳至中國。而梵音 Tuhara 後魏時始至中國。魏書西域傳作吐呼羅。希臘名拔克脫利亞亦於後魏時傳入中國。魏書西域傳嚈噠條，作拔底延城。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謝颶國條，『謂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慧超五天竺國傳云，『從此犯引國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羅國。王住城名為縛底耶』。縛底野與縛底耶亦皆拔克脫利亞之轉音也。張騫第一次奉使至大夏時，大夏之希臘王朝尚未滅亡。然國勢危殆，已岌岌不可終日。中國人與希臘人第一次接觸，即在是役。

第三節。張騫第二次奉使。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

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一）。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

（一）張騫第二次奉使目的，因失方向，完全未達。設使當年漢武帝有近世俄皇大彼得窮探西

伯利亞之忍耐心，未始不可越緬甸抵印度境也。然就今代地圖觀之，藉使此道能通大夏，而所需時日，較之北道爲久也。由史記此節觀之，張騫未奉使西域之前，身毒與中國蜀地已久有交通，益證第一册上古時代中外交通第十一節注十二，吾言之不誣也。所謂邛竹即方竹也。爲蜀地之特產，今則移植他處者，亦往往有之。

第四節。張騫第三次奉使。　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好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

拜騫爲中郞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

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一)

(一)烏孫在今天山北路，巴勒克什湖以東，伊犂等地，皆是也。張騫第三次奉使，當時雖未達目的，而至宣帝時，則大收效果也。

第五節。張騫傳入中國之植物。張騫西使，爲中國全史上大事。人皆知注意於其政治上之關係，而不知政治之外，於中國文明，音樂，彫刻，社會經濟等，皆有莫大影響。千古以來　讀史者尙少注意及之也。吾搜閱李時珍本草綱目及崔豹古今注得有植物十餘種，皆爲社會上需要之植物。特舉其名於下。

紅藍花。馬志曰，紅藍花，(一)即紅花也。生梁漢及西域。博物志云，張騫得種於西域，今魏地亦種之。見本草卷十五

番紅花。　又名泊夫藍，又名撒法郎。李時珍曰，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國。即彼地紅藍花。元時以入食饌用。按張華博物志言張騫得紅藍花種於西域。則此一種，或方域地氣稍有異耳。見本草同卷

(一)紅藍花 (Safflower=Carthamus tinctorius) 產於埃及，印度，克什彌爾等地。可以用作燕支粉，又可染絲綢。藥中用之以活經血也。

胡麻。　李時珍曰，按沈存中筆談云，胡麻即今油麻，更無他說。古者中國止有大麻。其實爲蕡。漢使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種，故名胡麻，以別中國大麻也。寇宗奭本草衍義曰，胡麻諸說參錯不一。止是今人脂麻，更無他義。以其種來自大宛，故名胡麻。今胡地所出者，皆肥大。其紋鵲，其色紫黑。取油亦多。嘉祐本草白油與此乃一物。但以色言之。比胡地之麻差淡。不全白爾。今人通呼脂麻。見本草卷二十三(二)

(二)胡麻又稱芝麻 (sesame)。今代吾國各省皆產之。據近年海關統計，吾國芝麻出口，每年達二千萬元之鉅。鄉村小民，受賜於張騫者，豈淺鮮哉。

蠶豆。李時珍曰，豆莢狀如老蠶，故名。(三)太平御覽云，張騫使外國得胡豆種歸，指此也。今蜀人呼此爲胡豆，而豌豆不復名胡豆矣。見本草綱目卷二十四。

(三)英語曰 horse-bean or kidney bean，植物名辭曰 Vicia faba。

葫亦名大蒜。李時珍曰，孫愐唐韻云，張騫使西域始得大蒜，葫荾。(四)則小蒜乃中土舊有，而大蒜出胡地，故有胡名。二蒜皆屬五葷，故通可稱葷。見本草卷二十六。

(四)英語曰 Chive，植物學名辭曰 Allium scorodoprasum。

胡荾，亦名香荾，又名蒝荾。(五)李時珍曰，荾許氏說文作葰。云薑屬，可以香口也。其莖柔葉細，而根多鬚。綏綏然也。張騫使西域始得種歸，故名胡荾。今俗呼爲蒝荾。蒝乃莖葉布散之貌。俗作芫花之芫非矣。見本草卷二十六。

(五)今代英語稱之曰 Coriander，植物學名辭曰 Coriandrum sativum。

苜蓿。李時珍曰，雜記言苜蓿原出大宛。(六)漢使張騫帶歸中國。然今處田野有之。陝隴人亦有種者。年年自生，刈苗作蔬。一年可三刈。二月生苗。

一科數十莖。莖頗似灰藋，一枝三葉。葉似決明葉，而小如指頂。綠色碧艷。入夏及秋，開細黃花。結小莢。圓扁旋轉，有刺數莢，累累。老則黑色，內有米如穄米。可爲飯，亦可釀酒。見本草卷二十八

任昉述異記載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胡中菜也。張騫始於西戎得之。

（六）史記大宛傳亦言漢使取苜蓿蒲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離宮別觀旁極望。唯未指定爲張騫帶來也。苜蓿蒲陶皆譯音。今代裏海附近土人，尙稱苜蓿曰『白蓿』(buso)，伊蘭族方言也。今代英語曰 Alfalfa。

瓜亦名黃瓜。（七）李時珍曰，張騫使西域得種，故名胡瓜。按杜寶拾遺錄云，隋大業四年，避諱改胡瓜爲黃瓜。陳藏器謂北人避石勒諱改呼黃瓜，至今因之。則與杜氏之說微異矣。見本草卷二十八。

（七）今代英語稱黃瓜曰克咯伯爾，(Cucumber)植物學名辭曰 Cucumis sativus。阿布曼蕭爾 (Abu Mansur) 稱黃瓜曰吉塔。(qitta) 阿拉伯及波斯人稱之曰錫雅兒。(xiyar) 呼羅珊人曰喀汪打。(Kawanda)

安石榴。李時珍曰。榴者瘤也。丹實垂之如贅瘤也。博物志云，漢張騫出

使西域得塗林，安石國榴種以歸，故名安石榴。(八) 見本草卷三十

(八)今代英語稱石榴曰婆梅格拉內忒，(Pomegranate) 植物學名辭曰 Punica granatum。石榴產於波斯曲兒忒斯坦，(Persian Kurdistan) 俾魯芝，及阿富汗諸地。喀菲兒斯坦 (Kafirstan) (在帕米爾南) 產白石榴。其實明亮如晶。薩馬兒罕及俱戰提 (Khojand) 產者亦佳。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十，記大食勿斯離國石榴重五六斤。陸璣與弟雲書，首載石榴。賈思勰齊民要術亦轉載之。唐封演封氏聞見錄亦載張騫得石榴及苜蓿種子以歸。法顯佛國記載『自葱嶺已前，草木果實皆異。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與漢地同耳』。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記印度植物云，『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唐宣宗時，阿拉伯商人蘇烈曼之印度中國聞見錄亦記印度各地盛產石榴。拔都他記印度石榴，每年結果兩次。馬爾低甫羣島 (Maldive Islands) 所產者，尤美也。迦布邏產無子石榴，嘗以貢獻莫臥兒朝阿克巴 (Akbar) 皇帝。塗林，爲梵語 darin 之譯音。梵語此字或借自伊蘭語也。安國今之布哈拉 (Bokhara)，石國今之塔什干 (Tashkend)。兩國皆見唐書。安石國亦可爲安息國之別譯也。

胡桃亦名核桃。(九) 蘇頌曰 此果本出羌胡。漢時張騫使西域始得種還。植之秦中，漸及東土，故名之。見本草卷三十

(九)胡桃，英名曰 Walnut，植物學名辭曰 Juglans regia。爲波斯特產，由波斯而東傳至印度中國，西傳至希臘羅馬。由羅馬而移植高里(Gallia)(法國古名)及日耳曼(Germania)等地。法雲翻譯名義集謂梵語稱胡桃曰播囉師，而實則即波剌斯(Parsa)之訛音，以地名爲物名也。

葡萄。 李時珍曰，葡萄，(十)漢書作蒲桃，可以造酒。人酺飲之則醄然而醉，故有是名。其圓名草龍珠，長者名馬乳葡萄。白者名水晶葡萄。黑者名紫葡萄。漢書言張騫使西域還。始得此種，而神農本草已有葡萄，則漢前隴西舊有，但未入關耳。(見本草卷三十三)

(十)葡萄今代英名曰Grape-vine，植物學名辭曰Vitis vinifera。拖瑪歇克，(Tomaschek)荆斯密爾，(T.Kingsmill)及夏德(Hirth)皆謂葡萄爲希臘文 Barrus之譯音。勞福爾 (B. Laufer) 謂爲伊蘭語 budawa 之譯音。未知孰是。葡萄爲伊蘭北境及中央亞細亞之特產。由該處而移植四方。司馬遷史記大宛傳亦言漢使自大宛取葡萄實來。希臘人及羅馬人移植之西方。由羅馬而更西移至高里 (Gaul) 及萊因河 (Rhine) 流域也。(參觀B. Laufer, *Sino-iranica*)

酒杯藤。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花堅皆可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十一）出關志。（見崔豹古今注）

胡蘿蔔　有黃紅二種。甘甜堪食。可生可熟。昔人題云，『不是張騫通異域，安能佳種自西來。』蓋出西域故云。（見乾隆重修肅州新志高台四冊。）

（十一）本草綱目記張騫移植中土之植物共十種。而見之史記僅苜蓿葡萄而已。自西域携帶植物種子，歸來中土，原非難事。漢武帝時遣往西域之使者極多，皆可帶來種實，不必爲張騫也。而後代著作家皆歸功於張騫者，僅因張騫最負名而已。

第六節。張騫傳入中國之樂器。崔豹古今注，音樂第三。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

塞，折楊柳，黃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亦見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之下）

第七節 張騫傳入希臘美術。 中國載籍中雖無明言張騫傳入西方美學之事，然據近代美學家之研究，漢以前，中國之繪畫雕刻，簡單幼稚。其構思及體裁，雖莊重古雅，而粗樸怪奇，變化太少，陳陳相因。及武帝以後，美術界忽然大進步。古代朴陋生硬之風盡脫。漸臻自然精緻之域。往往現漢代以前未曾有之新畫象。其至今尚遺存者爲漢代之古青銅鏡，及山東濟寧道嘉祥縣南紫雲山（一名武宅山又名武翟山）之漢武氏祠石之石刻畫象。頗有昔日之歐風焉。是皆希臘文化輸入之影響也。（參觀王桐齡東洋史上冊第二編第五十五面。）

第八節 漢武帝時大宛國通使。 元狩六年，（耶蘇紀元前一百十七年）渠搜國獻網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費。燒之烟如金石之氣。（見拾遺記卷五）天漢二年，（耶蘇紀元前九十九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壽不之林。一樹千尋。日月爲之隱蔽。若經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懷其葉者，則終身不老。其國人綴草茅爲繩，結網爲

衣。似今之羅紈也。見拾遺記卷五

（一）渠搜即大宛也。隋書卷八十三云，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云，寗遠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時，謂破洛那。魏書卷一百二云，破洛那國（原作洛那茲改正。）故大宛國也。拔汗那或破洛那皆爲今費爾干那（Ferghana）之別譯。渠搜國在唐堯時已通中國。周成王時亦嘗來獻鼩犬。史記大宛傳記載簡略，擇用新名，而廢舊名也。祈淪國音與岐蘭最相近。岐蘭見新唐書大食傳。波斯北境省名。處裏海西南隅，背有厄耳白斯山。(Elburs)氣候溫和，爲著名產絲之地。人壽三百，壽木之林，皆不過厲言而已。

第九節。漢武帝征大宛（一）。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二）。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

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耶蘇紀元前一百零四年）也。……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三）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亾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

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驟驢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衞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車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

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

。軍破，數人脫亾，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並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

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見史記大傳。前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大宛條，所言與史記相仿。

(一)大宛之原音，余尚未能查出。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云，『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時謂破洛那。』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及北史卷九十七，西域傳皆僅作『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魏書武帝紀太延三年及五年，均書破洛那朝貢。此外並無洛那國名。故洛那上脫去破字無疑也。拔汗那及鏺汗或破洛那皆爲 Ferghana 之譯音。今人譯作費爾干那。古代原音必爲拔汗那（Perghana）。唐時回敎徒改從今讀，蓋阿拉伯文無P字音也。吾人由是故認大宛爲今俄領費爾干那省也。据前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大宛國都城曰貴山城。貴山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柯傷。（Kasan）回敎著作家亦謂爲費爾干那省之首府。

(二)貳師城唐時曰東曹，曰率都沙那，今烏拉塔拍（Ura-tepe）也。

(三)郁成音與油斯肯特城（Uzghend）相近。

(四)侖頭漢書作輪台，即今新疆輪台縣。李廣利大軍蓋沿塔里木河西行。周穆王六軍西遊後

李廣利大軍爲中國第二次軍隊西行者也。

漢與康居之交涉。

第十節。漢元帝時康居之討伐。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小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衞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

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醕，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弃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卽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案都賴似爲daria之譯音。即川水之義，而非水名也。）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

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耶蘇紀元前三十六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唐書作伊麗今代作伊犁），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强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狀。兵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

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

郤。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强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稾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

不與湯。湯素貪。所鹵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出前漢書卷七十，陳湯傳。

第十一節。漢朝之優容康居。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

，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䪥王，治蘇䪥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

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鞬王，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一）。

（一）康居附屬五小王所治爲今代何地，可參觀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康國傳。

漢與月氏國之通使

第十二節。大月氏國狀況。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行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

有以上多同史記。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禀漢使者。去五翖侯。師古曰翖即翕字。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翖侯。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見前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

第十三節。漢武帝時中國與大月氏國之交通。

太初二年耶穌紀元前一百零三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一云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雞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係。當有九虎爭

爲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此雞未至月支國，乃飛於天漢。聲似鶤雞，翱翔雲裏。一名暄雞。昆暄之音相類。（見拾遺記卷五）

征和三年（耶穌紀元前九十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似貍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悴，尤怪其之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螣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好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遙，辛苦蹊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

乎。豈閤陛下反不知眞乎。是臣國古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恧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崑崙，或生平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慧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斷絙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興風雲，吐嗽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騖。處於太上之廐，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獲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卽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舐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礮磹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顚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

皆絕紲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咸定。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聞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秘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懊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慚衛叔卿於楷庭矣。明年，帝崩於五柞宮。已亡月支國人鳥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見海內十洲記）

第十四節。東漢時大月氏國狀況。

大月氏國居藍氏城。(一)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二)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三)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凡五部翖侯。後百餘歲，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

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四)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五)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翖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見後漢書卷一百十八西域傳

(一)藍氏城之原音，不可考。其地址爲今代何地，亦不可考。參觀下方第十九節注(十九)。

(二)翖侯前漢書卷七十，陳湯傳作歙侯，唐書突厥傳及大唐西域記作葉護。皆突厥語Yabgu，Shabgu之譯音，華言君長也。五翖侯地點，多不可考。丁謙後漢書大月氏國五翖侯考，全皆武斷臆說。貴霜即迦布邏(Kabul)附近之固山城。(Kushan)今代西史稱大月氏人爲印度西提亞(Indo-Scythians)人。(此爲英文讀法。若依德文，則應爲印度斯吉吞人。Indo-Skythen)

(三)丘就卻 (Kujula Kadphises) 爲月氏名君。英明雄武。統一各部後，西破安息，南併高附，(Kabul) 盡有阿母河流域。卒，子閻膏珍(Hima Kadphises) 嗣位。英武不亞於父。遂滅罽賓，併西北兩印度。疆域北踰阿母河，至中央亞細亞，東踰葱嶺，抵天山南路之西，與漢都護所治相接。東南踰印度河。跨印度庫斯山。閻膏珍卒，子迦膩色迦 (Kanishka) 立。(即位年代，頗多爭論。學者多以爲即位於耶蘇紀元七十八年，即漢章帝建初三年，卒於九十八年，即漢和帝永元十年。)崇尚佛法，召集第四次佛教大會於札蘭特拉 (Dschalandhra) 地方。高僧馬鳴等皆赴會。定以古代梵文編訂佛經，爲北派佛教所宗。月氏是時寔爲中央亞細亞最文明之邦也。丁謙後漢書邱就卻閻膏珍二王考，全爲錯誤。(參觀日人堀謙德解說西域記第八十面，第一七六面至一七九面; R. Stübe, *Die Reiche der Indogermane* S. 373; 王桐齡東洋史上册，第四十七面至四十八面。)

(四)濮達即拔克脫利亞 (Bactria, Bactra) 之譯音。今代之巴里黑城(Balkh)也。

(五)高附即迦布邏。(Kabul)

月氏康居兩國人傳布佛教於中國。

第十五節。月氏人。 佛教創於印度，逐漸傳布於西北安息大夏康居諸國。

大月氏以東方民族，侵入阿毋河流域，佛教傳入以後，變而爲佛教之保護人。迦膩色迦王（Kanishka）尤爲佛教之功臣也。王以前，月氏人必已多奉佛者矣。陳壽三國志魏志卷三十，引魚豢魏略云，『昔漢哀帝元（耶蘇紀元前六年至前一年）壽元年（西紀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此爲中國正史上，第一次記載佛經入中國，中國人學佛法，及月氏人傳佛法於中國也。

慧皎梁高僧傳記西域人來中國傳佛教甚詳。其籍隸月氏及康居者，吾特摘錄於左。

支婁迦讖亦直云支讖，本月支（即月氏）人。操行純深，[二]性度開敏。禀持法戒，以精懃著稱。諷誦羣經，志在宣法。漢靈帝時，遊於雒陽。以光和（耶蘇紀元一七八至一八三）中平（一八四至一八九）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道安法師）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論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後不知所終。時有天竺沙門竺佛朔亦漢靈之時，齎道行經來適雒陽。即轉梵爲

漢。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朔又以光和二年，於雒陽出般舟三昧，讖爲傳言。河南雒陽孟福張蓮筆受。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一）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五支讖以漢桓帝建和元年至洛陽。竺佛朔以靈帝光和二年至洛陽。

（二）支曜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曜譯成具定意經及小本起等。亦見高僧傳初集支讖同傳。

（二）支曜之國籍未著，然詳審高僧傳，凡月支人來中國傳布佛教者，大抵以支爲姓。由是吾人可以穩然斷定支曜爲月支國人也。

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初漢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業於亮。博覽經籍，莫不精究。世間伎藝，多所綜習。偏學異書，通六國語。其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爲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獻末亂，避地於吳（三）。孫權聞其才慧，召見悅之。拜爲博士。使輔導東宮，與韋曜諸人共盡匡益。但生自外域，故吳志不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

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爲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從無量壽中本，起製菩薩，連句，梵唄，三契。並注了本生死經等，皆行於世。見高僧傳初集卷一，康僧會傳。

(三)佛祖統紀卷三十五，謂黃初五年，月氏國優婆塞支謙來洛陽。後避地歸吳。

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郡(四)。年八歲出家。事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誦經日萬言。過目則能。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介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外國異言三十六種，書亦如之。護皆偏學。貫綜詁訓，音義，字體，無不備識。遂大齎梵經，還歸中夏。自燉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爲晉文。所獲賢刧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勸。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

力也。護以晉武之末，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恆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眞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令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傾拔玄致。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所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篤志務法。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超日明經初譯，頗多煩重。承遠刪正文偈。今行二卷。其所詳定，類皆如此。承遠有子道眞，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便。無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護旨，執筆詳校。安公云，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美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其見稱若此。護世居燉煌。死而化道周洽。時人咸謂燉煌菩薩也。（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四）法護世居燉煌郡。似爲小月氏之苗裔，而非西遷阿母河流域之大月氏。以今代地理區域言之，其人乃華人而非外國人也。少時篤志好學，博覽六經。壯乃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徧習異言三十六種。大齎梵經還歸中夏。終身寫譯，勞不告勸，蓋亦法顯玄奘之先導也。

曇摩難提此云法喜，兜佉勒人（五）。齠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以專精致業。徧觀三藏，闇誦增一阿含經。博識洽聞，靡所不綜。是以國內遠近，咸共推服。少而觀方，徧涉諸國。常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冒流沙，懷寶東入。以苻氏建元中，至於長安。難提學業既優，道聲甚盛。苻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羣經，未有四含。堅臣武威太守趙正，欲請出經。時慕容沖已叛，起兵擊堅。關中擾動。正慕法情深，忘身爲道。乃請安公等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難提譯出中增一二阿含，並先所出毗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迄春，縣涉兩載，文字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難提乃辭還西域，不知所終。（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五）兜佉勒即梵語 Tokhara, Tuhara 之譯音。魏書作吐呼羅，唐書作吐火羅，玄奘西域記

作覩貨羅，古代之大夏也。高僧傳此節，爲梵語最初之正確漢譯。大夏，漢初即臣服於月氏。故曇摩難提雖爲兜佉勒人，而亦可列之月氏人中也。

第十六節。康居人。 又有沙門康巨康孟詳等（一），並以漢靈獻之間，有慧學之譽，馳於京雒。巨譯問地獄事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孟詳譯中本起及修行本起。先是沙門曇果於迦維羅衞國得梵本。孟詳共竺大力譯爲漢文。安公云，孟詳所出，奕奕流便，足騰玄趣也。（見高僧傳初集支婁迦讖傳。）

（一）康巨及康孟詳二人籍貫，並未注明。然詳考高僧傳康居國人來中國傳致者，大抵以康爲姓。巨及孟詳二人，斷定爲康居國人，可不致誤也。

時又有外國沙門康僧鎧者（二），亦以嘉平（耶蘇紀元二四九至二五三）之末，來至雒陽，譯出郁伽長者等四部經。（見高僧傳初集卷一曇柯迦羅傳。）

（二）佛祖統紀卷三十五，嘉平四年，中天竺沙門康僧鎧至洛陽譯無量壽經。如是則康僧鎧乃印度人而非康國人也。惟佛祖統紀成於南宋之末，後於梁高僧傳七百五十餘年。梁時已無確實調查，而佛祖統紀稱之爲中天竺人。誠不知其何所據也。故暫置此。

康僧會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奉孝服畢，出家。勵行甚峻。爲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覩形未及其道。疑爲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恒，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　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靖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權又特聽。會謂法

屬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靈應降，而吾等無感。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爲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呈權。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耀瓶上。權自手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卽破碎。權大肅然驚起。而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刧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磓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爲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會於建初寺，譯出衆經。所謂阿難念彌陀經，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雜譬喩等。並妙得經體，文義允正。又傳泥恒唄聲，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並製經序。辭趣（二）雅便，義旨微密。並見於世。至吳天紀四年，四月，皓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見高僧傳初集卷一）

(三)康僧會對於中國東南部佛敎之傳布，可謂爲第一功人。佛敎大師多精閑幻術。僧會之求舍利，以感孫權，猶之後代佛圖澄之於石勒，丹巴之於元世祖也。康僧會爲康居人，而其來至中國，則經由海道也。

(四)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於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般若，卽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爲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値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哲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匃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衞之次，遇陳郡殷浩。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卻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

幽遠。故偏加講說。尙學之徒，往還塡委。後卒於寺焉。（見高僧傳初集卷四）

（四）康僧淵傳僅言爲西域人。以前例推之，必籍隸康居，可無疑也。鼻高眼深，尤爲伊蘭民族或阿利安民族之證据也。

沙門寶意，梵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武孝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及曉經律。時人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徧。經於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永明末，卒於所住。（見高僧傳初集卷三求那跋陀羅傳）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五）諦父肜，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 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

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曇道人。忽喚曇名。曇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曇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猪所傷，曇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並示書鎮塵尾等。曇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　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崐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見高僧傳初集卷八

(五)由始遷至曇諦，蓋已二百餘年矣。康居人入居中國，多以康爲姓。由漢末至今，一千六百餘年。子孫繁衍。今代中國南北，以康爲姓者，亦正多矣。豈皆康居人之苗裔歟？曇諦文集今已佚。

邵碩者，本康居國人。大口醜目，狀如狂。小兒得侮慢。時時從酒徒入肆酣

飲。後爲沙門號碩公。與誌大士(寶誌)最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爲之則去。游益州諸縣，皆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歡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將亡，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兩脚須著屐。進諾之。已而化。舁其尸露之。明日往視，失所在。俄有自郫縣來者曰，昨日見碩公着一屐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與我隻履。進驚問沙彌。答曰，舁尸時一履墮，行急不及繫也。(六)(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九。)

(六)此爲元魏獻文帝天安丁未年事。(耶穌紀元四七九至四八二，)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於東吳。(七)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翦，更立堂室。造臥佛並猷公像。於是棲心禪誦。畢命枯槁。復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衞。或時有白猨，白鹿，白蛇，白虎，遊戲階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祗挹，頻遣三使，慇懃敦請。乃暫出京師，到第。文宣欲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

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耶穌紀四九七)卒於山中，春秋七十。(見高僧傳初集卷十二。)

(七)慧明始祖似亦東漢時來中國，逢漢末之亂，避地江左者也。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爲業。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其所獲貲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十萬貫。既懷寶填委，貪附彌深，唯恨不多。取驗吞海。行賈達於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尙爾，況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發。深思惟曰，吾於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乎。若失若離，要必當爾。不如沈寶江中，出家離著，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卽沈一船深江之中。又欲更沈。衆共止之。令修福業。仙曰，終爲紛擾，勞苦自他。卽又沈之。便辭妻子。又見達房，凝水滉漾。知入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初髮落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不出此山。卽迥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羣，野栖禽獸。或有造問學方者，皆

答對善權，冥符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爲恒準。客到其門，潸然卽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褰帷三蜀，禮以師敬。攜至陝服沮出。以天監十六年，至青溪山，有終焉志也。便薙草止容繩牀。於是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屢相呵斥，甚寄憂心焉。仙乃宴如曾無屑。一夕道士忽見東岡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方坐大火，猛燄洞然。咸歎火光神德。道士李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斯成。遠近歸信，十室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 始興王冥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齋晨，常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爐，自然煙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曰，此乃三台貴公，何緣罵辱。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遂昇袞服，仙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椀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卽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曰，衆

生何爲嗜睡如此。語已，登卽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卽爲祈請。應念卽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鎭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蹤，可卽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　忽雲雨穄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藏軍無計。事旣窘迫，乃遙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八)。山路淸夷，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爲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禮崇仰，舉郭恭敬。號爲仙闍梨焉。開皇年中，返於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一夜客僧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卽倒。年百餘歲，端坐而卒。乃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景白疊尙存。云是聖人仙闍梨許。見高僧傳二集卷三十四

(八)案道仙被僧伽梨，端坐念佛，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蜀王之兵逐窘。乃全屬幻術。此類幻術，可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一章，附注二。

釋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國難東歸，魏封於襄陽。因累居之，十餘世矣(九)

。七歲初學，尋文究竟。無師自悟，敬重佛宗。雖晝攤俗緣，令依學侶，而夜私誦法華，竟文純熟。二親初不知也。十三拜辭，卽蒙剃落。更諮大部，情用彌著。二十有四，方受具足。攜帙洛濱，依承慧遠。傳業十地及以涅槃。皆可敷導。後入關中，住靜法寺。仁壽置塔，敕召送舍利於瓜州崇敬寺。初達定基，黃龍出現於州側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矚。具表上聞。疑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夫要事，不出戶庭。故往參候，罕覩其面。末以年事高邁，勵業彌崇。寺任衆務，並悉推謝。唐初卒也，年七十餘矣。見高僧傳二集卷三十六

(九)漢魏之際，康居國有難，致其國人多遷移中國。惜各種文字中，皆無詳細記載也。吾更指出一事，願讀者注意也。釋智嶷祖上之來中國，受曹魏之封，與亞美尼亞史家摩西(Moses of Chorene)所記馬密哥尼族(Mamigonians)之西遷，受亞美尼亞王之優待，情形正相同。(參觀第四冊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第三節)當時東西陸道交通，民族遷徙之蹟，知之至有興趣也。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戒。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

爲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於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拔。獨行詣賊，登其堡壘。慰喻招引。未狎其情。俄而風雨晦宴，雷霆震擊。羣賊驚駭，惻爾求哀。達乃敎具千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山澤通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襁負排藪，獮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淸，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豘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卽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及以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怪其言也。於時三月水竭，卽下求木。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刹柱，長短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豎焉。至四月中，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邑素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縛造。役不逾時。欻然成就。

而躬襲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有時在定，擄於繩牀。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淸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孿躄，來從乞瘥。達便授杖令行。不移晷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因有偸者穿牆負物。旣出在外，迷悶方所。還來投寺。遂喩而遣之。故達化行楚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執爐請供者，或散華布衣者，或捨俗歸懺者，或翦落從法者。日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隨始興王還荊州。冬，十二月，終於江陵，春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式偉然。敷宏律訓，及以講誦。乍諷俗書，用悟昏識。銓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而傳矣。（十）見高僧傳二集卷三十九

（十）以上月支及康居兩國高僧，有功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永留一築豐紀念塔，萬世不朽。而月支康居本國，反無文字記載也。回教未行西域之前，月支康居兩國佛教情況，亦藉此可以窺見一二也。兩國雖皆伊蘭民族，（此指大夏或吐火羅原來土人而言。至於月支人則突厥族也。）而伊蘭人自創之袄教，似仍不若印度傳來佛教之盛也。由上方記載觀之，康居國諸

僧，多有世居中國，產生此邦者。使吾人不得不疑今代漢土之康氏祖先，多來自康居，爲印度日耳曼系中之伊蘭人苗裔也。

吾查四朝（梁唐宋明）高僧傳外國高僧，有一事可以注意者，即唐以後，葱嶺東西諸國，無復有高僧來華傳敎者矣。此一事，亦可證明有唐中葉以後，回敎在西域，將佛敎全滅也。

六朝時代西部土耳其斯坦與中國之交通。

第十七節。三國時代。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見三國志魏志卷三十。（一）北新道西行，至東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幷屬車師後部王。王治於賴城。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二）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三）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四）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五）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

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六)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別種也。……(七)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見魏志卷三十引魚豢魏略。

(一)漢時，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有二道。三國時，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即所謂北新道也。

(二)東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在今新疆境內。

(三)於賴城不可攷。

(四)嚴國奄蔡皆見後漢書。

(五)堅昆唐曰結骨，曰黠戛斯。元時曰吉利吉思。英文曰 Kirghiz。其人種今代仍散處於裏

海之東北及中國新疆等地，與魏略所言相同。

(六)丁令在今俄比河(Obi)上流。

(七)短人國去康居可萬餘里。吾意在今歐洲俄國北境矣。

第十八節。晉代。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萄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庾爲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見晉書卷九十七。)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並獻善馬。(見晉書卷九十七)

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並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

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一)見晉書卷一百十三，苻堅傳上。

(一)此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耶穌紀元三百七十八年事也。

鄯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愼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二)見晉書卷一百十三，苻堅傳上。

(二)此晉孝武帝太元六年事也。

第十九節。後魏時代。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一)，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一)新唐書西域傳康國條，悉萬斤亦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皆爲撒馬兒汗(Samarkand)之譯音。悉萬斤古代讀音，亦同薩末鞬。伽色那即 Ghazna 之譯音。諸蕃志作吉慈尼，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哥疾甯。

(二)怛密國都怛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二)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云，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謂怛密。即今代之布哈拉。(Bokhara)布哈拉距撒馬兒汗不遠，而魏書及北史謂其距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較之悉萬斤去代多一萬餘里。故吾意書中必有誤刊。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或爲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似稍近確情也。

(三)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三)洛那當作破洛那。攷太武帝紀太延三年及五年，均書破洛那朝貢。此外無所謂洛那者。故此方洛那上必脫去破字無疑。新唐書西域傳寧遠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謂之破洛那，皆爲 Ferghana 之譯音。今代地圖上多譯作費爾干那。

(四)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五)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克姑臧悉見虜。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

(四)粟特似為俄粟特(Ossethi)之訛音。略去其首音俄字也。俄粟特民族今代仍居高架索山系間，即古代阿蘭(Alans)或阿思(As)人之苗裔。粟特不可與索格多(Sogdo)相混。索格多乃伊蘭人稱康居也。阿蘭人亦印度日耳曼系。至元時，來居中國者甚衆，留名元史者不一其人。所謂大澤，即裏海也。阿蘭族詳情，可參觀第一冊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四十節。

(五)忽倪已夏德(F. Hirth)謂即匈奴阿提拉(Attila)大王之少子 Hernae 云。讀音相近，時代亦同，其說可信。

色知顯[六]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六)此國不可攷。

伽色尼[七]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出赤鹽，多五果。

(七)伽色尼似即諸蕃志之吉慈尼國。讀音及地位，皆相同。玄奘西域記卷十二，漕矩吒國都城曰鶴悉那。(Ghazna)

薄知[八]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八)薄知讀音與巴爾梯(Baltistan)相近。唯在吉慈尼之東，不在其南也。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九)

(九)以上三國不可攷。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十)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十)呼似密國即新唐書西域傳，康國枝庶之火尋，一曰貨利習彌一曰過利，元時之花刺子模國。國在阿母河下流，今代基華汗國(Khanate of Khiva)即古代花刺子模舊壤。花刺子模(Khorazm)之名，已見於拜火敎者之增德阿維斯塔(Zendavesta)聖經中。又見於拍賽波力斯(Persepolis)(古代波斯都城。)之楔形文字之碑刻。古波斯語，低地義也。耶穌紀元前五世紀，希臘史家鼻祖海羅都多斯(Herodotus)已有喀拉斯迷亞(Qarasmiah)之名。馬期頓大王亞力山德滅波斯後，貨利習彌王法拉斯曼(Pharasmanes)率一千五百騎來附。

自稱其國與闊爾吉 (Kolkhi) 及女人國爲鄰。羅馬地理家斯脫拉波 (Strabo) 及白里內 (Pliny) 二人皆謂貨利習彌在阿母河下流。貨利習彌湖 (Lake Khorasm) 亦名阿拉耳湖 (Aral) 在其東北。

諸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怛密南。去代一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十一)

(十一)諸色波羅國即尼沙不耳城。(Nishapur) 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七年，壬午，拖雷克匿察兀兒等城。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作你沙卜里。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作你沙不兒城。不兒者，印度日耳曼系語，城市也。印度人曰普兒，(Pur) 希臘人曰波力斯，(polis) 德人曰堡格，(burg) 英人曰博羅。(borough=burg) 丁謙魏書西域傳攷證謂即唐書之那色波，亦曰小史。元史西北地附錄作那黑沙不城云。余查那色波即 Nakhsheb 之譯音，其末尾無羅字音。以地位論，那色波 (今代之喀爾西 Karshi) 在布哈拉 (即怛密) 之東南。去代里數，應較怛密尤少。而反較多，其非那色波明矣。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怛密西，去代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植。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十二)稻麥。有五果。

(十二)以上二國不可攷。唯既在布哈拉及撒馬兒罕之西，則必皆在阿母河下流，可以斷然無疑。魏書謂其土皆平，亦與確情相吻合。阿母河下流，上古時代皆爲海底。逐漸淤積，而爲有史時代之狀況。

者舌(十三)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

(十三)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析，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者舌即柘支之轉音。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察赤。(Chach)樂端巴伯兒(Sultan Baber)史記謂塔什干城(Tashkend)普通皆稱爲沙胥，(Shash)又有稱之爲察赤(Chach)者。魏書謂爲故康居國者，蓋康居附庸也。

伽倍國故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十四)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十四)和墨城讀音與今代地圖上之庫爾姆(Khulm)相近，或即其地也。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翕侯，都雙靡城。(十五)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人居

山谷間。

(十五)庫爾姆西有錫伯爾干(Shibirgan)城。其前三字,音與雙靡相近。古人譯音簡略。或者即其地也。

鉗敦國故貴霜翕侯,都護澡城。(十六)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人居山谷間。

(十六)喀爾西(Karshi)之南,有胡撒兒城。(Hussar)音與護澡相近。在錫伯爾干西北,阿母河北岸。

弗敵沙國故肸頓翕侯。都薄茅城。(十七)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十七)庫爾姆之南有巴緬城。(Bamian)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巴某。音與薄茅最相近。唯不在鉗敦之西耳。查今代地圖,胡撒兒之西,皆平原。而此處云居山谷間。情形與巴緬相合。史或有誤記也。

閻浮謁國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十八)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十八)高附音與迦布邏(Kabul)相近。必即其地。唯在巴緬東面，略偏南而已。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十九)北史作賸監氏(二十)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二十一)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二十二)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十九)史記大宛傳大夏都曰藍氏城，前漢書謂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魏書此處謂都於盧監氏城，北史作賸監氏城。吾查阿母河流域，城市之名，無有音似藍氏或監氏，或盧監氏者。唯賸監氏讀音與昔剌思(Serakhs)最相近。其地在木鹿(Maru=Marv)西南，途思(Tus)之東。亦古城也。為古代波斯王所建。昔剌思之名，見於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六年，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Maruchak)馬魯(Maru)昔剌思等城。元史西北地附錄作撒剌哈夕。阿拉伯地理家多有記此城者。城位於海里魯特河(Herirud)畔。吾人由是可以斷定史記漢書定有缺文。魏書之盧字為誤刋。其眞確譯名，應從北史，作賸監氏。據史記大月氏

最初居嬀水（即阿母河）北。何時遷至大夏舊都，瀕監氏，無史可稽。何時爲蠕蠕所侵，亦不可考。

（二十）薄羅城音與博羅爾（Bolor）最相近。唯博羅爾乃一區域之名，在帕米爾高原南部。太偏於東。故吾意以爲薄羅城即巴里黑城（Balkh）也。元史太祖本紀作班勒紇，長春西遊記作班里。班里與薄羅音亦相近。

（二十一）寄多羅王生於漢初。當月氏爲匈奴所破，率領其衆西奔者也。上文言爲蠕蠕所破，恐即匈奴之誤。東晉初，大月氏敗於印度笈多王朝。西曆第五世紀末，乃爲嚈噠所滅。

（二十二）今代脊克察河（Kokcha）上流，仍有著名之瑠璃礦。（lapis lazuli）其地爲玄奘西域記之屈浪拏國舊壤。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亦載吐火羅國北有頗黎山。開元天寶間，數獻紅碧玻璃。蓋其地自古即以製瑠璃馳名世界。而中國之製瑠璃術，據此乃來自大月氏者也。

（二十三）阿鉤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二十三)阿鈎羌國似即前漢書之烏秅國。烏秅國音與烏萇國 (Udyana) 相似，地位亦相合。

波路國(二十四)在阿鈎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羌同。

(二十四)波路國魏書同卷，賒彌國條，又作鉢盧勒國。皆爲 Bolor 之譯音。據吾所知，魏書實爲世界上各種文字中最先記該地者也。波路近代譯音爲博羅爾。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二十五)。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二十六)。

(二十五)此國實已在印度境內。爲其與月氏同族，特序之於此耳。富樓沙法顯佛國記作弗樓沙，西域記作布路沙布邏，皆爲梵語 Purushapura 之譯音。布邏 (Pura) 梵語城市也。其地

今代名曰排夏窪兒(Peshawar)，在北緯三十四度八分，東經七十一度三十分。

(二十六)城東佛塔，佛國記亦有記載。爲迦膩色迦王(Kanishka)(佛國記作罽膩伽)所建。迦膩色迦王約即位於耶蘇紀元十年，即新莽建國二年。武定八年即西五百五十年。由迦膩色迦王以至元魏之末，亦不過五百四十一年。而此處云八百四十二年。記載有誤，無疑也。

(二十七)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二十八)，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二十九)。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國中有薄提城(三十)，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三十一)。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二十七)吐呼羅國，隋唐書作吐火羅。梁高僧傳曇摩難提傳作兜佉勒，古之大夏也。

(二十八)范陽國即玄奘西域記之梵衍那國，慧超五天竺國傳之犯引國，新唐書西域傳之帆延或望衍也。

(二十九)其南面之連山，即大雪山，今代名曰印度庫斯山。(Hindukush)

(三十)薄提似即後漢書西域傳大月氏條之濮達。薄提與濮達，似皆自 Bactria 譯音。然魏書同卷，嚈噠條之拔底延亦爲 Bactria 之譯音。拔底延城北有烏滸水(卽阿母河)向西流。

(三十一)漢樓音與海里路特(Herirud)頗相近，亦向西流。唯該河之畔，又無一城，音與薄提相類者。

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三十二)。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有誤作馬許水者)。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任，死便授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偸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者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內。其人凶悍(三十四)，能鬥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

貢。正光末，遣使貢師子。一至高平，遇萬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肅宗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三十二)耶蘇紀元第四世紀時，(東晉時)蒙古之匈奴後裔，自蒙古西遷。其一枝渡窩爾加河(Wolga)至歐洲，引起歐史上之民族大遷徙。(Volkerwanderung)至阿提拉(Attila)而匈奴人在歐洲之勢力，達於高潮。其別枝嚈噠(Die Ephthaliten)又曰白匈奴(Die Weissen Hunnen)者沿阿母河而布勢力。滅月氏貴霜翕侯 (Das Reich der Kuschan bei Kabul)侵入印度，屢犯波斯薩珊王朝。耶蘇紀元五百年，(齊東昏侯永元二年，魏宣武景明元年。)征服乾陀羅。(Gandhara)印度笈多王朝 (Die Guptas) 屢爲新來之野蠻人種摧敗。疆土多爲所攘。匈奴人以彭甲伯 (Pendschab) 爲根據，逐漸征服印度中部。第六世紀初，(梁武帝時，) 匈奴王密希拉古拉(Mihiragula) 都於彭甲伯省之薩喀拉(Sakala)城。君臨北印度。麻拉瓦 (Malava) 有匈奴親王，就封。瓦拉比 (Valabhi) 亦爲附庸，朝貢甚謹。印度者

不過爲亞洲匈奴大帝國之一部耳。西自波斯，東抵中國，東西數萬里，皆爲匈奴版圖。哈烈(Herat) 及巴里黑 (Balkh) 則其兩都也。笈多王朝勢力，僅限於摩揭陀 (Magadha) 而已。後有佛陀笈多 (Buddhagupta) 王，起兵抗匈奴。爲匈奴將陀拉曼 (Toraman) 所敗，割麻拉瓦西部以和。笈多王朝末主巴奴笈多 (Bhanugupta) 卒於耶穌紀元五百十年。(梁武帝天監九年) 稍後，有雅梭達磨(Yasodharma) 王者，起於摩揭陀，糾集印度諸王，舉義旗以抗匈奴。匈奴亦力戰以保守印度之殖民地。五百三十三年，(梁武帝中大通五年，魏孝武帝永熙二年，) 大敗於麥爾塘 (Multan) 省之柯魯耳 (Kohrur) 地方。匈奴遂衰。稍後，五百六十年時，波斯人與北方新起之突厥人聯兵，共擊嚈噠。嚈噠在中央亞細亞之威望全墜。五百七十年時，(周武帝天和五年，陳宣帝大建二年，) 白匈奴國乃全滅亡，疆土悉爲突厥所有。(見 R. Stübe, *Die Reiche der Indogermanen*, S. 374.)

據西史，嚈噠與月氏，全不相同。丁謙魏書西域傳考證謂嚈噠爲大月氏改名云云，蓋沿宋人所修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吐火羅傳之誤也。該傳云『挹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嚈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怛亦曰挹闐。』月氏王不姓嚈噠。嚈噠乃另一民族也。

據魏書同卷，尚有朱居國，(即朱俱波) 渴槃陁國，鉢和國，賒彌國皆役屬嚈噠。

(三十三) 拔底延即拔克脫利亞 (Bactria) 之訛音。唐書謝颶國傳作縛底野，慧超五天竺國傳

作縛底耶。皆即玄奘西域記卷一之縛喝國。玄奘亦曰，「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

魏書無康居專傳。其名僅於此處一見之而已。康居即悉萬斤。下方有康國傳，蓋後人自北史或隋書妄竄入也。故茲不錄。

(三十四)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惠生取經天竺，嘗道出嚈噠。記其國情況云，「十月初旬，入嚈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遊軍而治。以氈爲衣。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士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一藏。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廻以氈數爲壁。王着錦衣。坐金牀。以金鳳皇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于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嚈噠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强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嚈噠國去京師二萬餘里。」

(三十五)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

嚈噠。

(三十五)朱居國即唐書西域傳之朱俱波，亦名朱俱槃。其地爲今之葉爾羌。

(三十六)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嚈噠。

(三十六)渴槃陁唐書作喝盤陀。洛陽伽藍記作漢盤陀，玄奘西域記作朅盤陀。其原音爲Go-rband。其地爲今代撒里庫爾。(Sarikol)所謂之河，即葉爾羌河也。

(三十七)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麨。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亦爲嚈噠所統。

(三十七)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鉢和即護蜜，亦曰達摩悉鐵帝國，或曰鑊品。其地爲今之瓦漢。(Wakhan)

(三十八)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

風雪之困。

(三十八)波知即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章之拍祉。(Pashai) 其地在今赤特拉爾(Chitral)之西南。元魏時，拍祉境界，或更在北也。三龍池不可考。玄奘西域記卷十二記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其地爲今之撒里庫耳湖 (Sarik-kul) 又名大帕米爾湖。(Lake of the Great Pamir=Kul-i-Pamir-Kulan) 在瓦漢之北，不在波知。

(三十九)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以上皆見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

(三十九)賒彌即西域記之商彌國。在赤特拉爾附近，北緯三十五度三十五分東經七十二度二十七分。

第二十節。元魏時西部土耳其斯坦各國與中國通使之頻繁。 魏書西域傳僅詳記各國風土，相距道里，而略於累朝通聘事蹟。茲特就魏書各本紀所載者，摘錄如左。

世祖太武帝太延元年，西四三五五月，庚申，遣使者二十輩使西域。元魏通西域始此。八

月，丙戌，幸河西。粟特國遣使朝獻。　二年，八月，丁亥，遣使六輩使西域。　三年，三月，癸巳，龜茲，悅般，焉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槃陁，鄯善諸國，各遣使朝獻。十有一月，甲申，破洛那，者舌國，各遣使朝獻，奉汗血馬。　五年，十有一月，高麗及粟特，渴盤陁，破洛那，悉居半諸國，各遣使朝獻。　太平眞君五年，（西四四四）三月，戊戌，遣使者四輩使西域。十二月，粟特國遣使朝貢。　九年，（西四四九）六月，丁卯，悅般國遣使求與王師俱討蠕蠕。　十年，（西四五〇）十有一月，龜茲，疏勒，破落那，員闊諸國，各遣使朝獻。　正平元年，（西四五一）正月，破洛那，罽賓，迷密諸國各遣使朝獻。

高宗文成皇帝興安二年，（西四五三）八月，辛未，渴槃陁國遣使朝貢。十二月，甲午，庫莫奚，契丹，罽賓等十餘國，各遣使朝貢。　太安元年（二），（西四五五）冬，十月，波斯，疏勒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十有一月，嚈噠，普嵐國並遣使來獻。　三年，粟特，于闐國各遣使朝貢。　和平二年，（西四六一）八月，戊辰，波

斯國遣使朝獻。三年，三月，疏勒，石那，悉居半，渴槃陁諸國，各遣使朝獻。五年，十有二月。吐呼羅國遣使朝獻。六年，夏，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寶劍。

(一)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普剌。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石國西北爲波臘。普嵐音與波臘亦相近。

顯祖獻文皇帝天安元年，(西四六六)三月，辛亥，高麗，波斯，于闐，阿襲，(元時之阿速或阿思)諸國遣使朝獻。皇興元年，(西四六七)九月，壬子，高麗，于闐，普嵐，粟特國各遣使朝獻。三年，四月，于闐波斯國各遣使朝獻。

高祖孝文皇帝延興三年，(西四七三)冬，十月，悉萬斤國遣使朝獻。四年，正月，辛已，粟特國遣使朝獻。六月，闊悉國(即玄奘西域記卷十一之闊悉多國)遣使朝貢。承明元年，(西四七六)春，二月，蠕蠕，波斯諸國，並遣使朝貢。九月，癸丑，宕昌，悉萬斤國並遣使朝貢。太和三年，(西四七九)十有二月，粟特，州逸，河龔，(阿襲之誤)疊伏羅，員闊，悉萬斤諸國各遣使朝貢。四年，秋，七月，悉萬斤國遣

使朝貢。十一年，八月，悉萬斤國遣使朝獻。十五年，三月，己酉，悉萬斤等五國遣使朝貢。

世宗宣武皇帝景明三年。(西五〇二)是歲疏勒，罽賓，婆羅捺，烏萇，阿喻陀羅婆不崘陀拔羅弗波女提斯羅噠舍伏者耆奚那太羅槃烏稽，(烏萇以下至此，國名不可攷究。)悉萬斤，朱居槃，訶盤陀，撥斤，厭味，朱沴洛，南天竺，持沙那，斯頭諸國並遣使朝貢。正始四年，(西五〇七)三月，丙子，疊伏羅國遣使朝貢。四月，壬寅，吐谷渾，悉萬斤諸國並遣使朝獻。冬十月，丁巳，高麗，半社，悉萬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闐等諸國並遣使朝獻。辛未，嚈噠，波斯，渴槃陀，渴文提，不那杖，怛杖提等諸國並遣使朝獻。永平元年，(西五〇八)秋，七月，辛卯，罽賓國遣使朝獻。二年，春，正月，丁亥，胡密(即新唐書之護密國)步就磨，怛密，槃是，悉萬斤，辛豆，那越，拔怛諸國，並遣使朝獻。壬辰，嚈噠，薄知國遣使朝貢。四年，九月，嚈噠，朱居槃，波羅，莫伽陀，移婆僕羅，俱薩羅，舍彌，羅槃陀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延昌元年，(西五一二)二月，辛卯，朔，渴槃陀

國遣使朝獻。二年，秋，八月，庚戌，嚈噠，于闐，渴槃陁諸國並遣使朝獻。肅宗孝明皇帝熙平二年，春，正月，癸丑，地伏羅，罽賓國並遣使朝獻。四月，甲午，高麗，波斯，疏勒，嚈噠諸國並遣使朝獻。秋，七月，乙丑，地伏羅，罽賓國並遣使朝獻。神龜元年，（西五一八）二月，戊申，嚈噠，疏勒，久末陁，（即西域記之拘迷陁）末久半諸國並遣使朝獻。閏七月，丁未，波斯，疏勒，烏萇，龜茲諸國並遣使朝獻。二年，夏，四月，乙丑，嚈噠國遣使朝貢。正光二年，（西五二一）閏五月，丁巳，居密（唐書之倶密國。西域記之拘迷陁國。）波斯國並遣使朝貢。三年，秋，七月，壬子，波斯，不漢，龜茲諸國遣使朝貢。五年，閏二月，癸巳，嚈噠國遣使朝貢。十二月，嚈噠，契丹諸國並遣使朝貢。孝昌二年，（西五二六）二月，疊伏羅國遣使朝貢（二）。

（二）上方所錄西域諸國朝獻使節，未必盡爲國使。商人冒充者，難免無之。然當時中國與西域交通之繁，則可由此知矣。

第二十一節。梁代。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

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麨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射。着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一)見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

(一)丁謙梁書夷貊傳考證謂滑卽嚈噠。滑與活國音相近。其言是也。玄奘西域記卷十二，活國卽今阿母河南之昆都斯城。(Kunduz) 梁書此處略序滑國之原來。謂當元魏之居桑乾也，

(西曆第四世紀)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始强大，征服諸國。似與西史所記白匈奴西徙相合也。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者，其名尚未顯也。其通於梁，似先經魏地，由魏人作翻譯者。故有『待河南人譯，然後通』之語也。厭帶夷栗陁即 Ephthalite 或 Hephthalite 之譯音。非王名，乃部族之名。最初國王或有以是爲名者，而在梁天監時，嚈噠王名密希拉古拉 (Mihiragula) 也。梁武帝時，嚈噠對中國南北兩朝，皆有交通。盤盤及句盤二國，皆不可考。其國事天神火神。可知佛教及祆教皆行於其國。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呵跋檀國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二)。胡密丹國亦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見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

(二)周古柯國即玄奘西域記卷十二之斫句迦國。(舊曰沮渠)斫句迦國魏書唐書皆作朱俱波國，或朱俱槃國。歷代三寶記卷十二，作遮拘迦，又作遮拘槃。研究西域記者，皆承認爲今之葉爾羌。(Yarkand)註謂舊曰沮渠者，誤也。沮渠乃沮渠蒙遜之姓。西晉時。嘗據姑臧。斫句與沮渠僅音相近耳。呵跋檀丁謙謂即魏書之伽不單。吾意不然。伽不單尚在悉萬斤之西北，不在滑旁。梁書之呵跋檀，與周古柯及胡蜜丹並列，尤證明其非即伽不單也。呵跋檀

非他，即西域記之朅盤陁國，慧超五天竺國傳作渴飯檀，梁書同卷又作渴盤陁國。通使時期不同，前後異譯而已。胡蜜丹國伊蘭土語 Humaedan 之譯音。印度人稱連山曰庫斯。(Kush)伊蘭人曰柯，(Koh) 再變爲賀(Ho) 或胡。(Hu) 伊蘭人謂中曰蜜丹。(maedan) 等於英語之 middle ，德語之 mittel。胡蜜丹者，伊蘭語『山之中間』之義。新唐書西域傳作護蜜國，略去尾音丹字也。(參觀堀謙德解說西域記第九五四面。)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三)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菓，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見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

(三)丁謙謂即今巴勒堤。(Balti) 其言是也。其先亦爲匈奴別種胡。或與嚈噠同時遷入阿母河流域，爲嚈噠之附庸。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鄰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所治在山谷中。城周廻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年，遣使獻方物。(四)(見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

(四)渴盤陀魏書作渴槃陀，洛陽伽藍記作漢盤陀，玄奘西域記作朅盤陀國。其原音爲 Gorband 玉爾謂即今葱嶺撒里庫兒 (Sarikol) 附近也。

第二十二節。宇文周時代。

嚈噠國（他本有作𡃤噠者音與 Hephthalite 相近。）大月氏之種類。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八百里。其王治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刑法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又兄弟共娶一妻。夫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其人兇悍能戰鬥。于闐安息等大小二十餘國，皆役屬之。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魏廢帝二年，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一)部落分散，職貢遂絕。（見周書卷五十，異域傳。）

(一)周書此處所言多與魏書嚈噠傳相同。唯此處又記大統以後，與中國尚有三次之交通。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亦與西史相合。周武帝天和五年，即耶蘇紀元五百七十年，嚈噠爲突厥波斯瓜分也。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蓋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治於大澤。在康居西北。保

定四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見周書卷五十，異域傳）

(二)粟特即阿蘭，已見前文。保定四年，即耶蘇紀元五百六十四年。宇文周國運雖僅二十四年，而與西域交通極繁。可參觀第四冊中國與伊蘭之交通第九節。

隋唐時代西部土耳其斯坦狀況。

第二十三節。隋代。

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儛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隋書卷四，煬帝本紀大業十一年，春，正月，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訶多，沛汗，龜茲，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隋書所載葱嶺以西諸國情形如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

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失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剪髮。錦袍。名爲彊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犎牛，黃金，硇沙，䀏香，阿薛那香，瑟瑟，麞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一）此節見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北史卷九十七，隋書卷八十三。

（一）此節應附隋書，而見於魏書者，後人誤增也。魏書又將大業改爲太延，尤爲牽強附會。康

國之名，隋唐始見，以前皆作康居。康國何時為匈奴所破而西遷，史無明文。世夫畢隋書作代失畢。考康居人(Sogdians)稱王曰斯色萬（Xsevan）。吾與世失畢相近。故改正之。其世夫畢，及代失畢，皆誤刊也。達度可汗唐書作達頭可汗。薩寶水似即今之柴拉夫香河。(Zarafshan River)阿祿迪城不可考。西部土耳其斯坦迭為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民族之戰場，古代城市毀壞者甚多也。米國等小國攷見下文。

丁謙隋書四夷傳考證謂康國『本漢大月氏地。安得云康居之後。唐脩隋史，因漢時康居强於西域。彼時無聞，遂望文生義。竟以康為康居之後，與以安為即漢安息，同一謬妄。』余意大月氏地，尙在薩馬爾汗之南，阿母河兩岸是也。漢代之康居，其中心點雖不在薩馬爾汗。然斷不能若多種歷史地圖，移至楚河（Chu R.）及巴勒喀什湖（Balkash）之北也。隋唐時代，距古不遠。康居與中國，交通未嘗中絕。康即康居，諒不致誤。安即安息，吾意亦必有因。安即布哈拉。漢時為安息屬地。以後其王族或為安息王朝之枝庶，故隋唐時中國人簡稱之之曰安也。西部土耳其斯坦歷史，最為黑暗。其各國變遷之蹟，無由考證。於其私逞臆說，武斷評判，不如仍從舊說。康國王姓溫，為月氏國人。或為漢時西遷之大月氏，於六朝時間，自阿母河南入君康居者也。王族為月氏人，而大半國民則昔時康居之後裔。猶之近代滿清，為女眞之苗裔。因其入主中原，而遂謂現代中國，非昔時漢唐以來，傳統相襲之中國。可

乎？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與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煬帝卽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二）見隋書卷八十三。

（二）據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即今之布哈拉(Bokhara)也。漢時，其國或爲安息附庸。故此處言其爲漢時安息國也。那密水即今之柴拉夫香河(Zarafshan River)。回教著家皆謂布哈拉爲世界最古城市之一。波斯古史中，屢得見之。阿母河北政治每有變遷，布哈拉輒與薩馬兒罕受同一之命運。第八世紀初葉，爲阿拉伯所征服。第十世紀時，爲薩漫王朝(Samanide dynasty)之都城。十一世紀初，土耳其斯坦伊萊汗(Ilek Khan)據之。元初，屬於花剌子模國。一千二百二十年，降於蒙古。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

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勒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三)見隋書卷八十三。

(三)石國為今之塔什干。(Tashkend) 突厥人謂石為塔什，干則猶言地方城市也。藥殺水即 Iaxartes 之譯音。羅馬人稱之，亦以是名。伊蘭人稱之曰錫耳河，(Syr daria) 阿拉伯人稱之曰西洪河。(Sihun) 元史上作忽章河。

石國魏書卷一百二，作者舌，唐書西域傳作柘支，或柘折，玄奘西域記作赭時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察赤，皆 Chach=Shash 之譯音也。察赤者，塔什干城之古名也。算端巴伯爾(Sultan Baber) 謂古書中，多稱塔什干為沙胥(Shash)，亦有作察赤(Chach)者。西曆七百十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阿拉伯勇將屈底波 (Kutaiba) 攻陷沙胥城。同時，阿拉伯地理家依賓霍克爾 (Ibn Haukal) 等書中，皆有記載。十一世紀時，阿爾比魯尼 (Albir-uny) 謂沙胥城即古代拖雷美(Ptolemy) 地理書之石塔 (Stone Tower) 地方。駱駝商隊由

此東至賽里斯國 (Seres)（古代羅馬人中國之名稱）販運絲物者也。元初，塔什干何時為蒙古人攻陷，元史無明文。多森 (D' Ohsson) 蒙古史沙胥或察赤之名，亦不得見。塔什干之名，僅于其書第四冊第五百五十七面，西曆一千三百零六年，（元成宗大德十年）一見之。明初，帖木兒時，塔什干始為西域重鎮。夏德教授 (Prof. F. Hirth) 謂赭時，者舌，柘支，柘折，皆由突厥語帖阿胥 (Tyash) 變形而來。帖阿胥與塔什 (tash) 相同。隋書及唐書之石國，皆譯義也。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帶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四)遣使貢方物。見隋書卷八十三。

（四）鏺汗即費爾干那。(Ferghana) 唐書作拔汗那。渠搜國唐堯時，嘗來朝。其與中國有交通，由來尙矣。蘇對沙那玄奘西域記作窣堵利瑟那國。位於費爾干那及薩馬兒汗之間。今代油拉塔潑 (Ura-Tape) 市即蘇對沙那故址也。在俱戰提 (Khojend) 西南四十英重，塔什干西南一百英里，北緯三十九度五十七分，東經六十九度。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五)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見隋書卷八十三。

(五)吐火羅即魏書西域傳之吐呼羅國。挹怛即魏書之嚈噠。漕國即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之謝颶。玄奘西域記，作漕矩吒。其王居曰鶴悉那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哥疾甯。(Ghiznin=Ghazna)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强，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六)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見隋書卷八十三。

(六)挹怛即嚈噠之異譯。挹怛己於周武帝天和五年，(西歷五百七十年)爲突厥所滅，而隋書此處謂其於大業中尙遣使貢方物。豈其國商人冒充歟？抑頑民不忘祖國者所爲歟？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七）。見隋書卷八十三。

（七）據新唐書西域傳，米或曰彌末，曰弭秣賀。英國比耳氏(S.Beal)注西域記謂即今馬江，Maghian 在北緯三十九度十六分，東經六十七度四十二分。距薩馬兒汗東南五十英里。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八）。見隋書卷八十三。

（八）據新唐書西域傳，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見玄奘西域記）大業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國。號最彊盛，築乞史城。佉沙，乞史皆古名 Kash 之譯音。阿拉伯人稱之曰 Kiss。詳攷見下方唐書史國案語。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

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　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九) 見隋書卷八十三。

(九)據新唐書西域傳有東曹及西曹二國。西曹即隋時曹也。詳見下方新唐書曹國案語。得悉神未悉為何教之神。吾意以為即 Deus 之譯音。印度日爾曼系諸族上帝之稱謂也。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十) 見隋書卷八十三。

(十)據新唐書西域傳，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詳見下方唐書何國案語。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十一) 見隋書卷八十三。

(十一)烏那曷即巴里黑(Balkh)也。有甚多民族，不能將烏(V)及白(B)二音分辨清晰。例如斯拉夫人有時將塞爾維亞(Servia)讀作塞爾比亞，(Serbia)(巴爾幹國名)賽瓦斯拖泊爾(Sevastopol)又作賽拔斯托泊爾(Sebastopol)(俄國南方港名)。日本人亦然。故日人讀哈瓦德(Harvard)如哈巴德(Harbard)(美國大學名)也。東北去安國，恐爲西北去安國之誤刋也。安國即布哈拉。(Bokhara)布哈拉在巴里黑西北。穆國見下文。

穆國都烏滸水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十二)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見隋書卷八十三。

(十二)丁謙謂穆國即今謀夫城。(Merv=Maru)其言是也。漢時曰木鹿城。元史作馬魯，(見太祖本紀)又作麻里兀。(見地理志西北地附錄)祆教聖經增德阿維斯塔(Zendavesta)中，常見馬魯之名。阿拉伯地理家有作馬魯(Maru)者，有作美路(Meru)者，有作麻甫(Marv)者。諸家又皆記有美路沙黑章(Meru Shahidjan)及美路阿爾路德(Meru-al-Rud)二城。皆在美路路德河(Meru-rud)畔。此河又名謀格哈伯。(Murghab)亦思塔克里(Is-

takhri) 記波斯薩珊朝末主葉嗣德苟德(Yezdegerd)在美路沙黑章之磨坊被殺。費杜西之沙那美(譯言帝紀)亦記此事。成吉斯汗西征時，麻甫城數次被刦。美路沙黑章較爲繁華。蒙古人所刦者，似即該城。美路阿爾路德亦名馬魯察克。(Meruchak)元史卷一，太祖十六年，辛巳，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 昔剌思等城。馬魯察葉可即馬魯察克也。馬魯察克今仍存留。在謀格哈伯河畔，距謀夫城東南一百一十英里。

第二十四節。大宛獻馬。 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一) 騣曳地，號曰師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羣驅來。謂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勑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老於朝邑市麪家。撓磑，騣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矣。 見張鷟朝野僉載。

(一)此處所謂大宛，必即鏺汗也。隋書無大宛之名，而張篤用之者，襲古名也。

第二十五節。隋時西域音樂輸入中國。 始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其後牛弘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並陳。因稱四舞。

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爲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戎。胡戎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器聲調，悉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世豐，舞曲有于寘佛曲。其樂器有鍾，磬，彈箏，搊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絃，笙，簫，大篳篥，豎小篳篥，橫笛，腰鼓，齊鼓，擔鼓，銅拔，貝，等十九種爲一部。工二十七人。

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

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閈。(一)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衒公王之間。舉時爭相慕尙。……煬帝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夷皆驚焉。其歌曲爲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其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荅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拔，貝，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

(一)隋書卷十四，音樂志云，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荅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宮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

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

天竺者，起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四譯來貢男伎。天竺卽其樂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銅鼓，毛員鼓，都曇鼓，銅拔，貝，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康國起自周武帝娉北狄（即突厥）爲后。得其所獲西戎伎。（康國龜茲等。）因其聲。歌曲有戢殿農和正，舞曲有賀蘭鉢鼻始末奚波地農惠鉢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樂器有笛，正鼓，加鼓，銅拔等四種爲一部。工七人。

疏勒，安國，高麗並起自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後漸繁會其聲，以別於太樂。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監曲。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笛，簫，篳篥，荅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安國歌曲有附薩單時。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祇。樂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簫，篳篥，雙篳篥，王鼓，和鼓，銅拔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

人。以上皆見隋書卷十五，音樂志。

西突厥。

第二十六節。唐平西突厥及巴勒喀什湖附近之歸入中國版圖。西突厥阿史那賀魯背唐叛亂，蘇定方平之。突厥各部，悉裂爲州縣。已詳第一冊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三十六節。茲不重述。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詳具賀魯十姓舊部之各府。茲特錄之於下。

濛池都護府　貞觀二十三年，以阿史那賀魯部落，置瑤池都督府。永徽四年，廢。顯慶二年，禽賀魯，分其地置都護府二。都督府八。其役屬諸胡皆爲州。

昆陵都護府

匐延都督府。以處木昆部置。

嗢鹿州都督府。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置。

潔山都督府。以突騎施阿利施部置。

雙河都督府。以攝舍提暾部置。

鷹沙都督府。以鼠尼施處半部置。

鹽泊州都督府。以胡祿屋闕部置。

陰山州都督府。顯慶三年，分葛邏祿（一）三部，置三府，以謀落部置。

大漠州都督府。以葛邏祿熾俟部置。

玄池州都督府。以葛邏祿踏實部置。

（一）葛邏祿元史作合剌魯。西文曰 Karluks。

金附州都督府　析大漠州置。

輪臺州都督府。

金滿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處月部落置爲州。隸輪臺。龍朔二年爲府。

咽麪州都督府。初玄池，咽麪爲州，隸燕然。長安二年，爲都督府，隸北庭。

鹽祿州都督府。

哥係州都督府。

孤舒州都督府。

西鹽州都督府。

東鹽州都督府。

叱勒州都督府。

迦瑟州都督府。

憑洛州都督府。

沙陀州都督府。

答爛州都督府。

右隸北庭都護府。

第二十七節。賈耽記往西突厥之道路。安西西出柘厥關，渡白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羅磧。經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羅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撥換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臨思渾河。乃西北渡撥換河，中河。距思渾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闐境之胡蘆河。

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溫肅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樓烽。又四十里度拔達嶺。又五十里至頓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眞珠河。又西北渡乏驛嶺，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熱海。又四十里至凍城，又百一十里，至賀獵城。又三十里至葉支城。出谷，至碎葉川口，八十里至裴羅將軍城。又西四十里，至碎葉城。城北有碎葉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長於此。自碎葉西四十里，至米國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頓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來城。又七十里至俱蘭城。又十里至稅建城。又五十里至怛羅斯城。(一) 見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一)賈耽此節所記各地名，多就土人原名譯音，故多不可考。就其可考者而觀之，大約即玄奘出高昌後向西北行之道也。姑墨州即今之阿克蘇城 (Aksu)。思渾河似即阿克蘇河。拔達嶺即今之拜達爾嶺。(Bedal) 玄奘作凌山。眞珠河即藥殺水 (Yaxartes) 之上流。乏驛嶺即今之塔斯克爾塔山。熱海見西域記，今爲亦息渴兒。(Issyk-kul) 碎葉城即玄奘之素葉水城。唐初，爲四鎭之一。米國城非即玄奘之弭秣賀國。不可混誤。怛羅斯玄奘作呾邏私。賈耽玄奘二人所記各地距離里數甚不相同。皆約略之數而已。非有眞確測量也。

第二十八節。玄奘記西突厥各地狀況。　國（指跋祿迦國今之阿克蘇）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喚。微有違犯，災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一)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二)（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㴔。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

(一)凌山爲今之拜達爾嶺，(Bedal)天山之一部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序過凌山云，『其山險峭，峻極於天。自開闢以來：冰雪所聚。積而爲凌。春夏不解。凝沍汙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峯摧落，横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嶇，登涉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複履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餒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

(二)大清池即亦息渴兒(Issyk-Kul)，爲突厥語。華言熱海也。慈恩傳云，『清池亦云熱海。

見其對凌山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森然。無待激風，而洪波數丈。』

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萄。林樹稀疎。氣序風寒。人衣氈褐。素葉已西數十孤城。城皆立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卽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竪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氈褐，衣皮氎。裳服褊急。齊髮露頂，或總剪剃。繒彩絡額。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爲貴，良賤無差。雖富巨萬，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雜半矣。(三)

(三) 素葉水城卽新唐書康國傳中之碎葉城。考見下方第三十一節。玄奘在素葉城遇突厥葉護可汗。其詳情見慈恩傳卷二，已節錄於第一冊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三十七節注(十三)。茲不重錄。窣利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作速利。

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陸

。水土沃潤。林樹扶疎。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羣鹿。多飾鈴鐶。(四)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羣屬，敢加殺害，有誅無赦。此羣鹿得終其壽。

(四)慈恩傳卷二云『屏聿此曰千泉』。其地爲今之明白臘克，(Myn-bulak)又曰 Bingheul 即屏聿之譯音。明白臘克在由奧李阿塔(Aulieata)至脫爾沙 (Tersa) 大道之北，烏爾塔克濤山(Urtaktau)麓。吉利吉思(Kirghizes) 人至今仍以明白臘克爲楚河及錫耳河間最適宜之避著地焉。俄人賽維塞甫 (Severtsof)謂『其地有泉甚多。草木豐茂，適於畜牧。』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爲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五)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呾邏私。

(五)呾邏私城考見下方第三十一節唐書康國傳後案語(二十九)。白水城即波斯著作家之亦思菲甲伯，(Isfijab) 亦白水之義。亦思菲甲伯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賽蘭城(Sairam)也。

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樹林蓊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笯赤建國。

笯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草木鬱茂。華果繁盛。多蒲萄，亦所貴也。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禀命。雖則畫野區分，摠稱笯赤建國(六)。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六)恭御國不可攷。笯赤建即阿拉伯地理家愛德利奚之奈失略特，(Nejkath) 在塔什干之東。

第二十九節。杜環記西突厥各地狀況。

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所在。勃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

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冑，專相虜掠，以爲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羅斯。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糜酒，醋乳。（見經行記。轉錄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第三十節。突騎施與唐之交通。開元二十六年，（西七三八）十月，磧西節度使蓋嘉運俘吐火仙可汗來獻。帝特捨之。授以官爵。制曰，德以柔遠，兵以威敵。服而捨之，古之制也。突騎施吐火仙可汗骨啜弟葉護頓阿波等，背北乘邊，阻兵恃衆。雖蟻聚爲梗，或擾疆場，而王師所向，盡搗巢穴。憫其束身就戮，歸命而朝。宜加宥過之典，載洽覃恩之命。俾厥弟兄，並膺光寵。或分茅土，復列鉤陳。骨啜可左金吾衞員外大將軍。仍封爲循義王。頡（上方作頓）阿波可右武衞員外大將軍。（見冊府元龜卷九六四。）

開元二十七年，（西七三九）四月，突騎施大將索俟斤遣使獻表起居。（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元年，（西七四二）六月，冊突騎施大纛官都磨度闕頡斤爲三姓葉護。仍授左羽林軍大將軍。冊曰，維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六月，甲戌，朔，二十二日，乙未，皇帝詔曰，於戲！王者無外。不隔遐方。必揆忠款。是加寵命。咨爾骨咄祿毗伽都磨度闕頡斤代襲榮望，各擅驍騎。信義有聞，部衆稱美。往在蕃任，受制兇威。元惡已除，能革心而向化。牙纛既立，克輔主以歸懷。嘉爾誠心，載崇賞秩。是用命爾爲三姓葉護。往欽哉。爾其祗奉典冊，懋明忠順。善翊君長，勉樹勳庸。可不愼歟？（見冊府卷九六五。）

天寶三年，六月，封突騎施伊里底密施骨咄祿毗伽爲十姓可汗。冊曰，維天寶三年，（西七四四）歲次甲申，六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皇帝詔曰，於戲！覆幬之德，豈隔於華夷。綏懷之道，實貴於忠順。咨爾突騎施伊里底密施骨咄祿毗伽承其宗緒，達於智謀。能和衆心，以致寧靜。載執蕃禮，發效懇誠。節義昭明，深可嘉尙。是用命爾爲十姓可汗。往欽哉。爾其膺懋典冊，祗

奉朝化。蹈此忠信，保於始終。用主於遠方，以光其寵命。可不愼歟。（見冊府卷九六五）

天寶五載，（西七四六）突騎施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六載，（西七四七）六月，戊午，突騎施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賜突騎施黑姓可汗鐵券文。

維天寶十二年，（西七五三）歲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六日，甲辰，皇帝若曰，咨爾骨咄祿毗伽突馳（似有誤字及脫字）黑姓可汗登里伊羅密施。惟皇建極，聲教及於遐荒。惟帝念功，禮命加於恭順。卿雖擁在沙漠，常扞煙塵。識進退存亡之端，知古今成敗之數。久率蕃部，歸化朝廷。兼拒凶威，挫其侵軼。精貫白日，義光青史。績用累著，嘉尚良深。今授卿特進。冊爲突騎施可汗。重爵貴號，以崇其寵。丹書鐵劵，以表其忠。宜保始終，永固誠節。山河帶礪，福祿長存。可不愼歟？（見唐大詔令集卷六十四）

冊突騎施黑姓可汗文。

維天寶十二年，歲次癸巳，九月，己亥，朔，六日，甲辰，皇帝若曰：咨爾骨咄祿毗伽突騎施黑姓可汗特進登里伊羅密施。立國推姓，表賢在忠。既效信以推誠，亦旌忠而懋賞。卿才略備舉，知勇兼資。强足抗敵，威能率下。故得甲兵孚訓，族類懷仁。既嚮順以移風，亦事大而知禮。是用載加氏秩，式崇錫命。今授卿特進，爲突騎施可汗。卿敬勉良圖，光昭盛典。保我疆場，惡我寇讎。俾業固山河，福綏種落。永宏恩寵。可不愼歟？（見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九）

天寶十三載，（西七五四）四月，突騎施黑姓可汗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四載，（西七五五）四月，突騎施遣使賀正。（見冊府卷九七一。）

昭武諸國。

第三十一節。唐時康國歸入中國版圖。

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餘里，東南屬米百里，北中曹五百里。在那密水（一）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二）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卽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

，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土沃，宜禾。出善馬。兵彊諸國。人皆嗜酒，好歌舞于道。王帽氈飾金雜寶。女子盤髻，幪黑巾，綴金𦬊。生兒以石蜜啖之。置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珤若黏云。習旁行書(三)。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四)不至。以十二月為歲首。尙浮圖法，祠祆神(五)。出機巧技(六)。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潑為樂。隋時，其王屈木支(七)娶西突厥女，遂臣突厥。武德十年，(武德無十年。有誤。)始遣使來獻。貞觀五年，(此時突厥已滅)遂請臣(八)。太宗曰，「朕惡取虛名，害百姓。且康臣我，緩急當同其憂。師行萬里，寧朕志邪。」卻不受。俄又遣使獻師子獸。帝珍其遠，命秘書監虞世南作賦。自是歲入貢。致金桃，銀桃。詔令植苑中。高宗永徽時，以其地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縵為都督。萬歲通天中，以大首領篤娑鉢提為王(九)，死，子泥涅師師立。死，國人立突昏為(十)王。開元初，貢鎖子鎧，水精桮，瑪瑙瓶(十一)，駝鳥卵，及越諾，侏儒，胡旋女子。其王烏勒伽與大食亟戰不勝，來乞師。天子不許。久之請封其子咄曷為

曹王，默啜爲米王。詔許。烏勒伽死，遣使立咄曷，封欽化王。以其母可敦(十二)爲那夫人。

(一)康國考已見本册上方第二十三節注一。撒馬兒罕在柴拉夫香河(Zarafshan)南。此方言在那密水南。是那密必即柴拉夫香河。隋書及北史皆言初「爲匈奴所破」，而唐書此處改爲突厥所破。誤矣。突厥魏時始强大。康國王族西遷，必較魏爲更早。

(二)甘州府志卷四古蹟云，昭武古城，在府城東北四十里。土人云遺址尙存。在今板橋東南，古月氏城。而漢縣因之。晉避景帝諱改臨澤。後魏時廢。北涼有臨池郡亦其地也。又同卷名勝云，「昭武流霞。地當山麓。前臨水涯。材埠林椒。天然幽勝。其夕日返照。明霞片片。落黑水中。而板屋烟樹。掩映斜陽。尋常巷陌。不啻仙源也。」

(三)中國以前各史，皆不言康居有文字。唐書始言其習旁行書。(舊唐書言習胡書。) 是唐時始有文字也。西書記載如何，未能查悉。康居文字，(Sogdian)晚近在外蒙古鄂爾坤河畔，回紇舊都哈喇巴爾格森，(Kara Balgasun)發現之九姓廻鶻口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上見之。(見李文田和林金石錄)碑有漢文，突厥文，及康居文三種。據西人考，畏吾兒文(即回紇文)或即倣康居文造者。有謂自愛斯脫浪槪羅文(Estranghelo)者，似不確也。畏吾兒文爲蒙古文之源。而蒙古文又爲今滿洲文之源也。

(四)康國人善商賈，自昔已然。舊唐書云，「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傍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康國人唐時來中國貿易者，必甚衆也。本書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二十九節，阿布賽德友人「嘗在康府見一人，背負麝香一袋，由撒馬兒罕步行至康府也。」唐書謂其來適中夏，固非虛語也。

(五)尙浮圖法，祠祆神。可知佛教及祆教並行其國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記颯秣建國云，「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爲道。有寺兩所。迥無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火燒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慢。經宿之後，爲說人天因果。讚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歡喜，請受齋戒。遂至殷重。所從二小師，往寺禮拜，諸胡還以火燒逐。沙彌還以告王。王聞，令捕燒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勸善，不忍毀其肢體。救之。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事。遂設大會，度人居寺。其革變邪心，誘開蒙俗，所到如此。」據玄奘所記，唐初，回教未興以前，撒馬兒罕佛教亦甚衰微，祆教較盛也。

(六)玄奘西域記亦云康國人機巧之技，特工諸國也。

(七)屈木支舊唐書作屈朮支，不知孰是。

(八)唐太宗時，康國等之請求內附者，因新興回教徒之逼也。太宗卻之，亦必深悉西域情形也。

(九)篤娑鉢提舊唐書作篤婆鉢提，未知孰是。

(十)越諾，布也。亦見隋書卷八十三，波斯傳，樊綽蠻書小婆羅門國產越諾布。又見宋史卷四百九十，大食國傳，趙汝适諸蕃志白達國條。夏德敎授，謂爲輕白棉布，間以金絲。其原音尙未能悉也。胡旋，外國跳舞也。近事會元校勘記（見幾輔叢書）有胡旋之詳細記載。新唐書卷二十一，禮樂志云，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

(十一)開元初，康國王烏勒伽與大食亟戰。本書第三册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九節，曾自册府元龜錄其所上表文。詳情可覆視也。

(十二)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康國傳所記大綱，與新唐書相同，唯不及新書之詳耳。茲特錄出如下，以備參考。『康國即漢康居之國也。其王姓溫，月氏。（脫去人字）先居張掖祁連山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爲姓氏，不忘本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丈夫剪髮，或辮髮。其王冠氈帽，飾以金寶。婦人盤髻，幪以皂巾。飾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於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內口中。明膠置掌內。欲其成長，口常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俗習胡書。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傍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以十二月爲歲首。有婆羅門爲之占星候氣。以定吉凶。頗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爲戲樂。隋煬帝時，其王屈朮支娶西突厥葉護可汗女，

遂臣於西突厥。武德十年，屈朮支遣使獻名馬。貞觀九年，又遣使貢獅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秘書監虞世南爲之賦。自此朝貢歲至。十一年，又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於苑囿。萬歲通天年，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婆鉢提爲康國王，仍拜左驍衛大將軍。鉢提尋卒，又册其子泥涅師師爲康國王。師師以神龍中卒。國人又立突昏爲王。開元六年，遣使貢獻鎖子甲，水精杯，馬腦瓶，駝鳥卵，及越諾之類。十九年，其王烏勒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爲曹國王，默啜爲米國王。許之。二十七年，烏勒卒，遣使册咄曷襲父位。天寶三年，又封爲欽化王，其母可敦封爲郡夫人。十一載，十三載，並遣使朝貢。』

玄奘西域記云：『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蓊欝，花菓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技，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爲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命。兵馬强盛。多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猛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從此東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十三)元魏謂忸密者。東北至東安，西南至畢，皆百里所。西瀕烏滸河，(十四)治阿濫謐城，卽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大城四十，小

堡千餘。募勇健者爲柘羯。柘羯者，猶中國言戰士也。(十五)武德時，遣使入朝。貞觀初，獻方物。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諸胡大悅。其王訶陵迦又獻名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歲東安國亦入獻。言子姓相承十世云。東安或曰小國，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陽。東距河二百里許。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十六)亦曰籛斤。大城二十，小堡百。顯慶時，以阿濫爲安息州。卽以其王昭武殺爲刺史。籛斤爲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閉息爲刺史。開元十四年，其王篤薩波提遣弟阿悉爛達拂耽發黎來朝，納馬豹。後八年，獻波斯驢二，拂菻繡氍毹一，鬱金香，石蜜等。其妻可敦獻柘辟大氍毹二，繡氍毹一。丐賜袍帶鎧仗，及可敦袿襹裝澤。

(十三)安國已見上方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即今之布哈拉。(Bokhara)

(十四)烏滸水即今之阿母河。(Amur-daria)近代西人又多稱之爲鄂克速斯河。(Oxus River)阿拉伯人稱之爲紀渾河。(Djihun)玄奘西域記稱之爲縛芻河。亨利玉爾謂烏滸及縛芻二名，原音皆爲瓦克胥。(Wakhsh)瓦克胥今仍爲鄂克速斯河之重要枝流。玉爾氏更謂即今

名鄂克速斯亦由瓦克胥音轉而來。瓦克胥古代爲全河之名，今僅一枝流而已。阿拉伯地理家愛德利奚（Edrisi）詳言紀渾河及其枝流，謂瓦克胥阿伯（Wakhsh-ab）發源於突厥國，流至瓦克胥國。回敎著作家又言紀渾河亦名阿母河，（Amu）或阿母夜河（Amuyeh）。阿伯爾肥達（Abulfeda）記布哈拉對岸阿母河西一英里有阿母城。（Amol, Amu, Amuyeh）阿母河之名，即由此而來也。十七世紀前半，蒙古史家阿伯爾喀奚（Abulghazi）（阿伯爾喀奚爲朮赤後裔。明崇禎時，爲基華國汗。其書原爲察合台突厥文。今有法文譯本。）謂阿母河古代流入裏海。至西歷一千五百七十五年，（明神宗萬曆三年），始改流經今道入阿拉爾海。（Aral）又阿拉伯沙（Arab Shah）者，十五世紀人也。死於一千四百五十年，（明景泰帝元年）亦嘗著書言紀渾河入裏海。然第九與第十世紀時代，（唐末五代）著名之阿拉伯地理家麻素提（Mas'udi）與第十三及第十四世紀時代之阿伯爾肥達皆明言紀渾河入貨利習彌湖即阿拉爾海。今世地理家皆深信古代阿母河流入裏海也。劉樞（P.Lerch）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發表論文，謂古代阿母河流入阿拉爾海。十四世紀末葉，（明初）水穿新道，改入裏海。一千五百七十五年，（萬曆三年）復回舊道，入阿拉爾海。俄國白萊脫胥乃寶博士（Dr. Emil Bretschneider）之中世紀中央亞細亞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第一册附圖，阿母河下流，有舊河道遺蹟。約在北緯三十八度處入裏海。舊河道與今河道分處，在今基華都城北約六七

十里。

（十五）柘羯，即玄奘西域記之赭羯。突厥語Sagas之譯音；華言戰士也。

（十六）聖馬丹指定今之克密內（Kermine）城爲古之喝汗。唐初，安息州木鹿州等名，不過隨意命名，並非古代其地，眞爲安息及木鹿也。据玄奘西域記捕喝國爲中安國，喝捍國（即喝汗）爲東安國。捕喝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今之拜的克（Betik）地方也。

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刧布呾那，蘇都識匿（十七），凡四名。居波悉山（十八）之陰，漢貳師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十九）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北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叉城（二十）。城有巨窟。嚴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煙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國以臣爲健兒。聞秦王神武，欲隸麾下。高祖大悅。西曹者（二十一），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東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具器，欵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寶元年；王哥邏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卽上言祖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

天子征討。十一載，東曹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玄宗尉之不聽。中曹者，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其人長大，工戰鬭。

(十七)東曹或曰率都沙那，曰蘇對沙那，曰蘇都識匿，皆爲梵語 Sutrishna 之譯音。阿拉伯地理家多有記載。地在費爾干那及撒馬兒罕之間。今代曰烏拉邱拍。(Ura Tape, Uratippa Ura-tiube)在俱戰提 (Khojend) 西南四十英里，塔什干西南一百英里。北緯三十九度五十七分，東經六十九度五十七分，劫布呾那名見玄奘西域記乃另一國。曹國有四，東曹，中曹，西曹，曹是也。玄奘謂曹即劫布呾那，東曹即率都沙那。歐陽修等修新唐書同列之一處。可謂謬矣。劫布呾那即今之米塘 (Mitan) 地方。

(十八)波悉山原音，余尚未得查悉。撒馬兒罕北之土耳其斯坦山脈(Turkestan Range)或即是也。

(十九)俱戰提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忽氈。据阿拉伯史家記載，俱戰提於西曆七百十二年，(唐睿宗先天元年，) 與拔汗那 (Ferghana) 境內他城，同時爲屈底波(Kutaiba) 所攻陷。阿伯爾肥達 (Abulfeda) 地理書稱此城爲 Khodjanda。音與唐人俱戰提之讀法，尤爲相近。算端巴伯兒 (Sultan Baber) 謂俱戰提城甚古。產水菓甚佳，尤以石榴爲美。耶律楚材西遊錄作苦盞城。亦言其地多石榴。其大如棋，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盂。渴中之尤

物也。元史卷一百五十一，薛塔刺海傳作忽纏。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清同治五年）俱戰提爲俄人所佔領。俱戰提北之錫耳河，（Syr daria）波斯人稱之曰西洪河，（Sihun）古人稱之曰鴨格殺忒斯（Yaxartes）（即隋書石國傳之藥殺水。）元史作忽章河。此蓋譯阿拉伯人之那哈忽章（Nahar Khodjand=River of Khodjend）也。那哈華言河也。

（二十）野叉城又作夜叉城。事見西陽雜俎卷四。『蘇都識匿國有夜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有逼窟口，煙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塞窟口。其窟不知深淺。』

（二十一）新唐書之西曹，亦爲玄奘西域記刧布呾那國之一部。東曹以外 刧布呾那包含中曹西曹曹三部族。其中心即今之米塘也。（見上文）波覽，瑟底痕，及越于底三城皆不可攷。迦底眞城亦不可攷。

（二十二）石或曰柘支，曰拓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二十三）南二百里所，抵俱戰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周千餘里。右涯素葉河。（二十四）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眞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戰。多良馬。隋大

業初，西突厥殺其王，以特勒匐職統其國。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二十五)，授其王瞰土屯攝舍提于屈昭穆都督。開元初，封其君莫賀咄吐屯有功，爲石國王。二十八年，又册順義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屬天可汗，惟大食爲諸國患，請討之。天子不許。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賜鐵劵。久之，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藩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二十六)，係以獻，斬闕下。於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邏斯城，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

(二十二)石國即今之塔什干城（Tashkend），已見上方隋書攷證。

(二十三)波臘亦見隋書卷四。大業十一年，春，正月，波臘等國，遣使朝貢。其國在塔什干西北，以地理位置攷之，即回教著作家之不拉兒（Bular. Bolar）。不拉兒者，即窩爾加河以東之布爾加利族（Bulgar）（又作布爾加利）也。元朝秘史續一，作孛剌兒。歷史上，此族有兩枝。一枝居於窩爾加河以東。西曆第十世紀初，阿拉伯人依賓福次蘭（Ibn Fozlan）嘗記之。同時東羅馬著作家亦有記此族者。其都城遺蹟，即今之喀桑省（Kazan）斯巴思克

(Spask)區之烏斯彭思柯夜 (Uspenskoye) 又曰博爾加斯柯夜(Bolgarskoye)村也。俄國學者有詳細攷證。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序言第二章，注二。其他一枝，即今多腦河下流之布爾加利國 (Bulgaria) 也。與在窩爾加河東者同族。東羅馬史家嘗記此族在黑海及高架索山系之北。阿提拉之匈奴大帝國解紐後，此族始强。西曆第五世紀末，此族渡多腦河，奠居於麥西亞 (Moesia)及脫雷斯(Thrace)兩地，直至於今。窩爾加河之布爾加利族爲芬蘭(Finns)斯拉夫(Slavs)，及突厥 (Turk s) 之混合人種。多腦河之布爾加利族自發現於歷史以來，人皆以斯拉夫稱目之。操斯拉夫方言，甚早即奉基督教也。(參觀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81—82.)

(二十四)素葉河即碎葉川，今之楚河(Chu River)也。

(二十五)瞰羯城不可攷。

(二十六)怛邏斯即 Talas 之譯音。戰事詳情，可參觀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十三節所錄舊唐書卷一百九，李嗣業傳。

(二十七)

有碎葉者，出安西南地千里所，得勃達嶺(二十八)。南抵中國，北突騎施南鄙也。西南至葱嶺贏二千里。水南流者，經中國入于海。北流者，經胡入于海。北三

日行，度海。春夏常雨雪。綠勃達嶺北行贏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西有碎葉城。天寶七載，北庭節度使王正見伐安西毀之。(二十九)川長千里。有異姓突厥兵數萬。耕者皆擐甲，相掠為奴婢。西屬怛邏斯城。石常分兵鎮之。自此抵西海矣。三月訖九月，未嘗雨。人以雪冰溉田。

(二十七)碎葉城玄奘西域記作素葉水城。在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即亦息渴兒海。Is-sikul) 西北五百餘里。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土宜糜麥，蒲萄。林樹稀疎，氣序風寒。人衣氈褐。碎葉為唐初四鎮之一，號焉耆都督府。貞觀十八年，滅焉耆，置有碎葉城。調露元年，(西曆六百七十九年) 都護王方翼築四面十二門。為屈曲，隱出伏沒之狀云。(見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天寶七載，(西曆七百四十八年)為王正見所毀，故無遺蹟可攷。素葉，細葉，及碎葉，皆一音之轉，為今之楚河 (Chu river)。阿拉伯史家塔巴里(Tabari) 書中有稅阿伯河。(Suy-ab) (阿伯，阿拉伯語河也。) 素葉，碎葉，速讀之，音與稅相同。諸國商胡雜居，可知其地在當時為往來要衝也，地址近西遼都城拜拉薩貢。(Belasagun)

(二十八)勃達嶺即今拜打爾 (Bedal) 山系。玄奘稱之為凌山。凌山非山之本名，因其積雪，

而隨意呼之耳，其實乃天山之一部。玄奘敘過凌山情形曰，『其山險峭，峻極於天。自開闢以來，冰雪所聚。積而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峰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危險之狀，可以想矣。

(二十九)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為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見玄奘西域記卷一) 怛邏私城今已毀。白萊脫胥乃實 (Bretschneider, *Med. Res* I, p. 18, 228) 及徐樓 (Schuyler, *Turkestan* II p. 20) 二人指定怛邏私河(Taras) 畔之奧李阿塔市 (Aulie-ata) 為古代呾邏私城。西曆五百六十九年，(周武帝天和四年，陳宣帝大建元年，) 東羅馬蔡馬庫斯(Zemarchus)奉使西突厥紀行中，已有怛邏私 (Talas) 之名。波斯古史上時見怛邏私 (Taras) 之名。西曆第九世紀，阿剌伯地理家依賓庫達特拔(Ibn Khurdad-bih)及第十世紀時之霍克爾(Ibn Haukal)皆謂怛邏私為突厥人與回教徒通商要地。十二世紀時愛德利奚 (Edrisi) 及阿伯爾肥達(Abulfeda)，十三世紀時，拔都他，(Ibn Batuta)及其他阿拉伯地理家，皆言怛邏私為土耳其斯坦境內一城，距阿母河有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路

程。波斯史家拉施特記西歷一千二百十年，（宋甯宗嘉定三年）花剌子模國摩哈美德汗敗契丹（Karakhitai）（即西遼）兵於怛邏私城。一千二百五十三年，（宋理宗寶祐元年，蒙古憲宗三年）法國高僧盧白魯克（Rubruck）奉使蒙古。記怛邏私城有日耳曼俘擄居住云。一千二百五十五年，小亞美尼亞王海敦（Haithon）入朝蒙古大汗於和林。其紀行書謂自蒙古西歸，道經怛邏私，得晤蒙哥大汗之弟旭烈兀云。現代輿圖中，怛邏私之名，已消滅矣。

石東南千餘里，有怖悍者，（三十）山四環之。地膏腴，多馬羊。西千里，距堵利瑟那，東臨葉葉水。（三十一）水出葱嶺北原。色濁。西流入大磧。無水草，望大山，尋遺驁，知所指。五百餘里即康也。

（三十）怖悍即䟡汗，今之費爾干那，（Ferghana）唐書作拔汗那。堵利瑟那上缺去窣字。窣堵利瑟那（Sutrishna）見西域記，即東曹國，即今之油拉塔潑（Ura-tape）已詳上文。

（三十一）葉葉水據今代地圖觀之，即爲錫耳河。（Syr daria）此河發源於葱嶺，西北流入阿拉爾海也。

（三十二）米或曰彌末，曰弭抹賀。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鉢息德城。永徽時，爲大食所

破。顯慶三年，以其地爲南謐州。授其君昭武開拙爲刺史。自是朝貢不絕。開元時，獻璧，舞筵師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領末野門來朝。天寶初，封其君爲恭順王，母可敦郡夫人。

(三十二)米國考已見上方第二十三節隋書。茲不贅述。

(三十三)
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卽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君王。其君旦詣拜則退。貞觀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于軍。俄以地爲貴霜州。授其君昭武婆達地刺史。遣使者鉢底失入謝。

(三十三)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皆伊蘭語 Kusanik 之譯音。阿拉伯人稱其地爲苦桑尼耶，(Kusanija) 波斯人曰苦桑匿，(Kusani)皆一音之轉也。瓦脫斯 (Watters) 指定在今撒馬兒罕之西北六十英里，排香倍 (Peishambe) 地方。比耳則謂卽撒馬兒罕與布哈拉中間之喀沙尼亞 (Kashania) 地方。在撒馬兒罕西六十英里。據回教著作家之記載，爲索格多國內要地。風景優美。其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等君王。

○可知其地在當時實爲全世界交通之中心點也。

火尋或曰貨利習彌(三十四)，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戊地(三十五)，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三十六)，乃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颶遮城(三十七)。諸胡惟其有車牛。商賈乘以行諸國。天寶十載，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獻黑鹽。寶應時，復入朝。

(三十四)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皆爲 Khwarism 之訛音。唐會要卷一百作火辭彌。魏書作呼似密，元史作花剌子模。過利二字，僅取其首二音而已。貨利習彌國甚古。羅馬地理家斯脫拉波 (Strabo) 及白里內 (Pliny) 二人書中，亦有貨拉斯彌亞 (Khorasmia) 之名。其地在阿母河下流。貨利習彌湖亦名阿拉爾海 (Aral) 在其東北。今之基華汗國約略包括古代貨利習彌之大部。唐初，康國枝庶皆受中國官爵，而貨利習彌（唐會要，卷一百作火辭彌）貞觀十八年，三月，亦遣使貢方物。天寶寶應二朝時，又來獻方物。通好於唐。

(三十五)戊地應作伐地國。今之拜帖克。(Betik) 西域記謂即西安國也。由布哈拉往呼羅珊者，皆於拜帖克渡阿母河。

(三十六)曷薩即可薩。(Khazars) 唐初，爲俄國南部大國。西起多腦河口，綿亘以至裏海

東北，皆其壤土也。與突厥同種，故冠以突厥之名。可薩之名，常見於波斯史。波斯王庫思老阿奴細兒汪築長城於高架索山系，以防可薩人，阿蘭人之侵入。裏海，波斯人亦稱之爲可薩海。(Sea of the Khazars)可薩之名，亦見於新唐書波斯傳及拂菻傳。可參觀第四冊。

(三十七)唐書之急多颶遮城似即阿拉伯地理家所傳之敎德家尼亞 (Djordjania) 城。元史稱之爲玉龍傑赤 (Urghendj)城，蓋古名也。漢時之奧鞬城，僅取其首音 Urghen 也。西曆第十世紀之後半，阿拉伯地理家伊思塔克里(Istakhri) 及伊賓霍克爾 (Ibn Haukal) 二人，皆詳記貨利習彌。其都城曰喀特，(Kath) 在紀渾河北涯。霍克爾並記喀特之外，又有敎德家尼夜 (Djordjanieh) 城。亦爲要邑。敎德家尼亞爲阿拉伯人玉龍傑赤城之稱號。此外又有基華城，(Khiva) 今基華汗國之都城也。西曆十二世紀初葉，阿拉伯地理家愛德利奚(Edrisi)記敎德家尼亞城爲花剌子模之都城。市跨紀渾河兩岸。有橋連絡，以便交通。元初，花剌子模爲西域彊國。其領土包有阿母河北諸地，及伊蘭高原。都城曰玉龍傑赤。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辛巳歲，)蒙古人陷玉龍傑赤，毀其城。然不久即恢復。現今其地仍存在。名苦尼玉龍傑赤。(Kunia Urghendj) 苦尼者，土語舊也。又有夜尼玉龍傑赤。(Yeni Urghendj)夜尼者，土語新也。新城在阿母河西，基華都城之東北。其地商業繁盛。舊城距新城西北九十英里，離阿母河現道西二十七英里。玉龍傑赤城元太祖時雖被毀，後百

年間，裴哥羅梯(Pegolotti)之通商指南及拔都他(Ibn Batuta)之遊記，皆言城已恢復原狀。西曆一千三百三十九年，（元順帝後至元五年）馬黎諾里(Marignolli)奉使東方，道過其地，稱其地為烏爾干基。(Urghanj)西曆一千三百八十八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帖木兒(Timur)復毀其城。然後又興。十三世紀，小亞美尼亞親王海敦(Haithon)之亞洲諸國記言花剌子模國(Corasm)極東邊界約有一百日路程，西至甲斯便海，(Chaspis)(即裏海)北界可曼尼亞國，(Comania)南界土耳其斯坦。國內城邑甚多。王都亦曰花剌子模。(Corasm)(參觀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91-94)

(三十八)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薤城故地。西百五十里距(三十九)那色波，北二百里屬米，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四十)，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闔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類先禱乃行。國有城五百。隋大業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國。號最强盛。築乞史城。地方數千里。貞觀十六年，君沙瑟畢獻方物。顯慶時，以其地爲佉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開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獻舞女文豹。後君長數死立。然首領時時入朝。天寶中，詔改史爲來威國。那色波亦曰小史，蓋爲史所役屬。居

吐火羅故地。東阨葱嶺，西接波刺斯，南雪山。

(三十八)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今之碣石城(Kash)也。隋書作乞史，明史外國傳作渴石。『在撒馬兒汗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宮殿壯麗。堂以玉石爲柱。牆壁牕牖，盡飾金碧，綴琉璃。其先撒馬兒罕酋長駙馬帖木兒居之。城外皆水田。東南近山，多園林。西行十餘里，饒奇木。又西(應作南字)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路通東西番。人號爲鐵門關』。(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外國傳。) 碣石城爲帖木兒之誕地。常稱夏兒薩潑斯(Shahr Sabz)，華言碧城也。今代地圖上，僅稱夏兒城。(Shahr, Shehr)西曆一千三百八十年，三月，帖木兒築避暑宮於此。遂爲其國第二都市。建新城，宮牆尙白。因謂之曰阿克賽萊，(Akserai)華言白宮也。花剌子模全境法官，醫生，學士，文人，商賈，皆聚集碣石城。城市之麗，附近空氣之清，飲水之佳，瓜菓之美，皆得帖木兒之讚賞。碣石與撒馬兒罕中間山名阿麻克。(Amak dayan)山石多運至碣石，作建築之用。春際，滿目青葱，最爲悅目。一千四百零四年，(明成祖永樂二年)西班牙國遣往帖木兒朝廷之大使克拉維局(Clavijo)路過碣石，謂帖木兒建大教堂於此，以葬其父。克氏留該城時，工程尙未竣也。另作他寺，爲將來自己百歲後之用。帖木兒長子哲罕其兒(Jehanghir)早歿，亦葬於此。夏兒城今隸布哈拉汗國。碣石之名，已消滅矣。

今城邊有河名碣石喀(Kashka Daria)。爲古碣石城遺留之紀念。獨莫水，亦即此也。羯霜那爲梵語 Kasanna 之譯音。(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 273-274.)

(三十九)那色波，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那黑沙不。皆 Nakhsheb 之譯音也。據經世大典西北地圖那黑沙不在撒麻耳干西南，不花剌東南。那色波城甚古。費杜西之帝紀 (Shahnameh) 中，屢見其名。薩珊朝庫思老阿奴細爾汪在位時，(西曆五三五至五七九。西魏大統元年，至周靜帝大象元年。) 中國可汗侵阿母河北諸地。擊敗海特雷汗 (Khan of the Heitaleh) 之軍於那黑沙不地方。依賓豪克爾謂那黑沙不東距碣石山系二日路程。據平原間。紀渾河與那黑沙不城之中間有沙漠。多森 (D' Ohsson) 蒙古史那黑沙不之名，凡數見。蒙古人初現於阿母河北時，花剌子模王摩哈美德離撒馬兒罕，由那黑沙不大道西遁。撒馬兒罕既陷，成吉斯汗駐軍二城之間。一千二百二十年，(太祖十五年，庚辰歲) 全夏，駐蹕該地。今名喀兒西，(Karsni) 始於十四世紀初葉。(元之中葉) 察合台國喀拔克汗(Kepek)於距那黑沙不約十五華里地方，建大宮殿，賜名曰喀兒西。舊城因廢。(喀拔克汗卒於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元英宗至治元年。) 後帖木兒復建衞城於該處。(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 60.)

(四十)唐書所傳之鐵門關，玄奘親至其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云，『鐵門峰壁狹峭，而

蛙石多鐵礦。依之爲門扉。又鑄爲鈴。多懸于上。故以爲名。即突厥之關塞地。」其地有天然鐵礦。聳于兩側。狹隘細徑，以通道路。具鐵門，因名鐵門關。印度人稱之爲白次哈拉汗那，(Ruzghalh Khana) 華言飼羊處也。今杜爾本 (Derbent) 地方西十二俄里是也。關隘延長二俄里。狹處僅五步，廣者不過三十六步而已。

循縛芻水北，有呾蜜種，(四十一) 亦自國。東西六百里所。又東踰四種，有鑊沙者，(四十二) 廣三百里，長五百里。東界骨吐(四十三)。接葱嶺有十八種。南有揭職(四十四)，稍大。幅員準千里。陵阜連屬，多麥。氣寒烈。東南抵雪山六百里。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下，西域傳。下方尚有一節，採自玄奘西域記。余以其所記，多不在西部土耳其斯坦，故不錄。

(四十一)呾蜜種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忒耳迷。(Termed) 玄奘西域記作呾蜜國。此城甚古。費杜西之帝紀中，亦見之。帖木兒時代，由撒馬兒罕往巴里黑 (Balkh) 者，皆於忒耳迷渡阿母河。今代由鐵門關 (Iron gate) 往巴里黑，在稍西地方渡河。一千二百二十年，秋，忒耳迷爲成吉斯汗攻陷。元史卷一百五十一，薛塔剌海傳作帖里厤。

(四十二)鑊沙國見西域記卷一。比耳氏 (Beal) 謂即瓦克胥。(Wakhsh) 在許漫(Shuman)及柯脫蘭 (Khotlan) 之北。

(四十三)骨咄西域記作珂咄羅。其原音爲 Khotl。愛德利奚地理書作 Kutl。在今庫拉伯 (Kulab) 地方之東北。

(四十四)揭職名見西域記。其原音爲 Gachi=Gaz。在巴里黑 (Balkh) 南山中，一日程。新唐書此處，將國作種，謬矣。

第三十二節。玄奘記昭武諸國狀况。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慈恩傳作葉葉河，即錫耳河也。)東西狹，南北長。土宜氣序，同笯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無揔主，役屬突厥。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怖捍國。(即拔汗那國。)從此(怖捍國)西行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窣堵利瑟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汨淴漂急，土宜風俗，同赭時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西北入大沙磧，絶無水草。途路彌漫。壃境難測。望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唐言康國)

颯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

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林樹蓊欝，花菓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技，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爲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命。兵馬强盛。多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從此東至弭秣賀國。（唐言米國）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北至劫布呾那國。（唐言曹國）劫布呾那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三百餘里，至屈霜你迦國。（唐言何國）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二百里，至喝捍國。（唐言東安國）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守安國）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西

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伽國。

貨利習彌伽國順縛芻河兩（或作西）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國。語言少異。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唐言史國。

羯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鋦。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一）見大唐西域記卷一

（一）諸國攷，已詳上方唐書各注。

第三十三節。慧超記昭武諸國狀況。

從大寔國已東，並是胡國。即是安國，曹國，史國，石騾國，米國，康國。中雖各有王，並屬大寔所管。爲國狹

小，兵馬不多，而能自護土地。出駞騾羊馬疊布之類。衣著疊衫，袴帶及皮毬。言音不同諸國。又此六國，總事火祅，不識佛法。唯康國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一)敬也。此中胡國，並剪鬚髮，愛著白氈帽子。極惡風俗，婚姻交雜。納母及姊妹爲妻。波斯國亦納母爲妻。見五天竺國傳。

(一)慧超所記爲唐玄宗時，西域情況，故云諸國並屬大食也。回教已盛行，而慧超不言及之，亦誠異矣。

第三十四節。杜環記昭武諸國情形。

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脂國事者，本出於此。見經行記，轉錄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石國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眞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見經行記。轉錄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第三十五節。韋節記康國情況。

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爲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爲歲首

。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翦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其院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轉錄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第三十六節。册府元龜記康國情形。

康國者，康居之後。遷徙不常。其地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死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侯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封牛，黃金，鐃沙，䞣香，阿薩那香，瑟瑟，麖皮，氍毹，錦氎。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丈夫翦髮或辮髮。其王冠氈帽，飾以金寶。婦人盤髻。幪以皂巾。飾以金

花。人多嗜酒。好歌舞於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內口中，以膠置掌內。欲其成，口嘗甘言，持錢如膠之黏物。俗習胡書。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傍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以十二月為歲首。有婆羅門為其占星候氣，以定吉凶。頗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為戲樂。（見冊府元龜卷九六一）

第三十七節。段成式記昭武諸國各地事情。蘇都識匿國（一）有夜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煙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置窟口。其窟不知深淺。（見酉陽雜俎卷四）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虵磧。南北虵原五百餘里。中間遍虵，毒氣如烟。飛鳥墜地，虵因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一）蘇都瑟匿國即東曹國，見上方新唐書節文。玄奘作窣堵利瑟那國（Sutrishna）。

（二）私訶條國金遂山寺中有石攏。衆僧飲食將盡，向石攏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二)私訶條即 Sogdo 之譯音。波斯人康居國之稱號也。酉陽雜俎爲中國書中最早記有私訶條國者。金遊山不可考。

(三)俱振提國尚鬼神。城北隔眞珠江(四)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以上三條見酉陽雜俎卷十。

(三)俱振提即新唐書東曹東北之跋戰提 (Khodjenda)。

(四)眞珠河即藥殺水(Yaxartes)又曰錫耳河 (Syr Daria)。其上流入中國境者謂之眞珠河。

第三十八節。西域舞樂輸入中國。

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北齊高洋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虜女爲后。西域諸國來媵。於是龜茲疎勒安國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伎。我太宗平高昌，盡收其樂。……高昌樂。舞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紅抹額。樂用荅臘鼓一，腰鼓一，雞婁鼓一，羯鼓一，簫二，橫笛二，篳篥二，琵琶二，五絃琵琶二，銅角一，箜篌一。箜篌今亾。龜茲樂。工人皁絲布頭巾，緋絲布

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袴，帑烏皮靴，豎箜篌一，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笙一，橫笛一，簫一，篳篥一，毛員鼓一，都曇鼓一，荅臘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雞婁鼓一，銅拔一，貝一。毛員鼓今亡。疏勒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絲布袴，錦襟褾。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樂用豎箜篌，琵琶，五絃琵琶，橫笛，簫，篳篥，荅臘鼓，腰鼓，羯鼓　雞婁鼓。康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領，袖綠，綾襠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樂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銅拔一。安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錦褾領。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靴。樂用琵琶，五絃琵琶，箜篌，簫，橫笛，篳篥，正鼓，和鼓，銅拔。箜篌，五絃琵琶，今亾。此五國，西戎之樂也。見舊唐書卷二十九，音樂志。

新唐書卷二十一，禮樂志所記，略有不同。茲特錄之如下，用作參證。

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龜茲伎。有彈箏，豎箜篌，琵琶，五絃橫

笛，笙，簫，觱篥，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齊鼓，檐鼓，貝，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袜。謂之師子郎。安國伎。有豎箜篌，琵琶　五絃橫笛，簫，觱篥，正鼓，和鼓，銅鈸，皆一。舞者二人。疏勒伎。有豎箜篌，琵琶，五絃簫，橫笛，觱篥，答臘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雞婁鼓，皆一。舞者二人。康國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銅鈸，皆二。舞者二人。工人之服，皆從其國。隋樂，每奏九部樂終，輒奏文康樂一日。禮畢。太宗時命削去之。其後遂亾。及平高昌，收其樂。有豎箜篌，銅角一，琵琶，五絃橫笛，簫，觱篥，荅臘鼓，腰鼓，雞婁鼓，羯鼓，皆二人。工人布巾，袷袍，錦襟，金銅帶。畫袴。舞者二人。黃袍褏，練襦，五色條帶，金銅耳璫，赤鞾。自是初有十部樂。

唐六典卷一四云，凡大燕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中外。一曰燕樂伎。有景雲樂之舞，慶善樂之舞，破陣樂之舞。二曰淸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

天竺伎。五日高麗伎。六日龜茲伎。七日安國伎。八日疏勒伎。九日高昌伎。十日康國伎。

第三十九節。昭武諸國與唐之交通。　康國馬康居國也。是大宛馬種。形容極大。武德中康國獻四千匹。今時官馬，猶是其種。（見唐會要卷七十二）

火辭彌（一）與波斯接。風俗亦與波斯同。貞觀十八年（西六四四）三月，遣使貢方物。與摩羅遊使者偕來。（見唐會要卷一百）。

（一）火辭彌即 Khwar. m 之譯音。唐書作火尋或曰貨利習彌。

永徽中，（西六五〇至六五五）其國（康國）頻遣使告爲大食所攻，兼徵賦稅。（見唐會要卷九十九）

康國本康居之苗裔。唐武德七年，（西六二四）其王曰屋本支（唐會要作屈朮支。武德七年，遣使献名馬）顯慶三年，（西六五八）其王曰拂呼縵（唐會要作縵）。是年高宗列其地爲康居府。（唐會要卷九十九。謂顯慶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爲康居都督府。）以拂呼縵（唐會要作縵）爲都督。萬歲通天元年，（西六九六）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娑鉢提爲王。鉢提尋卒，又冊立其子泥湼師師（新唐書作湼）爲王。泥湼師師卒，冊立其子突昏爲王。開元十九年，其王烏勒卒，上表請封其子

咄曷爲曹國王許之。二十七年烏勒卒，遣使冊咄曷襲其父位。見冊府元龜九六六

咸亨二年，西六七一五月，吐火羅，波斯，康國，罽賓國各遣使來朝。貢其方物。見冊府九七〇

調露元年，西六七九十月，康國，拔汗那，護密國，各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〇

萬歲通天二年，西六九七四月，安國獻兩頭犬。見冊府卷九七〇

開元五年西七一七三月，安國遣使獻方物。康國王遣使獻毛錦，青黛。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六年西七一八二月，米國，石並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六年，四月，米國王遣使獻拓壁舞筵及鍮。是年康國遣使貢獻鎖子甲，水精盃，瑪瑙瓶，駝鳥卵，及越諾之類。史不書月。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七年，西七一九三月，安國遣使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八年，西七二〇十二月，石國遣使來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九年，西七二一二月，石國王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二年，西七二四四月，康國王烏勒遣使獻侏儒一人，馬狗各二。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四年，西七二六二月，安國遣使獻豹，雄雌各一。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四年，五月，安國王波婆提遣其弟可悉爛達干拂耽發黎來朝，獻馬及豹。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四年，十一月，康國王遣使獻豹及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五年，西七二七五月，康國獻胡旋女子及豹。史國獻胡旋女子及蒲萄酒。安國獻馬。七月，史國王阿忽必多遣使獻胡旋女子及豹。十一月，米國遣使獻獅子。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七年，西七二九正月，米使獻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獅子各一。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八年，西七三〇四月，米國，石國，各遣使來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九年，西七三一四月，康國王烏勒遣使上表，請封其子咄褐爲曹國王，默爲米王。並許之。降書報烏勒曰，卿僻在遐荒，久修誠款。情深本國，志慕欽風。節義著於家邦，忠孝兼於臣子。言念懇到，歎美良深。所請各依。可知朕意。見冊府卷九六四

開元二十六年，西七三八十月，詔康國王烏勒卒，封其子咄喝爲嗣。見册府卷九六四

開元二十六年，十月，曹國王沒羡卒，封其弟蘇都僕羅爲嗣。史國王延屯死，封其子忽鉢爲嗣。皆死在他年，令從赴也。見册府卷九六四

開元二十七年，西七三九四月，史國王斯謹提遣使獻表起居。見册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八年，西七四〇三月，唐會要謂在開元初以石國蕃王莫賀咄吐屯有功，封爲石國王。加特進。仍賜旌節。翌日，又册爲順義王。册曰，維開元二十八年，歲次庚辰，三月，丁亥，朔，二十二，戊申，皇帝若曰，於戲！茂秩攸升，疏封有命。寵榮斯及，必在英賢。咨爾石國王莫賀咄吐屯，代襲誠節，噐標果斷。盡忠向化，作扞蕃陲。頃以蘇祿殘妖，尙爲邊患。乃能納唐大詔令作因字。其鄰國，授以良圖。候彼疆場，相爲表裏。致令克清邊徼。遠輯殊方。實賴心膂。載宣勳力，靜言褒異。非爾而誰。是用册爾爲順義王。爾宜敬愼王猷，撫寧部衆。永保藩輔。可不愼歟？見册府卷九六四。又見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九。

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安國遣使獻寶牀子，及駞鳥卵，盃。康國遣使獻寶香

爐，及白玉環，瑪瑙，水精眼藥瓶子。（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九年，（西七四一）石國王伊吐屯屈勒遣使上表曰，奴自千代以來，於國忠赤。秖如突厥騎施可汗。忠赤之中，部落安貼。後背天可汗，脚底大起。今突厥已屬天可汗。在於西頭爲患，惟有大食。莫踰突厥。伏乞汗恩不棄突厥部落，討得大食，諸國自然安貼。（一）（見唐會要卷九十九）

（一）參觀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唐與大食在葱嶺西之交涉第十三節。

開元二十九年，（西七四一）三月，史國王斯謹提遣首領勃帝米施來朝，賀正。貝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元年，正月，丁巳，石國王遣使上表。乞授長男那居車鼻施官。詔拜大將軍。賜一年俸料。（見冊府卷九七五）

天寶元年（西七四二）三月，曹國王哥邏僕羅，石國王特勤並遣使獻馬及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西曹國王哥邏僕羅氏昭武，與康國同族。天寶元年，遣使貢方物。詔封懷德

王。請內屬表曰，宗祖以來，向天可汗忠赤。嘗受徵發。望乞慈恩。將奴國土，同爲唐國小州。所須驅遣，奴身一心忠赤，爲國征討。（見全唐文卷九九九）

天寶二年，（西七四三）十二月，石國王特勤遣女壻康國大首領康染顛獻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三年，（西七四四）三月，安國王屈底波（二）遣大首領來朝並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二）此處安國王屈底波與開元初大食勇將屈底波（Kutaiba）同名。然不可混爲一人。大食將屈底波卒於開元初年。

天寶三年，七月，大食，康國，史國，西曹國，米國，謝䫻國，吐火羅國，突騎施，石國，並遣使獻馬及寶。（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三載，七月，賜曹國王號爲懷德王，米國王爲恭順王，康國王爲欽化王。（見冊府卷九六五）

天寶三載七月，癸酉，封曹國王，米國王，康國王母可敦並爲郡夫人。（見冊府卷九七五。）

天寶四載，（西七四五）七月，安國王屈底波遣使朝貢。遂封屈底波爲歸義王。（見冊府卷

九六五，又兩見卷九七一

天寶四載，七月，石國王特勒（應作勤）遣使來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五載，（西七四六）三月，石國王遣使來朝，並獻馬十五匹。石國副王伊捺吐屯屈遣使獻方物。閏十月，石國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五載，（西七四六）閏十月，史國米國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六載，（西七四七）石國王遣使獻馬。（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八載，（西七四九）八月，石國王子遠恩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九載，（西七五〇）正月，康國王咄褐遣大首領末野門獻馬十匹及方物。安國王屈底波遣使來朝，獻馬一百匹。（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載，（西七五一）火尋國，康國，安國，並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一載，（西七五二）十二月，康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二載，（西七五三）五月，火尋國遣使獻紫鑾皮，白生石蜜，黑鹽。七月，安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石國，唐顯慶三年，（西六五八）列其地爲大宛府。以其王瞰吐屯攝舍提於屈昭穆爲都督。開元初，封其王莫賀咄吐屯爲石國王。九年，其王伊吐屯屈昭。天寶五載，封其王子那偈車鼻施爲懷化王。（見冊府卷九六六）

天寶十二年，（西七五三）十月，封石國王（三）男邦車俱鼻施爲懷化王。（見冊府卷九六五）

（三）男邦車俱鼻施下方唐大詔令作男䣙俱車鼻施。以吾所見之冊府元龜及唐大詔令兩書校勘優劣觀之，似以唐大詔令爲是。且冊府卷九六六亦作那偈車鼻施。

維天寶十二年，歲次癸巳，十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己，皇帝若曰，咨爾故石國順義王男䣙俱車鼻施。夫柔遠之道，必先文德。錄誠之美，是加命禮。卿之先代，累賓朝化。列在蕃王。卿又能效節輸忠，克復居宇。捍邊率下。循職修貢。信彰夷落。義貫幽明。言念懇誠，良多嘉尙。今授卿特進。仍封懷化王，並賜丹書鐵券。以表忠赤。宜執於恭順，保其始終。每資犄角之用，永固山河之寵。可不美歟？（見唐大詔令卷六十四。）

天寶十二載，十二月，石國遣使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三載，（西七五四）四月，米國遣使來朝。九月，康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三載，閏十一月，東曹國王設阿，及安國副王野解，及諸胡九國王，並遣上表，請同心擊黑衣。辭甚切至。帝方務以懷柔。皆勞賜。慰喻遣之，以安西域。（見冊府卷九七三。）

天寶十四載，（西七五五）三月，康國副王，火尋國王稍芬，曹國王設阿忽並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至德二年，（西七五七）九月，元帥廣平王領朔方，安西，迴紇，大食之兵十五萬，將收西京。……十二月，賊軍大潰。餘軍入城中，躢聲夜不止。癸卯，元帥廣平王整軍容入長安。中軍兵馬使僕固懷恩領回紇及南蠻，大食等軍，從城南過滻水東下營。十月，壬戌，遂收復東京。（見冊府卷九七三。）

乾元元年，（西七五八）六月，辛丑，朔，康國長史康忠義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乾元二年，（西七五九）三月，安國使安莫純瑟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寶應元年，（西七六二）十二月，火尋，石國，並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二。）

大曆七年，（西七七二）十二月，康國，米國等各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二）

拔汗那。

第四十節。唐時拔汗那歸入中國版圖。寧遠者，本拔汗那，（一）或曰鏺汗。元魏時謂破洛那。去京師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眞珠（二）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壽。其王自魏晉相承不絕。每元日，王及首領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鬬，衆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歲善惡。貞觀中，王契苾爲西突厥瞰莫賀咄（三）所殺。阿瑟那鼠匿奪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參爲王。治呼悶城。遏波之治渴塞城（四）。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慰諭。三年以渴塞城爲休循州都督府。授阿了參刺史。自是歲朝貢。玄宗開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爛達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竇。又封宗室女爲和義公主，降之。十三載，王忠節遣子薛裕朝。請留宿衛，習華禮。聽之。授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

(一)拔汗那即 Ferghana 之譯音，漢時大宛國也。西域記作怖捍。
(二)眞珠河即藥殺水(Yaxartes)之上流。見上方所錄唐書石國傳。
(三)西鞬城及呼悶城皆不可考。
(四)漢時其都城曰貴山城，今之柯傷(Kasan)也。渴塞即貴山之轉音。

第四十一節。拔汗那與唐之交通。開元二十七年，(西七三九)四月，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遣使獻表起居。(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九年，(西七四一)正月，拔汗那王遣使獻馬。三月，拔汗那王遣首領阿解支達干恐伽來朝。賀正。具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九年，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上表，請改國名。勑改爲寧遠國。

天寶三載，(西七四四)十二月，封宗女爲和義公主。降寧遠國。制曰，呼韓來享，位列侯王。烏孫入和，義通姻好。懷柔之道，今古攸同。寧遠國奉化王驃騎大將軍爛達干，志慕朝化，誓爲邊扞。漸聲教而有孚，勤職貢而無闕。誠深內附，禮異殊鄰。爰錫嘉偶，特申殊渥。四從弟前河南府告成縣令，忝第四

女，質稟幽閑．性惟純懿。承姆師之訓道，實宗人之光儀。固可以保合戎庭，克諧邦選。宜膺遠好，以寵名蕃。可封和義公主降寧遠國奉化王。（見冊府卷九七九。）

天寶四載，（西七四五）九月，寧遠國奉化王，特進驃騎大將軍，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遣使來賀正。（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八載，（西七四九）寧遠國王子屋磨來朝。又十一月，寧遠國奉化王阿悉爛達干遣使賀正。（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載，（西七五一）二月，寧遠國奉化王阿悉爛達干遣使獻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九月，寧遠國奉化王阿悉爛達干遣使獻馬二十匹。是月，又獻馬四十匹。（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一載，（西七五二）十二月，舍磨國寧遠國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二載，（西七五三）八月，寧遠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三載，（西七五四）四月，寧遠國遣使來朝。九月，寧遠奉化王遣使獻胡馬及

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乾元二年，西七五九三月，寧遠國使烏物來朝。八月，寧遠國使葛等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寶應元年，西七六二六月，寧遠國遣使朝貢。八月，又朝貢。十二月又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二。

可汗那（Kokana）拔汗那國內一城。約在東經七十一度，北緯四十一度。錫耳河南岸。

開元二十一年，西七三三三月，可汗那王易米施遣使獻馬。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可汗那王易米施遣使首領婆延達干等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第四十二節。拔汗那國雜錄。

怖捍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盛。多花菓，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貌醜弊。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豪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畫野分都。從此西行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見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

從康國已東，即䟦賀那國。有兩王。縛叉大河當中西流。河南一王屬大寔，河北一王屬突厥。所管土地，亦出駞騍羊馬疊布之類。衣著皮裘疊布。食多餅麨。言音各別，不同餘國。不識佛法，無有寺舍僧尼。（見慧超五天竺國傳）

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疎勒二千餘里。西去本國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大唐天寶十年，嫁和義公主於此。國土（他本作主誤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於山谷。土宜蒲萄，䕷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鞾。婦人不飾金粉，以青黛塗眼而已。（見杜環經行記。轉錄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爲兩朋。各出一人，着甲。衆人執瓦石，東西捧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見段成式西陽雜俎卷四）

勃律。

第四十三節。高仙芝平定勃律。 大勃律或曰布露，(二)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萇。地宜鬱金。役屬吐蕃。萬歲通天逮開元時，三遣使者朝

。故冊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爲王。死，又冊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領，貢方物。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羸。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東八百里。屬烏萇。東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二)，北五百里當護密之娑勒(三)城。王居孽多城(四)，臨娑夷水。其西山巔有大城曰迦布羅(五)。開元初，王沒謹忙來朝。玄宗以兒子畜之。以其地爲綏遠軍。國迫吐蕃，數爲所困。吐蕃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鎭爾。久之，吐蕃奪其九城。沒謹忙求救。北廷節度使張孝嵩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銳兵四千，倍道往。沒謹忙因出兵，大破吐蕃，殺其衆數萬。復九城。詔冊爲小勃律王。遣大首領察卓那斯摩沒勝入謝。沒謹忙死，子難泥立。死，兄麻來兮立。死，蘇失利之立。爲吐蕃陰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前遣將軍席元慶馳千騎見蘇失利之曰，請假道，趨大勃律。城中大酋五六，皆吐蕃腹心。仙芝約元慶，吾兵到，必走山。出詔書召慰，賜綵繒。縛酋領，待我。元慶如約。蘇失利之挾妻走，不得其

處。仙芝至，斬爲吐蕃者。斷娑夷橋。是暮，吐蕃至，不能救。仙芝約王降。遂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帝赦蘇失利之不誅。授右威衛將軍，賜紫袍，黃金帶，使宿衛。（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

(一)勃律或曰布露，魏書作波路國，又作鉢盧勒國。瀛寰志略作博羅爾。皆 Bolor 之譯音也。博羅爾何在，可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二章。

(二)僑失蜜即克什彌爾。

(三)娑勒城或即帕米爾高原之撒爾哈德城 (Sarhad) 也。

(四)孽多城或即今之幾力幾特城，(Gilgit) 娑夷水即幾力幾特河。

(五)迦布羅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可不里(Kabul) 今阿富汗國東部大城也。

(六)

高仙芝，本高麗人也。父舍雞，初從河西軍。累勞至四鎮(七)十將諸衛將軍。仙芝美姿容，善騎射，勇決驍果。少隨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擊將軍。年二十餘，即拜將軍。與父同班秩，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未甚任用。後

夫蒙靈詧累拔擢之。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後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並靈詧累討之，不捷。玄宗特勑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八)。又十餘日，至握瑟德(九)。又十餘日，至疏勒(十)。又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十一)。又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十二)。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十三)。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爲三軍。使疏勒守捉使趙崇玭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十四)，自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十五)入。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九千人。城卜有娑勒川(十六)。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韉，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謂令誠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

生擒千人，餘並走散。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玄宗使術士韓履冰往視日，懼不欲行。邊令誠亦懼。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尫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先使二十人來迎云，阿弩越城胡並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陽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越胡果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當日令將軍席元慶賀婁餘潤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小勃律王曰，吾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勑命，賜綵物等。首領至，齊縛之。以待。元慶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敎。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

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並平其國。天寶六載，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師。九月，復至婆勒川連雲堡與邊令誠等相見。其月末，還播密川，令劉單草告捷書，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二十)見舊唐書卷一百四，高仙芝傳。

(六)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五，亦有高仙芝傳。兩本相校，舊書實爲淸晰。吾故取舊書節錄之也。

(七)四鎭者，龜茲，(貞觀二十年，平龜茲置。)毗沙，(本于闐國。貞觀二十二年內附。高宗正元二年，置府。)焉耆，(貞觀十八年，滅焉耆置。有碎葉城，調露元年，都護王芳翼築四面十二門，爲屈曲，隱出伏沒之狀云。)疏勒，(貞觀九年疏勒內附置。)四都督府也。咸亨元年，(西曆六百七十年，)吐蕃陷安西，因罷四鎭。長壽二年，(西六百九十四年)復置。西盡波斯國，皆隷安西都護府。都護初治西州，又徙治高昌故地，最後徙治龜茲，今之庫車(Kucha)也。

(八)撥換城，撥賈耽安西入西域道云，即姑墨州，一曰威戎城。今之阿克蘇(Aksu)也。又

有謂即今之拜城者，亦有謂即哈拉玉爾滾者。

（九）握瑟德即賈耽之據史德城，一曰鬱頭州。以地圖觀之，及行程日數計之，約在今巴楚鄰近也。

（十）疏勒即今喀什噶爾。(Kashgar)

（十一）葱嶺守捉在疏勒西南，故羯盤陀國，今之撒里庫爾(Sarikol)也。開元中，置守捉，安西極邊之戍。

（十二）播密川即今之帕米爾河。(Pamir River)

（十三）識匿國玄奘西域記作尸棄尼，今爲錫克南(Shignan)。特勒滿川當即錫克南境內之阿母河上流。仙芝在此處分軍爲三。一取東道，一取西道，而自取中道也。

（十四）護密國西域記作達摩悉鐵帝國，即今之瓦漢。(Wakhan)

（十五）連雲堡似即赤特拉爾(Chitral)。

（十六）婆勒川即 Beilam River 之譯音。此河又名庫納兒。(Kunar) 周世棠孫海環之二十世紀中外大地圖作赤特拉爾河。此河經赤特拉爾城東而南流。

（十七）坦駒嶺即達爾庫特山口(Darkot Pass)之譯音。

（十八）阿弩越城即幾力幾特。(Gilgit)

（十九）娑夷河即幾力幾特河在城東。吐蕃人由東面而來也。

（二十）新唐書於班師後，增入『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語。序仙芝戰勝餘威也。

第四十四節。慧超記勃律國情形。迦葉彌羅國東北隔山十五日程，卽是大勃律國，楊同國，娑播慈國。（一）此三國並屬吐蕃所管。衣著，言音，人風，並別。著皮裘，氈衫，靴袴，等也。地狹小。山川極險。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寶。若是已東吐蕃。總無寺舍，不識佛法。當土是胡，所以信也。已東吐番國，純住冰山雪山。川谷之間，以氈帳而居。無有城郭屋舍處所。與突厥相似。隨逐水草。其王雖在一處，亦無城。但依氈帳，以爲居業。土地出羊，馬，犛牛，毬褐之類。衣著毛褐皮裘。女人亦爾。土地極寒，不同餘國。家常食麨，少有餅飦。國王百姓等．惣不識佛法。無有寺舍。國人悉皆穿地，作坑而臥。無有牀席。人民極黑。白者全希。言音與諸國不同。多愛吃虱。爲著毛褐，甚饒蟣虱。捉得便抛口裏，終不棄也。

叉迦葉彌羅國西北，隔山七日程，在小勃律國。此屬漢國所管。衣著，人風，飲食，言音，與大勃律相似。著氎衫及靴。剪其鬢。頭上纏疊布一條。女人在髮。貧多富少。山川狹小。田種不多。其山憔杌，元無樹木，及於諸草。其大勃律元是小勃律王所住之處。為吐番來逼，走入小勃律國坐。首領百姓在彼，大勃律不來。見往五天竺國傳。

(三)慧超之在勃律，約當唐玄宗開元十五年。(西七二七)楊同國與娑播慈國皆不可考。

第四十五節。勃律與唐之交通。

則天垂拱九年(一)，十二月，勃律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元龜卷九七〇

(一)垂拱無九年。此處有誤刊。

萬歲通天二年，(西六九七)十月，勃律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元龜卷九七〇

開元四年，(西七一六)閏十二月，勃律國遣大首領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五年，(西七一七)五月，冊命勃律國王蘇弗舍利支離泥為勃律王。冊曰，維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五月，庚子朔，二十七日丙寅，皇帝若曰，於戲！夫

象賢踵德，匪直諸華。開國承家，無隔殊俗。咨爾勃律國王蘇弗舍利支離泥。卿歷代酋渠，執心忠肅。遙申誠欵。克修職貢。詢知信繇其遠略，郭虔瓘所以足兵。行觀郁成授首，何止匈奴斷臂。是用命爾爲勃律國王。爾宜善始令終。長奉正朔。寧人保國，慶及苗裔。往欽哉。其先膺典册，祇膺寵命。可不愼歟？（見册府元龜卷九六四。）

開元八年，（西七二〇）六月，遣使册勃律國王蘇麟陁逸之爲勃律國王。（見册府卷九六四）

開元十六年，（西七二八）十月，丁丑，勃律大首領吐毛檐沒師來朝，授折衝，賜紫袍金帶。放還。（見册府卷九七五）

開元十九年，（西七三一）四月，册小勃律國王難泥爲其國王。降書謂之曰，惟爾代雄荒服。爲國藩衞。居萬里之外，竭一心之忠。用能潛應王師，克剪悖寇。葱河失險，青海無波。使我威靈遠加，繇爾誠節克著。言念功效，歎美良深。今册爾爲本國王，並賜衣帶。王宜領取。（見册府卷九六四）

開元二十一年，（西七三三）閏三月，勃律國王沒謹忙遣使大首領察卓那斯磨沒勝來

朝。謝冊立之恩。（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三年，（西七三五）四月，甲午，勃律國大首領拔含伽來朝，授郎將。賜帛五十疋。放還蕃。（見冊府卷九七五）

開元二十九年，（西七四一）二月，小勃律國王卒。冊立其兄麻號來嗣位。冊曰，於戲！王澤無偏，義弘於遠邇。朝榮所厚，諒教於欵誠。咨爾麻號來，代襲君長，家傳忠信。地雖限於絕域，心每歸於本朝。爰逮爾躬，足繼前緒。素有馭下之略，益堅奉上之志。是用冊爾爲勃律國王。爾其敬膺典冊，無忘節義。永保土宇，以貽子孫。可不愼歟？（見冊府卷九六四。）

天寶四載，（西七四五）七月，小勃律遣僧大德三藏伽羅蜜多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七載，（西七四八）八月，戊午，勃律國王蘇失利芝及三藏大德僧伽羅密多並來朝。授伽羅密多鴻臚員外卿。放還蕃。賜蘇失利芝紫袍金帶。留宿衞。給官宅。（見冊府卷九七五）

吐火羅。

第四十六節。唐時吐火羅歸入中國版圖。　吐火羅或曰吐豁羅，曰都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一)，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挹怛雜處(二)。勝兵十萬。國土著。少女多男(三)。北有頗黎山。其陽穴中有神馬(四)。國人游牧牝于側。生駒，輒汗血。其王號葉護(五)。武德貞觀時，再入獻。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鳥。顯慶中，以其阿緩城(六)爲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爲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後二年，遣子來朝。俄又獻瑪瑙，鐙樹，高三尺。神龍元年，王那都泥利遣弟僕羅入朝留宿衞。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騾，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瓈。乃冊其君骨吐祿頓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其後鄰胡羯師謀引吐蕃攻吐火羅。於是葉護失里忙伽羅丐安西兵助討。帝爲出師破之。乾元初，與西域九國發兵爲天子討賊。肅宗詔隸朔方行營。挹怛國漢大月氏之種。大月氏爲烏孫所奪，西過大宛，擊大夏臣之。治藍氏城。大夏即吐火羅也。嚈噠王姓也(七)。後裔以姓爲國，訛爲挹怛，亦曰挹闐。俗類突厥。天寶中，遣使朝貢(八)。俱

(九)蘭或曰俱羅弩，曰屈浪拏，與吐火羅接。還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魯河(十)(十一)。出金精，琢石取之。貞觀二十年，其王忽提婆遣使者來獻。書辭類浮屠語。(十二)刧者居葱嶺中。西及南距賒彌(十三)，西北挹怛也。去京師萬二千里。氣常熱。有稻，麥，粟，豆。畜羊馬。俗死棄於山。武德二年，遣使者獻寶帶，玻瓈，水精桮。(十四)越底延者，南三千里距天竺，西北千里至賒彌，東北五千里至瓜州。(十五)居辛頭水之北。其法不殺人。重罪流，輕罪放。無租稅。俗剪髮，被錦袍。貧者白氎。自澡潔。氣溫。多稻，米，石蜜。(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

(一)吐火羅即古大夏也。元魏時曰吐呼羅。考已詳前。

(二)挹怛人(Ephthalite)即白匈奴人，乃後來者。宇文周之末，爲波斯及突厥所瓜分。大夏亾於月氏。月氏亾於挹怛。挹怛(即嚈噠)亾於西突厥。而突厥又亾於唐。此阿母河以南諸地之歷史也。

(三)頞黎山亦自昔有名。參觀孛羅遊記卷一第二十九章及附注。

(四)吐火羅有神馬，可以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二十九章。

(五)葉護與後漢書月氏傳之翖侯同音。皆突厥語 Yabgu Shabgu 之譯音，王之義也。用突

厥語稱號，可以知其人爲突厥族也。

(六)唐高宗時，中國未嘗用兵於吐火羅境，而中國得將其地收入版圖者，蓋其地隸突厥。突厥亾，其地當然亦望風欵附也。吐火羅境內詳細分劃，可參觀下方第四十七節所錄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七)唐書謂嚈噠爲吐火羅王姓，完全謬誤。嚈噠乃另一民族。其來阿母河流域，遠在吐火羅之後也。

(八)唐玄宗時，吐火羅與中國及大食之交涉，可參觀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十二節。

(九)俱蘭或曰俱羅弩，曰屈浪弩，名見玄奘西域記卷十二。其原音爲 Kuran ，在今骨克察河 (Kokcha R.)上流，拉其瓦特(Lajward)地方是也。以產瑠璃馳名。

(十)大雪山即印度庫斯山。(Hindukush)

(十一)俱魯河似即骨克察河。

(十二)劫者音與前康國傳下之揭職相近。然就地理位置言之，此在葱嶺中，西及南距賒彌，西北抵怛。其非揭職，已甚明了。余觀地圖，唯有巴達克山南之乞脫拉爾，(Chitral)速讀之，音稍相近也。

(十三)賒彌西域記作商彌國。地近乞脫拉爾。在北緯三十五度三十五分，東經七十二度二十

七分。

(十四)越底延即 Udyana 之譯音。他書多譯作烏萇，或烏仗那者也。丁謙唐書西域傳考證謂即魏書嚈噠傳之拔底延城。實屬大謬。拔底延乃希臘人之拔克脫利亞 (Bactria) 訛音，今之巴里黑城。(Balkh) 唐書所舉四鄰地名，無一相合。何可因有底延二字相同，即武斷謂同一地耶？

(十五)辛頭水即印度斯河。(Indus)

第四十七節。吐火羅境內之區分。　龍朔元年，以隴州南由令王名遠爲吐火羅道置州縣使。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以其王都爲都督府，以其屬部爲州縣。凡州八十八，縣百一十，軍府百二十六。皆隸安西都護府。

月支都督府。以吐火羅葉護阿緩城置。領州二十五。

藍氏州。以鉢勃城置　大夏州。以縛叱城置　漢樓州。以俱祿犍城置　弗敵州。以烏邏氈城置　沙律州。以咄城置　嬀水州。以羯城置　盤越州。以忽婆城置　忸密州。以烏羅渾城置　伽倍州。以摩彥城置　粟特州以阿捺臘城置。　鉢羅州。以蘭城置　雙泉州。以悉計密悉帝城置　杞惟州。以昏磨城置　遲散州。以悉密言城置　富樓州以乞施巘城置　丁零州。以泥射城置　薄知州。以析面城置　桃槐州。以阿臘城置　大檀州。

以頞厥伊城具闕達官部落置伏盧州。以播薩城置身毒州。以乞澀職城置西戎州。以突厥施怛馱城置篋頡州。以騎失帝城置疊仗州。以發部落城置苑湯州(一)。以拔特山城置

(一)以上二十五州，多不可考。拔特山似即元時之巴答哈傷，今代之巴達克山。(Badakshan)。

大汗都督府。以厭達部活路城置(二)。領州十五。

附墨州。以弩那城置奄蔡州。以胡路城置依耐州。以婆多欅薩達健城置犁州。以少俱部落置榆令州。以羯澇支城置烏丹州。以烏漠言城置安屋州。以遮瑟多城置廚陵州。以數始城置碣石州。以迦沙紛遮城置波知州。以烏捺斯城置諾色州。以速利城置迷密州。以順問城置盼頓州。以乍城置宿利州。以頌施谷部落置賀那州。以汁曜部落置

(二)活路城，似即今之Khulm，玄奘西域記作忽露摩國。

條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瑟顛城置(三)。領州九。

細柳州。以護聞城置虔泉州。以贊候瑟顛城置犁靳州。以股瑟部落置唵嵫州。以渴忽部落置巨雀州。以烏離難城置遺州。以遺蘭部落置西海州。以鄰薩大城置鎮西州。以活恨部落置乾陀州。以縛狠部落置

(三)訶達羅支國即謝颶國，又曰漕矩吒。(Jaguda)

天馬都督府。以解蘇國數瞞城置。領州二。(四)

洛那州。以忽論城置　束離州。以達利薄紇城置

(四)解蘇國即西域記之揭職國。其原音爲 Gaz-Gachi 在巴里黑 (Balkh) 南山中，一日程。今代中國南方閩粵等地人解蘇二字之讀音，尚與 Gaz 相同。

高附都督府。以骨咄施沃沙城置。領州二。(五)

五翖州。以葛邏犍城置　休蜜州。以烏斯城置。

(五)骨咄或曰珂咄羅，其原音爲 Khotl。愛德利奚 (Edrisi) 地理書作 Kutl 在庫拉伯 (Kulab)東北。

修鮮都督府。以罽賓國遏紇城置。領州十。(六)

毗舍州。以羅漫城置　陰米州。以賤那城置　波路州。以和藍城置　龍池州。以濡棍城置　烏弋州。以塞奔你羅斯城置　羅羅州。以濫犍城置　檀特州。以半製城置　烏利州。以勃逬城置　漠州。以鶻換城置　懸度州。以布路犍城置

（六）罽賓國爲今之克什彌爾（Kashmir）不隸吐火羅。實北印度境也。

寫鳳都督府。以帆延國（七）羅爛城置。領州四。

嶰谷州。以屑捺城置 冷淪州。以俟麟城置 悉萬州。以縛時伏城置 鉗敦州。以末臘薩旦城置

（七）帆延或曰望衍，曰梵衍那，曰犯引，曰范陽，即今巴緬城。（Bamian）

悅般州都督府。以石汗那國（八）豔城置。領州一。

雙靡州。以俱蘭城置

（八）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謝颶條，云，石汗那或曰斫汗那。似即巴里黑東南之鐸汗那。（Dogana）俱蘭或曰俱羅弩，曰屈浪拏。見玄奘西域記卷十二。其原音爲 Kuran 在骨克窩河 Kokcha 上流，拉其瓦特（Lajward）地方是也。其地以產瑠璃（Lapis lazuli）馳名。

奇沙州都督府。以護時（九）犍國遏密城置。領州二。

沛隸州。以漫山城置 大秦州。以叡密城置

（九）護時犍國玄奘西域記卷一作胡實健國，在呼羅珊咀剌健（Talikan）之東南，巴里黑之西南，近大雪山（Hindukush）。

姑墨州都督府。以怛沒國（十）怛沒城置。領州一。

栗弋州。以弩羯城置。

(十)怛沒國玄奘西域記作呾蜜國。(Termed)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忒耳迷。位於阿母河北。

旅獒州都督府。以烏拉喝國摩竭城置。(十一)

(十一)烏拉喝國已見本冊上方第二十三節，隋書西域傳，作烏那曷，即巴里黑(Balkh)之異譯。摩喝音與縛喝相近。

崑墟州都督府。以多勒建國低寶那城置。(十二)

(十二)多勒建國玄奘西域記作呾剌健國。(Tallkan)在巴里黑西南呼羅珊(Khorassan)境內。巴達克山(Badakshan)境內，亦有多勒建。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塔里干。元史太祖本紀十七年，壬午，作塔里寒。據阿拉伯著作家之記載，亞洲西境有數城，或地域，皆名塔里干。伊思塔克里(Istakhri, *Das Buch der Länder, übersetzt von Mordtmann*)于西曆第十世紀時，(五代宋初)言波斯東北愛爾不斯山(Elburs Mountains)旁，可疾云城(Kazvin)(名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北，有塔里干城。(Talekan)人口不衆，地鄰低廉(Dilem)(名見西北地附錄)。阿伯爾肥達地理書有同樣記載。波斯地理家莫斯陶肥(Mostaufi)謂塔

里干在可疾云城東。境內多山。元初，旭烈兀征沒里奚國，塔里干亦被陷。伊思塔克里地理書中，復有一塔里干，在巴里黑之東，近巴達克山。吐火羅(Tokharestan)之都城也。此地名又可拚作塔伊康。(Taikan) 與馬哥孛羅遊記中之拚法相同。地點亦同。元經世大典西北地圖，塔里干在巴里黑西北。似即玄奘之呾剌健國。唯方向不同。或爲元人誤置也。阿爾比魯尼(Albiruny)(卒於一千三十八年)將呼羅珊境內者，寫作塔里干。(Taliqan) 近巴達克山者，寫作塔伊康(Tayiqan, Taikan)。十一世紀時，愛德利奚地理書亦載巴里黑城東之塔里干，在吐呼羅境內。城西之塔里干在呼羅珊境內。阿伯爾肥達之地理書將在吐火羅境者，寫作塔伊康，(Taikan) 在呼羅珊者，作塔里干。(Talekan) 唐書之多勒建既列在吐火羅道內。似即巴里黑城東面之塔里干。然亦不能斷定也。玄奘之呾剌健，雖在巴里黑西南，然據其上下文記載，尚未出覩貨邏境，當亦隸於覩貨邏也。

至拔州都督府。以俱密國褚瑟城置。(十三)

(十三)俱密國亦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識匿條。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此即古代拖雷美(Ptolemy)地理書之科美第國。(Comedi)見第一冊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二十二節) 玄奘西域記卷一，作拘謎陀國。據大葱嶺中。黑河即縛芻河，亦名阿母河也。

烏飛州都督府。以護密多國摸達城置。(十四)領州一。

鉢和州。以娑勒色訶城置

(十四)護密多即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傳之胡蜜丹國。皆 Humaedan 之譯音。新唐書識匿條又作護密國，略去末尾丹字音。玄奘稱之爲達摩悉鐵帝國。

王庭州都督府。以久越得犍國步師城置。(十五)

(十五)久越得犍國即昆度斯 (Kunduz)南之喀塔干(Kataghan)也。久越二字之古音，(na) 速讀之，與喀相近。其地有鹽礦，自昔馳名。

波斯都督府。以波斯國疾陵城置。(十六)以上見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十六)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轄境域，僅波斯東部邊地而已。回教初興時，賽其斯坦 (Sejistan) 之首府曰柴蘭其 (Zarani) 音與疾陵亦相近。柴蘭其近古代魯斯吐姆 (Rustum) 王之都城法爾斯(Fars)。法國鮑梯 (M. Pauthier) 謂疾陵城或即泄剌失 (Shiraz)。然詳考之，殊與當時情形不合也。龍朔元年，(西曆六百六十一年) 泄剌失已陷於大食人之手。中國斷不能在該處設立都督府也。丁謙謂即波斯都宿利城。(即賽流開雅 Sel.eukia) 其不可信，亦與鮑梯之說相等也。

吐火羅及昭武九姓，中國所設之府州，究保守若干年，始失去，亦爲吾人所欲知者。考之西史阿拉伯勇將屈底波(Kutaiba)於玄宗開元初年，席捲西部土耳其斯坦而有之。中國之失葱嶺以西諸國，大約即於是時。屈底波沒後，諸國似仍與中國交通不絕，直至安史亂後始止。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志云，高宗遣使分往康國吐火羅訪其風俗，物產。畫圖以聞。詔使官撰次，許敬宗領之。顯慶三年，上西域圖志六十卷。又程士章有西域道里記二卷。此二書皆爲研究唐時西域要書。惜今皆佚矣。

第四十八節。玄奘記覩貨邏(即吐火羅)情形。

出鐵門至覩貨邏國(一)。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阨葱嶺，西接波剌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爲二十七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氣序既溫，疾疫亦衆。冬末春初，霜雨相繼。故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窣利

。多衣氎，少服褐。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於諸國。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呾蜜國。

(一)覩貨邏爲梵語 Tukhara 之譯音。阿拉伯地理家稱之曰托喀里斯坦。(Tokharistan) 中國上古史中之大夏 (應讀若杜貨 Tu Ho) 即由梵語字根 Tuhar 譯音也。張騫西使時之大夏，即希臘人所建拔克脫利亞國。(Baktria) 拔克脫利亞國與索格多國(Sogdo)(康居)以阿母河爲界。玄奘則謂鐵門以南，即覩貨邏，是阿母河北亦爲覩貨邏境矣。與漢唐時代不同者，疆界變遷故也。玄奘謂自數百年，王族絕嗣，或指希臘王朝也。今代西人在古覩貨邏境內掘現希臘時代古錢甚多。種類紛雜，亦足以證明當時之拔克脫利亞非一完全統一國家。各省長官，可以自由鑄錢也。司馬遷史記大夏條云，『其兵弱畏戰，善賈市。』與玄奘之『志性恇怯』，相呼應也。晚近西人在中央亞細亞發現吐火羅文字。言語學家考證，謂亦印度日耳曼系 Indo-Germanisch)也。

(二)窣利國名，亦爲人種名。西域記同卷云，『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亦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寖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

(三)

呾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

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窣堵波(四)即舊所謂浮圖也。又曰鍮婆，又曰塔婆，又曰私鍮簸，又曰藪斗波，皆訛也。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鑒。東至赤鄂衍那國。

(三)呾蜜國即怛沒國，考己詳前。

(四)窣堵波，梵語 stupa 之譯音，佛塔也。

(五)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五所，僧徒尠少。東至忽露摩國。

(五)赤鄂衍那原音為 Chaghanian。比耳謂或即希撒兒 (Hissar) 城。位於北緯三十八度二十九分。東經六十九度十七分。

(六)忽露摩國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百餘人。東至愉漫國。

(六)亨利玉爾謂忽露摩原音為 Garm，瓦克肯河 (Wakhsh) 畔，喀拉太京 (Karateghin) 區之首府也。

(七)愉漫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厥

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國。

（七）揄漫即阿拉伯地理家之 Shuman 之譯音，在庫拉伯（Kulab）附近。

（八）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餘人。東至鑊沙國。

（八）鞠和衍那國即今庫巴的安，（Kubadian）在北緯三十七度二十一分，東經六十八度九分。距庫爾姆（Khulm）東北五十七英里。

（九）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羅國。

（九）鑊沙即瓦克脊（Wakhsh）之異譯。在愉漫與珂咄羅（Khotlan）之北。

（十）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拘謎陁國。

（十）珂咄羅即阿拉伯地理家之Khotl, Kutl 之譯音，在庫拉伯（Kulab）東北。

（十一）拘謎陁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百餘里。據大葱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西南鄰縛芻河。南接尸棄尼國。（十二）南渡縛芻河（十三）至達摩悉鐵帝國。（十四）鉢鐸創那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國，呬摩呾羅國，鉢利曷國，訖栗瑟摩國，曷邏胡國，阿利尼國，瞢健國。自活國東南至闊悉多國，安呾羅縛國，事在廻記。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

（十一）拘謎陁國即拖雷美地理書之科美第國。(Komedai)新唐書識匿傳作俱蜜。

（十二）尸棄尼國或曰識匿，曰瑟匿，今代曰錫克南(Shignan)。

（十三）縛芻河即阿母河。

（十四）達摩悉鉄帝等國，見下文。

縛伽浪國（十五）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至紇露悉泯健國。

紇露悉泯健國（十六）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西北至忽懔國。

（十五）縛伽浪原音爲Baghlan，在昆度斯(Kunduz)南三十四英里，昆度斯河之上流。

（十六）紇露悉泯健原音爲Rui-Samangan在庫爾姆河(Khulm)上流。魯邑(Rui)庫拉姆(Kuram)及海拔克(Haibak)等城，皆在其境內。海拔克舊名撒曼干，(Samangan)在

（十七）縛伽浪西四十二英里。

忽懍國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加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西至縛喝國。

（十七）忽懍原音即庫爾姆，（Khulm）在巴里黑（Balkh）之東。

（十八）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蒭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新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瑩以名珍，堂宇乃飾之奇寶。………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餘三丈。………城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餘二丈。昔迦葉波佛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陁國。

(十八)縛喝國即巴里黑(Balkh)城。其地佛蹟甚多，差可與摩揭拖國之大王舍城相比，故人謂之小王舍城也。

(十九)銳秣陁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胡寔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北至呾刺健國。

(十九)銳秣陁原音爲 Jumada，胡寔健原音爲 Juskan。詳確地點，尚未能定。唯在雪山之阿，玄奘固已明言之矣。

(二十)呾刺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界。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

(二十)呾刺健原音爲 Talikan 在呼羅珊邊境，位於麥格哈伯河(Murghab)流域。

(二十一)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

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峰岩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合凍。積雪彌谷，溪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祟。群盜橫行，煞害爲務。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以上見西域記卷一

(二十一)揭職國原音爲 Gachi 或 Gaz 其地在巴里黑南二十英里。阿拉伯地理家依賓侯克爾(Ibn Haukal)亦謂巴里黑南方多山之地，爲揭職 (Ghaz) 云。一切有部，梵語曰 Sawastivadas 小乘教中一派也。

(二十二)安呾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花菓。人性獷暴。俗無綱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二十二)安呾羅縛原音爲 Andarab 或 Indarab。在北緯三十五度四十分，東經六十九度二十七分。大衆部梵說曰 Mahasangika，爲佛學之一派。無憂王即阿輸迦王(Asokaraja)，譯其義者也。

（二十三）闊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減千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菓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二十三）闊悉多原音爲Khost。玉爾謂在塔里干及安呾羅縛之間。今阿富汗庫拉姆河（Kur-am）流域之南，仍有闊悉多（Khost）區。

（二十四）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鎩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氷雪。寒風勁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由崖葱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

里。至瞢健國。

(二十四)活國即昆度思城。(Kunduz)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玄奘往印度時，經過活國。由印度歸中國時，又經活國。慈恩傳卷二云，『活國即葉護可汗長子呾度設(設者官名)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壻。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比法師到，公主可賀敦已死。呾度設又病。聞法師從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嗚咽不能止。因請曰，弟子見師目明，願少停息。若差，自送師到婆羅門國。時更有一梵僧，至爲誦咒。患得漸除。其後娶可賀敦年少，受前兒囑，因藥以殺其夫。設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兒特勤篡立爲設。仍妻後母。爲逢喪故，淹留月餘。彼有沙門，名達摩僧伽，遊學印度。葱嶺已西，推爲法匠。其疎勒于闐之僧，無敢對談者。法師欲知其學深淺，使人問師解幾部經論。諸弟子等，聞皆怒。達摩笑曰，我盡解，隨意問。法師知不學大乘，就小敎婆沙等問數科。不是好通。因謝服。門人皆慙。從是相見歡喜，處處譽讚。言已不能及。時新設既立，法師從求使人及鄔落，欲南進向婆羅門國。設見云，弟子所部，有縛喝羅國(西域記作縛喝國。無羅字。)北臨縛芻河。人謂小王舍城。極多聖跡。願師暫往觀禮。然後取乘南去。時縛喝羅僧數十人，聞舊設死，子又立。共來迎慰。法師與相見，言其意。彼曰，即當便去。彼有好路。若更來此，徒爲迂會。法師從其言，即與設辭。取乘隨彼僧去。』慈恩傳卷五，歸程時，玄奘復記云，『活國居縛芻河

側。即覩貨羅東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見葉護可汗孫王。覩貨羅自稱葉護。至衙，停一月。葉護遣衛送。共商侶東行，二日至瞢健國。』

(二十五)瞢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二十五)瞢健原音爲Mungan。巴達克山之一部。在昆度斯之東，塔里干(Talikan)及康納拔德(Khanabad)兩地是也。今巴達克山之南，骨克察河(Kokcha)及葛格達什脫河(Gog-ardasht)兩源之間，仍有地曰瞢章。(Munjan)

(二十六)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芻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

(二十六)亨利玉爾謂即昆度斯北二十英里之哈賚臘亦馬姆。(Hazrat Imam)古代名曰阿倫(Ahleng)也。

(二十七)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芻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瞢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

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二十七)玉爾謂即巴達克山北面骨克察河及阿毋河間之拉曷(Ragh)邑也。今代仍為重要采邑。

(二十八)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曹健國。但其人性，暴愚惡有異。北至鉢利曷國。

(二十八)訖栗瑟摩國原音為 Khrishma 或Kishm。在塔里干東三十二英里。

(二十九)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呾羅國。

(二十九)鉢利曷原音為 Parika, Farkhar 。在瓦爾撒克河 (Varsakh River) 附近。此河為骨克察河之枝流。

(三十)呬摩呾羅國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邐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菓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

。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亾，除去一岐，舅姑俱沒，角冠全棄。其先强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鄰突厥，遂染其俗。又爲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谷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三十)呬摩呾羅原音爲 Himatala 。其義猶云『雪山之下』也。玉爾謂即達雷姆(Daraim)也。婦人冠木角之俗，與魏書嚈噠傳相同。

(三十一)

鉢鐸創那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邐迤，沙石彌漫。土宜菽麥，多蒲陶，胡桃，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三十一)鉢鐸創那原音爲 Badaksana，即今之巴達克山。(Badakshan) 玉爾氏謂其中心，爲今之肥柴拔德 (Feizabad)。

(三十二)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

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

(三十二)淫薄健原音爲 Yamgan。玉爾謂骨克察河流域，自哲爾姆(Jerm)以上，古代名曰鴉姆干，即淫薄健之原音也。

(三十三)屈浪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度。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褐。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折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鑊偘　又謂護蜜)

(三十三)屈浪拏原音爲(Kuran)。骨克察河上流，拉其瓦特(Lajward)鄰近，皆是也。

(三十四)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淒烈

。唯植麥豆。少樹林，乏花菓。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以上見西域記卷十二。）

（三十四）達摩悉鐵帝國原音為 Dharmasthiti 華言山中間也。達摩 (Dharma) 者，梵語中庸或中間之義。悉鐵帝 (sthiti) 者，位置所在之義。唐書稱此曰護蜜國。其地約當今瓦漢 (Wakhan) 之南，山間之一帶也。玄奘謂國都曰昏馱多。而唐書謂王居塞迦審城（有作寒字者誤也）。迦審城。豈皆一地歟？塞迦審即 Ish Kashim ，在瓦漢河向北轉灣處。

玄奘前云覩貨邏國，分為二十七國。而所錄者，已有二十九國。其中或有二國，不屬覩貨邏，而偶然列入也。據西域記，尚有梵衍那國迦畢試國尸棄尼國商彌國，等四國，其文字皆同覩貨邏，而語言不同也。

第四十九節。慧超記吐火羅國情形。 從此犯引國北行廿日，至吐火羅國。（二）王住城名為縛底野。見今大寔兵馬在彼鎮押。其王被逼走向東一月程，在蒱持山住。見屬大寔所管。言音與諸國別。共罽賓國少為相似。多分不同。衣

著皮裘氎布等。上至國王，下及黎庶，皆以皮裘爲上服。土地足駝，騾，羊，馬，氎布，蒲桃。食唯麨餅。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國王首領及百姓等，甚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內及葱韮等，不事外道。男人並剪鬚髮。女人在髮。土地足山。（見往五天竺國傳）

(一)犯引國又作范陽國，又作帆延國，西域記作梵衍那。即今巴米城(Bamian)。

第五十節。段成式記吐火羅事情。

俱德建(一)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內有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爲歲。每歲日，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見酉陽雜俎卷之十）

(一)俱德建即上方所錄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吐火羅道之久越得犍國。久越二字速讀

之，即倶字也。

第五十一節。吐火羅人來中國傳布摩尼教及基督教。開元七年，吐火羅國支汗那(一)王帝賒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闍，親問臣等事意，及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其供奉。並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又卷九九七

(一)支汗那即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謝颶條內之石汗那或曰斫汗那也。慕闍者，摩尼教中僧正也。見京師圖書館所藏摩尼教經。教主摩尼精天文，故其徒亦多通天文也。

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文後面，僧靈寶後，有叙利亞文一長段。其譯文即爲「希臘紀元一千零九十二年，已故吐火羅國巴里黑城僧密理斯（Milis）之子，克姆丹（Kumdan）王城大僧，及總主教葉俟布錫德（Yesbusid）建立此碑。刻救世主之訓誡，先代授中國皇帝之教言，俾垂不朽。(二)」

(二)據叙利亞文記載，樹立景教碑者，乃吐火羅國巴里黑城僧密理斯之子，葉俟布錫德，述文者，則景淨也。希臘紀元，亦名馬期頓曆。其元年早於耶蘇紀元三百十一年。亞歷山德太王崩後第十二年，其部將賽流柯斯（Seleucos Nicator）佔據巴比倫城。建立希臘人在東方之

王國。故在東方之希臘人，皆以此年爲紀元。以後東方受希臘文化陶浴諸國，皆行用之。至十五世紀始被廢。克姆丹乃亞洲西部人長安之稱號也。唐初，東羅馬史家席摩喀塔（Theophylactus Simocata）即用之。見第一册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四十二節，作庫伯丹。（Khubdan）唐末，阿拉伯人之中國聞見錄中亦見之。作克姆丹。（Khumdan）麻素提愛德利奚阿伯爾肥達等書中，皆得見之。法國鮑梯謂克姆丹即長安二字之轉音。諾耳曼（Neumann）謂長安有皇帝之宮殿。克姆丹即宮殿二字之訛音。日本人佐伯好郎（Saeki）謂長安在唐時爲關內道地境。關內二字，日本人讀音如康丹。（Kan-dan）日本人之漢字讀音，皆學自唐人。故認克姆丹爲關內二字之訛音。（見景教碑文研究及 *Nestorian Monument*）亨利玉爾對於鮑梯及諸耳曼之說，因碑文明言皆不滿意。吾謂佐伯之說，亦不可信。克姆丹實由京都二字之訛音爲王城也。唐時，日本一切皆摸倣唐制。西京之建築，市街之布置，皆倣長安。長安外城十六門，內城九門。西京亦皆如之。甚至諸門之名，皆相似。西京古名京都，亦必效長安者。洛陽唐時號東都。長安在當時，必號曰京都。西方人之克姆丹，必由此而來，可無疑也。元時，歐洲人來華遊歷者，皆稱宋之都城杭州爲京師。（Kinsay）與此蓋亦相類矣。

大秦景敎流行中國碑。（三）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四）術

高三代，藝博十全。始效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惣戎於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於臥內，不自異於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效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餧者來而飰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五)，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

(三)伊斯 (Isaac) 乃普通基督敎徒之名也。

(四)據玄奘西域記有大王舍城，(Rajagriha) 在中天竺摩伽陀國。(Magadha) 其地在恒河下流，約北緯二十四度八分，東經八十五度八分。距今之加爾喀達(Calcutta) 不遠。又有小王舍城，即巴里黑城也。景敎徒 (即聶思脫里派 Nestorians) 在中世紀時，於該城建有主敎處。(Metropolitan See) (見 Yule, *Cathay*, III. p. 22,) 碑中敍利亞文已言僧密理斯，來自巴里黑城矣。故由各種情形推測之，景敎碑此節之王舍城，爲玄奘之小王舍城，魏書嚈噠國都城拔底延，毫無疑議也。

(五)達娑，梵語 Dasa 之譯音，華言奴僕也。歐洲士人研究景敎碑者，如維理 (Wylie) 雷

蓋(Legge)等，皆譯為佛教徒。施雷格(Schlegel)謂為波斯文 tarsa 之譯音。長春真人西遊記有『鐵屑頭目。』鐵屑，亦 tarsa 之譯音。指基督教徒而言。而在波斯文原義，則為『畏上帝者』(Fearer of God) 吾意景教碑上之達娑，斷不指基督教徒而言。伊斯既為景教僧正，此碑之立，又專為其徒頌揚功德者。何必詆諆所有同教，而僅褒譽一人耶？故指佛教徒而言，毫無疑義也。碑文前節，有『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下節之『清潔達娑，未見斯美』。二句正以與前文呼應對峙者也。

第五十二節。吐火羅與唐之交通。

忽提婆俱羅國王。其國與吐火羅接壤，亦名俱蘭。貞觀二十年（西六四六），遣使朝貢。內附表曰，如雪如珠，如雲如月，潔白高遠。是文夫枝。清涼一切，如須彌山。又如大海。威力自在。如那羅延。如日光明。大王中王。大漢國勝天子。名流四海。俱羅那國王忽提婆謹修禮拜。（見全唐文卷九九九）

咸亨二年（西六七一）五月吐火羅，波斯，康國，罽賓國各遣使來朝。貢其方物。（見冊府元龜卷九七〇）。

開元六年（西七一八）十一月，丁未，阿史特勒僕羅上書訴曰，僕羅兄吐火羅葉護

部下管諸國王都督刺史總二百一十二人。謝䫻國王統領兵馬二十萬衆，罽賓國王統領兵馬二十萬衆，骨吐國王，石汗那國王，解蘇國王，石匿國王，悒達國王，護密國王，護時健國王，范延國王，久越得建國王，勃特山王，各領五萬衆。僕羅祖父已來，並是上件諸國之王，蕃望尊重。僕羅兄般（全唐文卷九九九作那）都泥利承嫡繼襲。先蒙恩勑，差使持節，就本國册立爲王。然吐火羅葉護積代已來，於大唐忠赤。朝貢不絕。本國緣接近大食吐蕃。東界又是西鎭。僕羅兄每徵發部落下兵馬，討論擊諸賊。與漢軍相知。聲援應接，在於邊境。所以免有侵漁。僕羅兄前後，屢蒙聖澤，媿荷國恩。遂發遣僕羅入朝，侍衞玉階。至願献忠殉命。以爲臣妾。僕羅至此，爲不解漢法。鴻臚寺不委蕃望大小，有不比類流例，高下相懸。即奏擬授官。竊見石國龜兹幷余小國王子首領等入朝。元無功效，並緣蕃望，授三品將軍。況僕羅身恃勤，（上方作特勤。）

此處作特勤。皆誤。應作特勤。突厥語 tegin 之譯音。酋長之義。元史上譯作的斤。

本蕃位望，與親王一種北類。大小與諸國王子懸殊，却授僕羅四品中郎，但在蕃王子弟娑羅門瞿曇金剛，龜兹

王子白孝順等，皆數改轉位，至諸衛將軍。唯僕羅最是大蕃。去神龍元年，蒙恩勅授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至今經一十四年，久被淪屈。不蒙准例授職。不勝苦屈之甚。勅鴻臚卿准例定品秩，勿令稱屈。見冊府元龜卷九九九

開元七年，西七一九四月，吐火羅葉護及俱密國並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七年，六月，大食吐火羅國康國南天竺國遣使朝貢。其吐火羅國支汗那王帝賒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闍親問。臣等事意及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八年，西七二〇六月，吐火羅國遣使獻馬及騾。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二年，西七二四七月，吐火羅國遣使獻胡藥乾陁婆羅等三百餘品。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四年，西七二六十一月，吐火羅國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七年，西七二九正月，冊吐火羅骨咄祿頡達度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見冊

府卷九六四

開元十七年，三月，壬寅　吐火羅葉護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五

開元十七年，七月，吐火羅使僧難陀獻須那伽帝釋陵等藥。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三年，（西七三五）九月，辛巳，吐火羅國遣使來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六年，（西七三八）正月，吐火羅國遣大首領伊難如達干羅底睬來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九年，三月，吐火羅遣使獻紅頗黎，碧頗梨，生瑪瑙，生金精，及質汗等藥。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四載，（西七四五）吐火羅遣使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八載，（西七四九）四月，吐火羅國遣使獻馬。見冊府卷九七一

吐火羅國唐永徽三年，（西六五二）列其地爲月氏府。以其葉護阿史那烏濕波爲都督。開元七年，其葉護曰支汗那。十七年，冊其首領骨咄祿頓達度爲葉護。天寶八載，其葉護失里忙伽羅並遣使朝賀。見冊府卷九六六

天寶八載，吐火羅葉護失里嘗（唐會要卷九十九，作失里忙）伽羅遣使來朝。獻表曰，臣隣境有一胡，號曰朅帥。（全唐文卷九九九作朅帥）居在深山。恃其險阻。違背聖化。親輔吐蕃。知勃律地狹人稠，無多田種。鎮軍在彼，粮食不充。於箇失密市易鹽米，然得支濟。商旅來往，皆著朅帥國過。其王遂受吐蕃貨。求於國內置吐番城堡，捉勃律要路。自高仙芝開勃律之後，更益兵三千人。勃律因之。朅帥王與吐蕃乘此虛危。將兵擬入。臣每憂思，一破兇徒。若開得大勃律已東。直至于闐，焉耆。臥涼瓜肅已來，吐蕃更不敢停住。望安西兵馬來載。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伏乞天恩，允臣所奏。若不成，請斬臣爲七段。緣箇失密王向漢忠赤，兵馬復多。土廣人稠。糧食豐足。特望天恩，賜箇失密王勑書。宣慰賜衣物，並寶鈿腰帶。使感荷聖恩，更加忠赤。帝覽表許之。（見冊府卷九九九）

天寶十二載，（西七五三）八月，吐火羅葉護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三載，四月，吐火羅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西七五八）五月，壬申，朔，詔以吐火羅三藏山那及弟子達摩首領安延師等來詣闕。以三藏爲光祿少卿，達摩可折衝都尉，延師可左清道率並員外置。仍放還蕃。（見冊府卷九七六）

乾元元年，六月，辛丑，朔，吐火羅葉護使烏利多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七月，吐火羅葉護烏那多幷九國首領來朝。請助國討賊。帝令赴朔方行營。（見冊府卷九七一）

朅但國據唐書朅但與吐火羅雜處。兩族同在一境。故列之於此。

天寶七載，（西七四八）六月朅但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一）

天寶七載，八月，庚戌朅但國遣使朝貢，授將軍。賜二色綾袍，金帶，魚袋七事。放還蕃。（見冊府卷九七五）

解蘇國在巴里黑南山中。天馬都督府治所。

天寶二年，（西七四三）二月，解蘇國王阿德悉遣大首領車鼻施達工羅頓殺等二十八來朝。且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又九七五）

石汗那悅般州都督府治所

天寶十三載，西七五四四月，石汗那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朅師國。全唐文卷九九九，吐火羅葉護失里忙伽羅請賜箇失蜜王敕書表，作朅師。

天寶九載，西七五〇三月，冊朅師國王勃特沒兄素迦為王。冊曰，於戲！賞勞之制，必崇名器。懷柔之典，無替疇庸。咨爾朅師國王勃特沒兄素迦，代竭忠誠，僻居遐裔。夙懷智識，早聞勇義。頃以勃特沒於鄉不孝，於國不忠，而卿抱屈既深，久被淪棄。今惡黨已殄，兇結就擒。卿遂能輸忠赤於朝廷，表仁惠於蕃部。永言效節，宜膺旌賞。是用冊爾為朅師國王。爾其丕荷國恩，克修蕃禮。子孫萬代，長保寵榮。豈不美歟？可不慎歟？見冊府卷九六五

謝颶及帆延。

第五十三節。謝颶及帆延之歸入中國版圖。　謝颶居吐火羅西南，本曰漕矩（二）吒，或曰漕矩。顯慶時，謂訶達羅支。武后改今號。東距罽賓，東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羅門，西波斯，北護時健。其王居鶴悉那城。地七千里。亦

治阿婆你城。多鬱金，瞿草。溉泉灌田。國中有突厥，罽賓，吐火羅種人雜居。罽賓取其子弟，持兵以禦大食。景雲初，遣使朝貢。後遂臣罽賓。開元八年，天子册葛達羅支頡利發誓屈爾爲王。至天寶中，數朝獻。

(二)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居斯畢莫運山之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距罽賓，西南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處。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滸河。貞觀初，遣使者入朝。顯慶三年，以羅爛城爲寫鳳都督府。縛時城爲悉萬州。授王葡寫鳳州都督，管內五州諸軍事。自是朝貢不絕。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滸河。多赤豹。開元天寶中，一再朝獻。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

(一)漕矩吒原音爲 Jaguda，名見西域記卷十二。古代希臘地理家稱其地爲阿拉柯西亞(Arachosia) 阿拉伯人稱曰阿拉賀其。(Arokhoj)罽賓今之克什彌爾 (Cashmere)，帆延今之巴緬。(Bamain) 護時健西域記作胡實健。攷己見上文。鶴悉那即 Ghazna，Ghizni 之譯音。諸蕃志作吉慈尼。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哥疾寧。其城今仍存在。阿婆你城即西域記之鶴薩羅城

。其原音爲Ghasala。法國學者聖馬丹(St. Martin)謂爲哈柴拉(Hazara)地方。英國少將恭尼翰(Cunningham)詳考哈柴拉地方，成吉斯汗後，始有其地。故少將另以海爾曼得河(Helmand)畔之古柴里斯坦(Guzaristan)地方當之。拖雷美作俄座拉(Ozola)其音與鶴薩羅亦相近。瞿草，西域記作興瞿草。爲梵語Hingu之譯音，唐書脫去興字也。上方第四十七節，已載訶達羅支國伏寶瑟顛城爲條支都督府矣。

(二)帆延魏書西域傳吐呼羅條作范陽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作犯引國，爲今之巴緬城。(Bamian.)斯畢莫邇山即印度庫斯山。亨利玉爾嘗至巴緬城。見有古代石窟甚多，綿亘六七英里之長。其爲古人穿掘，以爲住處者，無疑也。(見J. R. A. S. vol. Art. The Rock-cut Caves and Statues of Bamian)諸蕃志亦記吉慈尼國『地近西北。極寒。冬雪至春不消。國有大山圍遶。』巴緬城尚在吉慈尼西北，其寒更可知。巴緬城東面向北流入烏滸水之川，即昆度斯河(Kunduz Daria)。石汗那或曰斫汗那，即今之鐸汗那(Dogana)。宋人修史，突然增入此句。不知是何命意。且上下文氣亦不接也。縛底野即拔克脫利亞(Bactria)之訛音，元史之巴里黑城(Balkh)也。謂東臨烏滸河者，亦全謬誤。巴緬東面所臨者，非烏滸水，乃昆度斯河也。

第五十四節。玄奘記漕矩吒及梵衍那二國狀況。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

大都城，號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隱軫，疇壟爽塏。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疎。花菓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踊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技術。聽而不明。日誦數萬言。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幷皆習學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極盛。宗事稠那天。其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猱山徙居此國。南界稠那呬羅山中。作威作福，爲暴爲惡。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祇懼。隣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賫金銀奇寶，或以牛馬馴畜。競興貢奉，俱伸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覬覦，唯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道遵行，多效。治療疾病，頗蒙痊愈。（見西域記卷第十二）

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合凍。積雪彌谷，溪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祟。羣盜橫行，殺害爲務。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岩。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覩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鄰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祟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鍮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城東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此設無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羣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

以爲所務矣（見西域記卷一）

玄奘又叙渡大雪山情形如下。

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國東西二千餘里。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於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處，則平塗數丈。故宋玉稱西方之艱，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即此也。嗟乎！若不爲衆生求無上正法者，甯有禀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自云我爲漢室忠臣。法師今涉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眞子矣。如是漸到梵衍都城，（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

第五十五節。慧超記謝颶及犯引兩國情形。

從此罽賓國西行七日，至謝颶國。彼自呼云社護羅薩他那。工人是胡。王及兵馬郎是突厥。其王郎是罽賓王姪兒。自把部落兵馬，住此於國。不屬餘國。亦不屬阿叔。此王及首領，雖是突厥，極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大乘法。有一大突厥首領，名娑鐸幹。每年一廻，設金銀無數，多於彼王。衣著人風，土地所出，與罽賓王相似。

言音各別。

又從謝䫻國北行七日，至犯引國。此王是胡。不屬餘國。兵馬強多。諸國不敢來侵。衣著氈布，衫，皮裘，氈衫等類。土地出羊馬疊布之屬。甚足蒲桃。土地有雪。極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領百姓等，大敬三寶。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此國及謝䫻等，亦並剪於鬚髮。人風大分與罽賓相似。別異處多當土，言音不同餘國。（見往五天竺國傳）

第五十六節。謝䫻國與唐之交通。

開元八年（西七二〇）九月，謝䫻國遣使來朝。（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一）

開元八年，九月，遣使冊葛達羅支頡利發誓屈爾爲謝䫻國王。（見冊府卷九六四）

開元八年，十二月，謝䫻國遣使來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二年，（西七二四）八月、謝䫻國王特勒遣使羅火拔來朝，火拔奏曰，謝䫻國去箇失密國一千五百里。其箇失密國去吐蕃金城公主居處七日路程。公主去年五月遣漢使二人偷道向箇失密國傳言曰，汝赤心向漢，我欲走出投汝。容

受我否。箇失密王聞其言。大喜。報曰。公主但來，竭心以待。時箇失密王又遣使報臣國王曰。天子女欲走來投我國。必恐吐蕃兵馬來逐。我力不敵。乞兵於我。卽冀吐蕃破散。公主得達臣國。王聞之極歡。遣使許諸于箇失密王。令臣入朝，面取進止。帝甚然之。賜帛百疋。放還蕃。（見冊府卷九七九）

開元二十六年十月，詔謝䫻國王誓䫻卒，封其子如沒拂達爲嗣。（見冊府卷九六四）

天寶四載三月，謝䫻遣使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二載，（西七五三）三月，謝䫻國遣使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拔蜜國

天寶五載，（西七四六）四月，拔蜜國（一）遣使朝貢。（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一）

（一）拔蜜國卽巴緬（Bamian）之轉音，唐書作帆延。

帕米爾。

第五十七節。帕米爾高原諸國之歸附於唐。識匿或曰尸棄尼，曰瑟匿，（一）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二）距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蜜，西北五百里抵

俱蜜。初治苦汗城(三)。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爲治(四)。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劫商賈(五)。播蜜川四谷，稍不用王號令。俗窟室。貞觀二十年，與似沒(六)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開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資金吾衛大將軍。天寶六載，王跌失伽延從討勃律，戰死。擢其子都督左武衛將軍，給祿居藩。似沒者，北接石。土俗與康同。役槃亦與康隣。出良馬。俱蜜(七)者，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開元中，獻胡旋舞女。其王那羅延頗言爲大食暴賦。天子但尉遣而已。天寶時，王伊悉爛俟斤又獻馬。護蜜(八)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鑊侃。元魏所謂鉢和者，亦吐火羅故地。東南直京師九千里而贏。橫千六百里，縱狹纔四五里。王居寒(有作塞字)迦審城(九)。北臨烏滸河。地寒沍。堆阜曲折。沙石流漫。有豆麥，宜木果。出善馬。人碧瞳。顯慶時，以地爲烏飛州。王沙鉢羅頡利發爲刺史。地當四鎮入吐火羅，故役屬吐蕃。開元八年，冊其王羅旅伊陀骨咄祿多毗勒莫賀達摩薩爾爲王。十六年，與米首領米忽汗同獻方物。明年

，大酋烏鶻達干復朝。王死，冊其從弟護眞檀嗣王，二十九年，身入朝。宴內殿。拜左金吾衞將軍，賜紫袍金帶。天寶初，王子頡吉匐請絕吐蕃。賜鐵劵。八載，眞檀來朝，請宿衞。詔可。授右武衞將軍。久乃遣。又遣首領朝貢。乾元元年，王紇設伊俱鼻施來朝，賜氏李。（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

（一）識匿或曰尸棄尼。名見西域記。其原音爲Shighnan。清四裔考作錫克南。

（二）葱嶺守捉，開元中，唐平喝盤陀（Gorband）後所置。安西極邊戍也。

（三）苦汗城不可考。

（四）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謂有九個識匿國。其言似較唐書爲可信也。

（五）播蜜即帕米爾（Pamir）播蜜川即今之帕米爾河。發源於維多利亞湖，（Victoria Lake）流至瓦漢（Wakhan）而入阿母河。

（六）似沒役槃北接石與康，其確實地點不可考。然大約在帕米爾高原之北麓也。

（七）俱蜜即古代拖雷美地理書之科美第國（Comedi），玄奘西域記作拘迷陀國。今代打爾哇慈（Darwaz）或拉脊忒（Rasht）流域，即其地也。古代西方駱駝商隊，經此往東方販運絲者也。今代其地首府仍曰喀拉庫姆（Kala Kum）庫姆音與俱蜜（古代讀法如Kiu Mi）相近。或即古

代俱蜜國所遺留之紀念也。所臨之黑河，似即彭甲河。(Panja River)(即阿母河上流。)俱蜜王那羅延所上表文已見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十一節，茲不重錄。上方所錄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安西都護府所領吐火羅道十六都督府中有至拔州都督府。下注以俱蜜國褚瑟城置。故其地在唐初，亦中國領土也。

(八)護蜜即護蜜多，梁書作胡蜜丹國。已見上方第二十一節及第四十七節注(十四)。達摩悉鐵帝名見西域記卷十二。其原音爲 Dharmasthiti。梵語兩山中間之義也。

(九)塞迦審乃 Skashim 之譯音。塞字乃誤刊。今錫克南之南，彭甲河向北轉流處，南岸有地名亦塞迦審 (Iskashim) 即其地也。伊蘭人讀 S 字母，其前輒冠亦字 (I) 音。

第五十八節。識匿國雜記。　踰此國(護蜜)大山，北至尸棄尼國。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麥，少穀稼。林樹稀踈。花菓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灾殃。形貌鄙陋。皮褐爲服。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有異(一)。(見玄奘西域記卷十二。)

胡蜜國北山裏，有九個識匿國。九個王各領兵馬而住。有一個王屬胡蜜王。

自外各並自住，不屬餘國。近有兩窟王，來投於漢國。使命安西，往來不絕。唯王首領，衣著疊布，皮裘。自餘百姓，唯是皮裘氈衫。土極寒。爲居雪山，不同餘國。亦有羊馬牛驢。言音各別，不同諸國。彼王常遣三二百人於大播蜜川，劫彼與胡，及於使命。縱劫得絹，積在庫中。聽從壞爛，亦不解作衣著也。此識匿等國，無有佛法也。（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一）胡蜜新唐書作護蜜，梁書作胡蜜丹國。唐書地理志又作護蜜多。

（二）慧超記有九個識匿，而唐書僅言五識匿。慧超所言就親見而言，故可信也。

第五十九節。俱蜜及護蜜二國雜記。玄奘西域記所載拘謎陁國及達摩悉鐵帝國情形，已見上文。茲不重述。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關於胡蜜國（即護蜜國）者，摘錄如下：

從吐火羅國東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當來。於吐火羅國逢漢使入蕃。略題四韻，取辭 五言。

君恨西蕃遠，余嗟東路長。道荒宏雪嶺，險澗賊途倡。

鳥飛驚峭嶷，人去偏樑雖（二）。平生不捫淚，今日灑千行。

冬日在吐火羅逢雪述懷。　五言。

冷雪牽冰合。寒風擘地烈。巨海凍墁壇。江河凌崖嚙。龍門絕瀑布。井口盤蛇結。伴火上胲歌。焉能渡播蜜。

此胡蜜王兵馬少弱。不能自護。見屬大寔所管。每年輸稅絹三千疋。住居山谷，處所狹小。百姓貧多。衣著皮裘氈衫。王著綾絹疊布。食唯餅麨。土地極寒，甚於餘國。言音與諸國不同。所出羊牛極小不大。亦有馬騾。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領百姓等，總事佛，不歸外道。所以此國無外道。男並剪除鬚髮。女人在頭。住居山裏。其山無有樹木及於白草。

（一）胡蜜新唐書作護蜜，梁書作胡蜜丹國。

（二）雖字衍文。

又從胡蜜國東行十五日，過播蜜（二），以口即至葱嶺鎮。此即屬漢兵馬。見今鎮押。此即舊日王裴星國境。為王背叛，走投土蕃。然今國界，無有百姓。外

國呼云渴飯檀國，漢名葱嶺。見往五天竺國傳

(二)播蜜今譯作帕米爾。(Pamir) 渴飯檀西域記作朅盤陁國。其原音爲 Gorband 即今葱嶺東撒里庫兒 Sarikol。

第六十節。骨咄國之歸附於唐。骨咄或曰珂咄羅(一)。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二)。山出烏鹽。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出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多博勒達干朝貢。天寶十一載，冊其王羅金冊府元龜作全節爲葉護。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

(一)骨咄或曰珂咄羅。名見西域記卷一。其原音爲 Khotl ，在庫拉伯(Kulab)東北。唐書地理志高附都督府以骨咄施沃沙城置。

(二)巴達克山境內有鹽礦，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二十八章曾言之。長春眞人西遊記卷下，記出鐵門後，『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

第六十一節。帕米爾高原諸國與唐之交通。葱嶺國。神功元年西六九七二月，

辛丑，葱嶺國遣使貢方物。（見冊府元龜卷九七〇）

識匿國　開元十二年，（西七二四）三月，識匿國王遣使獻馬及金精。（見冊府元龜卷九七一）

開元十三年，（西七二五）三月，識匿國遣使獻馬。（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五年，（西七二七）十月，識匿國遣使賀正。（見冊府卷九七一）

俱密國　開元七年，（西七一九）四月，俱密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七年，五月，俱密國遣使獻胡旋女子及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載，（西七五一）二月，俱密國王伊悉闕俟斤遣使獻胡馬二十六匹。（見冊府卷九七一）

九月。俱密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護密國　調露元年，（西六七九）十月，康國拔汗那護密國各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〇）

開元八年，（西七二〇）三月，封護密國王羅施伊具骨咄祿多比勒莫賀咄達靡薩爾爲護密王。(二)賜紫袍金帶七事，幷雜綵五十匹。（見冊府卷九六四）

開元十五年，（西七二七）四月，護密國王遣米國大首領米忽汗來朝，具獻方物。（見冊府卷九七一）

（一）冊府元龜卷九七五，作十六年四月己巳事。

開元十七年，（西七二九）三月，護密國大首領烏鶻達干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十八年，（西七三〇）十月，甲寅，護密國王羅眞檀來朝。獻方物。賜帛兼袍銀鈿帶，留宿衞。（見冊府卷九七五）

開元二十一年，（西七三三）九月，護密國王眞檀來朝，宴于內殿。授左金吾衞將軍員外置。賜紫袍金帶魚袋等七事，及帛百匹。放還蕃。（見冊府卷九六四）

天寶元年，（西七四二）九月，以護密國王子頡吉里匐遣使上表，請北吐蕃來屬。賜鐵券曰，維天寶元年，歲次壬午，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午，皇帝若曰，咨爾護密王子頡里匐，夫藩扞可寄，惟信是從。節義可積，雖遠無隔。卿之先代，嘗附國朝。通使有嘗。書譯相次。自卿父繼立，近阻强鄰，被制凶威。有乖夙志。今遂能獻誠欵，潛託歸懷。自非心晤遠圖，何以克存先意。念此誠懇，嘉尚尤深。今賜卿丹書鐵券，以旌忠孝，長表信義。永傳子孫，日月同明，山河齊久。可不善歟？可不愼歟？（見冊府卷九八一。又唐大詔令集卷六十四。）

天寶八載，西七四九八月，乙亥，護密國王羅眞檀來朝。請宿衞。授左武衞將軍。留宿衞。見冊府卷九七五

天寶十二載，西七五三十二月，護密國遣使朝貢。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二載，十二月，丁亥，護密國遣大首領朝貢。賜錦袍金帶魚袋七事。事畢放還蕃。見冊府卷九七五

肅宗至德三年，西七五八正月，護密國王使大首領羅友文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乾元元年，西七五八二月，乙卯，護密國王使大首領羅友文來朝。加特進左武衞大將軍。仍聽還蕃。見冊府卷九七五

乾元元年，七月，癸未，護密國王紇設伊俱鼻施來朝。帝嘉之。賜姓李，改名崇信。見冊府卷九七五

骨咄國俱位國烏萇國。

開元八年西七二〇四月，遣使冊立烏長國王，骨咄國王，俱位國王，並降冊文。皆賜綵二百段。三國在安西之西。與大食隣境。大食煽誘爲虐，俱守節不從。潛布欵誠于朝廷。帝深嘉之。見冊府卷九六四

開元十七年，西七二九正月，庚戌，骨咄俟斤遣男骨都施來朝，獻馬二疋。授郎將。賜帛三十段。放還蕃。三月，骨咄國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五

開元二十一年，西七三三二月，骨咄王頡利發遣使獻馬並女樂。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一年，八月，骨咄王遣大首領如達干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開元二十八年，西七四〇三月，骨咄國遣使首領多博勒達干刺勿來朝。命有司享之。見冊府卷九七一又九七五

天寶五載，西七四六十月，南郡骨咄王遣使獻馬十五匹。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九載，西七五〇正月，骨咄國王羅全節遣大首領鶻汗達干來朝。獻口四十三，胡馬三十匹。見冊府卷九七一

天寶十一載，西七五二正月，壬寅，冊骨咄國王羅全節爲葉護。冊曰，維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原作寅誤正月，己卯，二十四日，壬寅，原作辰誤皇帝詔曰，於戲！疇賞懋功，無隔於中外。懷荒卹遠，諒歸於典謨。咨爾骨咄國王羅全節，夙遵聲教，志尚忠節。作捍邊疆。勤效斯著。頃者以群醜擾動，方欲脅從而

忠懇不渝。始終彌固。言念於此。嘉尚良深。是用授爾驃騎大將軍。仍册爲葉護。爾其祇膺典禮。愼守封疆。貽慶子孫。受茲寵錫。可不美歟？（見冊府卷九六五）

天寶十二載（西七五三）四月，甲戌，骨咄國人史難之，康丁眞，表乞度爲僧許之（見冊府卷九九九）

天寶十三載，（西七五四）四月，俱位國遣使來朝。（見冊府卷九七一）

唐人所記中央亞細亞動植物（後代附此）

第六十二節。動物。

大尾羊。　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又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下，有一村。養羊大如驢。罽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見酉陽雜俎卷十四）

猿。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嶮，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雨。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

猿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見西陽雜俎卷四

（一）婆彌爛國即今之帕米爾（Pamir）唐書西域傳作播密，玄奘西域記作波謎羅。

獵蟲鹿。阿薩部（二）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見西陽雜俎卷四

（二）阿薩部即可薩部（Khazars），突厥之一部。盛唐時，爲俄國南部大國。西起多腦河口，東至阿拉爾海，皆其嶺土也。

蜘蛛。劉郁西使記云，赤木兒城有虫如蛛。毒中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飲葡萄酒至醉，吐則解。見本草卷四十

蛇角。李時珍曰，唐書有古都國亦產此。則骨咄叉似古都之訛也。見本草卷四十三。

撒八兒。劉郁西使記云，出西海中。乃玳瑁遺精。蛟魚食，吐出。年深結塊者，其價如金。僞作者，乃犀牛糞也。見本草卷四十五。

駝鳥。陳藏器曰，駝鳥如駝，生西戎。高宗永徽中，吐火羅獻之。高七尺。足如槖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食銅鐵也。見本草卷五十下

底野迦。蘇恭曰，出西戎。彼人用猪膽作之。狀似久壞丸藥，赤黑色。胡人時將至此，甚珍重之。試用有效。見本草卷五十下

獅。李時珍曰，獅子出西域諸國。爲百獸長。唐史載高宗時，伽毗耶國獻天鐵獸，能擒獅象。則獅雖猛悍，又有制之者也。西域畜之。七日內，取其未開目者，調習之。若稍長，則難馴矣。見本草卷五十一上

月支牛。玄中記云，出西胡及大月氏國。今日割取肉，明日其創卽復合也。見本草卷五十一上

靈猫。劉郁西使記云，黑契丹出香狸，文似土豹。其肉可食。糞溺皆香如麝氣。見本草卷五十一

膃肭獸。陳藏器曰，骨肭獸生西番突厥國。胡人呼爲阿慈勃他你。其狀似猫而大。長尾臍，似麝。身黃。赤色如爛骨。見本草卷五十一下

火鼠。李時珍曰，出西域及南海火州。其山有野火。春夏生，秋冬死。鼠產於中。甚大。其毛及草木之皮，皆可織布。汚則燒之卽潔，名火浣布。

見本草卷五十一下

第六十三節。植物。

仙茅。蘇頌曰，其根獨生。始因西域婆羅門僧獻方於唐玄宗，故今江南呼爲婆羅門參。言其功補如人參也。見本草綱目卷十二下（三）

番木鼈，亦名馬錢子。李時珍曰，生回回國。今西土卭州諸處，皆有之。見本草卷十八上。

（三）遼史元史稱花剌子模國（Khwarizm）爲回回國。

阿兒只。劉郁西使記云，阿兒只出西域，狀如苦參。主治打撲傷損，婦人損胎。用豆少許，嚥之自消。又治魚鼠瘡。見本草卷二十一。

阿息兒。劉郁西使記云，阿息兒出西域。狀如塊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爛塗之，卽出。見本草卷二十一。

奴哥撒兒。西使記又云，奴哥撒兒出西域。狀如結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爛傅之自續也。見本草卷二十一。

豌豆亦名畢豆。李時珍曰，其苗柔弱宛宛，故得豌名。種出胡戎。唐史畢豆出自西戎(四)回鶻地面。見本草卷二十四。

(四)西戎界限極不清瞭，與西域相同。印度大秦皆可在內也。此處注明回鶻，僅指今新疆東部矣。

葡萄酒。李時珍曰，古者西域造之。唐時，破高昌，始得其法。飲膳正要云，酒有數等，出哈喇火者(五)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陽太原者又次之。見本草卷二十五。

(五)哈喇火者(Karakhodjo)又名火州，即唐代高昌。其地遺址今仍存在。在吐魯番東南八十八里。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清光緒五年)萊格爾(Regel)嘗至其地。

芥。蘇恭曰，芥有三種。白芥子粗大。白色如白粱米，甚辛美，從西戎來。見本草卷二十六。

菴羅果。李時珍曰，按一統志云，菴羅果俗名香蓋，乃果中極品。種出西域，亦柰類也。見本草卷三十三。

西瓜。吳瑞曰，契丹破回紇，始得此種。以牛糞覆而種之，結實如斗。大

而圓，如瓠。色如青玉，子如金色，或黑麻色。北地多有之。李時珍曰，按胡嶠陷虜記言，嶠征回紇，得此種歸，名曰西瓜。則西瓜自五代時，始入中國。今則南北皆有。而南方者，味稍不及，亦甜瓜之類也。見本草卷三十三。

必思荅。(六)忽必烈飲膳正要云，味甘無毒，調中順氣。出回回田地。見本草卷三十三。

(六)必思答，新波斯語 pista 之譯音，又作阿月渾子。

阿魏。李時珍曰，蒙古人謂之哈昔泥。有草木二種。草者出西域。可曬可煎。木者出南番，取其脂汁。按一統志所載，有此二種。出火州及沙鹿海牙國者，草高尺許。根株獨立。枝葉如蓋。臭氣逼人。生取其汁，熬作膏，名阿魏。出三佛齊及暹羅國者，樹不甚高。土人納竹筒於樹內。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之。見本草卷三十四。

胡桐淚。李時珍曰，西域傳云，車師國多胡桐。顏師古注云，胡桐似桐不似桑，故名胡桐。虫食其樹，而汁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淚，言似眼淚也。見本

草卷三十四。

返魂香。李珣曰，按漢書云，武帝時，西國進返魂香。內傳云，西海聚窟州有返魂樹，狀如楓栢。花葉香聞百里。采其根於釜中，水煮取汁，鍊之如漆，乃香成也。見本草卷三十四

兜木香。陳藏器曰，漢武故事云，西王母降，燒兜木香末。兜渠國所進。如大豆。塗宮門，香聞百里。關中大疫，死者相枕。聞此香，疫皆止。死者皆起。此乃靈香，非常物也。見本草卷三十四。

隋唐時代中央亞細亞人入仕中國。

第六十四節。突厥。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也。(一)與處羅可汗入隋，事煬帝。從伐遼，積勞爲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於樓煩。高祖興太原，大奈提其衆隸麾下。桑顯和戰飲馬泉，諸軍却。大奈以勁騎數百，背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平長安，以功賞帛五千匹，賜姓史。從秦王平薛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積。前後賜侍女三，雜綵萬段。貞觀初，擢累右武衞

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食封戶二百。卒贈輔國大將軍。見新唐書卷一百十。

(一)勒字實爲誤刊。應作勤字。一千八百九十年在外蒙古鄂爾坤河東畔發現之開元二十年所建之故闕特勤之碑，可以作證。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爾忒的斤傳中之的斤，清代之台吉，實與唐書之特勤同音。皆突厥語Tegin之譯音華言首領也。

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貞觀元年，鐵勒，回紇薛延陀等叛，敗欲谷設於馬獵山。社爾助擊之弗勝。明年，將餘衆西保可汗浮圖城。會頡利滅。西突厥統葉護又死。奚利必咄陸可汗與泥孰爭國。社爾引兵襲之，得其半國。有衆十餘萬。乃自號都布可汗。討延陀，大敗。乃走保高昌，衆纔萬人。又與西突厥不平。由是率衆內屬。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詔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摳去復戰。所部奮厲，皆有功。二十一年，以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

海岸等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師次西突厥，擊處密處眞敗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茲震恐。進屯磧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騎衞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陽卻，王悉兵逐北。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爾因拔都城，王輕騎遁。社爾留孝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王據大撥換城，嬰險自固。社爾攻凡四十日，入之。禽其王，並下五大城。遣左衞郎將權祇甫徇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三百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帝崩，請以身殉衞陵寢。高宗不許。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幷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謚曰元。子道眞，歷左屯衞大將軍。咸亨初，爲邏娑道副大總管，與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爲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爲民。（見舊唐書卷一百九，新唐書卷一百十。）

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蘇尼失（社爾叔祖）子也。資清謹，以功擢左屯衞將軍，尚宗室

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舊書作畢稱史氏）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卒，贈鎭軍大將軍，謚曰貞，陪葬昭陵。（見新唐書卷一百十）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親近。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扞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确。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磧北而歸。復從江夏王道宗破延陀餘衆，與平吐谷渾。詔尙九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多，赦不誅。流巂州。主請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以思力爲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贈思力勝州都督，謚曰景。（見新唐書卷一百十。）

哥舒翰突騎施(一)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祖沮左

，。

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護。世居安西。翰家富於財，倜儻任俠，好然諾，縱蒲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三軍無不震慴。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疎財重氣，士多歸之。後吐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靡。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西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卽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爲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常。明年，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有白龍見

，遂名爲應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靑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遙而險，久不拔。八載，以朔方河東羣牧十萬衆，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翰素與安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之，爲兄弟。其冬，祿山思順翰並來朝。上使內侍高力士及中貴人於京城東駙馬崔惠僮池亭宴會。翰母尉遲氏于闐之族也。祿山以思順惡翰，嘗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同，何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嘷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駡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十二載，進封涼國公，食實封三百戶。加河西節度使。尋封西平郡王。安祿山反，上召翰，拜爲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與高仙芝舊卒，共二十萬，拒賊於潼關。上御勤政樓勞遣之。翰數奏祿山雖竊河朔，而不得人心。請持重以弊之。彼自離心。因而翦滅之。可不傷兵，擒茲寇矣。楊國忠恐其謀己，屢奏使出兵。上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爲國忠

眩惑，中使相繼督責。翰不得已，引師出關。六月四日，次于靈寳縣之西原。八日，與賊交戰，官軍大敗。死者數萬人。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爲火拔歸仁執降於賊。祿山謂之曰，『汝常輕我，今日如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遂至於此。陛下爲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但留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僞署翰司空。作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諧，遂閉翰於苑中，潛殺之。（見舊唐書卷一百四，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一）突騎施西突厥別部也。初屯碎葉西北。後稍攻得碎葉，即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伊麗水爲小牙。

李克用者，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後徙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六磧名沙陀，故後號沙陀。父李國昌原名朱邪赤衷，唐宣宗時以平龐勛亂，進大同軍節度使。賜氏李，名國昌。克用討黃巢有功，封於太原。其子存勗，滅梁而有天下，是爲後唐。（參觀新唐書卷二百十八）

第六十五節。鐵勒。

（一）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父葛，隋大業中，（二）繼爲莫賀咄特勒。以地偪吐谷渾，所居隘狹，又多瘴癘，遂入龜茲，居於熱海之上。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七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渾。何力將數百騎，縱橫奮擊，賊兵披靡。又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淪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牛羊二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太宗乃令北門宿衛，檢校屯營事。勑尙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崖城。爲賊所圍。被矟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及拔賊城。勑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殺之。何力言彼爲其主，勇士也。捨之。二十二年，爲崑丘道總管，擊龜茲。獲其王。永徽二年，處月處蜜叛，以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討平之。擒其渠帥處蜜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以歸。乾封元年，又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高麗有衆十五萬，屯於遼水。又引靺鞨數萬，據南蘇城。何力奮擊

，皆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乘勝而進。凡拔七城，乃廻軍。會英國公李勣於鴨綠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頓軍於鴨綠柵。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勣仍繼至，共拔平壤城。執勇健，虜其王。還授鎭軍大將軍，行左衞大將軍，徙封涼國公。仍檢校右羽林軍。儀鳳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幷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烈。有三子明光貞。明左鷹揚衞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光則天時右豹韜衞將軍，爲酷吏所殺。貞司膳少卿。見舊唐書卷一百九

（一）契苾亦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鷹娑川多覽葛之南。見新唐書卷二百十七下。

（二）熱海即亦息渴兒，（Issik-kul）攷詳上文第二十八節。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皐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遷累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肅宗卽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

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大麻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晉王爲荆襄元帥，討希烈也，以瑊爲中軍都虞候。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圜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擐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瑊二子官。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

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冠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與韓遊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與李晟鈞禮。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四。五子，鎬鏚爲達官。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見新唐書卷百五十五，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僕固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二十年，舊書作二十九年，誤。今改從新書。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分置翰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於夏州別爲蕃州以禦邊。授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懷恩。世襲都督。安祿山反，從郭子儀李光弼討賊。功最多。肅宗即位於靈武，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所。時同羅部落自西

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騎於河上。盡收其器械駝馬。收兩京，皆立殊功。常爲先鋒。堅敵大陣，必經其戰。勇冠三軍。懷恩爲人雄毅寡言，應對舒緩，而剛決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郭子儀爲帥，以寬厚容衆。素重懷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漢勁卒。恃功怙將，多爲不法。子儀每事優容之。行師用兵，倚以輯事。而光弼持法嚴肅，法不貸下。懷恩心憚而頗不叶。先是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於毗伽闕可汗。毗伽闕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毗伽可汗死，小子代立，即登里可汗。登里立，以懷恩女爲可敦。至是可汗請與懷恩及懷恩之母相見。詔從之。懷恩嫌疑，不致。上因賜鐵券手詔以遣之。即令其母便發。懷恩與廻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後爲辛雲京與駱奉先所搆陷，懷恩累表請誅雲京奉先。上以雲京有功，手詔和解之。懷恩以寇難已來，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再收兩京

，皆導引迴紇，摧滅强敵，而爲人媒孼。蕃姓獷戾，怏怏不已。乃上書自叙功伐。上以迴紇近塞，懷恩又與辛雲京有隙。上欲其悔過，推心以待之。恐其不信。詔黃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喩旨，且察其去就。遵慶既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遵慶因宣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說之曰，公以讒言交構，有功高不賞之懼。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朝。懷恩然之。明日又以懼死爲辭。許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不可。遂令子瑒，率衆攻雲京。雲京出戰。瑒大敗而旋。進圍榆次。朝廷患之。乃使郭子儀代之。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爲朔方兵馬使張惟岳等四人斬其首，獻於闕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其母渡河北，走靈武。餘衆聞子儀到，束甲來奔，歸者數萬。懷恩至靈武，嘯聚亡命。其衆復振。上念其勳舊，不欲罪功臣。厚撫其家。懷恩終不從。其母月餘日，竟以壽終。又遙授太師，兼中書令，大寧王。後誘吐蕃數入寇。帝下詔親征。懷恩領迴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舁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部曲以鄉法焚而葬之。見舊書卷一百二十一。新唐書卷二百二十四上。

第六十六節。迴鶻。　李可舉本迴鶻阿布思之族也。張仲武破迴鶻，可舉父茂勳與本部侯王降焉。茂勳善騎射，性沉毅。仲武器之，常遣拓邊，以功封郡王。賜姓名。咸通末，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人所信服。茂勳密謀刼而殺之。聲云，貢言舉兵。張公素以兵逆擊不利。公素走，茂勳入城。軍民方知其非貢言也。既有其衆，遂推而立之。朝廷即降符節。無幾以疾告老，授右僕射致仕。表可舉自節度副使，幽州左司馬，加右散騎常侍，爲節度留後。中和中，累官至檢校太尉。中和末，以太原李克用兵勢方盛。與定州王處存密相締結。可舉慮其窺伺山東，終爲己患。遂遣使搆雲中赫連鐸乘其背。則與鎭州合謀舉兵，兼言易定是燕趙之餘云。得其地，則正其疆，理而分之。時可舉遣將李全忠攻易州。有次將劉仁恭者，多權數。攻之彌月不下。乃穴地道以入。其城既下，易州士卒稍驕。王處存引輕軍三千，以羊皮蒙之。夜伏於城外。仍別於間道，以騎士伺之。燕軍望見，謂之羣羊，爭趨焉。處存乘其無部伍，一擊大敗之。尋復其城。全忠遁歸。懼可舉罪之，

收其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危急，收集其族登樓自燔而死。（見舊唐書卷一百八十）

第六十七節。吐蕃。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聖厤二年，弓仁以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鈐衞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爲朔方軍前鋒游奕使。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弓仁以兵出諾眞水草心山爲邏衞。開元初，突厥九姓亂，弓仁引軍渡漠，踰白檉林，收火拔部，喩多眞種落降之。跌跌思太叛，戰赤柳澗。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時賊四環之。衆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出。人服其壯。凡閱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玉。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衞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玄宗遣上醫馳視。卒年六十六，贈撥川郡王。謚曰忠。孫惟貞。惟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爲左武衞將軍。肅宗在靈武，以衞尉少卿，募兵綏銀。閱旬衆數萬。從還鳳翔，遷光祿卿，爲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監。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惟貞請銳卒數千，鑿數門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表爲開府儀同三

司。光弼討史朝義，以惟貞守徐州。賊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潁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封蕭國公。實封百戶。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將軍，爲英武軍使。卒。（見新唐書卷一百十。）

第六十八節。于闐。尉遲勝本王于闐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祿卿。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進驃騎大將軍。遣還。固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實封百戶。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既留，乃穿築池觀。厚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從德宗至興元。爲右領軍將軍。歷睦王傅。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曜久行國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國，人莫不賢之。睦府除，徙原王傅。卒贈涼州都督。（見新唐書卷一百十）

第六十九節。疏勒。　裴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玢初事金吾將軍論惟明爲傔力。德宗在奉天，以功封忠義郡王。從惟明鎭鄜坊，署牙將。後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作亂。玢獨匿不見。遲明禽朝宗以待命。有詔，並軍司馬崔略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領節度。擢玢爲司馬。踰年，公濟卒，乃授玢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西道。玢爲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七年卒，贈尙書左僕射，諡曰節。見新唐書卷一百十

第七十節。月支。　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豐。祖支頽耨早死。父收，隨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焉。仕至汴州長史。世充頗涉經史，尤好兵法，及龜策推步之術。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累轉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駮難之者，世充利口

飾非，辭議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業中，累遷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帝由是益昵之。世充知隋政將亂，陰結豪俊，多收羣心。有繫獄抵罪，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復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盡平。十一年，突厥圍煬帝於雁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臥。煬帝聞之，以爲忠。益信任之。及李密攻陷洛口倉，進逼東都，煬帝特詔世充大發兵於洛口拒密。前後百餘戰，未有勝負。世充引軍渡洛水，與李密戰。世充軍敗績。溺死者萬餘人。乃率餘衆歸河陽。時天寒大雪，兵士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徵還洛陽。俄而宇文化及作難，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李密降，與宇文化及相拒於黎陽。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乃簡練精勇

，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軍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破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密率衆歸唐。世充盡收其衆。侗進拜世充太尉。以尚書省爲其府。備置官屬。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家大嘔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復朝請。與侗絕矣。遣雲定興段達入奏於侗。請加九錫之禮。武德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國，總百揆，封鄭王，加九錫。四月，廢侗於含涼殿。世充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六月，鴆殺侗，以絕衆望。三年七月，秦王（唐太宗）率兵攻之。師至新安。世充鎮堡相次來降。八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宮。世充悉兵來拒。隔澗而言曰，隋末喪亂，天下分散。長安洛陽各有封地。世充唯願自守，不敢西侵。熊穀二州，相去非遠。若欲取之，豈非度內。既敦隣好，所以不然。王乃盛相侵軼，遠入吾地。三崤之道，千里饋糧。以此出師，未見其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內，

皆承正朔。唯公執迷，獨阻聲教。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恩致力。至尊重違衆願，有斯弔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如欲相抗，無假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鎭。所至輒下。竇建德自侵殷州之後，與世充遂結深隙。信使斷絕。至是建德遣人結好，並陳救援之意。世充屢敗，乃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四年，三月，秦王擒建德，迴至東都城下以示之。世充乃率其將吏，詣軍門請降。至長安，高祖數之。世充曰，陛下愛子秦王已許臣不死。高祖乃釋之。徙于蜀。將行，爲仇人定州刺史獨孤修所殺。世充自篡位凡三年而滅。見舊唐書卷五十四，新唐書卷八十五，隋書卷八十五。

(一)唐書僅言世充西域人，未注明國籍。然就其姓氏，及古時蕃人多以部落稱姓二事觀之，世充之爲月支國人，毫無疑義。其父嘗仕於隋，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其祖支頽耨徙居新豐。其來中國，當在宇文周或西魏時也。東漢末，有支讖，支曜，支謙皆月支人，來中國，宏布佛敎，著聲名於一時。世充於隋末，在中國北部與竇建德李世民三人鼎峙以爭天下。當時西域人在中國勢力之雄厚，可以臆想而知矣。

第七十一節。昭武諸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一)。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

。畜爲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郜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璀。懷光召演芬駡曰，爾爲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臠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力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銀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見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一)石演芬國籍未注明。然就姓氏及蕃人以部落爲姓之例觀之，演芬必石國人，亦可無庸疑也。

隋唐時代土耳其斯坦人傳布佛教於中國。

第七十二節。高昌。　上方吾嘗將唐時西域人入仕中國，佐興唐室者，表出之矣。其人大抵皆爲武將，以軍功顯名。吾今將復舉出一種人物，其來中國也，心志高尚，不求利祿，專爲傳布宗教。有功於中國文化事業，以文章著名於中國史册也。此類人物，其籍隸葱嶺以西者，已皆於相當章節第十五，十六節中

言之矣。今此所舉，僅葱嶺以東諸國之人。在今日視之，固爲中國領土，中國之人。然在唐世，則爲新征服之疆域。其人言語，文字，風俗，種類，皆異於漢族。固無異於葱嶺以西之人也。清代迄今，二百餘年，新疆與本部皆同隸一政府之統治。然新疆土著能來中國以文章著名者，尙無一人也。唐治西域，爲期甚短。然與中央亞細亞人發生如此關係，不得不謂爲唐人治理外域之偉績也。吾特就宋高僧傳三集中，所搜得者，錄之於下焉。

釋玄覺高昌國人也。西土種姓，未得聞焉。學慕大乘。從玄奘三藏研覈經論。亦於玉華宮參預翻譯，及大般若經向就。同請翻寶積經，奘辭憖然。覺因夢一浮圖，莊嚴高大。忽然摧倒。遂驚起告奘。奘曰，非汝身事，此吾滅之徵耳。覺暗悲安做，勸諸法侶，競求醫藥。覺後莫測終焉。見宋高僧傳三集卷二。

第七十三節。于闐。　釋實叉難陀，一云施乞叉難陀，華言學喜，葱嶺北于闐人也。智度恢曠，風格不羣。善大小乘。旁通異學。天后明揚佛日，崇重大乘。以華嚴舊經，處會未備。遠聞于闐有斯梵本。發使求訪，並請譯人。

叉與經夾，同臻帝闕。以證聖元年，乙未，於東都大內大徧空寺翻譯。天后親臨法座，煥發序文。自運仙毫，首題名品。南印度沙門菩提流志，沙門義淨，同宣梵本。後付沙門復禮法藏等，於佛授記寺譯成八十卷。聖曆二年功畢。至久視，庚子，駕幸潁川三陽宮，詔叉譯大乘入楞伽經。天后復製序焉。又於京師淸禪寺，及東都佛授記寺譯文殊授記等經，前後總出一十九部。沙門波崙玄軌等筆受。沙門復禮等綴文。沙門法寶恆景等證義。太子中舍賈膺福監護。長安四年，又以母氏衰老，思歸慰覲。表書再上方俞。敕御史霍嗣光送至于闐。暨和帝龍興，有敕再徵。景龍二年，達於京輦。帝屈萬乘之尊，親迎於開遠門外。傾都緇侶，備旛憧導引。仍飾靑象，令乘之入城。出於大薦福寺安置。未遑翻譯。遘疾彌留。以景雲元年，十月，十二日，右脅累足而終。春秋五十九歲。有詔聽依外國法葬。十一月十二日，於開遠門外古然燈臺焚之。薪盡火滅，其舌猶存。十二月二十三日，門人悲智敕使哥舒道元送其餘骸，及斯靈舌，還歸于闐。起塔供養。後人復於荼毗之所，起七層

塔。土俗號爲華嚴三藏塔焉。(見宋高僧傳三集卷二)

(一)哥舒道元乃玄宗時哥舒翰之父也。見上文第六十四節。

釋提雲般若或云提雲陀若那，華言天智，于闐國人也。學通大小，解兼眞俗。呪術禪門，無不諳曉。永昌元年，來屆於此。謁天后於洛陽。敕令就魏國東寺(後改大周東寺)翻譯。卽以其年己丑，至天授二年，辛卯，出華嚴經，法界無差別論等六部七卷。沙門處一筆受，沙門復禮綴文。沙門德感慧儼法明恆景等證義。智終年卒地，莫得而聞。(見宋高僧傳三集卷二)

釋智嚴姓尉遲氏，本于闐國質子也。名樂。受性聰利。隸鴻臚寺，授左領軍衞大將軍，上柱國，封金滿郡公。而深患塵勞，唯思脫屣。神龍二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爲寺。敕允。題牓曰奉恩是也。相次乞捨官入道。十一月，二十四日，墨制聽許。景龍元年，十一月五日，孝和帝誕節剃染。尋奉敕於此寺翻經，多證梵文。諸經成部，嚴有力焉。嚴重譯出生無邊法門陀羅尼經。後於石鼈谷行頭陀法。又充終南山至相寺上座。體道用和。率從清謹。不

知其終。（見宋高傳三集卷三）

釋尸羅達摩，華言戒法也。本于闐人，學業該通。善知華梵。居於是國，爲大法師。唐貞元中，悟空迴至北庭。其本道節度使楊襲古與龍興寺僧請法爲譯主。翻十地經。法躬讀梵文並譯語。沙門大震筆受，法超潤文，善信證義，悟空證梵文。又譯迴向輪經。翻傳纔畢，繕寫欲終，遇北庭宣尉中使段明秀。事訖迴。與北庭奏事官牛昕，安西奏事官程鍔等，相隨入朝。爲沙河不通，取迴鶻路。其梵夾留北庭龍興寺藏。齎所譯唐本至京。即貞元五載也。法譯事方終。郤迴豁丹。豁丹一云于遁。此皆嶺北人之呼召耳。若五印度語云瞿薩怛那，華言乳國，亦云地乳也。（見宋高傳三集卷三）

第七十四節。龜茲。

釋勿提提羼魚，華言蓮華精進，本屈支城人也。即龜茲國，亦云丘茲，正曰屈支。時唐使車奉朝到彼土。城西門外有蓮華寺。進居此中。號三藏苾芻。奉朝至誠祈請，開釋梵夾，傳歸東夏。進允之。遂譯出十力經。可用東紙三幅成一卷。是佛在舍衞國說。安西境內有前踐山。山

下有伽藍。其水滴溜，成音可愛。彼人每歲一時，采綴其聲，以成曲調。故耶婆瑟雞，開元中，用為羯鼓曲名。樂工最難其杖撩之術。進寺近其滴水也。其經是沙門悟空同十地迴向輪經，共十一卷齎進。貞元中，請編入藏。值圓照續錄，故述其由。（見宋高僧傳三集卷三）

第七十五節。疏勒。釋慧琳姓裴氏，疏勒國人也。始事不空三藏為室灑。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詁訓，靡不精奧。嘗謂翻梵成華。華皆典故。典故則西乾細語也。遂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於西明藏中。京邑之間，一皆宗仰。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春秋八十四矣。殆大中五年，有奏請入藏流行。近以海中高麗國雖三韓夷族，偏尚釋門。周顯德中，遣使齎金入浙中求慧琳經音義。時無此本，故有闕如。（見宋高僧傳三集卷五）

第七十六節。石國。釋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於岐。

遂爲鳳翔人矣。會至性懸解。明智內發，大璞不耀。時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今在汝矣。爾後德充慧廣，鬱爲禪宗。其大略寂照滅境，超證離念。卽心是佛，不見有身。當其凝閉無象，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雨施。蚩蚩羣甿，陶然知化。覩貌遷善，聞言革非。至於廓蕩，昭洗執縛。上中下性，隨分令入。以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儼然加趺坐滅。春秋七十五，法臘三十六。沙門那提得師之道，傳授將來。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門人弟子緇俗，遷座於本院之北隅。孺慕師德，號哭之聲，山林爲之變色。初會傳法在坤維，四遠禪徒，臻萃於寺。時南康王韋公皐最歸心於會。及卒，哀咽追仰。蓋斆入會之門，得其禪要。爲立碑，自撰文並書。禪宗榮之。（見宋高僧傳三集卷九。）

第七十七節。康國。

釋法藏字賢首，姓康，（一）康居人也。風度奇正，利智絕倫。薄遊長安，彌露鋒穎。尋應名僧義學之選。屬奘師譯經，始預其間。後因筆受，證義，潤文，見識不同，而出譯場。至天后朝傳譯，首登其數。實

又難陀齎華嚴梵夾至。同義淨復禮譯出新經。又於義淨譯場，與勝莊大儀證義。昔者燉煌杜順傳華嚴法界觀。與弟子智儼講授此晉譯之本。智儼付藏。藏爲則天講新華嚴經。至天帝綱義十重玄門，海印三昧門，六相和合義門，普眼境界門，此諸義章，皆是華嚴，總別義綱。帝於此茫然未決。藏乃指鎮殿金師子爲喩。因撰義門徑捷易解，號金師子章。到十門總別之相。帝遂開悟其旨。又爲學不了者設巧便。取鑑十面，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餘。面面相對，中安一佛像。然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學者因曉刹海涉入無盡之義。藏之善巧化誘，皆此類也。其如宣翻之寄，亦未能捨。蓋帝王歸信緇伍所憑之故。洎諸梵僧罷譯，帝於聖歷二年，已亥，十月，八日，詔藏於佛授記寺講大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寺中地皆震動。都維那僧恆景具表聞奏。敕云，昨請敷演微言。闡揚祕賾。初譯之日，夢甘露以呈祥。開講之辰，感地動以標異。斯乃如來降迹，用符九會之文。豈朕庸虛，敢當六種之震。披覽來狀，欣惕於懷云。其爲帝王所種，實稱非虛。所以華嚴一宗，

付授澄觀。推藏爲第三祖也。著般若心經疏，爲時所貴，天下流行。復號康藏國師是歟。見高僧傳三集卷五

(一)佛祖統紀卷二十九，法師法藏，其祖康居國人，來居長安。法藏乃生於長安者也。

釋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二)自言俗姓何氏，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華語。詳其何國，在碎葉國(三)東北。是碎葉附庸耳。伽在本土，少而出家。爲僧之後，誓志遊方。始至西涼府，次歷江淮，當龍朔初年也。登即隸名於山陽龍興寺。自此始露神異。初將弟子慧儼，同至臨淮。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誌之。言決於此處，建立伽藍。遂穴土獲古碑，乃齊國香積寺也。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字。居人歎異云，天眼先見。吾曹安得不捨乎。其碑像由貞元長慶中，兩遭災火。因亡蹤矣。嘗臥賀跋氏家，身忽長其牀榻，各三尺許。莫不驚怪。次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舉族欣慶。倍加信重，遂捨宅焉。其香積寺基，即今寺是也。由此奇異之蹤，旋萌不止。中宗孝和帝景龍二年，遣使詔赴內道場。帝御

法筵。言談造膝。占對休咎。契若合符。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敕自內中往薦福寺安置。三月二日，儼然坐亡。神彩猶生。止瞑目耳。俗齡八十三。法臘罔知。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帝慘悼黯然。於時穢氣充塞，而形體宛如。多現靈迹。敕有司給絹三百疋，俾歸葬淮上。令羣官祖送。士庶塡闉。五月五日，抵於今所。帝以仰慕不忘，因問萬迴師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對曰，觀音菩薩化身也。經可不云乎，應以比丘身得度者，故現之沙門相也。……見高僧傳三集卷十八

(二)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康國傳，何國者，康之枝庶也。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一，何國一名屈霜你迦國，在劫布呾那國（曹國）西三百餘里，喝捍國東二百餘里。據西人考證，即撒馬兒罕與布哈拉中間之喀歇尼亞（Kashania）市。為索格多國（Sogdo）（即康國）重鎮，風景優雅。其國實在葱嶺之西北。

(三)碎葉，玄奘西域記作素葉。皆為楚（Chu, Chui）之轉音。今代地圖上，仍有楚河之名，即唐之碎葉川也。白萊脫脣乃竇（Bretschneider）謂即回紇白庫可汗（Buku Khan）（即唐書回紇傳之毗伽闕可汗）所建之拜拉薩貢城，（Belasagun）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也。三城皆在

一處。（見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 pp. 226, 227, Note 583.）高僧傳此節謂「何國在碎葉國東北，是碎葉附庸』。皆誤也。吾人應以玄奘西域記爲是。何國應在碎葉西南約二千里，爲康國之附庸也。

僧伽跋摩者，康國人也。少出流沙，遊步京輦。稟素崇信，戒行清嚴。檀捨是修，慈悲在念。以顯慶年內，奉敕與使人相隨，禮覲西國。到大覺寺，於金剛座，廣興薦設。七日七夜，然燈續明，獻大法會。又於菩提陀內，無憂樹下，彫刻佛像，及觀自在菩薩像。盛興慶讚，時人歎希。後還唐國，又奉敕令，往交阯採藥。于時交州，時屬大儉，人物飢餓。於日日中，營辦飲食，救濟孤苦。悲心內結，涕泣外流。時人號爲常啼菩薩也。纔染微疾，奄爾而終。春秋六十餘矣。（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第七十八節。吐火羅。釋彌陀山，華言寂友，覩貨邏國人也。自幼出家，遊諸印度。偏學經論。楞伽俱舍最爲窮覈。志傳像法，不恪鄉邦。(一)杖錫孤征，來臻諸夏。因與實叉難陀共譯大乘入楞伽經。又天授中，與沙門法藏等、

譯無垢淨光陀羅尼經一卷。其經佛爲劫比羅戰荼婆羅門說。延其壽命，譯畢進內。尋辭帝歸鄉。天后以厚禮餞之。（見高僧傳三集卷二）

（一）法藏康居國僧也。詳見上方第七十七節。

佛陀達摩者，（二）覩貨速利國人也。大形模，足氣力。習小教。常乞食。少因興易，遂届神州云。於益府出家。性好遊涉，九州之地，無不履焉。後遂西遊，周觀聖迹。淨於那爛陀見矣。後乃轉向北天，年五十許。（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目錄，注明佛陀跋摩爲覩貨羅人也。速利國之名，又見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北方諸胡，覩貨羅及速利國等，其法復別。』義淨之速利國即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之窣利也。西域記云，『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其地大約在松湖(Son-Kul)及楚河(Chu R.)之間也。

宋時西部土耳其斯坦狀況。

西突厥國滅後其民族之歷史。

第七十九節。突厥民族在世界史上之特殊點。　本書第一册中國與歐洲之交

通第三十六節，已詳言突厥民族之根據地，國家之組織，強盛歷史，分裂之故，及爲唐室摧滅原委矣。突厥民族所組織之國家，固爲中國人所滅，在中國正史上，不復見有突厥國矣。然其民族固未嘗滅也。經多世後，且轉而更盛。其東徙者，且代唐室而有天下。割據黃河流域，儼然得爲中原正統焉。本冊上文，嘗詳舉唐室所登庸之突厥武將矣。唐太宗戡定內亂，遠征西域，即有突厥人爲之摧鋒陷陣。唐末，黃巢寇亂，四海鼎沸。突厥別部沙陀人李克用舉部投附，效忠天子，翦滅賊首。朱溫篡唐，克用連合諸侯，奉唐正朔，以抗逆命。其子存勗，卒滅朱氏，爲唐雪恥，代有天下，是爲後唐。後唐之後，又有後晉。創國者爲石敬塘。後晉之後　有後漢。創國者爲劉知遠。敬塘與知遠，皆沙陀人也。（見五代史）中國史中所謂五代者，梁唐晉漢周也。突厥沙陀人已佔有三代。其在當時中國佔何勢力，不難測知。唐晉漢三朝皇帝以外，沙陀人名，見於五代史者，更難一一數也。再查西史，大食國亦嘗征服阿母河以北諸地，奄有昔時西突厥故壤。大食之哈里發 (Caliph) 亦募突厥人

爲衛兵。初時皆僅爲兵卒，稍後漸有爲官長者，又浸假而有爲相臣者。終乃喧賓奪主，太阿倒持。突厥統軍將官，駐防各地者，皆自王一方。哈里發徒擁虛位而已。參觀第三冊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三節案語七。戰敗者服務於戰勝國，終乃取戰勝國之根據地而有之。斯誠歷史上奇事矣。唐室與阿拉伯，皆受同一結此果，又奇矣。突厥人在西方立國最早者，爲阿富汗之哥疾甯朝。(Die Dynastie der Ghaznawiden)

第八十節。哥疾甯朝代。

哥疾甯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朝始祖阿爾勃的斤(Alptigin)的斤，突厥民族語尊號也。元史卷一百二十二，有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又卷一百十八，有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拉施特史記作Alahush tigin Kuri。剔吉即的斤之別譯。唐書突厥傳誤刊作特勒。實則應作特勤。有一千八百九十年，芬蘭人海克爾 Heikel 在外蒙鄂爾坤河東畔發現之故闕特勤碑作證也。少嘗被鬻爲奴，事波斯薩曼王朝阿伯得爾美力克一世。(Abdelmelik I.)即位於九百五十四年，周世宗顯德元年，卒於九百六十一年，宋太祖建隆三年。被任爲呼羅珊兵馬都元帥。王殂，阿爾勃的斤率兵佔領蘇烈曼(Ssulaimangebirge)山中之哥疾甯城。(Ghasna)阿爾勃卒於九百七十六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子伊薩克(Isaac)嗣位，僅二年而卒。妹壻薩拔克的

斤(Ssabaktigin)代之。薩拔克昔爲阿爾勃家奴。征印度著功績，擢至大將，尙公主。卽位後，復征印度，盡有康達哈，(Kandahar)彭甲泊，(Punjab)迦濕彌羅(Kashmir)等地。所至傳布回教。又攻略賽笈斯坦(Ssidschistan)之不思忒城。(Bost)名見元史西北地附錄。薩拔克卒於九百九十七年。宋太宗至道三年。子亦思美爾(Ismail)嗣立七月。優柔無能。其兄摩哈美德(Machmud)廢之自立。同年，薩曼王奴克(Nuch)卒，曼肅爾(Manssur)嗣位。摩哈美德要求割讓呼羅珊省。磋商尙未就緒，而曼肅爾爲其下突厥將官所賣，讓位於其弟阿伯得爾美力克。摩哈美德以勤王爲名，舉兵逐叛官，及新君於巴里黑；而自据之。阿伯得爾美力克奔布哈拉，爲土耳其斯坦酋長亦雷克汗(Ilekchan)所擒。囚於玉龍傑赤。摩哈美德受哈里發封爲算端，加尊號曰葉銘阿得道拉。(Jemin ad-Daula)綜觀其一生，無一日不在戎馬之中。嘗數次侵入印度。一千零一年，宋眞宗咸平四年，克伽布里斯坦(Kabulistan)，繼陷麥爾塘(Multan)，及迦濕彌邏。(Kaschmir)所至皆驅逐婆羅門教人而宣布回教。一千零六年，宋眞宗景德三年，

率軍北向，擊敗亦雷克汗於巴里黑。又回軍至印度，昭彭甲伯，直至殑伽河(Ganges)而止。一千二十五年，（宋仁宗天聖三年）攻略胡茶臘(Guzerat)而有之。同時在北方國土，亦大拓。東則花剌子模(Chwarism)，西則卓支亞(Georgien)，皆入版圖。一千二十六年，（天聖四年）擊敗波斯布益朝(Bujide)之兵，取萊夷城，(Rai)擒其王馬笈特阿特道拉(Madschd ad Doula)而歸哥疾寧都城。

摩哈美德雖爲粗陋軍人，然和平建設事業，亦未嘗忘。哥疾寧城不獨有甚多雄壯新建築，爲之點綴，而其廷中，復招延四方詩人學士，討論學術，從事著述。波斯詩聖費杜西(Firdusi)卽其廷中賓客之一也。古代伊蘭國王及英雄之厲言逸事，皆藉口碑相傳。中古波斯散文中，嘗有其大綱。薩曼朝奴克王在位時，（一九百七十六年，至九百九十七年即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至宋太宗至道三年）祆教詩人達啟啟(Dakiki)始以詩歌文體紀述之。達啟啟爲其嬖人所殺，詩僅完成一千首而已。九百九十年，（宋太宗淳化元年）途思(Toss, Tus)（名見元史西北地）人費杜西，繼續其業。歷十一年始告成功。始筆時，費氏年將六旬，絕筆時已七旬餘矣。全書名曰沙那美(*Shahnameh*)

，譯言帝紀也。伊蘭民族古代神話，及歷史記錄，俱以最佳美詩歌文寫之。全書較之希臘詩人荷馬之伊烈德詩（Iliad）多出八倍。波斯人至今視為其國文學上最偉佳作。宜矣。所有以後波斯文突厥文之英雄詩，皆倣此也。費杜西書中，多處頌揚算端摩哈美德之威德。希冀賞賚，而摩哈美德未能解悟其書．所賞極微薄。費氏失望，故於書後又大譏刺。欲將以前書中所言者取消也。以後費氏西遊布益朝巴哈阿得道拉（Baha ad Daula）王之廷，復作玉色甫（*Jussuf*）及薩理哈（*Salicha*）兩敘事詩。亦極優美。暮年，歸途思故里。卒於一千二十年。（宋眞宗天禧四年。）

摩哈美德卒於一千三十年。（宋仁宗天聖八年）子馬蘇德（Massud）立。馬蘇德亦勇武善戰，德洽人心。唯以東征印度，北拒塞爾柱克（Sseldschuk）朝。連年用兵，國力疲弊。一千三十七年時，（宋仁宗景祐四年，）為塞爾杜克人所敗，失呼羅珊及阿母河北撒馬兒罕（Samarkand）布哈拉（Bokhara）諸城。馬蘇德擬遷都印度斯河流域以避北寇。一千四十年，（宋仁宗康定元年，）率師東行，經略臘和爾。（

(Lahore) 中途兵變，被弒。其兄摩哈美德(Muhammed) 立馬蘇德之子摩都德。後復殺之而自立。內亂紛起。印度諸國攻其東南，塞爾柱克人侵其西北。國勢日衰。至一千一百八十六年，(宋孝宗淳熙十三年) 爲阿富汗高爾朝 (Ghor) 所滅。(參觀 Brockelmann, *Der Islam*, S. 209-211.)

第八十一節。塞爾柱克朝。(Sseldschukiden) 西曆一千年頃，(宋眞宗咸平三年，) 突厥酋長塞爾柱克自黠戛斯平原(Kirgisensteppe)(又作吉爾吉思平原。今裏海以東；阿拉爾海以北，巴爾喀什湖以西，皆是也。) 率所部來至布哈拉省之揚德城。(Jand) 舉部改宗回教孫尼派。(Sunna) 以其新興猛銳之氣，接觸西方新宗教。朝氣勃發，猶如春草怒生。代阿拉伯人爲回教之保護者。在世界史上，演重要職份。虐待基督教徒，激成十字軍之役。與歐洲後起秀族法蘭克人，條東民族，血戰二百年。歐洲武士死者數百萬人。豈不雄歟？東方文明，藉十字軍人傳入歐洲。其功又不偉歟？塞爾柱克初事亦雷克汗。嘗助之以抗哥疾甯算端。其孫託格虜爾拜克(Toghrulbek) 及道德 (Daud) 二人，嘗於一千三十七年、(宋仁宗景祐四年，) 擊敗哥疾

甯朝馬蘇德算端，而据有呼羅珊省。道德駐木鹿城，(Merv)託格盧爾拜克駐尼沙不耳。(Naischapur)（名見元史西北地）哥疾甯朝有內亂，勢力日衰。塞爾柱克部族日漸澎漲。蠶食哥疾甯朝土地。不久卽略有花刺子模(Chwarism)及陀拔斯單(Tabaristan)兩地。一千四十三年，（宋仁宗慶曆三年）波斯亦獵克省得(Irak)布益朝(Bujide)已陵夷不堪。塞爾柱克人未多用兵，卽滅之。一千四十九年，克亞美尼亞。不久，又克阿錯貝奘。(Azerbaidjan)塞爾柱克之都城，日向西遷。初遷萊夷，(Rai)後又遷亦思法杭。(Ispahan)（名見元史西北地）八吉打之哈里發凱姆(Kaim)任命東方新國，爲其保護人。一千五十五年，（宋仁宗至和二年）託格盧耳拜克駐軍霍爾汪(Holwan)時，哈里發任之爲巴比倫總督．錫以算端稱號。自是以後，哈里發僅爲宗教首領，國中政權，悉歸算端矣。一千五十八年，（宋仁宗嘉祐三年）布益朝末主，阿爾馬力克阿爾拉希姆(al-Malik ar-Rahim)死於萊夷獄中。布益朝乃亡。其權臣突厥人巴撒悉利(Bassassiri)猶聚衆抗命。誘託格魯爾之弟毛夕里總督依那爾(Inal)叛。又誘哈里發至亞美尼亞之阿那城

(Ana)。挾之以號令四方。託格盧爾拜克先擒斬其弟。後歸八吉打，釋哈里發之囚。再率軍擊巴散悉利。巴逃至瓦夕德，(Wassit)軍敗而死。託格盧爾拜克卒於一千六十三年，(宋仁宗嘉祐八年)其侄道德之子，阿爾勃阿爾斯蘭(Alp. Arslan)嗣位。勇武善戰。四境疆土大拓。東滅蘇百蘭，(Ssubran)蘇百蘭爲不思忒及迦布邏間之小國 又親率軍西征東羅馬與埃及。盡奪美梭博塔米亞及敘利亞而有之。闢境至大馬色克城而止。一千七十二年，(宋神宗熙寧五年)十二月阿爾勃阿爾斯蘭正擬統軍征服阿母河北突厥民族發祥之地，不幸爲其下所弒。其子滅里沙(Melikshah)尚幼冲，宰相尼桑姆阿爾麥爾克(Nisam al-Mulk)攝政。專務與民休息。獎勵學術，創設學校。波斯與巴比倫兩地，至是復見興運。國中名都要邑，皆有美德雷斯。(Medress)(明一統志卷八十九，哈烈條作默得兒塞。)美德雷斯者，華言大學也。八吉打城之尼桑米雅(Die Medresse Nisamija)大學，尤馳名四方。學士麕集。阿剌伯文學，在此突厥人治下，亦如萎後復蘇。文學家哈力理，(Hariri)宗教家兼哲學家格薩理(Ghasali)，算學家兼天文家俄瑪兒

海扎姆，(Omar Chaijam)皆尼桑姆所招延者也。尼桑姆卒於一千九十一年。宋哲宗元祐六年攝政幾二十年，政治淸明，舉國熙樂。臨終遺奏，波斯文諄諄戒幼主親賢遠佞。不可信任左右不負責之知友，使參預國政。又力請恢復古代御史臺官制，以糾察四方官吏行政得失。阿爾勃阿爾斯蘭時，尼桑姆卽嘗言之，而未見用。至是乃又言之。御史之外，更須輔以秘探。聽訟決獄，不可以宮中奴隸任之，使騷擾剝削人民也。又力詆賣官鬻爵之陋風。由其遺奏，吾人更可知塞爾柱克朝有募兵，有義務兵也。

滅里沙親政後，用兵四鄰，版圖大擴。撒馬兒罕及喀什噶爾皆爲征服。敍利亞全境，皆自埃及法梯米朝(Fatimide)手中奪歸。大馬色克及耶露撒冷二城，皆封建小王以治之。遣其從弟蘇烈曼(Sulaiman)蘇烈曼爲庫吐爾密胥Kutul-misch之子，道德之孫也。征小亞細亞，擊退東羅馬。蘇烈曼就封小亞細亞。初都尼克雅，(Nikäa)次遷亦可紐姆。(Ikonium)在東方之塞爾柱克本朝，不久卽亡。獨此小亞細亞一枝，存立最久。以後分裂爲數邦，不相統屬。最後者，至一千四百八十一

年，（明憲宗成化十七年）始爲鄂斯曼突厥人所滅。

滅里沙在位時，國中起有內寇。不獨爲本國之大敵，實使亞洲西部全體人民起大恐怖也。十葉派（Shia）者，摩訶末婿阿梨（Ali）之徒黨也。十葉派後又分爲多數枝派。有一枝曰亦思美里（Ismailite）黨者，西曆一千九十年，（宋哲宗元祐五年）時，首領哈散撒巴（Hassan Sabah）率至波斯北境可疾云城（Kazvin）北六十拍拉散，（Parasang）（回敎徒里名）魯德巴（Rudhabar）邑所屬之阿剌模忒（Alamut）山寨。圍之。阿剌模忒，華言鷹巢也。哈散命寨中滅里沙之守官投順埃及法梯馬朝哈里發麥斯塘錫爾。（Mustanssir）守官不從。哈散攻下之。阿剌模忒自是爲該派之中心。『山中老人』（Der Schaich al-Dschibal）（實則應譯作山中主人。然皆譯作老人，姑從衆）依法梯馬朝儀制，釐定等級。誘惑青年，敎以道德上及宗敎上無限制之自由。『山中老人』有仇人，即派青年信徒暗殺之。謂爲上帝所使，將來可登天堂也。以後其徒大盛。攻下波斯及敘利亞他邑。寨爾柱克朝遣兵勦之，不能下。尼桑姆即爲該派所暗殺云。尼桑姆遺摺，尙諄諄警告，不許十葉派

蔓延也。(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滅里沙卒，以子巴兒克扎洛克(Barkjarok)嗣位。爭位者多人，內亂迭起。一千一百零三年，(宋徽宗崇寧二年)巴兒克扎洛克與弟桑扎兒(Sandjar)及摩哈美德(Muhammed)三人，平分國土。巴兒克扎洛克未久即卒。子尚幼冲，摩哈美德乃乘機統一國政，剪滅不服命者。一千一百十八年，(宋徽宗重和元年)摩哈美德親率軍勦亦思美里徒黨。所至克捷。阿剌模忒寨，已被包圍，尚未下而已。摩哈美德忽暴死。說者謂為亦思美里人所購暗探毒死也。包圍軍士聞之，以軍中無主，氣沮解體。寨圍遂解。塞爾柱克朝大帝國不久即分裂為無數小邦。各邦又皆受制於阿答畢。(Atabeg)阿答畢(名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者，算端(Sultan)之陪臣也。有數邦治理頗得宜。(參觀 R. Stübe, *Die Reiche der Indogermanen*, S. 430-432; Brockelmann, *Der Islam*, S. 211-214.)

摩哈美德既崩，塞爾柱克族中，無繼起偉人。各地藩王，自專一方。毛夕里藩王馬蘇德(Massud)之陪臣，突厥人依馬德阿丁森奇(Imad ad-Din Sengi)專

政。善外交，尤精於用兵。爲回教徒西天一柱。抗拒歐洲十字軍人多年。阿拔斯朝哈里發，及埃及國皆競募突厥軍隊以抗基督教徒。突厥人來自亞洲北部沙磧中，爲摩訶末之孝子順孫。法蘭克人(Franks)出自日耳曼森林中，效忠於耶穌基督。十字軍之役，綿亘幾二百年。回教與基督教對壘，實卽突厥人與法蘭克人，或曰耳曼人之競賽武力也。

摩哈美德之兄桑扎兒，自一千九十七年，(宋哲宗紹聖四年)治理波斯與阿母河流域諸地。花剌子模及哥疾甯兩地，亦皆來服，稱臣受命。上下相安。無幾時而東方又來有黑契丹(Karakhitai)(即西遼)民族。一千一百四十一年，(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九月，九日，契丹人大敗桑扎兒於阿母河北。有古思族(Ghus)者，亦突厥種也。既見逐於契丹，乃南下侵入桑扎兒國內。一千一百五十三年，(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古思人擊敗桑扎兒，擒之。不久脫歸。卒於一千一百五十七年。(紹興二十七年)其侄嗣位，不久爲臣下所篡。古思人侵入後，縱兵大掠，所過爲墟。（C. Brockelmann, *Der Islam*, S. 230-231.)

第八十二節。鄂斯曼朝。　十三世紀時，仍有甚多突厥部族，遊牧剽掠於昔時阿拉伯人所建設，波斯人所致弱，蒙古人所摧滅之哈里發帝國(Chalifenre-ich）故墟之上。突厥人初來時，大抵皆爲奴隸，或傭兵。久之乃漸握大權。分散各地，自立爲王。若塞爾柱克族者　學得波斯人及東羅馬人治國之道。在伊蘭及小亞細亞且建設邦國，存立數百年之久矣。塞爾柱克族既衰，十三世紀中葉，又自亞洲北土，來有突厥新種。不獨代表其他突厥以生存，且將執世界回敎各邦之牛耳也。蒙古人西征呼羅珊時，俄古思(Oghus)突厥族喀逸(Kaji)部種人，避難逃歸花剌子模國王扎蘭丁。(Djelal ad-Din Mingbarti)扎蘭丁賜以亞美尼亞西北牧地。扎蘭丁敗死，喀逸部酋長蘇烈曼(Sulaiman)以亞洲西部各小邦，日事干戈，不欲厠身於擾亂之中。乃率所部，歸牧亞洲北部。行至阿雷坡(Aleppo)油付萊梯斯河渡處，被殺。第三子愛爾託格盧耳（Ertogrul）率殘餘部衆四百家，歸小亞細亞，臣事亦柯紐姆(Ikonium)之塞爾柱克算端。算端使駐杜馬尼樞(Dumanitsch)及愛爾美尼塔格(Ermeni-Dagh)

兩山，以防東羅馬人。並予以征伐鄰邦全權。所得土地，卽以封賜之。愛爾託格魯耳長子曰鄂斯曼，(Osman) 生於一千二百五十八年。(宋理宗寶祐六年，蒙古憲宗八年) 鄂斯曼勇武善戰。一千二百八十八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卽由搜古德 (Ssögud) 故居，遷於新征服之美浪蓋儂 (Melangenon) 城。改城名曰喀喇沙爾。(Karadsch-ahissar) 由此城而突厥民族之澎漲力，北向黑海，西向馬摩拉海發展矣。東羅馬之軍隊；素無訓練，又無紀律，抵抗力極爲脆弱。一千三百零一年，(元成宗大德五年) 克尼柯米底 (Nikomedien) 城。鄂斯曼卒於一千三百二十六年，(元泰定帝三年) 今土耳其國創業太祖也。開國根基，皆始於此。故朝代亦名曰鄂斯曼朝。鄂斯曼傳位於烏爾汗。(Urchan) 烏爾汗卒於一千三百五十八年。(元順帝至正十八年) 第二子麥拉德 (Murad) 嗣位。征服巴爾幹半島。麥拉德一千三百八十九年時，(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 征塞爾維亞，卒於軍。子巴牙錫德 (Bajesid) 嗣位。繼續先志，向西發展。不期此時，東方又起有更强之敵。帖木兒征服亞洲西部後，進而向西，與鄂斯曼人決一雌雄。一千四百零二年，(明建文帝四年) 七月，二十日，戰於安

哥拉(Angora)之平原。帖木兒兵馬多於巴牙錫德。大戰終日，巴牙錫德及子麥沙(Mussa)皆被擒。巴牙錫德雄武善戰，威震歐洲。今乃一戰被擒，羞憤已極。一千四百零三年，三月，卒於阿克歇兒。(Akschehr)帖木兒歸葬之於白魯沙(Brussa)城巴牙錫德生前自所建築之教堂內。東羅馬得以苟延殘喘四五十年。帖木兒東歸後，卒於一千四百零五年，(明永樂三年，)二月，十九日。突厥乘機重興。至明景泰帝三年時，攻陷君士旦丁堡，滅東羅馬，遷都之。直至於今。今人皆稱之為土耳其國，(Turkey)實卽突厥之轉音也。重興以後之歷史，可於普通歷史教科書中見之。茲不贅述。(參觀 C. Brockelmann *Der Islam*, S. 237-253.)

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回紇王國。

第八十三節。回教著作家之記載。　據中國唐書，回紇人(Ughurs)初居外蒙古和林山。唐武宗時，為黠戛斯所破，殘部西徙。其居今吐魯蕃者，見於宋史。元初謂之畏吾兒國，又曰高昌國。別一枝遷往更西之西部土耳其斯坦

○回敎著作家多記載之○茲特譯述之如下○

依賓愛爾阿梯兒(Ibn el Athir)生於一千一百六十年，即宋高宗紹興三十年，卒於一千二百三十三年，即宋理宗紹定六年。之喀迷爾烏脫泰瓦力克(Kamil-ut-Tevarikh)書記伊兒汗(Ilkhans)或土耳其斯坦汗(Khans of Turkestan)之始祖曰撒吐克喀拉汗○(Satuk Karakhan)崇奉回敎○今俄國考古家稱此朝曰喀拉汗朝○(Karakhanids)由第十世紀中葉，君臨西部土耳其斯坦，直至一千二百十三年宋寗宗嘉定六年始亡○竇桂音，(De Guignes)福連恩，(Fraehn)萊奴德(Reinaud)及其他研究東方學者，皆謂爲回紇人種也○此朝最著名之君主，爲博格拉汗，(Boghra Khan)建都於拜拉薩貢(Belasa-gun)○疆土東至秦國○(Sin)即中國管轄喀什噶爾，(Kashgar)和闐，(Khotan)喀拉和林，(Karakorum)和闐南山名怛邏私(Taras)兀提剌耳(Otrar)等處○博格拉汗嘗率師遠征馬瓦拉痕那兒(Mavarannahar)即阿母河北諸地○，下布哈拉城○西曆九百九十三年，宋太宗淳化四年班師，卒於途○嗣位者爲亦雷克汗○(Ilek Khan)一千零八年，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滅阿母河北之波斯薩曼王朝，盡有其地○亦雷克汗卒，其

弟陀干(Toghan)嗣位。據阿拉伯史家之記載，一千十七年（宋眞宗天禧元年）時，秦國（即中國）嘗遣大軍，征(一)土耳其斯坦，進軍至距拜拉薩貢尙僅三日程。陀干汗率軍迎戰，擊敗敵人。追逐三閱月，始回軍拜拉薩貢。陀干汗卒於一千十八年（宋眞宗天禧二年）以後尙有阿兒思蘭汗，(Arslan Khan)喀的兒汗，(Kadyr Khan)阿兒思蘭汗，（與上同名）博格拉汗（與上同名）諸王。萬百雷(Vambery)於一千八百七十年時，（清同治九年）嘗發刊回紇書庫達庫畢力克。(*Kudatku bilik*)此書一千七十年時，（宋神宗熙寧三年）著成於喀什噶爾城。詩韻文體。專言國王對於人民所負之責任。摩哈美德汗(Mahmud Khan)時，哈喇契丹(Kara khitai)（即西遼）人征服土耳其斯坦，陷拜拉薩貢及喀什噶爾諸城。伊兒汗仍君臨馬瓦拉痕那兒撒馬兒罕及布哈拉等地。稱臣納貢於哈喇契丹之菊兒汗。(Gurkhan)一千二百十三年，（宋寧宗嘉定六年）此朝最後之君鄂斯曼(Osman)爲花剌子模國算端摩哈美德所殺。國亡。疆土盡爲花剌子模所有。(E. Bretschneider, *Med. Res.* Vol. I; p. 252-253.)

(一)宋眞宗天禧元年，中國遣軍征土耳其斯坦事，亦見東羅馬史。然不見中國正史，或爲東

回紇之誤也。

西遼 Karakhitai 之建國。

第八十四節。中國史書上之記載。　耶律大石者，世號為西遼。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字，善騎射。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遼以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湻為帝。湻死，立其妻蕭德妃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而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湻。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卽立十湻，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上無以答。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為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一)，見白達達(二)詳穩遼官名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三)。駐北庭都護府(四)，會威武，崇德，會蕃，新，大林，紫河，駝等七州，及大黃室韋，敵刺，王紀刺，茶赤刺，也喜

，鼻古德，尼剌，達剌乖，達密里，密兒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畢十八部王衆。(五)諭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於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遺書回鶻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六)卜古罕城，卽遣使至甘州，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卽爲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則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卽表謝。以爲遷國于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太食，(七)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得書，卽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駞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

日倍。至尋思干(八)。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九)。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遣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招討副使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剌阿不，招討使耶律木薛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十)。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十一)，僵屍數十里。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十二)。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爲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卽位。年三十八歲。號葛兒罕(十三)，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追謚祖父爲嗣元皇帝，祖母爲宣義皇后。冊元妃蕭氏爲昭德皇后。因謂百官曰，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天位。爾祖爾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自蕭斡里剌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十四)。延慶三年(十五)，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改延慶爲康國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爲兵馬都元帥。敵剌部前同知樞密院事，蕭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禿魯，耶律燕山爲都部署護衛，耶律鐵哥爲都監

。率七萬騎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于衆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蠭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申命元帥斡里剌曰，今汝其往。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擇善水草以立營。量敵而進，毋自取禍敗也。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康國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權國。后名塔不烟，號感天皇后。稱制，改元咸淸。在位七年。子夷列卽位。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歿，廟號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後與駙馬蕭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駙馬爲東平王，羅織殺之。駙馬父斡里剌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直魯古卽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皇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

(十六)

終焉。直魯古死，遼絕。見遼史卷三十，天祚本紀。

(一)黑水即肅州東之黑水。蒙古人稱之曰額濟納。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四十五章，有額濟納城。(Etzina)元史卷六十地理志有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東北有大澤，西北俱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

(二)白達達即元時汪古部。元史卷一，太祖本紀，癸亥歲，(西曆一千二百零三年，)時乃蠻部長太陽罕心忌帝能，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曰，吾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二日，民豈有二王耶？君能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剌忽思即以是謀報帝。居無何，舉部來歸。』阿剌忽思之名：又見於元史卷一百十八，作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波斯拉施特史記作 Alakush Tikin Kuri，並謂 Tikin Kuri 乃稱號也。

(三)可敦城不可攷。

(四)北庭都護府即元時別失八里，(Bishbalik)今之新疆省城烏魯木齊。或謂即孚遠縣。

(五)七州十八部何在，多不可攷。各部名亦見遼史卷六十九部族表。

(六)卜古罕即第四冊中國與伊蘭之交通第四十四節志費尼書中之白庫可汗。(Buku Khan)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之不可罕，輟耕錄作卜吉可罕。卜古罕城距元人舊都喀拉和林不遠。即元史卷四之合剌八剌合孫(Karabalgasun)城。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

卷一第四十六章附注。

(七)耶律大石既至北庭，乃致書回鶻王請假道，以便西至大食。是回鶻必在北庭西南，而不在甘州高昌（今吐魯蕃）也。余意此處回鶻，即上一節在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回鶻也。

(八)尋思干又名邪迷思干即撒馬兒罕。(Samarkand)清乾隆時，修改遼金元三史，將遼史此處尋思干改作塔什干。實爲謬甚。塔什干乃 Tashkend 之譯音。另爲一地。何可混合爲一耶？

(九)『舉兵十萬，號忽兒珊。』句內似有衍文，或遺文也。忽兒珊音與花剌子模沙(Khorazm Shah) 相似。庫脫伯愛丁摩哈美德 (Kutb-eddin Mohammed) (即位於一千九十七年，宋哲宗紹聖四年，卒於一千一百二十七年，宋高宗建炎元年。) 臣事塞爾柱克朝。受封於阿母河北及拔汗那兩地。自號曰花剌子模沙。耶律大石西奔時，適當花剌子模沙在位也。回教史家不記哈喇契丹與花剌子模沙或塞爾柱克人有戰於尋思干之事，惟記十五年後，即西曆一千一百四十一年，塞爾柱克族呼羅珊算端桑札兒(Sangiar)在阿母河北，爲哈喇契丹之葛兒罕（Gurkhan)所大敗也。

(十)回回國之名，始見於此處。元史辥塔剌海傳稱花剌子模國曰回回國，太祖本紀十七年曰回鶻國。

(十一)攷之回教著作家之記載，亞洲西部有兩起兒漫。一在波斯南部，濱臨波斯灣，一在撒

馬兒罕與布哈拉之間。其城今仍存在，名曰起兒漫內。(Kermaneh) 遼史此處之起兒漫，必即撒馬兒罕西之起兒漫內城。蓋回教著作家不記大石渡阿母河以南，侵入波斯境內也。甚多歷史家，皆以為即波斯灣邊之起兒漫，寔大謬矣。

(十二)甲辰歲，即西曆一千一百二十四年，宋徽宗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也。

(十三)葛兒罕即 Gurkhan 之譯音。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又作菊兒汗，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作闊兒罕。華言普遍汗(Universal Khan)也。

(十四)虎思斡耳朶，耶律楚材西遊錄作虎司窩魯朶，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作谷則斡兒朶。斡耳朶，(Ordo)蒙古語宮殿也。据志費尼世界征略家傳(*Tarikh Djihan Kushai*)蒙古時代，拜拉薩貢又名曰古八里。(Gu balik)，似即虎思斡耳朶也。

(十五)大石改元年歲詳攷，見下方第八十五節阿梯兒記後案語。

(十六)屈出律之名，拉施特史記作 Guchluk 。据元史太祖本紀屈出律以太祖三年，戊辰，(即一千二百零八年)奔契丹。

粘割韓奴以護衞從宗弼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大石并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於青塚。以大石為鄉導。詔曰，遼

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薑赤狗兒，招討廸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並釋其罪。復詔斡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爲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在。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產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部。詔答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羣牧，宜列屯戍。詔答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離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統四年，回紇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

俱往，因觀其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朵。俗無兵器。以田爲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壻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所。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長孛古及戶三萬餘，求內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意。禿里余睹，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印，無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邪？使人捽下。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

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魯帶還奏，幷奏韓奴事。世宗嘉韓奴忠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巡檢婁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甚閔之。以詳古爲尚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婁室爲武器署直長。（見金史卷一百二十一。）

淳熙十二年，四月，丙子，諜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詔吳挺與留正議之。（見宋史卷三十五，孝宗本紀。）

此外元初，中國西遊諸家，如耶律楚材之西遊錄，（盛如梓刪本）長春眞人西遊記，劉郁常德西使記，劉祁北使記，及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湛然居士集，松漠紀聞，趙子砥燕雲錄，劉壎隱居通議，元秘史，元聖武親征錄，遺山集，宋元通鑑，續文獻通攷，關於西遼或黑契丹，皆有數語及之也。

第八十五節。回敎著作家之記載。　十二世紀末，（宋甯宗慶元間）阿拉伯著作家依賓

愛爾阿梯兒（Ibn el Athir）最早記哈喇契丹云，『回敎紀元五百二十二年，（西曆一千一百二十八年，宋高宗建炎二年）秦國（Sin）（即中國）葛兒罕，（Gurkhan）渾號『跛者』，率領大軍至喀什噶爾（Kashgar）邊境。喀什噶爾王阿合馬（Ahmed）者，哈散（Hassan）之子也。聞驚，徵集軍隊，馳至邊境拒敵。兵敗而死。葛兒罕離秦國，抵土其其斯坦時，見境內已有其本國人甚多。皆以前遷徙來者。其人服役於土耳其斯坦汗之軍中。受命防守東邊。葛兒罕至，秦人皆通欵(二)降附。葛兒罕因之得以征服土耳其斯坦全境。葛兒罕既勝後，不干涉境內之治理，僅徵收賦稅，(三)每戶納一底那兒。（dinar）（回敎諸國錢幣名）歸附諸酋長之衣帶上，繫一銀牌以示臣順而已。葛兒罕後率兵征馬瓦拉痕那兒。（Maverannahar）其地君長爲馬莫德，（Mahmud）摩哈美德之子也。馬莫德由俱戰提（Khodjend）進軍拒敵。五百三十一年，（西曆一千一百三十七年）勒墨藏月，（Ramazan）（回曆第九月）兩軍搏戰。馬莫德軍敗，遁歸撒馬兒罕。傳檄全國，舉兵拒敵。又遣使求救於塞爾柱克算端桑札兒。（Sandjar）俾其檄告所有回敎徒，集合全力，以抗奉異端者。故呼羅珊

、(Khorassan)馬粲對蘭，(Mazanderan)賽笈斯坦，(Sedjestan)哥疾甯(Ghazna)以及其他奉回教諸國，皆遣軍來援。西曆一千一百四十一年，(宋高宗紹興十一年)桑札兒自率大軍，渡阿毋河而北。葛兒罕是時亦招集大軍。突厥人，秦國人，(即中國人)契丹國(Khata)人，以及他族，皆來投麾下。遇桑札兒於喀忒汪。(Katwan)迫之使退入狄兒罕 (Dirham)山谷中。一千一百四十二年，(紹興十二年)兩軍大戰。回教徒之軍大潰。桑札兒隻身而遁。其妻阿兒思蘭汗(Arslan Khan)之女也，爲敵所擒。其他酋長將領被擒者，甚夥。(三)自是以後，契丹人及突厥人立國於馬瓦拉痕那兒。葛兒罕卒於一千一百四十三年，(四)(紹興十三年)其女嗣位。不久卽卒。葛兒罕妻嗣位。後乃傳之其子摩哈美德。(Mohammed)(見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Vol. 1. p. 231-235.)

(一)由依賓受爾阿梯兒此節記載，吾人可藉悉耶律大石西征，所以能易如破竹者，寔乃由於己在該地之中國人倒戈嚮應也。遼時，中國人西遷之衆，及當時中西交通之盛，亦從可知矣。

(二)西遼治國方法，不具遼史。吾人讀此節，亦可略窺一二。大石不干涉地方治理法，仍東方帝王向來之舊貫也。其對待屬國，亦東方之法也。

(三)所叙大石擊敗回教徒詳情，亦可補遼史之缺也。

(四)大石即位於甲辰歲，即一千一百二十四年。至一千一百四十三年，正合二十年。遼史謂在位二十年者，不誤也。中國史書如通鑑綱目皆謂大石卒於紹興五年或六年者，其誤點蓋皆以爲改元康國在延慶三年，或後一年也。中國文叙事不淸，僅云『改延慶爲康國元年。』文承上事，似爲延慶三年改元者。下文又有『在位二十年』。詳細推算，前後矛盾。余初疑爲偶爾誤刊。十二年顚倒爲二十年者。今以阿梯兒之記載證之，及細讀遼史之文，乃知併非誤刊。改延慶爲康國，亦非延慶三年事。實乃應作『改延慶十一年爲康國元年。』句中遺脫『十一年』三字。是以使人懷疑也。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之末，有長篇考證。亦以改元康國爲延慶十一年事。實先我發明矣。

志費尼之世界征略家傳(*Tarikh Djihan Kushai*)記哈喇契丹云，『哈喇契丹國諸汗，淵源於契丹。(Khitai)哈喇契丹國之開創始祖，甚得民心。惟因政潮，遠離祖國。自稱曰葛兒罕，(Gurkhan)猶言『普遍汗』(Universal Khan)也。，當其離契丹時，從者僅六十人，(遼史謂鐵騎二百人)而已。然亦有謂率大軍西來者。初抵黠戛斯(Kirghizes)邊境，擾亂不堪。黠戛斯人擊敗之。哈喇契丹人退至

也迷里河。(Imil)在其處建築一城。其故址至今可見。突厥諸族，皆來投順。未久，(五)契丹王即有民四萬戶。後遷拜拉薩貢城。(Belasagun)今蒙古人稱之曰古八里。(Gu-balik)古八里王爲愛甫拉歇伯(Efrassiyab)古代波斯史上突厥名王之後裔。柔弱無能，大權下落。葛邏祿人(Karluks)及康里人(Kankalis)皆叛。舉兵來侵。哈喇契丹人來近其國時。王遣使納士稱臣。(參觀上方金史節文)契丹王入拜拉薩貢。愛甫拉歇伯後裔讓位，僅留『伊兒克突兒干』(Ilk Turkan)之名號，猶云突厥酋長也。哈喇契丹葛兒罕之版圖，(六)由庫姆克笈克(Kum-Kidjik)(七)至巴兒塞章(Barserdjan)，由怛邏斯(Taras)迄塔迷笈(Tamidj)。後又征服康里，(Kankalis)喀什噶爾，(Kashgar)和闐(Khotan)諸國。遣兵討黠戛斯。攻陷別失八里。(Bishbalik)拔汗那(Ferghana)及阿母河北諸地，(Transoxiana)無不賓服。撒馬兒罕鄂斯曼(Osman)之祖先，亦來臣。葛兒罕又遣其臣愛兒奴斯(Ernuz)伐花剌子模，(即回回國)所至縱火，擄掠一空。花剌子模國沙阿忒錫斯(Atsiz Khorasm Shah)降服，賂以重金。愛兒奴斯乃退軍。稍後，葛兒罕

崩．其后寇雲克(Keuyunk)即塔不烟歟?當國。寇雲克與人私通，與情人同被殺。按遼史此乃普速完之事已故葛兒罕有兄弟二人。至是國人擇其一以繼位。按遼史普速完後乃大石之孫直魯古也阿忒錫斯卒．算端塔喀胥(Sultan Takash)嗣位。繼續納貢於哈喇契丹之葛兒罕。兩國至爲親睦。塔喀胥臨終遺訓．須臣服葛兒罕。蓋可倚爲花剌子模之長城，防禦東方可怖之民族也。』(見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Vol. I.p. 228-229.)

(五)志費尼記黑契丹(即西遼)之都城爲拜拉薩貢。蒙古人稱曰古八里。中國各家皆言其都城爲虎思斡兒朵。故拜拉薩貢必即虎思斡兒朵也。拜拉薩貢爲古回紇白庫可汗(Buku Khan)(即唐書之毗伽闕可汗遼史卷二闢遏可汗。)所築。回教著作家皆未言拜拉薩貢究何在。中國書對於虎思斡爾朵亦未能指定確地。據白萊脫胥乃竇(E. Bretschneider)之考證，虎思斡爾朵在怛邏私之東，楚河上。楚河(R. Chu)即唐時之碎葉川。又有碎葉城，天寶七載已毀。虎思斡爾朵必近唐之碎葉城也。拜拉薩貢即唐書卷四十三下地理志賈耽通西域道之裴羅將軍城轉音也。

(六)哈喇契丹四鄰所至諸地名，怛邏私以外，皆不可考。怛邏私即今之奧李阿塔(Aulie-ata

）市。由伊犂往撒馬兒罕之大道，經過此處也。

（七）康里之名，已見於金史卷一百二十一，粘割韓奴傳。元時，康里之名乃大顯。

拉施特史記云，『朱里真（Churche）即女真，名見大金國志。拉施特之得此名，必聞自蒙古人也。王既滅哈喇契丹，拉施特稱東方之遼亦曰哈喇契丹。契丹有親王曰屠石大夫（Tushi Taifu）此據多森D'Ohsson似較確實。屠石音近大石。他本有作奴石大夫，Nushi Taifu必為誤刊也。者，為民所愛。國亾，先奔黠戛斯（Kirghizes），次至回紇，（Uighurs）終至土耳其斯坦。屠石為人，聰明有才。於所過諸國，能招集大軍，征服土耳其斯坦之全部。自號曰葛兒罕，（Gurkhan）「猶言大汗』（Great Khan）也。此皆西曆一千一百二十八年，至一千一百二十九年宋高宗建炎二年三年，事也。拉施特所記，較之遼史遲四五年也。屠石既死，其子年方七齡，嗣位為葛兒罕。第二代葛兒罕，壽至九十五歲。卒於一千二百十三年（八）。宋甯宗嘉定六年成吉斯汗生時，葛兒罕已年四十四，在王位已二十五年矣。」

（八）據遼史，大石卒後，有子有孫。孫曰直魯古。在位三十四年。依遼史推算，直魯古之末年，應為一千二百十一年。（宋甯宗嘉定四年）。然遼史僅言其被屈出律幽囚之年，而未言其卒於何年也。拉施特遺失夷列一名。然直魯古之卒於一千二百十三年，則似真確也。

回教著作家不記西遼歷代葛兒罕之名，然記最後之葛兒罕直魯古事蹟，則較詳於遼史也。直魯古爲乃蠻部長屈出律所囚。多森(D'Ohsson)蒙古史嘗摘錄其要點如下。

乃蠻部(Naiman)太陽汗(Taiyang Khan)者，屈出律(Guchluk)之父也。爲成吉斯汗所殺，部衆分散，勢力消滅。故屈出律於一千二百零八年，（宋甯宗嘉定元年，蒙古太祖三年，戊辰歲。）與蔑里乞部(Merkits)長托克托(Tukta)訂攻守盟約。(九)成吉斯汗率軍攻屈出律及托克托於也里的石河，(Irtysh)擊敗之於哲姆河。(Djem)托克托被殺，屈出律隻身而遁。先至別失八里，(Bishbalik)次至庫札。(Kudja)（晉近庫車）一千二百零八年，（戊辰歲）至哈喇契丹國葛兒罕之庭，（年代與元史相合。）受優禮。葛兒罕以女妻之。無幾，屈出律竟忘恩，陰謀篡位。自爲成吉斯汗擊敗後，乃蠻部衆四散。別失八里，也密里，(Imil)及海押立(Kayalik)等處，皆有其人。屈出律得葛兒罕之允許，招其舊部入契丹境。乃蠻人及蔑里乞人來投者甚衆。屈出律陰部勒之。又密聯花剌子模國算端摩哈美德，(Mohammed)

撒馬兒罕王鄂斯曼（Osman）。兩國皆葛兒罕之臣也。摩哈美德及鄂斯曼舉兵侵哈喇契丹。屈出律同時亦舉兵謀取都城拜拉薩貢。遇哈喇契丹兵於景白笈河。（R-Chinbudje）兵敗，屈出律乃退兵。摩哈美德及鄂斯曼侵入境內，擊敗葛兒罕之兵於怛邏私城。屈出律乘機旋軍，竟得迫其岳父退位。時爲一千二百十一年或一千二百十二年（宋甯宗嘉定四五年）也。屈出律待其岳父禮貌至敬。直至二年後，葛兒罕死乃止。哈喇契丹既平定，屈出律舉兵伐阿力麻里（Almalik）王俄柴兒，（Ozar）擒殺之。喀什噶爾（Kashgar）及和闐（Khotan）二國不服。屈出律伐之，數年始服。屈出律及乃蠻部人，皆崇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故苛待回教徒也。及娶葛兒罕女後，始改奉佛教。（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 pp. 220-231.）

（九）元史卷一，太祖三年，戊辰，冬，再征托克托及屈出律汗時，衞喇特部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向導，至也里的石河，討蔑里乞部滅之。托克托中流矢死。屈出律汗奔契丹。元史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傳有蟾河。唯滅里吉之戰，乃在己卯歲。年代稍遲耳。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亦載此戰。謂大戰於襜河。元聖武親征錄己巳歲，大戰於嶄

河。蘄河檐河皆與哲母 Djem 音近。哲母者也里的石之枝流也。

一千二百十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成吉斯汗征亞洲西部回教諸國時，遣諸延哲伯（十）(Noyen Chebe) 率軍二萬人，討屈出律。屈出律時駐喀什噶爾。哲伯兵將至，屈出律遠遁。哲伯出示，宣布宗教自由。人民爭殺屈出律之兵。蒙古人追屈出律，擒之於巴達哈傷。(Badakhshan) 哲伯命斬之。（見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 p. 233.）

（十）哲伯之名見於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傳，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爾忒的斤傳。諸延，蒙古語王或酋長之稱號也。

第八十六節。西洋著作家之記載。歐洲著作家最早記哈喇契丹者，爲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 勃拉奴克劈尼奉教皇英奴森德四世 (Innocent IV) 之命，出使韃靼，道經西部土耳其斯坦黑契丹國境。記云，「乃蠻人及哈喇契丹人聯軍於某狹谷內，與蒙古人大戰後，軍敗。死者過半。孑遺不能逃者，皆爲俘擄。成吉斯汗子窩闊台登大汗位後（一），於前哈喇契丹國境內築汗尼爾 (Chanyl) 城。城南有大沙漠。其中有野人居之。其人不能言語。腿骨無關

節。顛踣不能自起。善製駱駝絨氈。以製衣服，可以禦風。有爲韃靼人矢射傷者，取神草以敷傷口，則立愈，飛走如恒。」

(一)克劈尼之汗尼爾城及漠中野人，皆不可考。

蒙古憲宗時，法國高僧盧白魯克(William de Rubruck)奉使蒙古。其紀行書中，亦記哈喇契丹。已於第二冊第八十九節述之矣。茲不重錄。

金之遣使西域。

第八十七節。烏(又作吾。)古孫仲端之北使記導言。　金史卷一百二十四，烏古孫仲端傳云，「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侍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謁見太師國王木華黎。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域，進見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定四年七月啟行，明年十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階。」

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六年，辛巳，(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夏，金主遣烏古孫仲端

奉國書請和。稱帝爲兄。不允。」一十七年，壬午，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二年「秋，金復遣烏古孫仲端來請和。見帝于回鶻國。帝謂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爲河南王。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仲端乃歸。」烏古孫仲端出使西域之故，就金元二史觀之，可以知矣。北使記卽其奉使紀行也。口述者爲仲端，而筆錄者則劉祁也。祁於其所著之歸潛志見知不足齋叢書中嘗言之矣。北使記見於歸潛志卷十三附錄。題曰北使，而就其紀程觀之，實乃西使也。俄國白萊脫胥乃竇博士(Dr. E. Bretschneider)嘗將北使記譯成英文。見於其所著之中世紀中央亞細亞歷史地理研究第一册中。吾國學人，注釋或引用北使記者，尙甚尠也。茲將北使記抄錄並注釋之如左。

第八十八節。北使記原文。

(一)

興定四年，七月，詔遣禮部侍郎吾古孫仲端使於北朝。翰林待制安庭珍副之。至五年十月復命。吾古孫謂予曰，僕身使萬

里，亘天之西，其所遊歷甚異。喜事者，不可不知也。公其記之，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竝夏國。前七八千里，山之東水盡東，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又前四五千里地甚燠。歷城百餘，皆非漢名。訪其人云，有磨里奚(二)，磨可里(三)，紇里迄斯(四)，乃蠻(五)，航里(六)，瑰古(七)，途馬(八)，合魯(九)諸番族居焉。又幾萬里，至回紇國之益離城(十)，卽回紇王所都。時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牙遼族也(十一)。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十二)。挈其拏，亡入山。後鳩集羣紀，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陰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駞負輜重，入回鶻，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彊。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十三)。國亂。誅。仁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其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彊畛。四五月百草枯如冬。其山暑伏有蓄雪(十四)。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猶綿。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華。其人

種類甚衆。其須髯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十五)。面惟見眼鼻。其嗜好亦異。有沒速魯蠻回紇者(十六)，性殘忍。肉交手殺而噉。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十七)，頗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肉食。有印都回紇者(十八)，色黑而性愿。其餘不可殫記。其國王閣侍，選印都中之黔而陋者(十九)，火漫其面焉。其國人皆邑居，無村落。覆土而屋。梁柱簷楹，皆雕木。窗牖餅器，皆白琉璃。金銀珠玉，布帛，絲枲，極廣。弓矢，車服，甲仗，器皿，甚異(二十)。甃甓爲橋。舟如梭然。唯桑，五穀，頗類中國。種樹亦人力。其鹽產於山。釀蒲萄爲酒。瓜有重六十觔者。海棠色殊佳。有葱薤，美而香。其獸則駞而孤峯(二十一)。牛有峯在脊。羊而大尾。又有獅象，孔雀，水牛，野驢。有蛇四跗。有惡蟲，狀如蜘蛛。中人必號而死。自餘禽，獸，草，木，魚，蟲，千態萬狀。俱非中國所有。山曰塔必斯罕者(二十二)，方五六十里。葱翠如屏。檜木成林。山足而泉。其俗衣縞素，衽無左右。腰必帶。其衣衾茵幙，悉羊毳也。其毳殖於地(二十三)。其食則胡餅，湯餅，而魚肉焉。其婦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間有髯者。並業歌

舞，音樂。其織紉裁縫，皆男子爲之。亦有倡優百戲。其書契約束，並回紇字。筆葦其管。(二十四)言語不與中國通。人死不焚。葬無棺槨。比斂，必西其首。其僧皆髮。寺無繪塑。經語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二十五)其予曰，嘻，異哉，公之行也！昔張騫蘇武銜漢命，使絕域，皆歷年始歸。其艱難困苦，僅以身免。而公以蒼生之命，挺身入不測之敵。萬里沙漠，嘻笑而還。(二十六)氣宇怏然，殊不見衰悴憂慼之態。蓋其忠義之氣。素貯乎胸中。故踐夷貊間，若不出閫閾然。身名偕完，森動當世。凜乎眞烈。丈夫哉！視彼二子亦無愧。故予樂爲之書，以備他日史官采云。見歸潛志卷十三附錄

(一)烏古孫仲端不詳言所經各地名，故其往西域究經何路線，頗難明瞭，在史地學上，北使記實無多大價値也。興定四年，即耶蘇紀元一千二百二十年也。

(二)磨里奚即元史上之蔑里乞部，拉施特史記作 Merkits。

(三)磨可里似即拉施特之 Mekrins，元史上不見有相當同音名字也。

(四)紇里迄斯即元史上之吉利吉思，(Kirghiz) 唐書之黠戞斯也。

(五)乃蠻部名見之元史。

(六)航里即元史上康里部，波斯史家作 Kankalis。

(七)瑰古即唐書之回鶻，或回紇，元史上作畏吾兒。

(八)途馬即拉施特史記之 Tumats。

(九)合魯即元史上哈喇魯，(Karluks) 唐書之葛邏祿也。

(十)益離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亦剌八里，在伊犂河畔，據大典圖在阿力麻里西南。北使記之回紇國似指普通所有奉回教者而言，非專指某一國也。下文有沒速魯蠻回紇，遺里諸回紇，印都回紇等名，尤足以證明吾說也。

(十一)大石林麻遼史作大石林牙。麻字或爲誤刋。

(十二)北使記之陰山，與耶律楚材西遊錄不剌城南之陰山相同。白萊脫胥乃賨謂即今固爾札(Kuldja)(即甯遠城) 西北之波羅科羅山，(Borokhoro) 又名塔爾畋山。(Talki) 西遊錄謂此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

(十三)烏古孫仲端所記西遼之事。與遼史所記者，頗有不同。二書可互參證。吾人仍當以遼史爲確也。西遼後爲乃蠻屈出律及花剌子模所滅。北使記謂爲回紇所滅，回紇似指花剌子模，遼史作爲回回國者也。今代中國人混稱摩訶末敎徒爲回回敎徒。回回名字之由來，於斯亦可略窺一二矣。

(十四)其山署伏有蓄雪，六月衾猶綿。似指印度庫斯山(Hindukush)而言。考之元史，太祖十七年，壬午歲，仲端西使時，成吉斯汗正追逐花剌子模算端札闌丁，駐蹕於印度庫斯山某處也。仲端旣爲求和大使，而絕不言見成吉斯汗於何處，朝見磋商情形書何。滿篇敍事，毫無頭緒。正足以知其人之毫無學識也。

(十五)須髯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面惟見眼鼻。正合波斯人情形。波斯人至今尙好以指甲花搗汁染鬚，先使之生黃色，次施藍靛，則鬚髮皆可變黑矣。大多數人，皆喜橙黃色鬚也。波斯土耳其諸奉回敎國，至今婦人出門，尙以紗網掩面，僅露兩目也。

(十六)沒速魯蠻即元史上之木速蠻。皆爲 Mussulman 之譯音，回敎徒之稱號，華言奉正敎者也。波斯之回敎徒，至今尙食肉不用刀釵，以手撕而食之也。

(十七)遺里音與也里(Eri)相近，爲哈烈城(Herat)之別名。

(十八)印都即印度，又作身毒，元史又作欣都斯坦(Hindustan)。

(十九)亞洲西部村落房屋之頂，至今仍皆以土覆之也。

(二十)鹽產於山，長春眞人西遊記及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二十八章，皆言之也。

(二十一)四蹄蛇，或爲蜥蜴壁虎之類。四蹄蛇與毒蛛，劉郁西使記亦嘗言之。

(二十二)塔必斯罕山何在，不可攷。古代羅馬白里內之博物志，有塔比斯山(Tabis)。音最

相近。豈即此歟？（參觀第一冊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十六節。）

（二十三）婦人出門掩面，僅露其目。波斯土耳其諸奉回教國，至今尚然也。婦人生髯，長春眞人西遊記亦嘗載之。

（二十四）筆葦其管，回教徒所用之筆，至今尚以葦充之。波斯人稱此葦管筆曰喀拉姆。(Kalam)

（二十五）和州即火州，元時又曰合喇火者，(Karakhodjo) 即今之吐魯番。烏古孫仲端往返路線，或皆經火州與沙州（今敦煌縣）也。

（二十六）末尾劉祁跋語，『公以蒼生之命，挺身入不測之敵。』隱約指仲端西行萬里以乞和也。（參觀 Bretschneider, *Med. Researches*, II. pp 25-34）

中國史書記蒙古人之征服西部土耳其斯坦。

第八十九節。元史。太祖十四年（一），己卯，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親征（二）。遂取兀苔剌城，擒其酋哈只兒只蘭禿。

（一）元太祖十四年，即耶穌紀元一千二百十九年也。中國各書，及回教著作家之記載，皆言成吉斯汗於此年出兵西征也。

(二)兀荅剌即西北地附錄之兀提剌耳。(Otrar) 据回教著作家之記載，當時兀荅剌城守官，曰亦納爾杜克蓋耳汗。(Inaldjuk. Gair Khan) 一千二百十八年，有奉回教之蒙古駱駝商隊四百人，往花剌子模。攜有成吉斯汗之國書。抵兀荅剌時，蓋耳汗殺之。成吉斯遣突厥人巴格拉 (Bagra) 及蒙古武官二人往責問。花剌子模王摩哈美德 (Mohammed) 殺巴格拉而髡武官二人之首，遣還蒙古。稍後，又襲擊蒙古軍之追滅里乞人(Merkits)逃往康里 (Kankali)者。成吉斯汗由是大怒。一千二百十八年杪，離其窩耳朵西征。留幼弟斡眞 (Ughen) 守國政。一千二百十九年，夏，駐于也兒的石河 (Irtysh)畔，蒐簡軍實，及塡補騎兵。畏吾兒王巴而朮(Bardjuk) (名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二。) 阿力麻里王錫格納克的斤，(Signak Tekin)哈剌魯王阿兒思蘭 (Arslan) (名見元史太祖本紀六年辛未) 皆來會軍。是年秋，大軍出發。冬，抵兀荅剌。分軍爲四。第一軍以窩闊台及察合台二人將之，圍兀荅剌。第二軍以朮赤將之，攻氈的城。(Djend) 第三軍以阿拉克(Alak) 色格圖 (Sugtu)，及拖該(Togai) 三人將之，沿細渾河(Sihun) 攻肥那開忒(Fenaket)。第四軍爲主力軍，成吉斯汗自將之。進向不花剌城。(Bokhara) 圍攻五月而兀荅剌陷。大掠之。蓋耳汗被擒，蒙古人熔銀注其眼耳而殺之。

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布哈城(三)。夏，五月，克尋思干城(四)。駐蹕也兒

的石河。秋，攻克斡脫羅兒城。

(三)布哈城即不花剌城。据回教著作家之記載，成吉斯汗與其少子拖雷進軍至阿母河北諸地。一千二百二十年，(即庚辰歲)三月，抵不花剌城。市街宏大，人口殷富。圍之數日。守城軍欲突圍出，大敗。殺傷幾盡。城中人乃降。寨堡則仍拒守。十二日後，始降。

(四)尋思干城即撒馬兒罕(Samarkand)城。名已見遼史天祚本紀。据回教著作家之記載，成吉斯汗既下不花剌後，沿索格德河(Sogd)(即柴拉夫香河Zarafshan)流域，進向撒馬兒罕城。守城者，有康里軍四萬人。一千二百二十年，四月，撒馬兒罕降。居民大半被殺。所謂駐蹕也兒的石河及攻克斡脫羅兒城，乃上年之事，重敘於此也。

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兒(五)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朮赤攻養吉干(六)，八兒眞(七)等城，並下之。夏，四月，駐蹕鐵門關(八)。秋，帝攻班勒紇(九)等城。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攻玉龍傑赤(十)等城，下之。冬，十月，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十一)，馬魯(十二)，昔剌思(十三)等城。

(五)卜哈兒即布哈城。薛迷思干即尋思干。此二城皆已于去年攻下。此處爲重文也。

(六)養吉干城(Yanghikend)在錫耳河入阿拉爾湖(Aral Sea)口處。其遺址今仍存在。位

於河之南岸，約二英里處。對岸爲今俄國喀柴林斯克礮台。(Fort Kazalinsk)第十世紀時，阿拉伯地理家依賓霍克爾，(Ibn Haukal) 及麻素提 (Mas'udi) 二人，皆嘗記此地。

(七)八兒眞似即回敎著作家之巴兒喀力干(Barkhaligkand) 也。高僧勃拉奴克劈尼紀行書中，作 Barchin，海敦紀行作 Parchin。其遺址何在，不可攷。

(八)鐵門關已見新唐書西域傳史國及玄奘大唐西域記。見本冊第三十一節注四十，及第三十二節。

(九)据回敎著作家之記載，成吉斯汗於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即太祖十六年) 率軍渡阿母河。班勒紇城 (Balkh) 降。成吉斯恐其居民反覆，足爲後患，故屠之，並毀其城。

(十)玉龍傑赤 (Urghendj) 城爲花剌子模國都城。朮赤與察合台不和，軍事停頓，故圍攻六閱月始下之。成吉斯聞朮赤與察合台齟齬，大怒。乃命窩闊台統其軍。玉龍傑赤既下，窩闊台及察合台來朝其父。朮赤獨留鎭細渾河(Sihun)北。

(十一)馬魯察葉可 (Meruchak) 又名謀甫阿爾路德 (Merv-al-Rud)。今仍存在，位於麥格哈伯河 (Murghab)上，在馬魯 (Maru=Merv) 城東南，一百十英里。

(十二)馬魯城 (Maru)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麻里兀。据阿拉伯地理家之記載，馬魯城又名馬魯沙黑章，(Meru Shahidjan) 亦位於麥格哈伯河上。較馬魯察葉可爲繁盛。

（十三）昔剌思（Serakhs）西北地附錄作撒剌哈夕。此城甚古。爲昔時波斯王所建。今仍存在。位於馬魯城西南，海里路德河（Herirud）畔。

十七年，壬午，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十四），匿察兀兒（十五）等城。還經木剌夷國（十六）大掠之。渡搠搠闌河（十七）克也里（十八）等城。遂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十九）拔之。夏，避暑塔里寒寨。西域主札闌丁（二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闌丁遁去。遣八剌追之，不獲。

（十四）徒思（Tus）地甚古，爲波斯神話時代哲姆錫特王（Djamshid）所建。西曆八百零九年，（唐憲宗元和四年），哈里發訶論（Harun-al Rashid）卒於徒思。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蒙古人陷城後，訶論之陵墓亦被燬。元史此節記破城年歲，較回教著作家遲一年。應以回人者爲準。徒思城在當時受損最大。一千二百二十年，（元太祖十五年）爲速不台之兵所掠。翌年，全城爲拖雷所燬。一千二百三十九年，（蒙古太宗十一年）庫兒桂斯（Kuerguez）受蒙古大汗之命，來爲呼羅珊省（Khorassan）之總督，始恢復該城。督署駐焉。一千二百五十六年，（蒙古憲宗六年）旭烈兀大王征波斯，留駐途思數日。在甚早時期，聶思脫里派即有主敎駐於此城。而天主敎則於耶穌紀元三百三十四年（東晉成帝咸和九

年）已遣主教駐此，至四百二十年時，（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且昇爲總主敎矣。徒思城今代已燬。其遺址在美歇德（Meshed）西北十七英里。

（十五）匿察兀兒即西北地附錄之乃沙不耳，（Nishapur）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作你沙卜里，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作你沙不兒。阿伯爾肥達謂波斯人稱此城曰泥沙吳兒。（Nishawur）音與匿察兀兒尤相近。

（十六）木剌夷即沒里奚。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有木剌夷補傳，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皆記木剌夷者也。憲宗時，始爲蒙古所滅。太祖時，蒙古人僅經過其境而已。

（十七）據帖木兒武功紀（*Zafernameh*）捌捌闌河（Djokdjoran）在你沙不兒城及麥格哈伯河之間，由安都淮（Andkhui）至你沙不兒者，必須過此。以今代地圖觀之，必爲海里路德河（Herirud）也。

（十八）也里城即明史之哈烈國。（Herat）古代希臘人稱此城曰阿利雅，（Aria）中世紀時，此城名曰海里，（Heri）又曰也里（Eri）。

（十九）塔里寒西北地附錄作塔里干，在班勒紇城之東。據回教著作家之記載，一千二百二十年，（元太祖十五年）拖雷侵呼羅珊時，先遣其妹夫托格察兒（Togachar）爲先鋒，至奈薩

(Nessa)。大掠之。十一月，(陽曆)抵你沙不兒城圍之，至第三日，不幸戰死。拖雷率其大軍七萬人，進攻馬魯沙黑章城。(名見前文。)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二月，克之。進攻你沙不兒。四月下之。燬其城，十五日乃竣事。又進攻也里城凡八日而降之。後乃至塔里寒朝其父。元史此節所記年歲，亦較回教著作家遲一年。當以回教者爲準。

(二十)札蘭丁(Djelaleddin)爲花剌子模國算端摩哈美德之子。滅里可汗(Melik Khan)似指札蘭丁之忠臣，帖木兒滅里(Timur Melik)也。忽都忽回教著作家作史起庫脫庫，(Shiki Kutuku)成吉斯汗之養子也。八剌回教著作家作拜剌。(Bela)據回教著作家之記載，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成吉斯避暑於塔里寒附近山中。至秋，札蘭丁在哥疾甯(Ghazna)收集餘燼，以圖復逞。成吉斯往攻之，圍寇端(Kerduan)寨。閱月始下。成吉斯越印度庫斯山攻巴細城。(Bamian)有一孫戰死，故命燬其城，並屠全境居民。史起庫脫庫註兵可不里(Kabul)及柴伯爾斯坦(Zabelst n)兩地山中，以作聲援。札蘭丁擊敗之於八魯彎。(Beruan)雖勝而兵士多逃亡者，不得已乃退至辛頭河。(R. Sind)(即印度斯河)扎蘭丁離哥疾甯後十五日，成吉斯即追踪而至。札蘭丁尚未渡河，而蒙古軍馬已至。於是大戰。札蘭丁兵敗。躍馬入河，泳至他岸。時爲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十二月也。次年春，札蘭丁在印度境內又糾衆起事。成吉斯遣拜剌(即元史之八剌)及圖爾泰(Turtai)二將過河討之。

札闌丁退往德梨。(Delhi) 蒙古人圍麥爾塘。(Multan) 城中人死守。天酷暑，蒙古人乃退回哥疾甯。大掠麥爾塘，拉和爾，(Lahore) 排夏窪，(Peshawur) 及梅里普兒(Melikpur)諸省。

十八年，癸未，夏，避暑八魯灣川。(二十一) 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及八剌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

(二十一)八魯灣 (Beruan) 今仍存在。在可不里城 (Kabul) 北，印度庫斯山中。該處山峽，細川，及小邑，皆名八魯灣。据回教著作家之記載，一千二百二十二年，(元太祖十七年) 夏，成吉斯汗駐軍八魯灣。八剌及圖爾泰皆歸自印度。窩闊台亦來會軍於古腦恩庫爾干。(Gunaun Kurgan) 蒙古全軍皆留於辛頭河源布雅脫威爾 (Buya-ketwer) 地方。元史所記避暑八魯灣年歲，亦後於回教著作家所記者一年。應從回人。

十九年，甲申，是歲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二十二) 班師。

(二十二)據回教著作家之記載，一千二百二十三年 (元太祖十八年) 春，成吉斯汗決意欲由印度及圖伯特之境，東歸蒙古。大軍皆已向此方出發，而道途艱險，不得過。故返至排夏窪兒。(Peshawur) 過巴緬諸山，避暑於巴克闌 (Bakalan) 地方。秋，乃起行。過班勤紇城，

見居民稍衆，乃再屠之。渡阿母河，抵布哈拉城。冬，駐撒馬兒罕附近。角端者，獨角獸(Unicorn)也。

二十年，乙酉，春，正月，還行宮。(二十三)以上皆見元史卷一太祖本紀。

(二十三)據回教著作家之記載，成吉斯汗於一千二百二十四年，春，由撒馬兒罕起程東歸。抵喀蘭塔什(Kalan tashi)地方。大獵。一千二百二十五年(元太祖二十年)二月，抵蒙古窩爾朶。元史所記成吉斯西征事蹟，皆較拉施特遲一年。僅還抵蒙古行宮年歲，並月令，相同耳。

元史，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傳云，壬午元太祖十七年，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二年，帝征回回國(二十四)。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與只別追之，及于灰里河(二十五)。只別戰不利。速不台駐軍河東，戒其衆人爇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重罕城追之(二十六)。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既度川，先發千人爲游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至，滅里逃入海。不月餘病死。盡獲其所棄珍寶以獻。帝曰，速不台枕干血戰，爲我家宣勞。朕甚嘉之。賜以大珠銀罌、

(二十四)元史此節之回回國即花剌子模(Khwarizm)也。其國主稱號曰沙。(Shah)滅里

(Melik) 者，其國大臣也。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滅里作勉力。當時花剌子模王曰摩哈美德。(Mohammed) 其稱號曰沙，曰算端。(Sultan)故巴而朮傳總稱曰罕勉力鎖潭。(Khan Melik Sultan) 同時其國大臣有曰帖木兒滅里(Timur Melik)者，在當時握大權，嘗與札闌丁共患難也。

(二十五)灰里河不可攻。海里路德河(Herirud)歟？不罕川亦不可攻。

(二十六)必里罕城即西北地附錄之巴里黑城。(Balkh)據波斯史家記載，速不台 (Subutai) 及只別(Chebe)二人，由彭甲伯 (Penjab) 地方渡阿母河，進向巴里黑城也。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傳云：已卯，夏，六月，帝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於野。後皆驗。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二十七)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比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卽日班師。

(二十七)鐵門關不在印度。成吉斯汗亦未嘗至東印度也。

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云，從征你沙不兒城，諭下之。帝親征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扎剌丁合戰于月亦心（亦心二字應作繼字）揭赤之地，敗之。追襲扎剌丁等於阿剌黑城。戰於禿馬溫山又敗之。追至憨顏城西寨，又敗之。札剌丁逃入于海。曷思麥里收其珍寶以還。

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寶玉傳云，甲戌(二十八)（西曆一千二百十四年），從帝討契丹遺族，（即西遼）歷古徐鬼國(二十九)訛夷朶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寶玉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頃，乃蘇。尋復戰，收别失八里(三十)，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三十一)。西人列兩陣迎拒。戰方酣，寶玉望其衆疾呼曰，西陣走矣。其兵果走。追殺幾盡。進兵下挦思干城(三十二)。次暗木河(三十三)。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命發火箭，射其船。一時延燒，乘勝直前，破護岸兵五萬，斬大將佐里，遂屠諸壘。收馬里四城(三十四)。辛己，可弗叉國(三十五)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挦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

谷中雪深二丈，寳玉請封山川神。壬午，三月，封崑崙山爲玄極王，大鹽池爲惠濟王。

(二十八)元史此節所記討契丹之年歲，似有謬誤。查太祖本紀，九年，甲戌，無用兵西方之文。又据回教著作家之記載以及親征錄，成吉斯汗於一千二百十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戊寅，)始遣諸顏哲伯(Noyen Chebe)率軍二萬人征屈出律。(Guchluk)時屈出律在喀什噶爾。聞哲伯軍至，逃巴達哈傷。蒙古人追獲之。哲伯命斬之。宣布宗敎自由。各地人皆爭殺屈出律之兵。屈出律乃蠻人，而所據之位則契丹國。故此節言契丹遺族也。

(二十九)徐鬼國似爲誤刋。朱一新及丁謙皆以爲即徐兒國。有元遺山劉氏先塋碑作古續兒國可證。徐兒續兒即菊兒汗國。訛夷朶即斡魯朶之別譯。西遼都城曰虎思斡魯朶。此處略去虎思二字也。

(三十)別失八里(Bishbalik)即今烏魯木齊，或云在孚遠縣，唐之北庭都護府也。別失蘭不可考。

(三十一)忽章河即藥殺水；又曰錫耳河。以經忽氈城故名。忽章即忽氈之轉音。

(三十二)撏思干城(Samarkand)之下，在太祖十五年，庚辰歲。(西一千二百二十年)而此處亦敘爲甲戌年事。大謬。

(三十三)暗木河即阿母河，劉郁常德西使記作暗布河。

(三十四)馬里城即馬魯城。(Maru)

(三十五)可弗叉之名，亦見耶律楚材西遊錄，即西北地附錄之欽察。愛德利奚地理書稱之曰 Kifchak，尤與可弗叉音相近也。可弗叉國唯算端於辛巳歲破乃滿國，據尋思干城。在他國記載中，余尚未能搜得證文也。

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德海傳云，從先鋒柘栢西征(三十六)。渡乞則里八海(三十七)攻鐵山。衣幟與敵軍不相辨。乃焚蒿爲號(三十八)。烟焰漫野。敵軍動。乘之，斬首三萬級。踰雪嶺西北萬里，進軍次答里國，悉平之。

(三十六)柘栢他卷作哲伯。

(三十七)乞則里八海亦見常德西使記，即今烏倫古湖也。西名曰 Kizilbash 。鐵山亦見西使記，即今亞拉湖中之阿拉爾脫伯山(Aral tube)。

(三十八)答里國或即塔里干 (Talekan)也。

第九十節。皇元聖武親征錄。 已卯，以西域殺商，集各將帥會議西域事，定軍中章程。此據丁謙本增入

庚辰，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秋，進兵。所過城皆克。至斡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之。

辛巳，上與四太子進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攻養吉干，八兒眞等城。上駐軍於西域速里壇避暑之地。命忽都那顏爲前鋒。秋，分遣大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龍傑赤，不珍也哈答之城。（一）以軍集奏聞。上有旨曰，軍既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四太子攻也里泥沙兀兒等城。上親克迭兒密城，（二）又破班勒紇城。圍攻答里寒寨。四太子又克馬魯察葉可，馬盧，昔刺思等城。復進兵。

（一）親征錄所記多與元史相同，故各地名考證，不重述。不珍也哈答不可考。丁謙改作土爾堪哈敦謂爲阿拉哀丁之母云。不免武斷，故仍從舊文。

（二）迭兒密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忒耳迷。（Termed）考已詳本冊上方第三十一節注四十一。

壬午，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三）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四太子速還。因經木剌夷國大掠之。渡搠蘭河（脫去一搠字）克野里等城。上方攻塔里寒寨。朝覲

畢，並兵攻之。三太子克玉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三太子始歸朝覲。是夏，避暑於塔里寒寨高原。時西域速里壇札蘭丁遁去。遂命哲別爲前鋒追之。再遣速不台爲繼，又遣脫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篾兒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篾里可汗懼，棄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兵進襲。時篾里可汗與札闌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四)，獲篾里可汗。屠其衆。札闌丁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剌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大擄忻都人民之半而還。

(三)參觀上節元史太祖十七年紀事案語。匿察兀兒即泥沙兀兒。據波斯史家之記載，此城確嘗二次遭掠。

(四)辛自速即辛頭河。(Sind) 蒙古人稱川河曰速。(Su)

癸未，春，上率兵循辛自速河而北。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將至不昔思丹城(五)，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六)川。候八剌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剌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

亦至。上既定西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

(五)不昔思單或即賽夷斯坦（Seyistan）境內之波斯忒（Bost）古城也。拉施特記窩闊台請攻昔思坦。(Sistan) 成吉斯因盛暑不許。

(六)可溫寨似即拉施特之古腦思庫爾干，(Gunaun Kurgan) 今印度庫斯山中喀威克闕（Khewek Pass)也。

甲申，旋師。住冬避暑。且止且行。

乙酉，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至此凡七年。(七)

(七)親征錄所記多與拉施特史記相符。蓋親征錄爲元初敕製。其副本必頒及藩王也。

第九十一節。元朝秘史。葉德輝刊本　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魯兀惕種。(一)其主阿兒思蘭即投降了。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見卷十

(一)合兒魯兀惕即哈剌魯（Karluks）種之複數也。元朝秘史此處未標明年歲。觀下文有兎兒年，則此節記事，當爲虎兒年，即戊寅年之事。戊寅爲太祖十三年。然查元史西域哈喇婁部主阿爾斯蘭汗已於太祖六年，辛未歲，來降矣。元秘史年歲，多不可恃，當以元史爲確。

(二)兎兒年，太祖去征回回。命弟斡惕赤斤居守。以夫人忽蘭從行。命者別做頭(三)

哨。速別額台做者別後援。脫忽察兒做速別額台後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待太祖到時，卻來攻。者別如命。從篾力克王城邊經過，不曾動他百姓。至第三次脫忽察兒經過。搶了百姓的田禾。篾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刺勒丁相合。領軍迎太祖廝殺。太祖命失吉忽禿忽做頭哨，與札刺勒丁對陣敗了。將追及太祖處。者別等三人自札刺勒丁後至。將札刺勒丁勝了。欲入不合兒城不得。直追至申河。軍馬溺死者殆盡。獨札刺勒丁與篾力克逆申河走去。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先城。至子母河。巴魯安客額兒地面下了營，命巴刺追札剌勒丁等。以者別速別額台兩人有功，嘗賜了。以脫忽察兒違令，欲廢了。後不曾。只重責罰，不許管軍。

(二)兎兒年即太祖十四年，己卯歲也。

(三)者別即哲伯，速別額召即速不台。

(四)札刺勒丁即元史之札闌丁。

(五)失吉忽禿忽即回教著作家之史起庫脫庫(Shiki Kutuku)，元史之忽都忽也。

(六)不合兒城即不花剌城。

(七)申河即辛頭河。

(八)巴惕客先即巴達克山 (Badakshan)。

(九)子母河蒙古原文作額客豁羅罕與格溫豁羅罕兩河。格溫豁羅罕似即拉施特所記辛頭河源之古腦恩庫爾干。(Gunaun Kurgan) 額客豁羅罕亦必在近處也。

(十)巴魯安即八魯灣 (Beruan) 之別譯。客額兒，蒙古語平原也。

太祖自回回地面歸，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籠格赤城下營。命拖雷往亦魯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籠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

(十一)阿梅河即阿母河。

(十二)兀籠格赤即玉龍傑赤。

(十三)亦魯即也里 (Eri) 也。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剌兒等城(十四)。於回回王過夏的(十五)阿勒壇豁兒桓山嶺處過夏了。就等候巴剌。差人去對拖雷說。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拖雷已取了亦魯等城。正攻做出黑扯連城(十六)。至城破方回來與太祖相合。

（十四）兀都剌兒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兀提剌耳（Otrar）。

（十五）阿勒壇豁兒桓山不可考。

（十六）做出黑扯連城似即元史之捌捌闌。（Djokdjoran）惟此爲城名，而捌捌闌爲河名也。蒙文元秘史中，拖雷取得之城，尚有亦薛不兒，昔思田二城，即乃沙不耳與昔斯坦（Sistan）也。

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許三子入見。木合里等說，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兒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護，既屈服了回回百姓，俺衆人皆歡喜，皇帝如何這般怒。兒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後教他戒愼。可以着他來見。太祖怒遂少止，教拙赤等來見。太祖依舊恠責。三子恐懼流汗。有帶弓箭的晃孩捌兒馬罕等三人，向前說。三子如初調習的鷹雛一般。方纔出征，如此恠責，恐向後學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在，皆是敵人。將俺如西蕃狗般使去（十七）。天若祐護，將敵人勝了。凡金銀匹帛，都將來獻。又說這西邊有巴黑塔惕種的百姓合里伯王。可命俺那裏出征。太祖

道是。怒遂息。留晃孩晃塔合兒二人。命撒兒馬罕征合里伯王去了。

(十七)巴黑塔惕即八吉打(Bagdad)，哈里伯王即哈里發(Caliph)也。

再欣都思種巴黑塔惕種兩間，有阿魯等種(十八)，命朵兒伯朵黑申去征進。

(十八)蒙古原文阿魯種下，尚有馬魯及馬答撒里兩種。阿魯似即也里，馬魯(Maru)已詳元史。

再命速別額台勇士征迤北康鄰等十一部落(十九)。渡亦的勒(二十)，札牙黑二水，直至乞瓦綿客兒綿等城(二十一)。

(十九)蒙古原文康鄰種下，尚有乞卜察兀惕，巴只吉惕，斡魯速惕，馬札剌惕，阿速惕，撒速惕，薛兒客速惕，客失米兒，孛剌兒，剌剌等十種。康鄰即元史上之康里，回教著作家之康喀里。(Kankalis=Kankly) 十三世紀初葉，居於札牙黑河 (Iaik)(即烏拉爾河 Ural) 之東，花剌子模湖(Lake of Khorazm)(即阿拉耳海 Aral sea)之北，大平原上。欽察國(Kipchaks)為其西鄰。拉施特謂其人始造有輪車，故曰康喀里。突厥人謂輪車曰康喀里。拉施特所言，正符中國史也。元史卷一百三十，不忽木傳云，『康里即漢高車國也』。魏書卷一百三，高車傳云，『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

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疆大，常與蠕蠕爲敵』。阿卜而嘎錫(Abulghazi)(生於一千六百零五年，卒於一千六百六十四年。)謂康喀里人於成吉思汗初起時，所居東至亦息渴兒湖，(Issigol Lake)楚河，(R. Chu)塔剌思河(Talash R.)等處云。高僧勃拉奴克劈尼紀程云，『過可曼尼國(Comani)(即欽察國)後，入康計梯國。(Kangittae)(即康國)地多無水，故居民稀少。俄國大公爵耶羅斯拉甫(Yaroslav)往韃靼朝覲。隨從僕役多渴死。野中遺骸髑髏，堆集如丘陵。與在可曼尼國所見者相同也。由復活節後，行八日，至昇天節，始過此國。人奉異端。可曼尼人及康計梯人皆不稼穡，以牛羊爲食。無房舍。所居皆帳幕。韃靼人嘗擊敗之，故境內今亦有韃靼人也。康計梯人留此者，皆臣服韃靼』。盧白魯克(Rubruck)於一千二百五十三年，(蒙古憲宗三年)九月，十六日，離窩爾加河(Volga)，東行經康里國(Cangle)至十一月一日始過其境云。乞卜察即欽察，兀惕，蒙古語複數也。巴只吉不可考。斡魯速即俄羅斯，馬札剌即馬札兒，(Madjars)阿速即阿思，(As)又曰阿蘭，(Alans)撒速即薩克新人，(Saksins)薛兒客速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中之撒耳柯思(Circassia)。其各部尾之惕字，皆蒙文複數格式也。客失米兒即克什彌爾，(Kashmere)孛剌兒即西北地中之不里阿耳。(Bulgar)剌剌不可考。

(二十)亦的勒河即窩爾加河，(Volga)札牙黑即烏拉爾河(Ural)。

（二十一）乞瓦縣客兒縣今俄國南方幾宮(Kief)大城。考詳第二册第七十九節。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鎮守。有姓忽魯木石，名牙剌洼赤（二十二）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籠格赤城來見。太祖因其能知城池的緣故，遂命其子馬思忽惕與鎮守官一同管不合兒等城。又命牙剌洼赤管北平。

（二十二）牙剌瓦赤憲宗元年，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馬思忽充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事。

太祖征回回七年，初命巴剌追回回王札剌勒丁並篾力克王，追過申河，直至欣都思種地面，根尋不見回來。着將欣都思邊城百姓的駞羊，都擄了。於是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二十三）地面過夏。第七年雞兒年（二十四），秋，回到禿剌河（二十五）黑林的舊營內。以上皆見元朝秘史續集卷一。

（二十三）額兒的石即元史上之也兒的石河(Irtysh)。

（二十四）雞兒年，即太祖二十年，乙酉歲也。

（二十五）禿剌河今作圖拉河。黑林蒙古原文作合剌屯。丁謙元秘史考證謂本王罕所駐也。

藩國交通。

第九十二節。元與察合台及窩闊台兩汗國之交通。 元史卷二十十一成宗本紀大德八年，秋，九月，諸王察八而(一)朶瓦等遣使來附。以幣帛六百匹給之。九年，二月，丁酉，賜朶瓦使者幣帛五百匹。夏，四月，戊子，賜察八而朶瓦所遣使者銀千四百兩，鈔七千八百餘錠。冬，十月，戊寅，駙馬按替不花來自朶瓦，賜銀五十兩，鈔二百錠。 十年，九月，壬申，以聖誕節朶瓦遣欽徹等來貢。

(一)察八而(Chabar)爲海都(Kaidu)大王之子。朶瓦(Dua Khan)察合台汗國第十代王也。爲海都所立，故海都生時，屢與出兵，共抗世祖。成宗大德五年，海都已卒，察八而與朶瓦乃共降成宗。蒙古大帝國至是乃再合，中央亞細亞之交通亦恢復。

卷二十二，武宗本紀，大德十一年，秋，七月，遣肥兒牙兒迷的里及鐵肐膽詣西域取佛鉢舍利。 至大元年，九月，辛酉，遣人使諸王察八兒寬闊所。癸亥，萬戶也列門合散來自薛迷思干等城，進呈太祖時所造戶口青冊。賜銀鈔幣帛有差。庚辰，中書省臣言，薛迷思干，塔剌思，塔什玄(似爲干字)等城，三

年民賦，以輸縣官。今因薛尼台鐵木察往彼，宜令以二年之賦，與寬闍，給與元輸之人，以一年者，上進。並從之。

卷二十三，至大三年，六月，壬申，以西北諸王察八兒等來朝，告祀太廟。(二)

(二)告祀太廟，所以紀念統一也。

卷二十五，延祐元年，六月，壬辰，諸王察八兒屬戶匱乏，給糧一歲。仍俾屯田以自贍。延祐二年，四月，丙午，封諸王察八兒為汝寧王，六月，己亥，置汝寧王察八兒傅官。

卷三十五，至順二年，八月，壬子，西域諸王答兒麻(三)襲朵列帖木兒之位，遣諸子孛兒只吉台等來朝貢。十二月，戊午，西域諸王禿列帖木兒遣使獻西馬，及蒲萄酒。

(三)答兒麻即下方答兒馬失里，(Tarmashirin)為朵瓦之子。即位於一千三百二十二年，(至治二年)在位八年。朵(或禿)列帖木兒，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篤來帖木兒(Dure Timur)。據回教著作家之記載，亦朵瓦之子。即位於一千三百二十一年。(至治元年)與答兒馬失里各據一方，不相統屬也。

至順三年，二月，甲辰，諸王塔兒馬失里哈兒蠻各遣使來貢蒲萄酒，西馬，金鴉鶻。秋，七月，戊辰，朔，諸王答里麻失里等遣使來貢虎豹。

第九十三節。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

途魯吉（Turkestan）	柯耳魯（Karluks）	可不里（Kabul）
途思（Tus）	不花剌（Bokhara）	哥疾寗（Ghiznin）
的里安（Darân）	巴達哈傷（Badakshan）	忽氈（Khodjend）
忒耳迷（Termed）	那黑沙不（Nakhsheb）	柯提（Kath）
撒麻耳干（Samarkand）	巴補（Pap）	麻耳亦囊（Marghinan）
倭赤（Uch）	柯散（Kasan）	兀提剌耳（Otrar）
八里茫	訛跡邗（Uzgend）	也云赤
普剌（Pulad）	阿忒八失（Atbash）	阿力麻里（Almalik）
察赤（Chach）	亦剌八里（Ilibalik）	不里阿耳（Bulgar）
花剌子模（Khwarizm）	賽蘭（Sairam）	巴耳赤邗（Parchin）

(一)氈的(Djend)

(一)以上諸地考證，可參觀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六，丁謙元大典圖考證，屠寄蒙兀兒史記。

元時中國西遊諸家之記載。

第九十四節。耶律楚材之西遊錄導言。　西遊錄原書已佚。元初，盛如梓於其所著庶齋老學叢談中，嘗節錄之。今之所傳者，即此節本也。近世吾國學人，最初注意於此者，為順德李文田。文田之西遊錄注一卷，見於靈鶼閣叢書第四集。光緒乙未年，(光緒二十一年，即西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元和江標刊。後於李氏者，為杭縣丁謙之西遊錄地理攷證，見於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刊於民國四年。又後於丁氏者，為家大人之西遊錄注，見於民國八年之地學雜誌。俄人白萊脫胥乃賨於光緒元年，嘗譯成英文，見於其中世紀中國遊歷家。(*Chinese Mediaeval Travellers.*)光緒十三年，又以之重刊於其中世紀西部及中央亞細亞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吾今特錄之於左，併將諸家所說者，彙集於後。

也。

第九十五節。西遊錄原文。中書令，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留西域六七年(一)。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略於此。

公戊寅，春，三月，出雲中(二)，抵天山(三)，涉大磧，踰沙漠，達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四)。時方盛夏，冰凝雪積。斲冰爲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五)。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六)。有唐碑。所謂瀚海軍(七)。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八)。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九)，卽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十)。卽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玉。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剌城(十一)。不剌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十二)，周圍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檎，樹陰蓊鬱，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葡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十三)。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朵(十四)，卽西遼之

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剌思城(十五)。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盞城(十六)。八普城，可傘城，芭欖城。苦盞城(十七)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芭欖城邊皆芭欖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十八)。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苦盞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十九)。附庸城十數。此城渠酋，常殺命吏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訛打剌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斯干(二十)。尋斯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名。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爲勝槩。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葡萄釀酒。有桑不能蠶。(二十一)皆服屈眴(二十二)。以白衣爲吉，以青衣爲喪服。故皆衣白。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二十三)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苦盞，訛打剌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入於海。其西有玉里犍城(二十四)。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又西瀕大河有班城(二十五)。又西有𩋡城(二十六)。自此而西，直

抵黑色印度城（二十七）。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二熟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即鎔鑠。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如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糖。印度西北行，有可弗叉國（二十八）。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馬，以蜜為釀。此國晝長夜促。羊膊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叉去印度又等。雖縈迂曲折，不為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見庶齋老學叢談卷一

（一）元太祖戊寅歲，即太祖第十三年，耶蘇紀元一千二百十八年也。

（二）雲中即今大同府。金時為西京。

（三）天山者，今河套外之陰山也。不可與新疆之天山相混。

（四）金山即阿爾泰山。（Altai）蒙古人稱金曰阿爾泰。周書卷五十，言『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為茹茹鐵工』。金山之名，見於中國史，固甚早也。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清同治十二年）俄國陸軍大佐馬圖索甫斯吉，（Matussovsky）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清

光緒三年)博塔寧，(Potanin)，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大佐皮甫索夫，(Pevtsoff)皆嘗親至其地蹈查。數次跋越之。其山高峻。山峯多爲終古不化之雪所掩覆。山勢由西北趨向東南。由山東之科布多城(Kobdo)，往山西之布倫托海，(Bulun tokhoi) 最近之路，須經科布多西北之泰萊克台(Terekty)(高出海面一萬五百尺) 及烏兒莫該台(Urmogaity)(高出海面九千七百十尺)兩山峽，以達克蘭河 (Kran) 源。克蘭河者，喀喇額爾齊斯河(Black Irtysh)之枝流也。每年中，此道僅有數月可通行人。博塔寧氏經過此道時，在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光緒二年) 九月間。由科布多往布倫托海之第二道，須經烏蘭達阪關 (Ulan daban Pass) 而至布勒棍河。(Bulgun River) 沿此河下行，而至烏倫古河。(Ulungur) 烏倫古河流入烏倫古湖，亦名克齊爾拔肯湖。(Kizilbash) 布倫托海即在河口入湖處。烏蘭達阪關較之烏兒莫該台道，稍爲易行，然亦崎嶇危險。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 博塔寧氏率領探險隊由科布多往古城 (在新疆天山北麓) 即經此道。第三道須經更在東南之達比斯敦達阪關。(Dabysten daban) 由科布多往古城及布倫托海之驛道，即經此線。全年可以通行無阻。即車輛亦可無礙。元史卷一，十五年，庚辰，夏，駐蹕也兒的石河。元聖武親征錄亦記庚辰，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也兒的石河即額爾齊斯河。波斯史家拉施特記一千二百十九年，(元太祖已卯歲)夏，成吉斯汗駐蹕也兒的石河(Irtysh)源，補充騎兵，及全軍甲

仗。成吉斯汗西征軍中，騎兵尤衆。故行軍之先，須擇沿途水草豐茂之路。也兒的石河源及克蘭河流域，水草最豐。證之歷史記載，及地理情形，成吉斯汗西征大軍，似由第一道通過阿爾泰山（金山）者也。

（五）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指喀喇額爾齊斯河，烏倫古河及其枝流而言。喀喇額爾齊斯河流入齋桑泊。（Zaisan lake）復由泊之西北角流出，僅名曰額爾齊斯河。烏倫古河亦向西北流，入烏倫古湖。

（六）別石把即別失八里（Bishbalik），爲唐時之北庭都護府，今之烏魯木齊（Urumtsi）或曰爲孚遠縣。宋時屬於回鶻。

（七）瀚海即沙漠。蒙古人謂之戈壁。（Gobi）海中之嶼，即今人所謂沙島（Casis）也。

（八）輪台之名，見於漢書。司馬遷史記大宛傳作侖頭。今新疆仍有輪台縣，惟地址恐非即漢時之侖頭也。

（九）和州又名火州，又名哈喇火者。（Karakhodjo）今之吐魯蕃，唐之高昌也。耶律楚材謂即伊州者，誤也。伊州即漢時伊吾廬，今之哈密也。宋時，王延德使高昌，過伊州後，尚歷數站，始至高昌也。

（十）五端，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忽炭。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作斡端。大唐西域

記卷十二云，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Khotan 之譯音也。中國史上，自漢以來，皆稱之爲于闐國。于闐國河中產玉，魏書已言之。新五代史云，『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於河。然後國人得撈玉於河』。于闐在高昌西南，而此言在西。誤也。西遊錄所記各地方向，多不可恃。

(十一)不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普剌，經世大典圖，普剌在阿力麻里之東。拉施特史記作普剌特。(Pulad)海敎紀行作孛剌特。(Phulad)距賽藍湖(Sairam lake)不遠。盧白魯克(Rubruck)紀行作波拉忒。(Bolat)不剌城南之陰山，亦見上方北使記。白萊脫胥乃竇謂即今固爾札(即寧遠城)西北之薄羅火魯山，(Borokhoro)又名塔爾敢山。(Talki)此山亦天山之一枝。山頂之池，即賽藍湖(Sairam lake)也。

(十二)阿里馬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阿力麻里城。回教著作家皆稱其地曰 Almalik。俄人謝米諾甫(Semenoff)踏查，謂在固爾札西北四十俄里，(versts)(每一俄里合中里二二)伊犂河畔。距綏定七俄里處，至今尚有古城遺蹟，佔領廣大面積。吉利吉思人(Kirghiz)(即黠戛斯)及突厥人，皆稱蘋菓曰阿里馬。(Alma)

(十三)亦列河即今之伊犂河，(Ili R.)唐書西突厥傳曰伊麗水。回教徒之馬撒雷克阿爾阿伯薩(*Masalak al-absar*)書謂伊犂河爲馬瓦拉痕那兒(Mavara-n-nahr)省(即阿母河北Trans-

Oxiana)之東北界線云。

(十四)虎司窩魯朶即波斯著作家之拜拉薩貢。(Belasagun)考已詳上方西遼建國篇。茲不贅述。

(十五)塔剌思城(Talas)甚古。第六世紀，東羅馬蔡馬庫斯奉使西突厥紀行中，已有其名。玄奘嘗過其地，稱之曰怛邏私。天寶時，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嘗爲大食擊敗於此。回敎著作家稱此城曰 Taras，費杜西之帝紀 (*Shahnameh*) 中亦有見之。 其他西方人記怛邏私城，皆已於本册第三十一節注二十九言之矣。 茲不重述。今代地圖上已無此名。 其地址即今之奧李阿塔市(Aulie-ata)也。

(十六)苦盞城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忽氊，西遊記作霍闡，西使記作忽章，唐書西域傳作俱戰提。(Khojenda) 八普，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巴補。可傘城元史西北地附錄作柯散。(Kasan) 芭欖城不見他書。白萊脫胥乃竇謂即康地巴旦，(Kandi-badan) 華言杏仁城也。伊蘭人稱杏仁曰巴旦。算端巴伯兒史記謂此城產杏仁最佳。其城在忽氊之東。

(十七)苦盞石榴，巴伯兒亦嘗讚美之。

(十八)耶律楚材所記芭欖情況，正與西域之杏相類。本草綱目卷二十九所記巴旦，可參觀也。長春眞人西遊記云，『壬午之春，正月，把欖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

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

（十九）訛打剌，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兀提剌耳（Otrar）。其遺址在阿里斯河（Arys R.）入錫耳河（Syr-daria）口處。約在北緯四十三度，東經六十八度。耶律楚材所記西征原由，與波斯史家所言正合。訛打剌城長官葢兒汗依納兒朱克（Gairkhan Inaldjuk）殺成吉斯汗之使者，獻其頭於花剌子模國摩哈美德算端。訛打剌城有兩大事，在世界史上可以留紀念也。一即殺蒙古使者，引起成吉斯汗西征之師。一千二百十九年，（元太祖十四年，己卯歲）城陷。是爲蒙古入征服亞洲西部之始。二即明初帖木兒徵集大軍，預備東征中國。行至訛打剌，忽於一千四百零五年，（永樂三年）二月，十八日，崩殂也。訛打剌之名，亦見於小亞美尼亞王海敦紀程。裴哥羅梯（Pegolotti）之通商指南謂由玉龍傑赤（Organci, Urghendj）至兀提剌耳（Oltrarre）駱駝車須三十五日以至四十日。由撒拉康科（Saracanco）直至兀提剌耳僅五十日即可至。（似經阿拉耳海北）由兀提剌耳至阿力麻里（Armalec, Almalik）騎驢行四十五日即至。丁謙西遊錄考證及大典圖考證謂訛打剌即怛邏斯，實完全錯誤也。

（二十）尋斯干即撒馬兒罕。（Samarkand）在訛打剌之西南，而此處言在西者，誤也。尋斯干之原音爲 Semiscant 元史卷一，太祖十六年，作薛迷思干城。薛迷思，突厥語 Semiz 之譯音。華言肥也。干，波斯語 Kand 之譯音，華言鄉村城市也。尋斯干乃『肥城』之義。耶

律楚材僅譯作肥，尚未盡其全義也。亨利玉爾謂薛迷思干(Semiscant)爲撒馬兒罕之古名。中世紀彝思脫里派主教等，皆稱此城曰薛迷思干。明初，西班牙國大使克拉維局(Clavijo)謂撒馬兒罕又名錫墨斯京(Cimesquinte)，亦薛迷思干之別譯也。北宋時阿拉伯地理家阿爾比魯尼(Al Biruny)謂突厥人稱撒馬兒罕曰撒買賚干特，(Samezkend)華言『太陽城』(Sun City)也。此又一說矣。

(二十一)屈眴，阿拉伯語 Kassam 之譯音，華言棉也。今代土耳其斯坦人謂棉曰古撒。(guza)

(二十二)蒲華，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不花剌城，(Bokhara)唐時安國。今譯多作布哈拉。

(二十三)謀速魯蠻，元史作木速蠻，即 Mussulman 之譯音，即回敎徒也。此處之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即花剌子模國算端也。蒲華西大河即阿母河也。

(二十四)玉里犍城，元史太祖本紀作玉龍傑赤。(Urghendj)其繁盛之狀，可於本册第三十一節，新唐書火尋國後注三十七見之。玆不重述。

(二十五)班城即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六年之班勒紇城，西北地附錄作巴里黑。

(二十六)甄城，丁謙與白萊脫胥乃資皆謂即長春西遊記之團八剌。白氏謂團八剌即克兒團寨。(Kerduan)據拉施特史記蒙古人攻克兒團寨，閱一月始下。下後，成吉斯汗乃得長驅過

印度庫斯山，閣巴細城。(Bamian)

(二十七)黑色印度城不可考。謂在甎城之西，似亦謬誤。丁謙謂即北印度克什米爾國，似近眞確。其南流大河，似即印度斯河 (Indus)也。

(二十八)可弗叉國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欽察國。元朝秘史作乞卜察克爲今歐洲俄國南部。阿拉伯人無泊字 (P)音，故稱之曰 Kifchak，其實應作 Kipchak 也。丁謙混作唐書之可薩。(Khazars) 殊不知可薩亡已久矣。骨利幹在今貝加爾湖 (Baikal Lake) 北，與欽察同緯度。故兩地夏季時，皆晝長夜促。羊胛熟，日已復出也。中世紀時，回教徒多有於夏季泝窩爾加河 (Volga) 而上，至布加利國 (Bolghar) 故墟，以觀夜中日。(Midnight sun) 蓋地近北極，雖在深夜中，亦可望見日也。耶律楚材留西域時，蒙古大將速不台初次征伐可弗叉國。至西曆一千二百三十六年，(元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 始全爲蒙古人平定。以蜜爲釀，俄國南部至今尙然也。土人最喜飲之。稱曰蜜俄德 (Miod)。土人謂蜜亦曰蜜俄德。俄國南部爲產蜜名區。(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earches*, I, pp. 9—24.)

第九十六節。長春眞人西遊記導言。　太宗師長春眞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戊辰，西曆一千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爲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修眞。丁亥，謁重陽全眞開化王眞君嘉於海寧，請爲弟子。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學。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己卯，居萊州。時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扎八兒波斯賽夷人持一手詔致聘。十一月至隱所。制文曰，「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祐，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

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眞履規，博物洽聞。探頤窮理，道沖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眞上人之雅操。久棲霞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天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一筆。」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庚辰，（西一千二百二十年）正月，乃與弟子趙道堅，（道號虛靜先生）宋道安，（道號沖虛大師）尹志平，（道號淸和大師）孫志堅，（道號虛寂大師）夏志誠，（道號淸貞眞人）宋德方，（道號淸虛大師）王志明，（道號葆光大師）于志可，（道號沖虛大師）張志素，（道號崇道大師）鞠志圓，（道號通眞大師）李志常，（道號通元大師）鄭志修，（道號頤眞

大師張志遠，(道號元眞大師)孟志穩，(道號悟眞大師)綦志清，(道號淸眞大師)何志淸，(道號保眞大師)楊志靜，(道號通元大師)潘德沖，(道號沖和大師)等十八人，及特旨蒙古護持，蒙古打，喝剌八海，宣差阿里鮮，宣差便宜使劉仲祿等四人北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曷剌馳奏。眞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裏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卽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澒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

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顏色樵顇，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即庚辰歲）三月日奏。』十月，曷刺回，復奉勑旨曰，『成吉思皇帝勑眞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啟，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尙。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元太祖十六年，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午，二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

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眞人大略荅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向無爲淸淨之理。上說。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歲癸未，(元太祖十八年，西一千二百二十三年)太祖大獵於東山。馬踣。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久之。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太宗師，掌管天下道敎。有聖旨云，『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邱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係逐日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敎著者。據邱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敎免了差發賦稅者。其外詐推出家，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照用者。右付神仙門下收執』。又言，『照

使所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並免差發稅賦。准此，癸未，羊兒年，三月，御寶日。』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邱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也聰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邱神仙你就便理合只。你識者奉到如此。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歸抵宣德後，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成吉思皇帝聖旨云，『邱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麼？路裏飲食頗多不少來麼？你到宣德州等處官員好覷你來麼？下頭百姓得來麼？我這里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宣德時，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爲福。既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柱杖，於窗戶墻壁上，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毀理勢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甲申，二月，燕京行省石

抹公，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敦，宣差使宜劉公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請至燕京。石抹疏云，「燕京行尚書省石抹公謹請眞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啟箇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以待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天一作上福田。若非眞神仙人，誰稱此道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識超羣品，道悟長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實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焉奉紫詔而南回，正當傳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疏。癸未年，八月　日。」王敦疏云，「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敦請眞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搏歸隱，雲臺生光。不到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惟眞人師父，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載爲日暮，以八極爲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眞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敎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于海內。一日回轅南邁，可能獨善於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實大燕之

宏搆。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明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首宅首善之地。敢輒伸于管見。冀少駐霓旌。萬里雲披，式副人天之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癸未年，八月，日。』此二疏皆爲癸未年八月繕成。至次年始送達宣德者。眞人從其請。以二月上七日，抵燕，入天長觀。四方敦請，眞人不得常居燕京。遠方來取則者，輒不得見。丙戌年，（西一千二百二十六年）乃有石抹公請眞人久住天長觀之疏如下：「燕京尙書省石抹公謹請邱神仙久住天長觀者。竊以時止時行，雖聖人不凝滯于物。爰居爰處，而君子有恒久之心。於此兩端，存乎大智。長春眞人重陽高弟，四海重名。爲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昔年應聘，還自萬里尋思干。今日接人，久住十方天長觀。上以祝皇王之聖壽，下以薦生靈之福田。頃因識察於細人，非敢動搖於仙杖。不圖大老，遂有遐心。況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而遠近取此乎法則。如謂舍此而就彼，是謂下喬而入幽，輒敢堅留。幸不易動。休休莫莫，無爲深山窮谷之行。永永長長，而作大極瓊華之主。謹疏。丙戌年，八月，

日。」一時國兵踐蹂中原　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瀕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於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出。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是年同月，成吉思皇帝亦崩。至元己巳正月，旨詔贈五祖七眞徽號，而曰長春演道主敎眞人。侍行十八弟子中除趙道堅中途卒於賽藍城東外，僅李志常及尹志平二人，留芳名於後世。李志常爲長春西遊記之筆錄人。元史記元憲宗元年，以僧海雲掌釋敎事，以道士李眞常掌道敎事。眞常卽志常別號也。尹志平亦見元史邱處機傳，奉璽書襲掌其敎。至大間，加賜金印。處機之四傳，有曰祁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嘗過

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爲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于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是。對曰，祁眞人。世祖歎異者久之。（參觀輟耕錄第十卷，丘眞人，元史卷二百二，丘處機傳，卷一百二十，札八兒火者傳。西遊記。）

處機在西域論道，深契帝心。東歸以後，尙時遣使問候。其寵任之專，亦可見矣。上方所錄，多据道家傳記。處機人品純粹，學術淵深，可無庸疑。惟据當時佛家記載，處機等東歸後，不免有濫用權勢，欺凌他教之舉，致爲盛德之累也。張伯湻大元至元辨僞錄隨函序云，『乙卯間，（西一千二百五十五年，元憲宗五年，）道士丘處機（處機此時已卒三十年矣）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爲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曰玉觀音，舍利寶塔。謀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玉浮。僞語老子八十

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諭，登殿辨對，化胡眞僞。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墮辭屈。奉旨焚僞經。罷道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黨占餘寺，流弊益甚。丁巳，（西一千二百五十七年）秋，少林復奏。續奉綸旨，僞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一千二百六十一年）凡九春。（九爲七字之誤）而其徒竄匿未悛。邪語詔行。屏處猶妄。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西一千二百八十一年）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爲僧。不爲僧者娶妻爲民。」又貴吉祥之辨僞錄序云，『切見全眞道士者，丘處機，李志常，史志經，令狐璋等，學業庸淺，識慮非長。並爲鄙辭，排毀正法。擊茲布鼓，竊比雷門。使中下之流，咸生邪見。欽奉薛禪聖明皇帝發大悲心。愍其盲瞽，恐墮泥犁。勅令製斯論耳。震蕩法海，摧彼詞鋒。碧雞之銳竟馳，黃馬之駿爭騖。狀鴻爐之焚纖翼。猶炎日之煉重冰。負勝之儔，於斯可見。誓歸慈定，已破魔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復欽奉先皇帝聖旨，勅令天下僞經，一

時焚盡。〔以上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三。〕至元十八年之焚道經，蓋爲前此囂張之反動力也。

處機所居之萬安宮，卽金之行宮，又名北宮仙島。今北京北海南端之瓊島也。仙化後，其弟子尹志平等葬之白雲觀。觀仍存留。在今北京西便門外一里。規模宏大爲全國冠。每年正月十九日爲廟會。京師男女雲集。燒香祈福。所以誌眞人誕日也。觀之後，有丘祖殿。殿之中，爲眞人塑像。壇前有眞人生時所用之鉢。鉢之下，卽眞人長眠處也。側殿有眞人與其六大弟子之塑像。第三殿有侍眞人西行十八弟子之像。

處機派徒，元初勢力甚盛。中國北部之道徒，悉依歸之。其刻苦修行，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六十一章，亦記之云，『又有別派信徒曰先生(Sensin)者，〔至元辨僞錄云，釋道兩路，各不相妨。今先生言道門最高。原注，元人稱道士爲先生。馬哥孛羅遊記之 Sensin 亦可爲神仙之譯音。處機封號曰神仙。其徒亦必以神仙自號也。〕其人守戒禁慾，刻苦萬分。終身不食他物。所食者，僅糠麩和熱水而已。所飲者，亦僅水而已。齋戒終身。終身禁慾避樂。崇拜偶像。有時且拜火。異派之偶像敎徒，稱此輩爲異端邪敎。猶之吾人之稱拍塔林人

(Patarins)（中世紀義大利北部之邪教徒）也。兩派所拜偶像不同。先生派無論如何，不肯娶妻。衣藍黑之麻製服。臥席上。其修行之謹，至可驚也。所拜偶像，皆為婦人，有婦人名也。」（案道家之神，婦人固有之。惟不盡然耳。）前俄國駐北京總主教拍雷狄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謂馬哥孛羅言「異派偶像教徒，稱道士為異端邪教。其所謂異派者，必卽喇嘛及和尚也。孛羅在中國時，釋道兩教，適有激烈之爭。釋教徒謂道教為詐偽邪說，並指出道藏經多種為偽造。釋教徒因忽必烈崇信釋教，乘機勸其下令焚道經。」玉爾註謂一千二百八十一年，（至元十八年）忽必烈虐待道徒事，孛羅或曾知之也。余搜得一證，釋道之爭，馬哥孛羅不獨知之，且嘗參預此番宗教上之大爭案也。余於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導言嘗指出元世祖時之樞密副使孛羅為卽馬哥孛羅。學者至今多承認之也。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三，有唐方等所撰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其中有云，「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為徵理。長春宮道流，謀害僧錄廣淵。聚徒持挺毆擊僧眾。自焚廩舍。誣廣淵遣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百餘石。他物

稱是。事達中書省。辨其誣。甘志泉，王志眞款伏。詔遣樞密副使孛羅及諸大臣覆按無異詞。志泉，志眞就誅。劓刵流竄凡十人。仍徵所聲言米物，如其數歸之僧衆。有道家僞經尙存。爲言者聞諸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德使司脫，因小演赤奏台。往年所焚道家僞經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類皆詆毁釋敎，剽竊佛語。宜皆甄別。於是上命樞密副使與前中書左丞文謙，祕書監友直，釋敎總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於思，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敎禪諸僧及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偕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眞掌敎祁志誠，大道掌敎李德和，杜福春，暨諸道流，考證眞僞。翻閱兼旬。雖卷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爲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罔有根據。詆毁釋敎，以妄自尊崇。復爱慕其言，而竊爲己有。假陰陽術數，以示其奧。裒諸子醫藥，以誇其博。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本眞。文所載符咒，妄謂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伉儷諧和，如鴛鴦之有偶。將

以媒淫亂而規財賄。至有教人，非望佩符在臂，則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語。其僞妄駁雜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俗。自道德經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辭以聞。上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使孛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爲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去道藏，庶幾湔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髮爲僧。不願爲僧者，聽其爲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於憫忠寺，焚道藏僞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一觀於此節，則孛羅遊記言及道士之被詆諆者，其故易明。若非身預其役，則彼歐西一基督信徒，言語不通，何能知此中之底蘊乎。此節亦

可證明樞密副使孛羅即馬哥孛羅也。

長春眞人西遊記分上下二卷，爲其弟子李志常所撰。於所經各地道里，風俗，記載明晰。可爲研究西域歷史地理者之助證。然自著成後，歷元明二代，迄於淸初，無人過問，等於失傳。明人所作鄙俗小說，演唐玄奘故事，亦稱西遊記。蕭山毛大可（名奇齡又號西河先生）以爲出處機之手。無異道聽塗說。時至今代，懷此誤會者，余尙嘗遇其人矣。淸高宗乾隆六十年，乙卯歲，（西歷一千七百九十五年）錢大昕與段玉裁二人，游蘇州元妙觀，閱道藏，見此書。大昕借鈔後，爲之傳播於世。輯叢書者，由是亦多搜羅之。連筠簃叢書，皇朝藩屬輿地叢書等，皆得見之。錢大昕之發現長春眞人西遊記，猶之多不內(G. Dobner)及梅諾脫(J. G. Meinert)二人之發明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追想記也。尤奇者，丘處機與馬黎諾里皆爲元時之人。一則奉命往西，一則奉命來東。在當時皆無人過問其書。必待至四五百年後，淸乾隆時，二書始皆經學者之手，重見於世也。馬黎諾里之書，發見於乾隆三十三年，長春西遊記發現於乾隆六十年，二書

重行見世之時期，又幾相同也。大昕發明後，吾國學者，最初注意於此書者，爲大興徐松。松於嘉慶年間，被譴至新疆。故對西域事，頗留心。道光二年，（西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松從龔定盦假讀此記。因爲考證自金山至阿里馬一節路程。同時松之友人桐鄉程同文亦有考證。陽湖董祐誠有西遊記日食考。稍後，烏程沈子敦有金山以東釋一篇。沈氏之作，余惜未能見。民國四年，杭人丁謙有長春眞人西遊記地理考證之作，載於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中。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清穆宗同治五年）俄國駐北京總主教拍雷狄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將長春西遊記全書譯成俄文，載於北京教會雜誌（*Records of the Pekin Eccles. Mission*）第四册中。翌年，鮑梯(M. Pauthier)又有法文譯本。惟鮑氏僅依海國圖志節錄者翻譯，且多謬誤也。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清光緒十三年）俄人白萊脫胥乃竇將長春西遊記譯成英文，載於其所著之中世紀中央及西部亞細亞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第一册中。是此書於甚早時間，已有外國學者研究之矣。

余生也晚，諸家之注，幸獲讀之。研究是書，亦數年矣。此書記載詳明，

爲研究中世紀中央亞細亞史地者，不可缺之書也。在史地學上之價値甚高。其影響雖不若馬哥孛羅遊記之鉅，而叙事詳晰，條理不紛，文章優雅，固非馬哥孛羅所可比肩也。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追想記更不可同日語矣。余故特重刋其原文，而詳爲之注。西遊記原書，分上下二卷，余爲便讀之故，分上卷爲七節，下卷爲五節。每節就其內容，而標新名，以清眉日。孫錫序亦附此。所有外域地名，路線考證，鄙人多偏取白萊脫胥乃賚之注。良以俄人實地踏查，確勝於中國諸家之穿穴於故紙堆中也。民國十五年，夏，清華學校研究院發刋叢書第一種，海寧王國維之蒙古史料中，亦有長春眞人西遊記注二卷。余於本書付刋之先，亦得參考。惟余注釋之成，早於王國維書出版之日，最少亦在二年之先。徒以無貲付印，是以稽遲至今耳。

第九十七節。長春眞人西遊記序。

長春眞人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友鴻濛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已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

年春，果次于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動而風行，眞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游。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啟途而西。將別，道衆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夾鐘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彷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濡。雖其所以禮遇之者，不爲不厚，然勞憊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蔕芥。非有道者，能如是乎？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掇其所歷而爲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游，而徵序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有大智，尤不能偏知而盡識也。況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

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知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戊子，秋，後二日，(一)西溪居士孫錫序。

(一)長春眞人卒於丁亥歲，即西曆一千二百二十七年。孫錫此序，作於眞人卒後一年。李志常西遊記之作成，亦必於丁亥戊子間也。

第九十八節。長春眞人西遊記卷上。

門人眞常子李志常述。

(一)旅行緣起。

父師眞人(二)長春子，(三)姓邱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未冠出家。師事(三)重陽眞人，而住磻溪龍門十有三年。眞積力久，學道乃成。暮年還海上。戊寅歲之前，師在登州。河南屢欲遣使徵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夏，四月，河南提控邊鄙使至，邀師同往，師不可。使者攜所書詩頌歸。繼而復有使自大梁來。道聞山東爲宋人所據乃還。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全，彭公義斌來請不赴。爾後隨處往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乃言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

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師躊躇間。仲祿曰，師名重四海。皇帝特詔仲祿踰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師曰，兵革以來，此疆彼界。公冒險至此，可謂勞矣。仲祿曰，欽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祿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朶得旨(四)。六月，至白登北威寧，得羽客常眞諭。七月，至德興(五)。以居庸路梗，燕京發士卒來迎。八月，抵京城。道衆皆曰，師之有無，未可必也。過中山，歷眞定，風聞師在東萊。又得益都府安撫司官吳燕蔣元，始得其詳。欲以兵五千迎師(六)。燕等曰，京東之人，聞兩朝議和，衆心稍安。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據險自固。亦將乘桴海上矣。誠欲事濟，不必爾也。從之。乃募自願者得二十騎以行。將抵益都，使燕元馳報其帥張林。林以甲士萬郊迎。仲祿笑曰，所以過此者，爲求訪長春眞人，君何以甲士爲。林於是散其卒，相與按轡以入。所歷皆以此語之。人無駭謀。林復給以驛騎。次濰州，得尹公。冬，十有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徐謂仲祿曰，此中

饌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當遣十五騎來。十八日卽行。於是宣使與衆西入益都，預選門第子十有九人，以俟其來。如期騎至，與之俱行。

(一)重陽眞人即王嘉。

(二)磻溪在陝西鳳翔府南。

(三)戊寅歲，即西曆一千二百十八年，元太祖十三年，宋甯宗嘉定十一年，金宣宗興定二年也。處機時年已七十一矣。次年，即西曆一千二百十九年，元太祖十四年，已卯歲。時帝正出兵西征花剌子模。(Khwarizm) 該年之夏，駐蹕也兒的石河 (Irtysh) 畔。

(四)乃滿國元史作乃蠻國。据波斯史家拉施特之記載，乃蠻部族(Naimans)居於也兒的石河發源處，及阿爾泰山東西兩麓。兀里朶 (ordo) 爲蒙古語，華言行宮也。成吉斯汗以該年秋振旅西進。

(五)德興即今之涿鹿縣，明清兩朝皆曰保安州，金時爲府。居庸關在北京西北。入蒙古必經之峽也。燕京即今北京。書中又作京城，或京師蓋沿用金人之名也。

(六)益都府清時山東青州府。入民國，改益都縣。濰州今曰濰縣。

(一一)由濰陽至宣德。

由濰陽至青社，宣使已行矣。聞之張林言，正月七日，有騎四百，軍於臨淄。青民大駭。宣使逆而止之。今未聞所在。師尋過長山及鄒平。二月初，届濟陽。(一)士庶奉香火迎拜于其邑南。羽客長迎前導。飯於養素庵。會衆僉曰，先月十八日，有鶴十餘，自西北來。飛鳴雲間。俱東南去。翌日，辰巳間，又有數鶴，來自西南。繼而千百焉，或頡或頏。獨一鶴拂庵，盤桓乃去。今乃知鶴見之日，即師啓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額。留數日。二月上旬，宣使遣騎來報，已駐軍將陵，(二)艤舟以待。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軍來迓。師曰，來何暮。對以道路榛梗，特往燕京會兵，東備信安，西備常山。仲祿親提軍取深州，下武邑，以闢路。構橋於滹沱，括舟於將陵。是以遲。師曰，此事非公不克辦。次日，絕滹沱而北。二十二日，至盧溝。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門入，(四)道士具威儀，長吟其前。行省石抹公館師於玉虛觀。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師與之名，往往脫欲兵之禍。師之道廕及人如此。宣撫王巨川楫上詩。師答云，『旌旗獵獵

馬蕭蕭，北望燕師渡石橋。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別海山遙。良朋出塞同歸雁，破帽經霜更續貂。一自元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招。』師聞行宮漸廣，春秋已高。倦冒風霜，欲待駕回朝謁。又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女同行哉。』仲祿乃令曷刺馳奏，師亦遣人奉表。一日有人求跋閻立本太上過關圖。題『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羣胡皆稽首，大道復明基。』又以二偈示衆。其一云，『雜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空華空寂念，若有若無心。』其二云，『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忍辱調猿馬，安閒度歲時。』四月上旬，會衆請望日醮于天長。師以行辭。衆請益力。曰，『今茲兵革未息　遺民有幸，得一覩眞人，蒙道廕者多矣。獨死者冥冥長夜，未沐薦拔，遺恨不無耳。』師許之。時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啓醮事，雨大降。衆且以行禮爲憂。師於午後赴壇將事。俄而開霽。衆喜而歎曰，『一雨一晴，隨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感應若是乎。』明日，師登寶元堂。傳戒時，有數鶴自西北來。人皆仰之

。焚簡之際，一簡飛空而滅。且有五鶴翔舞其上。士大夫咸謂師之至誠動天地。南塘老人張天度子眞作賦美其事。諸公皆有詩。醮竟，宣使劉公從師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羣盜於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五月師至德興龍陽觀度夏。以詩寄燕京士大夫云，『登眞何在泛靈槎。南北東西自有嘉。碧落雲峯天景致。滄波海市雨生涯。神游八極空雖遠。道合三清路不差。弱水縱過三十萬。騰身頃刻到仙家。』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卿，陽彪仲文，師謂才才卿，李士謙子進 劉中用之，陳時可秀玉，吳章德明，趙中立正卿，王銳威卿，趙昉德輝，孫錫天錫，此數君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也。王覯逢辰，王眞哉清甫，亦與其遊觀。居禪房山之陽，其山多洞府。常有學道修眞之士棲焉。師因挈衆以遊。初入峽門，有詩云，『入峽清遊分外嘉。羣峯列岫戟查牙。蓬萊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觀道士家。松塔倒懸秋雨露。石樓斜照晚雲霞。卻思舊日終南地。夢斷西山不見涯。』其地爽塏，勢傾東南。一望三百餘里。觀之東數里，平地有湧泉，清冷可愛。師

往來其間。有詩云，『午後迎風背日行。遙山極目亂雲橫。萬家酷暑熏腸熱。一派寒泉入骨清。北地往來時有信。東皋遊戲俗無爭。（耕夫牧豎堤陰讓坐）溪邊浴罷林間坐。散髮披襟暢道情。』中元日，本觀醮。午後傳符授戒。老幼露坐。熱甚。悉苦之。須臾有雲覆其上，狀如圓蓋。移時不散。衆皆喜躍讚歎。又觀中井水可給百人。至是踰千。衆執事者謀他汲。前後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緣天助之也。醮後，題詩云，『太上宏慈救萬靈。衆生薦福藉羣經。三田保護精神氣。萬象欽崇日月星。自揣肉身潛有漏。難逃科教入無形。且遵北斗齋儀法。（南斗北斗皆論齋醮）漸陟南宮火鍊庭。』八月初，應宣德州元帥移刺公請，遂居朝元觀。中秋夜，有賀聖朝二曲。其一云，『斷雲歸岫，長空凝翠，寶鑑初圓大光明，宏照亘流沙，外直過西天，人閒是處，夢魂沈醉，歌舞華筵道家門，別是一般清朗，開悟心田。』其二云，『洞天深處，良朋高會，逸興無邊上丹霄，飛至廣寒宮，悄擲下金錢，靈虛晃耀，睡魔奔迸，玉兎嬋娟坐忘機，觀透本來眞性，法界周旋。』是後天氣清肅，靜夜安閒

。復作二絕云，『長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窗萬慮沈。天下是非俱不到，安閒一片道人心。』其二云，「清夜沈沈月向高。山河大地絕纖毫。惟餘道德渾侖性。上下三天一萬遭。」朝元觀據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帥移剌公因師欲北行，瓶構堂殿，奉安尊像。前後雲房洞室，皆一新之。十月間，方繪祖師堂壁。畫史以其寒將止之。師不許曰，『鄒律尚且回春，況聖賢陰有所扶持邪？』是月果天氣溫和如春，絕無風沙。由是畫史得畢其功。有詩云，『季春邊朔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風。旅雁翅垂南去急。行人心倦北征窮。我來十月霜猶薄。人訝千山水尙通。不是小春和氣暖。天教成就畫堂功。』尋阿里鮮至自斡辰(六)大王帳下。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北遊望山。曷剌進表回。有詔曰，『成吉思皇帝敕眞人邱師』。又曰，「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端。」其終曰，『雲軒既發于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摩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

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見重如此，又敕劉仲祿云，『毋使眞人飢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師與宣使議曰，前去已寒。沙路綿遠。道衆所需未備。可往龍陽，乘春起發。宣使從之。十八日，南往龍陽。道友送別多泣下。師以詩示衆云，『生前暫別猶然可。死後長離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輪回生死苦難甘。』翌日，到龍陽觀過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龍巖寺齋。以詩題殿西廡云，『杖藜欲訪山中客。空水（一作山）沈沈淡無色。夜來飛雪滿巖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遊八極騰虛明。欲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眞不易。此別話應長。北踏野狐嶺，西窮天馬鄉。陰山無海市。白草有沙場。自歎非元聖。何如歷大荒。』又云，『京都若有餞行詩。早寄龍陽出塞時。昔有上牀鞋履別。今無發軫夢魂思。』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皇帝舊兀里多）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辛巳之上元，醮於宣德州朝元觀。

以頌示衆云，『生下一團腥臭物。種成三界是非魔。連枝帶葉無窮勢。跨古騰今不奈何。』以二月(七)八日啟行。時天氣晴霽，道友餞行於西郊。遮馬首以泣曰，『父師去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師曰，『但若輩道心堅固，會有日矣。』衆復泣。請果何時耶？師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兼遠涉異域，其道合與不合，未可必也。』衆曰，『師豈不知。願預告弟子等。』度不獲已，乃重言曰，『三載歸。三載歸。』

(一)濰陽即濰縣，以在濰水之北，故又曰濰陽也。靑社即靑州。

(二)長山鄒平皆縣名，今隸濟南道。濟陽今濟南。

(三)將陵縣元時陵州，今已廢。舊址在今景縣境。

(四)麗澤門北京正南門。

(五)宣德州今之宣化縣。明清兩朝皆爲府。

(六)斡辰者成吉斯汗之幼弟。元史作斡眞，元秘史作斡惕赤斤(Udjughen)。帝西征，留守國內也。斡眞封地及駐所，在蒙古東北。拉施特謂近喀拉淸阿爾忒(Calaltchin alt)及額爾古河。(Olkui River)額爾古河今圖作額爾古納河。

(七)長春以辛巳年，(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即元太祖十六年。)二月，由宣德啟行出塞也。

(三)蒙古境內紀程。

十日，宿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嶺(一)。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哀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二)。道人之心，無適不可。宋德芳輩(三)拾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籙。此亦余北行中因緣一端耳。』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四)，盡邱垤鹹鹵地。始見人烟二十餘家。南有鹽(一作咸)池。池邐東北去。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馬行五日，出明昌界(五)。以詩紀實云，『坡陀折疊路彎環。到處鹽場死水灣。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惟有馬回還。地無木植惟荒草。天涯邱陵沒大山。五穀不成資乳酪。皮裘氈帳亦開顏』。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六)。其磧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濼(七)，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釣爲業。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詩云，『北陸祁寒自古稱。沙陀三月尙凝冰。更尋若士爲黃鵠。要識修鯤化大鵬。蘇武北邊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三月五

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烟。皆黑車白帳。(八)隨水草放收。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惟黃雲白草。行不改途。又二十餘日，方見西沙河，(九)西北流入陸局河。水濡馬腹，傍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十)帳下。冰始泮，草微萌矣。時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內首領，皆載馬湩助之。皂車氈帳，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延生事。師曰，須虔齋戒，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且自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十一)積水成海，周數百里。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薤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十二)既，衆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蝕自西南生自東北其地朔涼而暮熱。草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十三)其西南接魚兒濼驛路。(十四)蒙古人喜曰，前年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有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

。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十五)。漸見大山峭拔。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烟頗衆。亦皆黑車白帳爲家。其俗牧且獵(十六)。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皂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名曰故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回。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十七)。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以詩叙其實云，「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烟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峩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只自由。」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巷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十八)，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十九)。歷七帝。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栝森森，千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度淺河，天極寒。雖壯者

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嶺西。時初伏矣。朝暮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澌冷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且百餘里。既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其水清冷可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間，有大葱，高三四尺。澗上有松，皆十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山行五六日，峯回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煙。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二十)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二十一)宣使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沒軸。絕流以濟。入營，駐車南岸。車帳千百。日以醍醐湩酪為供。漢夏公主(二十二)皆送寒具等食。黍米斗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麪八十斤。蓋麪出陰山之後，二千餘里。西域賈以橐駝負至也。中伏時，帳房無蠅。窩里朵，漢語行宮也。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二十三)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

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迹。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而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于水之陽。韭茂如芳草。峽道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刺肖(二十四)。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廬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紀其行。『當時悉達悟空晴。發軫初來燕子城。(撫州是也)北至大河三月數。(即陸局河也。四月盡到，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即此地也。山常有雪。東至陸局河約五千里。七月盡到。)不能隱地回風坐。(道德有回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卻使彌天逐日行。行到水窮山盡處，斜陽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鎭海八刺喝孫也(二十五)。八刺喝孫漢語爲城。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顧謂師曰，昔日稔聞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翌日，阿不罕山北鎭海來謁。師與之語曰，『吾壽已高。以皇帝二詔丁寧，不免遠行數千里。方臨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

耘爲務。喜見此地秋稼已成。余欲於此過冬，以待鑾輿之回。何如？』宣使曰，『父師既有法旨，仲祿不敢可否，惟鎭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敕，諸處官員，如遇眞人經過，無得稽其程。蓋欲速見之也。父師若需於此，則罪在鎭海矣。願親從行。凡師之所用，敢不備。』師曰，『因緣如此，當十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留門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財。聖堂方丈，東廚西廡，左右雲房，無瓦皆土木不一月落成。榜曰棲霞觀（二十六），時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麥，霜故也。大風傍北山西來。黃沙蔽天。不相物色。師以詩自歎云，『某也東西南北人。從來失道走風塵。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蹈黃沙遠遠巡。未死且令觀世界。殘生無分樂天眞。四山五岳多遊遍。八表飛騰後入神。』八日，攜門人虛靜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宣使劉公，鎭海相公，又百騎。李家奴鎭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腦後髮。

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以佳饌。師默而不答。

(一)翠帡口在張家口西約三十里。近處有翠屛山。野狐嶺張德輝塞北紀行作扼胡嶺。嶺在膳房堡口北五里。膳房堡口在張家口西，第一隘也。元史卷一，太祖六年，辛未歲，二月，帝自將兵南伐，敗金將遼實於野狐嶺。所謂戰場，即此也。

(二)此處天氣變異最彰。今代西洋遊歷家所記，與六百餘年前情形，仍正相合。普舌瓦爾斯吉(Przewalsky)謂『此高嶺，乃天所以分華夷者也。嶺之中軸，長城屹立。北爲蒙古高原，氣候寒冽。南爲支那平原，氣候溫和』。『五月六日，(陽曆)余立高嶺四眺。山景悅目。其南即中國平原。舉目青翠，氣候已春。嶺下即張家口。嶺上即蒙古。氣候嚴寒，隆冬初過而已。』

(三)撫州元之興和路。在今張家口北。長城以外諸地，皆是也。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云，『中統三年，建行宮。』張德輝塞北紀行有『尋過撫州，惟荒城在焉。』考德輝北行，在丁未年。(即西一千二百四十七年)後於長春二十七年。長春未記其城荒蕪。豈有遺漏歟?拍雷狄斯謂其遺址，當在今合剌八剌合孫。(元史語解作哈喇巴勒噶遜(Khara balgasun)(名見元史卷四世祖本紀一，丙辰，冬，駐于哈喇巴勒噶遜之地。)在張家口北約一百華里。由張口往恰克圖，必經之道也。

(四)蓋里泊即今之克勒湖。

(五)明昌爲內蒙古之邊牆。金章宗明昌年間所築。故稱之爲明昌牆。

(六)沙陀即沙漠。在今多倫諾爾北七八十里。榆樹爲蒙古沙漠中常有之物。漠中有水泉，故得生也。

(七)魚兒濼即塞北紀行之魚兒泊。元史卷一，太祖九年，甲戌，(西一千二百十四年)六月，帝避暑魚兒濼。元史卷一百十八，特薛禪傳又稱爲荅兒腦兒，或答兒海子。在上都東北三百里。至元七年，名其城爲應昌府。二十二年，改爲應昌路。中國地圖上有作達里泊，又有作捕魚兒海者。達里，乃蒙古人之名，而捕魚兒則漢譯也。惟此捕魚兒海不可與黑龍江西北之捕魚兒海又名貝爾海者，相混也。張德輝紀行云，「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爲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即長春之蓋里泊。)以其形似故也。州之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即明昌牆)城有戍者之所居。自堡障行四驛。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邱阜然。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鹽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於南北岸。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宮之外垣高丈

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高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近代歐洲人最初見此湖者，爲神父張誠(Fathar Gerbillon)。張誠以一千六百八十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由北京往尼布楚。(Nipchu, Nerchinsk)六月，(陽曆)二十七日，過此湖。張氏亦稱之曰塔兒腦兒(Taalnor)。周十五哩。(lieues) 豐於魚。離湖半哩，有塔之遺趾。並見有元時漢文大理石碑。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清同治十一年)俄人普舌瓦爾斯吉亦訪其地。普氏稱曰達賴腦兒 (Dalai nor)。其正音應作塔兒。塔兒，(Taal)蒙古語平原也。腦兒，湖也。爲蒙古東南巨浸。狀如扁橢圓形。其軸由東北向西南。周圍四十英里。高出海面四千二百英尺。氣候嚴寒，類於蒙古他部。陽歷四月中旬，堅冰依然未融。直至五月中．始漸解凍。盛產魚。春初解凍後，輒有中國人數百成羣，往彼捕魚。至晚秋始歸。

(八)蒙古人遊牧生涯，車上載帳，馬哥孛羅，盧白魯克，依賓拔都他等，皆有記載。惟今代車上載帳風俗，已不可見矣。長春所見黑車白帳，與西洋著作家之記載相同。

(九)西沙河，丁謙謂即海拉爾河，西北入呼倫湖。白萊脫胥乃賣謂即哈勒哈果勒河 (Khalgagol)。陸局河，張德輝作驢駒河。元史作怯魯連河，今代地圖作克魯倫河 (Kerulen)。

(十)斡辰大王帳下，拍雷狄斯謂在哈勒哈果勒河畔。然据長春記載，渡河北行三日，始達其

帳。故必在更北，今之臚濱縣境內也。

(十一)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即今之呼倫池。拍雷狄斯謂爲貝爾池者，誤也。惟貝爾池與呼倫池有烏爾順河(Orshun)相連。拉施特史記亦載貝爾池(Buyür)及呼倫池。(Keulen Kulon) 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康熙二十八年)神父張誠嘗見此二池，謂豐於魚云。

(十二)長春於辛巳年，(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五月，朔日，在陸局河南岸，見日食事，與宋金二史天文志所書者相合。英國人偉烈亞力 (A. Wylie) 用天文法推算，該年五月二十三日，(舊陽曆)確有日食事。此亦可以證明長春西遊記全書皆確實也。

(十三)克魯倫河發源於肯特山。近俄國邊界。初東南流，後始改向東北。一千六百八十九年，神父張誠依長春舊道，由呼倫池沿克魯倫河上行，至鄂爾坤河 (Orkhau) 之兩岸。見水草豐足。清咸豐六七年間，俄國探險隊有克魯倫河流域之精密測量。長春謂『不得窮其源』者，非其源之眞不可窮，長春未經其地耳。

(十四)此句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作『西南濼驛路。』今依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本改正。丁謙謂濼作宿字解，與後文泊字同。白萊脫胥乃竇譯作『向西南，有驛路通魚兒濼』。兩說吾取白氏者。案此濼驛路，即張德輝由魚兒濼至哈喇和林者也。張德輝塞北紀行云，『自泊(即魚兒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頹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

五驛，抵一河。深廣約十滹沱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得。至冬可鑿冰而捕之。瀕河之民。漢雜以蕃。稍有居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之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

(十五)自陸局河轉灣處，西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偉烈亞力由此推算該地，必在北緯四十七度二十一分也。更由是西行四程，西北渡河。所渡之河，爲圖拉河枝流哈咾哈河。(Karuha, Kharukha)可無庸疑。度夏至處，當在東經一百零七度，圖拉河向南轉灣處也

(十六)孟珙蒙韃備錄云，其婦女『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綿繡，或珠金飾之其上。』元初，歐西遊歷家如勃拉奴克劈尼及盧白魯克等，皆嘗記蒙古婦人頭上裝飾，與中國著作家所言相同。

(十七)長春至蒙古時，其國尚無文字，故言其俗無文籍也。長春去蒙古後，僅數年，畏吾兒文即傳入蒙古，爲一切官牘所用。

(十八)長春渡哈咾哈河以迄長松嶺。其中間之路線，甚難攷定。張德輝塞北紀行云，『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臨一河。深廣皆翕陸連之比。其魚之大，若水之口。(此語難解。

必有誤字。）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剌，漢言兎兒也。遼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自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兒紇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迴六七十里。水極澂澈。北語謂吾誤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由城四望，地勢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張德輝所記多酷類長春。長春自度夏至處，又四程，西北渡河，乃見有契丹故城。德輝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臨一河必即圖拉河也。獨剌即圖剌之別譯。冠以渾字者，或水渾濁也。遼河又西行一驛，得見契丹故城。攷其故址，與長春所見相同。必即一城。丁謙攷遼史保大三年，天祚第二子，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稱帝。此城似即梁王所築也。偉烈亞力及俄人帕代林(Paderin)皆謂此城在哈嗟哈河上。張德輝之和林川即鄂爾坤河也。吾誤竭腦兒西圖作 Ughei nor，在鄂爾坤河及塔米爾河合流處之東南。長春之長松嶺似即吾誤竭腦兒附近諸山。以多松，故謂之長松嶺也。晚近俄國人在克魯倫河及圖拉河流域，有精密調査及測量。由庫倫(Urga)往烏里雅蘇台(Uliassutai)直道經過吾竭腦兒，鄂爾坤河，及色楞格河各枝流。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同治十二年）帕代林往探古和林都城。一千八百

七十七年，（光緒三年）波茲特尼甫教授（Pozdneyeff）探訪鄂爾坤河流域。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皮甫脫索夫大佐（Pevtsoff）由庫倫往烏里雅蘇台，繪有詳明蒙古地圖。契丹字今北京城南陶然亭尚有一碑可觀。然無人能識之矣。尋思干即撒馬兒罕。拉施特嘗記黑契丹常與花剌子模爭鬥。黑契丹嘗佔領撒馬兒罕，亦意中事也。西遼歷史，可參觀上文第八十四節，八十五節及八十六節。

（十九）近代遊歷家如皮甫脫索夫，張誠，愛里雅斯（Elias）亦皆記蒙古各山，僅北坡有森林，南面無之也。柯斯敦可（Kostenko）記新疆天山南坡，亦無樹木。

（二十）長春離克魯倫河以後，向西究經何路線，雖不能確攷，然其經鄂爾坤河（Orkhon）塔米爾河（Tamir）及色楞格河（Selenga）各流域，可無疑義。凡此諸地，皆處叢山之中。由庫倫往烏里雅蘇台有直路，須涉上方諸河。長春或亦由此道也。杭愛山（Khangai）由西北蜿蜒趨向東南。橫峙途間。分隔色楞格河流域及札布汗河（Dsabkhan）流域併阿爾泰山以東諸湖。『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種種情形，皆與杭愛山相合。此山諸峯，有甚高者。烏里雅蘇台（Uliassutai）在此山之西坡。高出海面五千四百英尺。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七月杪，席胥馬萊夫（Shishmareff）在該城時，望見杭愛山某峯，尙全爲雪淹。東北有一山峽，高出海面幾達一萬英尺。席氏攷察結果謂長春眞

人必在今烏里雅蘇台附近橫涉杭愛山者也。杭愛山元史卷一，太祖本紀作沆海山。甲子歲，『太陽罕至自按臺，營於沆海山。』拉施特謂忽必烈及海都二國，即以沆海山(Kanghai)及戈壁沙漠爲界云。俄人博塔甯 (Potanin) 謂杭愛山東部，有枝山曰恩都兒沙那，(Undurshana) 蒙古語『高松』之義。長春之長松嶺，必即指此。色楞格河南方枝流，有名齊老圖(Chilotu) 者，蒙古語『石河』之義。長春所見之『石河，長五十餘里，岸深十餘丈』者，必即指此。恩都兒沙那在齊老圖河之東。俯視之海子，即察罕腦兒。(Chagan nor) 齊老圖河由此發源者也。

(二十一)二十八日，泊窩里朵之東。程同文及丁謙二人，皆以元史地理志明載太祖十五年，(庚辰歲。長春出塞之前一年)建都於和林。故此處之窩里朵必即和林。然詳攷上下文情形，殊爲不然也。二十八日以前，長春已行至齊老圖河，望見察罕腦兒矣。和林在今鄂爾坤河東額爾德尼昭 (Erdnitso) 地方。豈有反而在東之理。故程丁二氏之說，有誤已明矣。俄人博塔甯謂此窩里朵，在色楞格河上流枝河鄂登爾河 (Eter) 上。說似近理。元史卷一百六，后妃表，太祖皇后甚多。共分四斡耳朵。各斡耳朵，未必即在一處。和林在鄂爾坤河(和林河)之東，而此處言皇后請師渡河。尤足證明此后之斡耳朵，非即和林也。和林城附近之水，皆北流。長春所見者東北流。亦與鄂登爾河情形相合也。

(二十二)漢夏公主，皆送衾具。漢者，指金朝言。元時，中國北部悉稱漢也。夏者，西夏，又名河西，又曰唐兀也。王國維謂漢公主即金衛紹王公主。以金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歸元太祖。事見金史宣宗紀。夏公主歸元，見元朝秘史續集一。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其主不兒罕降。將女子名察哈的獻與成吉思。察哈即此記之夏主也。

(二十三)七月九日後，屢見之山，皆杭愛山也。所見高峰如削，而有海子者，博塔甯謂即烏里雅蘇台東杭愛山高峯鄂忒孔蓋耳汗。(Otkhon khairkhan) 終年積雪，峯下有湖。博格丁河(Bogdyn R.)發源於此。出大峽，已過杭愛山矣。一水西流，即烏里雅蘇台河。

(二十四)曷剌肖音與烏里雅蘇相近。末尾台字，爲蒙古語形容字之尾音。烏里雅蘇，蒙古語白楊樹也。烏里雅蘇台城，清時始見中國官書。其附近之烏里雅蘇台河，在較早時，或已有此名矣。長春過杭愛山以後，迄金山，(即阿爾泰山) 其間路線，尤不易攷究。二山之間，有札布汗河，(Dsapkhan) 而西遊記不記有渡河事。又二山之間，無高峰峻嶺，而西遊記言『迤邐南山，望之有雪。』誠不知其何指矣。

(二十五)八剌喝孫，(balgasun) 蒙古語城也。田鎮海，元史卷一百二十，有專傳。傳云，『命屯田於阿魯歡，立鎮海城。戍守之。』程同文及丁謙皆謂阿魯歡即阿不罕之轉音。在科布多東南，都爾根湖西南濱。其言是也。博塔甯謂在北緯四十六度四十分，阿爾泰山東枝柴

斯圖博格多山。(Tsastu-bogdo)似稍偏於南矣。鎮海之名，亦見拉施特史記，謂爲畏吾兒人，爲蒙哥大汗所殺。而元史則謂爲怯烈台氏，(即克烈部)定宗即位，拜中書右丞相。薨年八十四。拉施特所記者，或另爲一人也。勃拉奴克劈尼在貴由大汗(即定宗)朝廷時，嘗得晤鎮海丞相。(Chancellor Chingay)

(二十六)長春在萬里漠北，選地爲觀，榜名曰棲霞觀。蓋以紀念其故鄉棲霞縣也。是處蓋在蒙古極西，今之科布多附近矣。

(四)由金山至阿里馬城。

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一)及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從官連幕爲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有詩三絕云，『八月涼風爽氣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勝槪無才思。空對金山皓月明。』其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盤桓賞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獨嘯夜光毬。』其三云，『金山雖大不孤高。四面長拕拽脚牢。橫截大山心腹樹。干雲蔽日

競呼號。」渡河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有食。傍有青草，多為羊馬踐履。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二)。公曰，「此地我知之久矣。」同往諮師。公曰，前至白骨甸，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及回紇城方得水草。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遇天晴晝行，人馬往往困斃。惟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水草矣。少憩，俟晡時即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良便。但恐天氣黯黑，魑魅魍魎為祟。我輩當塗血馬首以厭之。」師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憂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弁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際，若銀霞。問之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三)。翌日，過沙陀。遇樵者

再問之，皆曰然。於是途中作詩云，「高如雲氣白如沙。遠望那知是眼花。漸見山頭堆玉屑。遠觀日脚射銀霞。橫空一字長千里。照地連城及萬家。從古至今常不壞。吟詩寫向直南誇。」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酋長設葡萄酒，及名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四)其地大熱，葡萄至夥。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即鼈思馬大城(五)。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於城西葡萄園之上閣。時回紇王部族勸葡萄酒。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于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載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六)，往往尚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師問曰，「更經幾程，得至行在。」

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卽是。」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樹。復出一篇示衆云，「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長空雲黯黯。大樹葉蕭蕭。萬里途程遠。三冬氣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斷蓬飄。」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七)頭目來迎。南望陰山，三峯(八)突兀倚天。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生相人。詩云，「三峯並起插雲寒，四壁橫陳繞澗盤。雪嶺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難觀。人云，向此冰池之間觀看則魂識昏昧。巖深可避刀兵害。其岩險固。逢亂世堅守。則得免其難。水衆難滋稼穡乾。下有泉源可以灌溉田禾，每歲秋成。名鎭北方爲第一。無人寫向畫圖看。」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剌城(九)。其王畏午兒與鎭海有舊。率衆部族，及回紇僧(十)皆遠迎。旣入，齋於臺上。洎其夫人勸蒲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園蔬同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 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屬唐，故西去無僧道。回紇但禮西方耳(十一)。翌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又渡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蓋白

骨句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且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峯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十二)。沿池正南下，右峯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彎環，可六七十里。二太子(十三)扈從西征，始鑿石(十四)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并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十五)。水草盈秀(十六)。天氣似春(十七)。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暨蒙古塔刺忽只(十八)領諸部人來迎。宿于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十九)。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時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緜。農者亦決渠灌田。士人惟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二十)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師自金山至此，以詩紀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橫深溪。溪邊亂石當道臥。古今不許通輪蹏。前年軍興二太子。

修道架橋徹溪水。（三太子修金山，二太子修陰山。）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頓攧。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束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如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皆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衾冷如鐵。」

(一)長春涉金山，究經何道，不可確攷。長春言「自金山東北，南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尤足證明長春經烏蘭達阪關度金山者也。前臨之河，即布勒棍河。程同文丁謙及白萊脫胥乃竇皆同此主張。惟徐松謂金山南面大河，即今額而齊斯河，（即也兒的石河）則似又經泰萊克台或烏兒莫該台兩關也。

(二)長春既過金山乃向南行，而至今古城。白骨甸似在布勒棍河南不遠處。大沙陀即西人所稱之準噶爾沙漠。（Dsungarian desert）中國地圖有作古爾班通古特沙地者。清光緒初年，俄人調查此區甚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陸軍大尉索斯諾甫斯吉(Sosnowsky)

由古城（今改奇台縣）西至齋桑。(Zaisan)在八九月間時，經過此境。幾喪其身。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間，普舌瓦爾斯吉（Przewalsky）亦經此道，由齋桑至古城。復由古城回齋桑。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光緒五年）春，普氏由烏倫古湖上溯烏倫古河及布勒棍河，折南經沙漠，而至巴里坤湖。（Barkul）普氏稱此沙漠曰準噶爾沙漠。自是西人之治地學者，悉皆沿用之。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博塔甯由科布多往巴里坤，復由哈密往烏里雅蘇台，亦經過此沙漠之極東邊。博氏蒙古紀行書中，復詳述有俄國駝商二隊，於該年由科布多經烏蘭達阪踰布勒棍河而往古城也。普舌瓦爾斯吉記準噶爾沙漠高出海面一千八百英尺至二千五百英尺。全境乏水不毛。有數處多沙，又有數處多石子。產野馬野駝。博塔甯記石子多黑色。故舉目望磧，亦全黑色。與西遊記所言白骨甸地皆黑石者，正相同。俄人皮阿色資吉(Piassetsky)謂此漠中沙山，猶如海浪。而西遊記亦有『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兩家比喻，誠可謂不約而同矣。古城北面沙磧，由北至南，約寬八十俄里。（每一俄里合中國二里二）由古城經烏倫古河至布倫托海，有道，尙平坦，可以行車。長春在準噶爾沙漠所經路線，雖不能確定，然大約取最捷近最平坦者，由布勒棍河或烏倫古河而至古城也。

（三）長春在沙陀北望見之陰山，即新疆境內之天山。惟讀者宜注意耶律楚材西遊錄稱河套外之陰山亦爲天山。兩山相距甚遠，而同一名也。中國地理家有謂河套外之天山與新疆天山相

運者。然近代歐洲探險家，尙未能證實此說也。在沙陀北已望見之，則其山之高，亦可知矣。皮阿色賓吉及普舌瓦爾斯吉皆記在準噶爾沙漠時，於二百俄里(Versts)以外，即能望見天山也。

(四)和州即火州，又曰合剌火者。(Karakhodjo) 隋唐時爲高昌國。今已毀壞。遺趾在今吐魯蕃東八十八里。吐魯蕃今代仍產佳葡萄。

(五)鱉思馬即別失八里。(Bishbalik) 耶律楚材西遊錄作別石把。有唐碑。其地在唐時爲北庭都護府。西洋攷古家如克拉勃羅德(Klaproth)等，皆謂即今之烏魯木齊。魏源及洪鈞亦皆持此說。徐松謂在今濟木薩之北。丁謙謂在阜康縣所轄三台塘西四十里烏爾圖河地方。端府之端字，即都護二字之合音也。楊公何之名，不見新唐書方鎭表。

(六)輪臺亦見西遊錄，謂在別石把西二百里。元時，此城在天山之北。漢時輪臺，似即今之輪臺，在天山之南麓。北庭東數百里之西涼，非今甘肅涼州，必另爲一城，同名而已。

(七)波斯人謂基督敎徒爲迭屑。惟有時亦施之於火敎徒，及邁賨敎徒。(magi) 小亞美尼亞親王海敦之亞洲諸國記稱畏吾兒國(Yogurs=Uighurs)曰達爾賽國。(Tarse) 約翰孟德高維奴第二遺札有達爾西文，(Tarsic) 即畏吾兒文。玉爾氏謂畏吾兒國奉聶思脫里派基督敎者甚衆，故有是名也。至元辨僞錄云，『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彌失訶景敎碑作

彌施訶。爲波斯人耶蘇之稱謂。達爾賽即迭屑之別譯也。

(八)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者，即博克達山(Bogdo ola)也。此山有三峯，終年積雪。高出海面一萬四千英尺。普舌瓦爾斯吉在沙漠中，距離二百五十俄里處，已能望見之。近代遊歷家無不稱爲壯觀也。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時，(光緒二年)皮甫脫索夫(Pevtsoff)踏査此山。

(九)昌八剌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彰八里也。亦見大典圖，在別失八里之西。小亞美尼亞王海敦紀程亦有彰八里。(Djambalekh)此城在天山北麓，往伊犂之大道間。今已湮滅。盛唐之世，西北版圖尚遠在今伊犂之外。西遊記此處言昌八剌以東，昔屬唐者，誤也。

(十)西遊記之回紇，其用法，同於今之回回。非專指回紇一族。回教徒祈禱時，面向麥加城(Mecca)。故言其但禮西方耳。

(十一)沙漠中，沙流狀如驚濤。馬黎諾里奉使東方追想記亦載之，而名曰錫洛斯喀貢(Cy-ollos kagon)。並陰山西行之道，今代依然爲通道。由伊犂往烏魯木齊及古城等地，皆須經行此道。

(十二)長春所名之天池，即今固爾札(Kuldja)(甯遠城)北面山中之賽喇木淖爾。(Sairam nor)吉利吉思人稱之曰色忒庫爾，(Sutkul)華言『乳海』也。今代蒙古人又稱之曰察罕賽

喇木淖爾，漢言『白靜湖』也。色忒庫爾之名，亦見海敦紀行。歐洲人最先見此湖者爲俄人蒲甸索甫。(Putimtsoff) 氏於一千八百十一年（淸仁宗嘉慶十六年）踏查此湖。有詳明記載。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俄人佔領固爾札後，俄國測量隊始詳細測量賽喇木淖爾及附近諸地。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同治十二年）秋，徐樓 (Schuyler) 嘗親訪此湖，得悉長春所記者，皆確實無訛也。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七月，萊格爾博士 (Dr. A. Regel) 攷察此境之植物。耶律楚材西遊錄亦載此山頂之湖也。

(十三)離天池後，所經之峽，今代名曰塔勒奇山峽。(Talki Pass) 過峽，入伊犁河平原，至蒲羅火魯山系。(Borokho rorange) 中國北京至固爾札之驛道，經賽喇木淖爾，塔勒奇峽而至固爾札西北之綏定城。徐樓遊記云，『峽中小河，亦名塔勒奇。水越高石，而成無數瀑布。奔騰洶湧。流急如箭。峽之兩旁，山斗如墻。石縫中有樹木，頗高峻。產野蘋菓，野杏，楡樹，白楊等。』謝彬新疆遊記云，『自松樹頭至塔勒奇阿瑺驛七十里，皆在山峽中行。寬不數丈。下坡多而平路少，俗名果子溝。爲迪化伊犁間現今惟一通路。夾岸峯巒峭聳。（即塔勒奇山）上多藥材。松林陰森。彌望蒼碧。果樹雜生。羣花競放。濃碧嫣紅。步步引人入勝。山泉成澗。奔騰洶湧，或類瀑布。曲折彎環，幽境如畫。山水之奇，勝於桂林。巖石之怪，比於雁岩。』（見中華書局刊本第一四九面）

(十四)出峽後所見之大川，即伊犂河也。

(十五)阿里馬城元史西北地附錄作阿力麻里。波斯史家作阿爾馬力克，(Almalik) 爲察合台汗國之都城。考古家如徐松，丁謙等皆謂在阿里馬圖河濱。西人亦有從其說，而指亦息渴兒湖(Issikul)北面之維爾尼城(Verny)即其地者。然最後最確之踏查，則謂在伊犂河流域。距固爾札不遠。俄人謝米諾甫 (Semenoff) 考在伊黎河畔，距固爾札西北四十俄里，距綏定七俄里。遺址面積甚廣。滿目瓦礫。

(十六)鋪速滿國即回教徒。俄國古史稱回教徒曰白色爾蠻。(Bussurman)音與鋪速滿最相近。勃拉奴克劈尼紀行書稱作畢色爾密尼。(Bisermini) 皆爲木速爾蠻(Mussulman) 之訛音。

(十七)塔剌忽只，元史作達魯花赤，蒙古語長官也。

(十八)突厥人謂蘋菓曰阿里馬。(alma) 萊格爾博士調查綏定附近，今仍產蘋菓及梨，馳名四方。耶律楚材西遊錄云，『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林檎，野蘋菓也。

(十九)禿鹿麻，(tolma) 爲土耳其斯坦所產一種布，今代仍通用。緜與棉同。元時，棉始自西域輸入中國。烏古孫仲端北使記云，『其衣衾茵幙，悉羊毳也。其毳殖於地。』所謂羊毳亦指棉花。非漢土原有，故少見多怪也。

(二十)桃花石古代中央亞細亞人稱中國者也。隋時，東羅馬史家席摩喀塔 (Simocata) 作陶

格司國。(Taugas) 參觀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四十二節。中世紀回教徒，稱中國曰湯姆格竇 (Tangaj)。桃花石即其譯音也。

(五)由阿里馬城至邪米思干大城。

連日所供[illegible]前。又西行四日，至荅剌速沒輦(一)。沒輦河也。水勢深闊。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近。先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回(二)。禮師於帳前。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三)。』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卽消。十有六日，西南過板橋渡河(四)。晚至南山下，卽大石林牙。大石學士，林牙小名。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用成。城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

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棄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途。石色盡赤。有軍古跡。西有大塚，若斗星相聯。又渡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五)。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為年。傍午(六)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役。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五日也。師 門弟子葬九古于郭東原上。即行。西南復行三日，至一城。王亦回紇，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七)一城。復行二日，有河，是為(八)霍闡沒輦。由浮橋渡。泊于西岸。河橋官獻魚於田相公(九)。巨口無鱗。其河源出東南二大雪山(十)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十一)百餘里。即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復有詩云，『造物崢嶸不可名。東西羅列自天成。

南橫玉嶠連峰峻。北壓金沙帶野平。下枕泉源無極潤。上通霄漢有餘清。我行萬里慵開口。到此狂吟不勝情。」又至一城，得接水草。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飯於城南。獻葡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十二)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十三)國公及蒙古回紇師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師劉公以路梗留座中。白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壞之。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

(一)沒輦，(muren) 蒙古語河也。今代地圖有作木倫者。荅剌速即唐時之怛邏私。(Talas) 怛邏私河流入哈喇庫爾湖。(karakul)爲楚河(Chu R.)(古碎葉川) 及錫耳河(Syr daria, (古藥殺水) 間之亘川。由阿里馬至怛邏私河，計程幾有六百英里，即約二千華里。四日斷不能達。故中西注釋者，如徐松，丁謙，徐樓，(Schuyler)等，皆謂撰遊記者，心中實指伊犂河，偶爾誤寫爲荅剌速河也。劉樞(Lerch) 謂或指楚河(Chu River) 而言。

白萊脫胥乃竇謂李志常撰遊記時，無意中將以前日記倒亂一段。觀於其敘述荅剌速河後，再述西遼大石林牙可以見之也。耶律楚材西遊錄，及常德西使記皆先言西遼，而後述怛邏私河。元憲宗時，歐洲遊歷家盧白魯克(Rubruck)之紀程，亦與耶律楚材及常德所言相合。盧氏之行也，由西往東。故先言怛邏私城而後抵哈喇契丹（即西遼）舊壤。西遼都城在怛邏私之東，楚河畔。長春歸程時，記由吹沒輦(即楚河)至阿里馬共行十日。與眞情相去不遠。明乎撰述人有倒亂日記事，則以後由荅剌速至塞藍城 (Sairam) 僅約一百十六英里，而費時一全月，由阿里馬至荅剌速相隔六百英里，而費時僅四日，種種不合情理之故，即不難了解矣。

(二)長春過荅剌速河後所遇之東夏使，屠敬山及白萊脫胥乃竇皆謂即金使吾古孫仲端。王國維謂爲金宣撫蒲鮮萬奴之使者也。元史太祖紀十年，冬，十月，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眞，改元天泰。十一年，冬，十月，蒲鮮萬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復叛。僭稱東夏。（親征錄作僭稱東夏王。）自是訖於太宗癸巳，萬奴之擒。

(三)算端汗者，花剌子模國王札闌丁(Djelal-eddin)也。

(四)上方已言西遊記此處記載，有顚倒情況。故十月十有六日，西南過板橋渡河，似過楚河也。盧白魯克遊記亦載在哈喇契丹國境，曾渡一大河。未抵塞藍城前五程，長春『又渡石橋』一所。徐樓以爲即荅剌速河之橋。而以前所過之荅剌速沒輦實乃伊犂河，偶爾誤寫者也。

西遊記此處紀程有誤，可無疑也。長春眞人等離阿里馬後，行程可略述如下。先沿伊犂河北岸，向西而行。後渡河直南行，而至今之維爾尼城。(Verny)此城在亦息渴兒湖北阿拉濤山(Alatau Mts.)北麓。再沿此山北麓西行，至喀斯泰克關。(Kastek Pass)過山而南，再西南行，至今托克馬克(Tokmak)地方。渡楚河後，再沿亞歷山德山系(Alexandrofsky Range)北麓西行，而抵奧李阿塔(Aulie-ata)地方。(古怛邏私城。)在該處渡荅剌速河，更向西南。計由阿里馬城抵此，共約六百英里，即二千華里少弱也。

(五)塞藍城元史西北地附錄作賽藍城。亦見常德西使記。此城今仍存在。在乞姆肯忒城(Chimkent)東十三英里。今代由奧李阿塔至塔什干之驛道，經過賽蘭城西。古代阿拉伯地理書中，無賽藍之名。然劉樞(Lerch)攷謂依賓霍克爾(Ibn Haukal)書中之亦思肥甲伯城(Isfidjab)即賽蘭也。

(六)劉樞及偉烈亞力二氏，皆謂回曆六百十八年之元旦，爲耶蘇紀元一千二百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該年中國陰曆十一月四日，即陽曆十一月二十日。此日斷不能爲回曆之新年。故劉樞以爲長春所謂之年，實乃勒墨藏月(Ramazan)大齋之末日，回人所謂大拜拉姆(Great Beiram)節也。一千二百二十一年，(辛巳歲。元太祖十六年。)此節應在十一月十八日。(陽曆)西遊記之陰曆十一月四日，爲陽曆十一月二十日。較遲二日。偉烈亞力謂此參差之故

，實因回人不用推算，而以初見新月之日，爲一月之首日也。西遊記已載明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未得見新月也。

（七）離塞藍城後，長春等連過二城。白萊脫胥乃竇謂二城中，必有一城爲塔什干也。丁謙則謂初至之城爲塔什干，後至之城名畢斯肯特云。

（八）霍闡沒輦元史郭侃傳作忽章河。河流經忽氈城。因城而得名。霍闡，忽章，忽氈 皆爲 Khodjand 之譯音。古代希臘人稱此河曰鴉格薩泰斯。(Iaxartes) 隋唐書上之藥殺水，即由此轉音。阿拉伯人稱此河曰細渾河，(Sihum) 又曰沙胥河，(R. of Shash) (沙胥即柘支，或察赤。塔什干之古名也。) 又曰忽章河。(nahar Khodjand) 今代曰錫耳河。(Syr-daria) 由塔什干往邪米思干城 (Semiscant = Samarkand) 之驛道，在乞那斯(Chinaz)地方，過錫耳河。長春亦必由此驛道在該處渡河者也。

（九）田相公即鎮海也。橋官所獻巨口無鱗之魚，或即鯰魚。(Sheatfish, Silurus) 此魚巨口無鱗。據今代遊歷家之記載，錫耳河仍豐產此魚。

（十）錫耳河發源於亦息渴兒湖南方塔斯克爾塔山及葱嶺之間。初名那林河。向西南流，至霍闡西，始轉向西北，入於阿拉爾海。西遊記言此河之情形，與今代遊歷家所見者，全相合。

（十一）河西南面之沙漠，介於河及基柴克(Djizak)之間。往撒馬兒罕之驛道，正經過之。過

沙漠後，所見之西山，乃撒馬兒罕北面之嶺。此嶺在東南，與撒馬兒罕南面諸山相接連。柴拉夫香河(Zarafshan R.)流域，介居兩嶺中間。基柴克西南有帖木兒郎關。(Gate of Tamerlane) 驛道由此通過。長春等蓋即經此而入柴拉夫香河流域，抵邪米思干者也。

(十二)過關後，歷三城，入南北平川。蓋已至柴拉夫香河流域矣。攷此流域地形，自東南蜿蜒向西北。仲冬十有八日，所過之大河，即柴拉夫香河。今代由基柴克往撒馬兒罕之驛道，在撒馬兒罕城東北六英里，朱班阿塔 (Chupan ata) 山麓，渡河。邪米思干又作尋思干。二名皆見元史太祖本紀。其原音爲 (Semiscant)。突厥語『肥城』之義。中世紀時，撒馬兒罕城之別名也。

(十三)白萊脫胥乃賓謂太師移剌國公或即耶律楚材也。楚材爲遼之後裔。遼之國姓爲耶律，又作移剌。楚材湛然居士集有從容菴錄序。末題曰，『移剌楚材晉卿序於西域阿里馬城。』楚材與長春眞人在邪米思干時，頗相得。王國維謂湛然居士集五，有游河中西園和王君玉詩四首。据其音韻攷之，實皆和長春者也。旣和之，而又隱其名者，必以後又有所不慊於長春也。吾於土方導言中，已言長春等東歸後，有欺凌他敎之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爲文成觀。毀滅釋迦佛像曰玉觀音。舍利賓塔，謀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楚材儒者，見此暴横行爲，必不悅於心也。又佛祖歷代通載卷三十三，有唐方王盤等奉勅撰之聖旨焚毀諸路僞道藏經之碑

。此碑爲耶律鑄奉勅篆額。鑄乃楚材之子。湛然集中長春之名，或爲鑄刋印文集時，所剷除者也。王國維謂太師移剌國公，乃耶律阿海也。阿海以功拜太師。從帝攻西域。下蒲華，尋斯干等城。留監尋斯干，專任撫綏之責云。耶律阿海元史卷一百五十有專傳。二說吾取王氏。蓋楚材無太師之稱號也。

(六)邪米思干情形。

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　比屋得用(一)。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不能自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二)。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於水北。師乃住宮。歎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麪鹽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葡萄百斤，作新釀。師曰，何必酒邪。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葡萄經冬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

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以甎刻鏤玲瓏。外無層級。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師既住冬，宣使泊相公鎮海遺曷剌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算厤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云此中辰時，食至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時，午刻見其食。既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巳時食至七分。此處所見各不同。按孔穎達春秋疏月體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即見其食既。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鐙。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鐙光漸多矣。師一日，至故宮中，遂書鳳棲梧詞于壁。其一云，『一點靈明潛啟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四海八荒惟獨步。不空不有誰能覩。瞬目揚眉全體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萬劫輪回遭一遇。九元齊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循環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榮枯事。五帝三皇千百禩。一興一廢長如此。死去生來生復死。輪回變化何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

。不能清淨超於彼。」又詩二首，其一云，「東海西秦數十年。精思道德究重玄。日中一食那求飽。夜半三更強不眠。實跡未諧霄漢舉。虛名空播朔方傳。直教大國垂明詔。萬里風沙走極邊。」其二云，「弱冠奉眞傍海濤。中年遁跡隴山高。河南一別昇黃鵠。塞北重宣釣巨鼇。無極山川行不盡。有爲心跡動成勞。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是年閏十二月將終，偵騎回。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剌等詣營謁二太子，言師欲朝行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四)之東南。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當就彼城中，遣蒙古軍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五)，絕無種養。吾食須米麪蔬菜。可回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杷欖始華。類小桃。俟秋，採其實食之。味如胡桃。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請師遊郭西。宣使洎諸官，載葡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間以蔬圃。憩則藉草。人皆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

詩云，「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園林寂寂鳥無語。（花木雖茂。并無飛禽。）風日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閑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望日，乃一百五日(六)，太上眞元節(七)也。時僚屬請師復遊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莫能過，但寂無鳥聲耳。遂成二篇，以示同遊。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玄元下降日遲遲。正當月白風清夜。更好雲收雨霽時。匝地園林行不盡。際天花木坐觀奇。未能絕粒成嘉遯。且向無爲樂有爲。」其二云，「深蕃古跡尙橫陳。大漢良朋欲徧巡。舊日亭臺隨處列。向年花卉逐時新。風光甚解流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竊念世間酬短景。何如天外飲長春。」

(一)撒馬兒罕城甚古。惟城址時常遷移。今代之撒馬兒罕城乃帖木兒所建者也。西曆一千二百二十年，（元太祖十五年，庚辰歲。）成吉斯汗所毀之撒馬兒罕城，是否即在今地，不可攷矣。今城四郊，皆有古代民居遺蹟。瓦礫滿地。尤以城北及城西爲最。城北遺蹟，號曰阿富羅歇伯。（Afrosiab）相傳爲古代撒馬兒罕城。往往有蒙古時代以前之錢掘現。今代撒馬兒罕城在柴拉夫香河西南六英里。古代阿拉伯及波斯地理家稱此河曰索格德河（Sogd）。

朱班阿塔山 (Chupan ata) 在城之東北六英里。高出撒馬兒罕城四百八十英尺。城山之間，有柴拉夫香河間隔。河在山脚處。分爲二枝。一爲白河，(Ak-daria)河之正身也。一爲黑河(Kara-daria)，人工鑿成。在白河之南。撒馬兒罕城南六英里有安格兒渠(Angar Aryk)，又名達兒格姆。(Dargam) 亦人工鑿成。自柴拉夫香河上流分出。至城西十六英里而與黑河合流。撒馬兒罕城位於柴拉夫香河本身及渠之中間，大島上。西遼人因而稱之曰河中府。(西遼之河中府又似譯自阿拉伯文拜音那哈拉因 Bein naharein，其義亦猶河中府也。)城內有小河兩道，自南方達兒格姆渠分出。四郊河渠，皆爲古代人工鑿成。愛德利奚(Edrisi) 及阿伯爾肥達(Abulfeda)之地理書中，皆詳言索格德河流域水利事。達兒格姆渠見於愛德利奚書中，亦見於算端巴伯兒史記。朱班阿塔山見於依賓霍克爾書中，稱之曰庫哈克。(Kuhak)在俄人佔領撒馬兒罕以前及以後，近世人記載該地者，亦有數家。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清道光二十一年) 康尼闊甫(N. Khanikoff)及雷猛(A. Lehmann) 二人嘗至其地。康尼闊甫之布哈拉汗國記有撒馬兒罕及附近詳圖。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同治四年)德國彼得曼地學叢書(Petermann's *Geographische Mittheilungen*) 嘗倣印此圖。雷猛紀行，直至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豐二年) 氏卒後，始刊於巴佑及海爾梅孫 (Baer & Helmersen) 之俄國雜錄 (*Beiträge zur Kenntnisse des Russischen Reichs*) 中。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同治十年) 德國地學

雜誌 (*Zeitischrift d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載有俄京聖彼得堡學會拉德洛甫博士(Dr. W. Radloff.) 之柴拉夫香河流域記事併附有詳圖。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 英國倫敦地學雜誌有俄人肥清科教授(Prof. Fedchenko)之柴拉夫香河流域記事併附圖。

(二)河西者，西夏也。河西之名，常見元史。

(三)算端新宮，似即今城內西部山上衙城，所謂阿兒克(Ark)者。

(四)大雪山即今印度庫斯山系 (Hindukush)。

(五)把欖，西遊錄作芭欖。波斯語 badam 之訛音，杏樹也。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忽魯謨斯傳譯作把聃。音最準確。

(六)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眞元節。云是玄元誕彌之日。

(七)今代撒馬兒罕城外，仍園林相接，風景如畫。與長春眞人時代無異也。

(七)由邪米思干赴大雪山行在。

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眞人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聞道，無倦迎我。次諭宣使仲祿曰，爾持詔徵聘，能副朕心。他日當置(一)汝善地。復諭鎭海曰，汝護送眞人來，甚勤。余惟汝嘉。仍敕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師問阿里鮮以程途事。對曰，春，正

月，十有三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且師至，次第奏訖。上悅。留數日方回。師遂留門人尹公志平輩三人于館。以侍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啟行。四日，過碣石城。(二)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三)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衆軍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卽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河。(四)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七日，舟濟大河。卽阿母沒輦也。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為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五)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為戈戟。又見蜥蜴。皆長三尺許。(六)色青黑。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詩云，『志道既無成。天魔深有懼。東辭海上來，西望日邊去。雞犬不聞聲。馬牛更遞鋪。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處。』又四日，得達行在。上遣大臣喝剌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也。館舍

定，即入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奉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坐。食次，問眞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衞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實。設二帳于御幄之東以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古孔。譯語謂天人也自謂之邪？人稱之邪？』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鎮海曰，眞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師父者，眞人者，(七)神仙者。』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八)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佗路回。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有巨石橫其上若

橋焉。其下流甚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驢遂溺死。水邊尚多橫屍。此地蓋關口。新爲兵所破。出峽，復有詩二篇。其一云，「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驚。兩崖絕壁攙天聳。一澗寒波滾地傾。夾道橫屍人掩鼻。溺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回軍望太平。」其二云，「雪嶺皚皚上倚天。晨光燦燦下臨川。仰觀峭壁人橫度。俯視危崖柏倒縣。五月嚴風吹面冷。三焦熱病當時痊。我來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師來覲，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馬皆肥。及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又作詩云，「外國深蕃事莫窮。陰陽氣候特無從。纔經四月陰魔盡。（春冬霖雨。四月純陽絕無雨。）却早彌天旱魃凶。浸潤百川當九夏。（以水溉田）摧殘萬草若三冬。我行往復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見行人帶雨容。」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纔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大石名河中府）諸官迎師入館，即重午日也。

(一)萬戶播魯只似即元太祖四怯薛中之博爾朮也。博爾朮元史卷一百十九，有專傳。怯薛者，猶言番值宿衛也。領怯薛歹，分番宿衛。每三日而一更。播魯只是時或駐守鐵門關也。成

吉斯汗是時行宮在印度庫士山南，迦布邏附近。

(二)碣石城 (Kash) 甚古。在撒馬兒罕之南。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傳，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西距那色波 (Nakhsheb) (今曰喀兒西 Karshi) 百五十里。隋大業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國。號最强盛。築乞史城。(即佉沙或碣石之別譯。) 地方數千里。玄奘西域記亦載羯霜那國。第十世紀時，依賓霍克爾嘗言碣石城。此城爲帖木兒郎之誕生地。帖木兒以後，此城輒稱曰歇兒殺潑斯，(Shahr sabz) 華言綠城也。今代地圖上僅稱曰歇兒城。

(三)鐵門關 (Iron gates) 在碣石南五十五英里。中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最早言之。『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闔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類先禱乃行。』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云，『從此 (羯霜那國) 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旣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旣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六年，辛已，夏，四月，駐蹕鐵門關。回教著作家最初記鐵門關者，爲第九世紀末，阿拉伯地理家雅庫比。(Yakubi) 稱之曰達爾依阿漢，(dar-i-ahan) 此爲波斯語．華言鐵門也。相傳爲小邑之名。依賓霍克爾嘗記由那撒甫 (Nassaf) (即那色波或喀兒西) 至忒耳迷 (Termed) 行

程。各站中有鐵門之名。愛德利奚地理書載鐵門爲一小邑，人烟頗繁。帖木兒時，波斯文史中，常見鐵門之名。歇里甫愛丁(Sherif-eddin)記一千三百九十八年，(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春，帖木兒征印度旋軍回都，紀程如下：渡阿毋河後，留住忒兒迷二日。次敢程向碣石城。第一日宿於克胥拉克(Kishlak)。哲韓沙(Jehan Shah)之駐冬處也。第二日宿於突厥溫泉(Bath of Turki)。第三日過闊魯格(Koluga)，亦名鐵門關。夜則宿於巴力克(Barik)河畔。第四日，抵笈格達力克。(Jigdalik)第五日，抵庫笈蒙達克。(Kuzimondak)第六日，抵杜賚畢爾眞，(Duz Bildjen) 帖木兒之子沙哈魯 (Shah Rukh) 來迎。第七日，抵一溪畔。第八日入碣石城。算端巴伯兒史記亦稱鐵門關爲闊魯格。歐洲人最初見鐵門關者，爲十五世紀初葉之西班牙大使克拉維局。(Clavijo)克拉維局奉喀斯的爾 (Castile) (西班牙東部一國) 王亨利第三 (Henry III) 之命，於一千四百零四年，(明成祖永樂二年) 在忒耳迷渡阿母河。克氏於八月二十二日，離該處而宿於平原上。二十三日，經過村莊甚衆。人烟稠密。沿途俱平野。二十四日，經一大房。在該處午餐。帖木兒亦常在此休息。食後，復前行。抵一河邊。宿於平野。二十五日，在某高山脚午餐。是處有一華房。以美麗之磚建成。有山峽曰鐵門關。由關可以通過此山也。山峽似由人工鑿成。兩邊山峯凸起，高不可測。峽則甚深，路極平坦。峽之中央有一村。村後，山高達於天際。鐵門關外，別無他峽，可以通過此山

○故撒馬兒罕國視此爲要塞，駐重兵以防印度之侵入○商人過此征稅○印度商人欲往北方者，皆須經此○此關每年收入商稅甚鉅○皆以貢帖木兒○鐵門關諸山，俱無樹木○土人相傳古代確有大鐵門，可以開閉○往來行旅，未得允許，悉不得過○過關後，克拉維局復前行○夜間宿於山上○次日，抵一小河○在河邊遊牧人之帳幕旁，稍午睡數小時○復前行，晚抵一小山嶺○稍事休息○夜半復起身前行○八月二十八日，抵碣石大城○(見 *Narrative of Clavijo's Embassy to Timur*, translated by R. Markham. 1859. *Hakluyt Society*, pp. 119-123.) 克拉維局後，凡四百七十一年，歐洲人復無履其境者 ○ 直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清光緒元年) 俄國陸軍少佐馬葉甫 (Mayeff),率領俄國探險隊，踏查海撒 (Hissar) 一帶叢山，及阿母河上流北面諸枝流○始由喀兒西 (Karshi) 而至拜松○ (Baisun) 探險隊諸人既過察克察 (Chakcha)寬曠平原，得見歷史著名之鐵門關山峽，峙立面前○今代土人稱此關曰白資果拉汗那，(Buzgola Khana) 華言山羊房也○由歇兒殺潑斯 (Shahr Sabz) (即碣石)及由喀兒西而來之路，在距北口不遠處匯合○山峽由西北而至東南○長一英里半○蓋爲山之裂口也○山爲分水嶺○山之北水向北流○山之南水向南流○山峽景緻優美○兩旁高石聳立○最寬處三十步，狹處僅五步而已○察克察河自峽中流出北口，更向北流○出南口有小溪曰許拉伯○(Shurab)南流入施拉拔德河○ (Shirabab daria) 在此河畔，路途始分○其正路東轉而至打

爾班。(Derbend)(不可與高架索山之打耳班相混。)打耳班距關南口五英里。由是而更至拜松及海撒。其枝道崎嶇難行，趨向南方。沿施拉拔德河而抵阿母河畔。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之俄國雜誌 (*Russische Revue*)，有劉樞氏刊印之馬葉甫簡略報告，併附有興味之注解。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 斯多雷托甫(Stoletoff)將軍率領俄國軍事委員往阿富汗國時，經過鐵門關。隨從醫官雅佛兒斯吉 (Dr. Yavorsky) 有阿富汗及布哈拉遊記 (*Travels into Afghanistan and Bukhara*) 之作。嘗詳載鐵門關。

(四)長春等過鐵門關後五日，所渡之小河，即施拉拔德河。此河亦阿母河北面枝流也。出鐵門關南行之道，沿施拉拔德河畔而抵阿母河。所經皆崇山峻嶺。至爲難行。阿母沒輦即阿母河。

(五)長春等所見渠邊蘆葦，不類中原所有。白萊脫胥乃竇謂非眞蘆葦，實乃阿魏 (Asafoetida) 也。中央亞細亞各地，尤以阿母河畔，產阿魏最多。其幹挺直，高約五英尺至七英尺。無皮。頂上有繖形花。馬葉甫之報告，載瓦克胥河 (即阿母河上流) 流域居民用阿魏幹以作藩柵。徐樓土耳其斯坦遊記亦有同樣記載。

(六)徐樓在錫耳河流域嘗見有蜥蜴長至四英尺有零者。全身灰黃色，幾類小鰐魚也。徐樓所見，較之長春所記者，尤爲大也。

(七)長春西遊記載壬午年，(西一千二百二十二年，元太祖十七年) 夏，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西遊記所載年歲，與波斯史家拉施特之記載相同。拉施特記一千二百二十二年，成吉斯汗避暑於八魯灣。(Beruan, Peruan) 前一歲，蒙古人嘗在該地擊敗算端札蘭丁 (Sultan Djelal-eddin) 之兵者也。元史卷一，載太祖十八年，癸未，夏，避暑八魯灣川。較之西遊記及拉施特皆遲一年。元史有誤。應以拉施特及西遊記爲準。八魯灣今爲印度庫士山中關隘之名。在迦布邏(Kabul)及安德羅縛(Anderab)之間。地勢高峻。該處有小邑及小溪，皆名八魯灣。一千六百零三年，(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 葡萄牙國神父鄂本篤 (B. Goës)由迦布邏往巴達克山時，嘗過八魯灣。第九世紀時，阿拉伯人依賓庫達特拔(Ibn Khordadbeh) 已記八魯灣城隸屬巴緬。(Bamian) 算端巴伯兒史記謂八魯灣關至爲崎嶇難行。由是而至太峽，尚有七小關。迦布邏人稱夏季北風曰八魯灣風。(wind of Parwan) 一千五百五十六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 土耳其國水師提督錫的阿梨(Sidi Ali) 由迦布邏往巴達克山，嘗過八魯灣關，次至安德羅縛城。

(八)西遊記明言長春由大雪山歸邪米思干不由舊道。沿路亦不記地名。不悉究由何道。白萊脫許乃德謂較前道更在西云。然亦不過揣測之辭而已。

第九十九節。長春眞人西遊記卷下。

門人眞常子李志常述。

（二）再叙邪米思干大城。

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衆云，「當將發軔海邊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即野狐嶺）漸轉東南指上京。（陸局河東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朶。又西南二千里到陰山。）陰山之外不知名。一（陰山西南一重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師館于故宮。）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一）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北軒風臥。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師之在絕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二）惟無蕎麥大豆。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于地。遇用卽碾。六月始畢。（三）太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如斗者。六月間，二太子回，劉仲祿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擔。果菜甚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實若麤指而色紫黑。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色綵，刺以雲物，絡之以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麼斯（四）（布屬）六尺許，盤于其首。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皂或紫。或繡花卉織物。象長可六七尺。髮皆垂。有袋之以

緜者。或氊或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邱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氈，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衣。男女通用。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鍮石銅爲器皿。間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酒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鑌。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其人物多魁梧有膂力，能負載重物(五)，不以擔。婦人出嫁(六)，夫貧則再嫁。遠行踰三月，亦聽他適。(七)異者或有鬚髯。國中有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封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齋。又于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飛簷。長闊丈餘。上搆虛亭。四垂纓絡。每朔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于其上下。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壓斯。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師異其俗。作詩以紀其實云，「回紇邱墟萬里疆。河中城大最爲强。滿城銅器如金器。一市戎裝似道裝。翦簇黃金爲貨賂。裁縫白氎作衣裳。靈瓜素椹非凡物。赤縣何人搆得嘗

。」當暑，雪山甚寒。烟雲慘淡。師乃作絕句云，『東山日夜氣濛鴻。晚一作曉色彌天萬丈紅。明月夜來飛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師在館，賓客甚少。以經書遊戲。復有絕句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石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石幽齋且看書。』

(一)波斯國屋頂皆平，故夏季天氣炎熱時，居人皆夜臥屋頂以納涼。此俗至今尙然也。

(二)太師府即耶律阿海之府。阿海是時爲邪米思干城之監守官，故照料長春一切食物起居也。參觀元史卷一百五十耶律阿海傳。

(三)撒馬兒罕瓜味之美，依賓拔都他亦嘗言之。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詠其風景。云，『開罇傾美酒。擲網得新魚。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無雨。三冬却有雷。園林無盡處。花木不知名。衝風磨舊麥。懸碓杵新粳。』又云，『春月花渾謝。冬天草又生。每春忘舊閏。隨月出新年。强策渾心竹。難穿無眼錢。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分。黃橙調蜜煎。白餅糝糖霜。救旱河爲雨。無衣壠種羊。』楚材之詩，可與長春西遊記互相證明也。

(四)麼斯，阿拉伯文織細棉布。毛夕里城（Mossul）最初織製此布。故因城而得名。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五章有毛速綾布。(Mosolin）以金線細絲織成。皆在毛夕里城製造者也。

(五)西域婦人有鬟髻，烏古孫仲端北使記亦嘗言之。

(六)大石馬即元史上荅失蠻之別譯。其原音爲波斯語，(Danishmend)學術湛深之人也。此處之大石馬則似指回教中教師也。

(七)波斯人於勒墨藏月(Ramazan)全月齋戒，不茹葷。惟回曆以見新月爲月初，故勒墨藏月，不必盡在季冬，可在各季也。西遊記載齋期情形。波斯國風俗至今尙然。勒墨藏月內，僅於日落後，星現時，始就食或吸煙。以示虔敬。所謂危舍即回教寺。(Minaret)寺屋頂上，皆有行廊。麥愛淸(Möezzin)於每日日未出前，及日落後，登廊唱時，請信徒入寺祈禱。麥愛淸者回敎寺中職員，專司唱時者也。

(二)再由邪米思千赴雪山行在論道。

七月，哉生魄，(一)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卽行。太師相送數十里。(二)師乃曰，『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太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柰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回。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行。卽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有峻峯高數

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即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三)，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四)。此方山間亦出鹽。回紇多餅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尚負餅售之。十有四日，(五)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嶮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其勢若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六)團八剌。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後（一作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沈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溯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七)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尚聞犬吠。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去。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八)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復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邪？」師曰，「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已。既見，賜湩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

回紇太師支給。邇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眞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靜處。』上令從便(九)。二十七日，車駕北回。(十)在路屢賜葡萄酒瓜茶食。九月，朔，渡河(一作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齋莊。退侍女左右。鐙燭煒煌。惟闍利必，鎭海，宣差仲祿侍於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鎭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帳與聞道話。』於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卽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淸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敕誌以漢字。意示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

(一)魄者，月輪無光之處。哉生魄，新月初現之日也。

(二)太師仍即耶律阿海。相送數十里，二人當時感情之佳，可以想見。

(三)徐樓土耳其斯坦遊記載喀兒西(Karshi)(古之那色波)附近，有石鹽礦。鹽皆紅玫瑰色。品質極良。中央亞細亞各地人皆寶貴之。礦山在喀兒西城南約十英里。馬葉甫(Mayeff)，

及柯斯敦科(Kostenko)踏査海撒(Hissar)地方。報告巴胥扣德山(Bashkhurd)有鹽鑛。鹽色如玫瑰。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二十八章，記塔里干南有鹽山。長春未出鐵門前，所見之鹽山，似即徐樓所記者也。

(四)波斯國風俗，至今尚有負水及冰，沿途售于行旅以濟渴。

(五)西遊記此處載明『入大山中行，即鐵門外別路。』是長春第二次往大雪山行在，非由第一次故道也。下文又記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長春似由鐵門西面繞道者也。西遊記既載鹽鑛，故白萊脫胥乃寶謂長春等此次乃經鐵門西面海撒境者也。近代俄國遊歷家查得由碣石至海撒確有一道。由海撒經叢山，過關隘多所，而抵開勒甫。(Kelef)開勒甫位於阿母河畔。長春第二次赴雪山行在，似即經此也。此道之西，更有一道。由撒馬兒罕經喀兒西而至開勒甫。西遊記載八月十二日，過碣石城。中秋抵河上。中間經時僅三日，而由碣石經海撒，至阿母河邊，路程共約有一百三十英里。合華里四百三十里。即每日須行一百四十餘里。不免太速矣。故西遊記此處所載日期，恐亦有誤也。

(六)團八剌譯音團城。白萊脫胥乃寶謂即克爾端城。(Kerduan)拉施特史記載蒙古人圍攻此城一閱月，始克之。此城下後，成吉斯汗乃得越印度庫士山，圍攻巴細城。克爾端城究在何處，拉施特無記載。長春未經此城，僅據傳聞而已。耶律楚材西遊錄有磚城，似即團城也

。磚與摶字相似。西遊錄原初或爲摶城，以後展轉誤寫爲磚城也。西遊錄謂磚城在班城之西云。

(七)班里城即西遊錄之班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巴里黑城。(Balkh)元史卷一，太祖十六年，辛巳歲秋，帝攻班勒紇等城。拉施特史記亦載成吉斯汗於一千二百二十一年，(辛己歲)攻下巴里黑城。居民多被殺。長春第二次由邪米思干城往大雪山行宮，乃在太祖十七年壬午歲八月間。攷之西史，自辛已歲攻下後，巴里黑城未嘗反叛。而西遊記此處言「其衆新叛」。或仍指去年之事也。太祖十八年，癸未歲，(西一千二百二十三年)班師東歸，再過巴里黑城，見居民稍聚，乃再屠之。據西遊記所載，成吉斯汗行宮，是時已在印度庫士山之北面，距阿母河約三日程也。

(八)湩酪，乃馬乳或牛乳製成之酒。中世紀時，蒙古人最好飲之。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五十三章，稱此酒曰開密斯。(Kemiz)盧白魯克遊記稱曰柯斯莫思。(Cosmos)併詳述製法。又有黑柯斯莫思，專以獻貢貴人。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傳云，班都察「掌尙方馬畜，歲時挏馬乳以進。色淸而味美。號黑馬乳。」此必即黑柯斯莫思也。

(九)九月朔，所渡之河，即阿母河也。

(十)太師阿海之名，見於元史卷一百十，三公表。太宗時尙仍居原位。此人似即耶律阿海。

唯据上文耶律阿海留守邪米思干，未伴長春同行也。

(三)由邪米思干歸至阿里馬。

自爾扈從而東。時數奏道化。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驛于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遝。精神不爽。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多矣。」上從之。既出。帝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于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脈方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衆。二十有六日，卽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又三日，東過霍闡沒輦(一)。大河也。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菌，則禁其採。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嘗聞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

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衆。」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記以回紇字。師請徧諭國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眞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逮正旦，將帥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思千千餘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衆官炷香爲壽。二十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三月相見。』師曰，『汝不知天理。二三月決東歸矣。』二十一日，東遷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水草豐茂，可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回。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答云三三歲。今上所諮訪，敷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所有未解者，朕悟即行。」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

馬踣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三)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顧謂吉息利答剌汗曰，「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神仙將去，當與何物。朕將思之。更少待幾日。」師知不可遽辭。徊翔以待。三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祇得驛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甚衆。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嘗見官司催督差發。』上謂曰，『應于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寶。因命阿里鮮(四)河西人也。爲宣差。以蒙古帶，喝剌八海副之，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答剌汗以下，皆携葡萄酒珍果。相送數十里(五)。臨別，衆皆揮涙。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有蛇二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去郊，致奠于虛靜先生趙公之墓。衆議欲負其骨歸。師曰，

『四大假軀，終爲朽物。一靈眞性，自在無拘。』衆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十有三日，宣差阿狗追餞師於吹沒輦之南岸。(六)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七)四月，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二太子之大臣張公固請曰(八)，『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衆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遷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佗事，卽當往焉。』

(一)霍闡沒輦已見前文，即忽章河又名錫耳河也。癸未年(太祖十八年)，正旦，長春等似仍在霍闡沒輦之畔，度歲受賀也。

(二)未至賽藍前三程，所抵之大川，似即塔什干附近之乞兒乞克河。(Chirchik) 此河流入錫耳河。

(三)癸未，班師時，成吉斯汗年已六十二，故長春諫以聖壽已高，宜少出獵也。

(四)荅剌罕，蒙古爵位也。常見元史。近代作達爾罕。參觀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三十七節，蔡馬庫斯奉使記。

(五)近代俄人雷甫興(Levshin)之吉利吉思哈薩克 (Kirghiz Kaisaks) 紀事詳舉該地所產各種蛇。末尾注云，土人皆謂尚有兩頭蛇一種。然未之見也。俄領土耳其斯坦曠野中，尤以錫

耳河兩岸，產蛇最多。徐樓士耳其斯坦遊記載自柴克 (Jisak) 至撒馬兒罕中間有地曰蛇峽者，蛇最多。有愛理格司嘉庫祿斯 (Eryx jaculus) 種者，又名韃靼蛇，(Boa tatarica) 其尾短而粗。遠望之，與頭無異。兩頭蛇之說，蓋即由此也。

(六)吹沒輦即今圖上之楚河，隋唐時代稱曰碎葉川。發源於亦息渴兒湖(Issikul)西南之天山。流經湖邊。最近處在湖之西角。相距僅四英里而已。更向西北，流入薩烏馬庫爾湖 (Sauman kul)。上方已言長春等來西域時，或在托克馬克(Tokmak)地方渡吹河矣。自該地屬俄人後，此道已廢。新驛道在河之下流，距此四十英里處過河。

(七)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所濟之大河，即伊犁河 (Ili R.)也。

(八)二太子即察合台。成吉斯汗在位時，察合台已就封於阿力麻里。波斯史家記冬季，察合台常駐邁路乞克亦剌。(Meruzik ila) 夏季則避暑阿力麻里。地近古克(Guk)及庫忒(Kut)二高山。

(四)由阿里馬歸至燕京。

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從者不能挽。於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王國維校本，天字下尚有不字。似誤。)許其行矣。」(一)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復度四十八

橋。緣溪上五十里，至天池海。(二)東北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原歷金山南大河驛路。(三)復經金山東南。北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滿山皆白。又東北，並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四)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衆，宣差郭德全輩，遠迎。入棲霞觀。歸依者日衆。師下車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縱有雷雨，多于南北兩山之間。今日霑足，皆我師道廕所致也。」居人常歲疏河灌田圃。(五)至八日，床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鼠爲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其下堅冰亦尺許。(六)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積雪，盛暑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傍，有風冢。其上土白堊多，粉裂其上。二三月中，即風起南山。巖穴先鳴，蓋先驅也。風自冢間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石，發屋拔木。勢震百川。(七)息于巽隅。又東南澗後，有水磨三四。(八)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絕。山出石炭。又東二泉。三冬暴漲如江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蝦隨之。或漂沒居民。仲春漸消，地乃陷。西

北千餘里，儉儉州出良鐵(九)。多靑鼠。亦收床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綾羅錦綺。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間，或有大雪。深丈餘。北(一作此)地間有沙陀(十)。出肉蓯蓉。國人呼曰唆眼。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深入陰山，松皆十丈許。會衆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教。惟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疊，設醮筵。旦望作會。人多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以得然。』先是壬午年，道衆爲不善人妒害。衆不安。宋公道安晝寢方丈。忽於天窗中，見虛靜先生趙公曰，『有書至。』道安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而視之。止見太清二字。忽隱去。翌日，師有書至。魔事漸消。又醫者羅生橫生非毀。一日墜馬觀前，折其脛。卽自悔曰，我之過也。對道衆服罪。師東行。書敎語一篇示衆云，『萬里乘官馬。三年別故人。干戈猶未息。道德偶然陳。論氣當秋夜。(對上論養生事。故云。)還鄉及暮春。思歸無限衆。不得下情伸。』阿里鮮等白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草。使客甚繁。馬甚苦。恐留滯。』師曰，『分三班以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誠，宋

德方，孟志溫，何志堅，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綦志清六人次之。餞行者夾谷妃，郭宣差，李萬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志常等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山上有雪。甚寒。易騎于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時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塲，有草木。其間多蚊虻。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輩諮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輩勿慮。衆愀然不釋。是夕尹志平夢神人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行又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絕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人之北陲(十二)。廬帳漸廣。馬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一日，宿漁陽關。師尚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餘里至豐州。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家。奉以湯餅。是日輒飽食。繼而設齋。飲食如故。道衆相謂曰，淸和前日之夢驗不虛矣。時已季夏。當北軒。涼風入座。俞公以璽紙求書。師書之曰，

『一身閑無俗念。烏宿至雞鳴。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縈。雲收溪月白。氣爽谷神清。不是朝昏坐。行功扭捏成。』七月，朔，復起。三日至下水。元帥夾谷公出郭迎。接館於所居。來瞻禮者，無慮千人。元帥日益敬。有雞雁。三七夕日，師遊郭外，放之海中。少焉翔戲於風濤之間。容與自得。師賦詩曰，『養爾存心欲薦庖。逢吾善念不爲肴。扁舟送在鯨波裏。會待三秋長六稍。』又云，『兩兩三三好弟兄。秋來羽翼未能成。放歸碧海深沈處。浩蕩波瀾快野情。』翌日乃行。是月九日，至雲中。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衆出郭以步輦迎歸於第樓。居二十餘日。總管以下，晨參暮禮。雲中士大夫日來請教。以詩贈之云，『得旨還鄉早。乘春造物多。三陽初變化。一氣自沖和。驛馬程程送。雲山處處羅。京城一萬里。重到即如何。』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主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其死也。』乃命清和同往。卽付招諭書二

副。又聞宣德以南諸方道衆來參者多。恐隨庵困於接待。令尹公約束。付親筆云，『長行萬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縱橫無賴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門有妨道化。衆生福薄。容易轉流。上山卽難，下坡省力耳。』宣德元帥移剌公遣崇使持書至雲中。以所乘馬奉師。八月初，東邁楊河，歷白登，天城，懷安。渡渾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之朝玄觀。道友敬奉。遂書四十字云，『萬里遊生界。三年別故鄉。回頭身已老。過眼夢何長。浩浩天空闊。紛紛事杳茫。江南及塞北。從古至今常。』道衆且云，去冬有見虛靜先生趙公牽馬自門入者。衆爲之出迎。忽而不見。又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河朔州府，王官將帥，及一切士庶。爭以書疏來請。若輻輳然。止回答數字而已。有云，『王室未寧，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宏無量。羣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十月，朔，作醮於龍門川。望日，醮於本州朝玄觀。十一月，望 宋德方等以向日過野狐嶺見白骨所發願心，乃同太君尹千億，醮於德興之龍陽觀。濟渡

孤魂。前數日稍寒。及設醮，二夜三日，有如春。醮畢，元帥賈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驛騎，好否？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館穀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十二月，既望，醮于蔚州三館。師于龍陽住冬。旦夕常住龍岡。閒步下視。德興以兵革之後，邨落蕭條。作詩以寫其意云，「昔年林木參天合。今日邨坊徧地開。無限蒼生臨白刃。幾多華屋變靑灰。」又云，「豪傑痛吟千萬首。古今能有幾多人。研窮物外閑中趣。得脫輪回泉下塵。」甲申之春，二月，朔，醮於縉山之秋陽觀。觀在大翮山之陽。山水明秀，松蘿烟月，道家之地也。以詩題其概云，「秋陽觀後碧岩深。萬頃煙霞插翠岑。一徑桃花春水急。彎環流水洞天心。」又云，「羣山一帶碧嵯峨。上有羣仙日夜過。洞府深沈人不到。時聞岩壁洞仙歌。」燕京行省，金紫石抹公，宣差使宜劉公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懇請師住大天長觀。許之。既而以驛召。乃度居庸關南。燕京道友來迎于南口神遊觀。明旦，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

禮者塞路。初師之西行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十三)至是果如其言。

(一)陰山即天山。薄羅火魯山(Borokhoro)亦天山之一枝。

(二)天池已見前文，今之賽剌木淖爾 (Sairam Nor) 近薄羅火魯山系。長春等東歸時，必經過此山也。

(三)金山南大河，即布勒棍河(Bulgun R.)。長春東歸，似仍經烏蘭達阪關，(Ulan daban)越金山者也。

(四)阿不罕山已見前文，即元史卷一百二十，田鎮海傳之阿魯歡。宋道安輩九人，前因道路難行，留阿不罕山附近新建之棲霞觀以待長春眞人之東歸者也。

(五)西遊記載阿不罕山附近居人，常歲疏河灌田圃。晚近俄人皮甫忒索甫 (Pevtsoff) 之蒙古遊記載由科布多往札布汗河時，亦見有人工所鑿溝渠多處。渠甚長。蒙古西北一帶，農業頗發達。耕種者，有杜爾伯特(Durbots)及土爾扈特 (Torguts) 兩部人。皆蒙古種也。宋道安輩所居之棲霞觀，究何在，今已不可攷。惟在阿爾泰山及杭愛山之間，可以斷然無疑也。此高原上之河流，以札布汗河爲最著，西北流入奇爾吉斯淖爾湖。(Kirghiz nor) 其旁尙有大湖兩處皆相連。(在中國各圖上，僅奇爾吉斯泊及愛拉克泊可見。札布汗河上流曰布彥

圖河。）湖邊有數處，水草頗豐。一千八百七十年，(同治九年)馬圖索甫斯吉，(Matussowsky）及一千八百七十八九年，（光緒四五年）皮甫忒索甫二人，嘗踏查此境。高出海面三千五百英尺至六千英尺不等。白萊脫胥乃寶謂地勢如此之高，無怪西遊記載『五月河岸土深尺餘，其下堅冰亦尺許』也。札布汗河畔，有那兒班笈(Narbandji)喇嘛寺。皮甫忒索甫測得高出海面五千一百六十英尺。南望高嶺積雪，仍必阿爾泰山東面也。

(六)少西海子，或即都爾根泊。蒙古羊角風，勃拉奴克劈尼嘗記之。近代俄人遊蒙古者，如博塔寧，普舌瓦爾斯吉等，亦皆記之。普氏之羅布淖爾紀程謂準噶爾部韃靼人及吉利吉思人(中國人稱纏頭)自昔迷信其國之羊角風，自山穴出。喀爾馬克人(Kalmuks)(即額魯特人)嘗移石塞穴，未克成功。參觀常德西使記及案語。

(七)皮甫忒索甫在科布多東南約一百俄里處，探得山中產煤。西遊記此節云山出石炭，似即此也。

(八)皮甫忒索甫記坤桂河(Kungui)及麥庫爾坤桂河(Mukhurkungui)情形，與西遊記所言潛行地中，忽而突出者，相類。坤桂河流入愛拉克泊。(Airik nor)泊爲札布汗河水所瀦成。麥庫爾坤桂河流入喀喇淖爾湖。(Khara nor)二河皆發源於烏里雅蘇台西北。河源相距約十英里。源皆爲泉，自沙中溢出。蒙古人云，其源寔在中間山上。潛行地中若干里後，乃自

沙中湧出。

(九)儉儉州在今唐努烏梁海境內。或作欠欠州。元史卷一百五十一，賈塔剌渾傳作謙謙州。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作謙州。拉施特史記有肯姆肯姆聚忒(Kemkemdjut)地方，鄰吉利吉思國(Kirghizes)。其爲儉儉州，毫無容疑。儉儉州在烟尼塞河(Yenissei)上流克穆河(Kem)畔。土語謂河曰克穆。河之正身曰烏魯克穆。有枝河曰克穆乞克。(Kemchik)枝河入正河口地方，今代仍名肯姆肯姆乞克。(Kemkemdjik)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云，『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即北京)萬有餘里。相傳乃滿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爲九千戶。其境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剌河。北入於海。(即北冰洋)俗與諸國異。其語言則畏吾兒。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昂可剌者，因水爲名。附庸於吉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千餘里。(在今西伯利亞烟尼塞河濱。)其語言與吉利吉思特異。晝長夜短。日沒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矣。即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也。烏斯亦因水爲名。在吉利吉思東，謙河之北。其俗每歲六月上旬，刑白馬牛羊，灑馬湩。咸就烏斯沐漣以祭河神。謂其始祖所從出故也。撼合納猶言布囊也。蓋口小腹巨，地形類此。因以爲名。在烏斯東，謙河之源所從出也。其境

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險阻爲甚。野獸多而畜字少。貧民無恒產者，皆以樺皮作廬帳。以白鹿負其行裝。取鹿乳，採松實。及斸山丹芍藥等根爲食。冬月亦乘木馬出獵。謙州亦以河爲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今唐努山)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人。有工匠數局，蓋國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或云汪罕始居此地。益蘭者，蛇之稱也。初州境山中，居人見一巨蛇。長數十步。從穴中出。飲河水。腥聞數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詔遣劉好禮爲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即於此州修庫廩，置傳舍，以爲治所。先是數部民俗，皆以杞柳爲杯皿，刳木爲槽以濟水。不解鑄作農器。好禮聞諸朝，乃遣工匠敎爲陶冶舟楫。土人便之。』元時，唐努烏梁海之風土民俗，無詳於此矣。新書書卷二百十七下，黠戛斯傳克穆河作劍河，在青山之東。(見丁謙唐書回紇傳考證)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磑，以爲麪糜穄。以二月種，九月穫。無果蔬。

(十)今代北京藥店所售之肉蓯蓉仍皆來自蒙古。

(十一)長春等由棲霞觀取最短之道，南行歸中國。其道線約即今科布多或烏里雅蘇台至歸化城之道也。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一年)愛利雅斯(Elias)嘗由此道自歸化往烏里雅蘇

台。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皮甫武索甫由科布多往歸化城。東行十六日所過大山，其上有雪。白萊脫胥乃竇謂為杭愛山之一枝。丁謙謂為鄂倫達班山云。由五月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一日間，有三十餘日。故丁謙謂原文『又數日』，數字下，脫去十字。其言是也。

(十二)夏人之北陲。當在今甘肅北境。漁陽關似在歸化北陰山中。遼史卷二十九，天祚本紀保大四年，林牙耶律大石『自立為王。率所部西去。上遂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內等州。』漁陽關在漁陽嶺無疑也。金時豐州即今歸化城。下水在歸化南。圖爾根河上流分三枝。曰大黑水河，曰小黑水河，曰黃水河。俗以小黑水河為上水，大黑水河為中水，黃水河為下水。雲中今大同府。宣德今之宣化府。楊河即洋河。白登即今陽高縣。此與漢初匈奴冒頓圍漢高於白登，同名而異地。天城今天鎮縣之天成驛。懷安縣在宣化西。渾河即桑乾河。居庸關南口今皆為京綏鐵路沿站。

(十三)長春以辛巳歲(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二月，八日，離宣德。十一月十八日，抵邪米思干。壬午歲，(西一千二百二十二年，元太祖十七年。)四月五日，抵大雪山行在。九月，至阿母河北御前說道。癸未歲，(西一千二百二十三年，元太祖十八年。)八月，還抵宣德州朝玄觀。甲申歲，(西一千二百二十四年，元太祖十九年)，二月，迎歸燕京。正合三年也。

長春眞人親至西域，目覩成吉斯汗各次戰事。記載確實，大可為研究元史者之助。太祖西征年代，各書多參差不一，大可借此以校正各史之誤也。茲特將長春西遊記中各重要年代提出，以便比較。

西遊記載元太祖十四年，己卯歲，（即西一千二百十九年）五月，成吉斯汗在乃滿國兀里朶。拉施特史記載此年，成吉斯汗在也里的石河（Irtysh R.）度夏。秋季出發。乃滿在也里的石河上流。兩方記載相符。元史太祖本紀將駐蹕也里的石河事移下一年。誤。

次年，元太祖十五年，庚辰歲，二月杪，（即西一千二百二十年）長春在燕京。聞行宮漸西。據拉施特史記此年三月，成吉斯汗抵不花剌(Bokhara)城。攻克之。四月，撒馬兒罕(Samarkand)亦下，元史太祖本紀所記亦相符。

再次年，元太祖十六年，辛巳歲，(即西一千二百二十一年)二月，八日，長春離宣德。五月朔日，亭午，日蝕。長春在外蒙古陸局河（即克魯倫河）南岸親見之。此與英人偉烈亞力天文推算相符。十月十四日，在西部土耳其斯坦逢東夏使回。使者云『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拉施特記一千二百二十一年，春，成吉斯渡阿母河，屠巴里黑城。(Balkh) 夏，避暑於塔里寒(Talekan) 山中。秋，南踰印度庫斯山攻巴緬城。(Bamian) 十二月追札闌丁 (Djelal eddin) 至印度斯河 (Sind R.) 擊敗之。長春以是年十一月十八日.

(陽曆十二月三日)抵撒馬兒罕。長春與拉施特記載相符。元史太祖本紀記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本年春始下。寔爲錯誤重複。

再次年，元太祖十七年，壬午歲，(即西一千二百二十二年)四月，五日，長春抵大雪山行在。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拉施特記此時成吉斯汗駐蹕印度庫斯山中八魯彎(Beruan)平原。兩方記載相符。元史太祖本紀記十八年，癸未歲，太祖避暑八魯彎。亦遲誤一年。秋八月二十二日(陽曆九月十四日)又至行在講道。計由撒馬兒罕啓程，至行在凡十四日。此時行在似在阿母河南三日程。因長春以後扈駕從行。由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朔日渡河，其間僅三日也。長春隨成吉斯軍隊同行，以十月朔日，(陰曆)抵撒馬兒罕。成吉斯汗駐於城東二十里。十二日，(陰曆)成吉斯北歸。長春隨行。

再次年，元太祖十八年，癸未歲，(西一千二百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二月上七日長春欲先歸。入辭。帝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所有以上記載，長春皆與拉施特合。唯拉施特記成吉斯於此年春始决意班師北歸。秋，過巴里黑，再屠城。此年冬，駐蹕撒馬兒罕附近。至次年(一千二百二十四年，太祖十九年甲申歲)夏，渡細渾河，大獵於喀蘭塔細。(Kalan Tashi)諸事較之長春，則不免遲一年也。長春所記乃据之親見。拉施特之書或有錯誤也。元史太祖本紀所記成吉斯汗班師東歸之年，爲太祖十九年甲

申歲。較之拉施特史記又遲一年矣。元史記太祖還行宮在二十年乙酉歲。（即西一千二百二十五年）與拉施特所記相符。長春已於前一年（十九年）二月還燕京。故關於成吉斯汗何時還行宮無記載。吾人若以長春記載爲可信，則成吉斯汗於十八年癸未歲春季抵賽藍後，勾留途中者二年之久，始回蒙古行宮。此二年間有何軍務大事，無書記之矣。

（五）燕京傳道及仙化。

以上七日，入天長觀。齋者日千人。望日會衆請赴玉虛觀。是月二十五日，甚喝刺至行宮，來傳旨。『神仙至漢地以淸淨道化人。每日與朕誦經祝壽，甚好。敎神仙好田地內愛住處住。道與阿里鮮，神仙壽高，善爲護持。神仙無忘朕舊言。』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宜劉公，再三持疏，請師住持大天長觀。是月二十有二日，赴其請。空中有數鶴前導。儀氣北而去。自師寓玉虛，或就人家齋，常有三五鶴，飛鳴其上。北方從來奉道者鮮。至是聖賢欲使人歸向，以此顯化耳。入會之衆，皆稽首拜跪，作道家禮。時俗一變。玉虛井水舊鹹苦。甲申，乙酉，西來道衆甚多。水味忽變甘。亦善緣所致也。季夏望日。宣差相公劄八傳旨，『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

。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卽住。門人恆爲朕誦經祝壽則嘉。』自師之復來，諸方道侶雲集，邪說日寢。京人翕然歸慕。若戶曉家諭。敎門四闢。百倍往昔。乃建八會于天長。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眞，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師旣歸天長，遠方道人，繼來求法名者，日益衆。嘗以四頌示之。其一云，『世情無斷滅。法界有消磨。好惡榮心曲。漂淪柰爾何。』其二云，『有物先天貴。無名不自生。人心常隱伏。法界任縱橫。』其三云，『徇物雙眸眩。勞生四大窮。世間渾是假。心上不知空。』其四云，『昨日念無蹤。今朝事亦同。不如齊放下。度日且空空。』每齋畢出，遊故苑瓊華之上，從者六七人。宴坐松陰，或自賦詩。相次屬和。間因茶罷。令從者歌遊仙曲數闋。夕陽在山，澹然忘歸。由是行省及宣差劄八相公元史作札八兒以北宮園地幷其近地數十頃爲獻。且請爲道院。師辭不受。請至于再，始受之。旣而又爲頒文。榜以禁樵採者。遂安置道侶。日益修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自爾佳時勝日，師未嘗不往來乎其間。寒食日，作春遊詩二首。其一

云，『十頃方池間御園。森森松柏罩清烟。亭臺萬事都歸夢。花柳三春却屬仙。島外更無清絕地。人間惟有廣寒天。深知造物安排定。乞與官民種福田。』其二云，『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島外茫茫春水闊。松間獵獵暖一作曉風回。遊人共歎斜陽逼。達士猶嗟短景催。安得大丹冥換骨。化身飛上鬱羅臺。』乙酉，四月，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于其第。公關右人也。因話咸陽終南竹木之盛。請師看庭竹。師曰，『此竹殊秀。兵火而後，蓋不可多得也。我昔居于磻溪。茂林修竹，眞天下之奇觀。思之如夢。今老矣，歸期將至。當分我數十竿，植寶元之北軒。聊以遮眼。』宣撫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懸。主上方尊師重道。賴師眞道力，保護生靈。何遽出此言邪？願垂大慈以救世爲念。』師以杖叩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衆莫測其意。夏，五月，終，師登壽樂山顚，四顧園林，若張翠幄。行者休息其下。不知暑氣之甚也。因賦五言律詩云，『地土臨邊塞。城池壓古今。雖多壞宮闕。尙有好林園。綠樹攢攢密。清風陣陣深。日遊仙島上，

。高視八紘吟。。』一日師自瓊島回。陳公季玉來見師。出示七言律詩云，『蒼山突兀倚天孤。翠柏陰森遶殿扶。萬頃煙霞常自有。一川風月等閒無。喬松挺拔來深澗。異石嵌空出太湖。盡是長生閒活計。修眞薦福邁京都。』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以來，民苦徵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京官齋戒，以待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於是約作醮兩晝夜。師不憚其老，親禱於玄壇。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之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哉。』師曰『余有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云，「至誠動天，」此之謂也。』重九日，遠方道衆咸集。或以菊爲獻。師作詞一闋，寓聲恨歡遲云，『一種靈苗體性殊，待秋風冷透根株散，花開百億黃金嫩，照天地清虛，九日持來，滿座隅坐定，觀眼界如如類長生。久視無凋謝，稱作伴閒居。』繼而有奉道者。持繭絲大軸，來求親筆。以鳳棲梧詞書之云，『得好休來休，便是

羸，取消遙，免把身心使多少聰明英烈士忙忙，虛負平生志，造物推移無定止，昨日歡歌，今日愁煩，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區區著甚勞神思。』一日或有質是非于其前者。師但漠然不應。以道義釋之。復示之以頌曰，『拂，拂，拂，拂。盡心頭，無一物。無物心頭是好人。好人便是神仙佛。』其人聞之，自愧而退。丙戍，正月，盤山請師黃籙。醮三晝夜。是日天氣晴霽。人心悅懌。寒谷生春。將事之夕，以詩示衆云『詰曲亂山深。山高快客心。羣峰爭挺拔。巨壑太蕭森。似有飛仙過，殊無宿鳥吟。黃冠三日醮，素服萬家臨。』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心爲憂 有司移市，立壇懇禱。前後數旬無應。行省差官齋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當設醮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師久旱，四野欲然。五穀未種。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通上眞。以降甘澍。』百姓僉曰，神仙雨也。師答曰，相公至誠所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曰，雨則旣降，柰久旱未霑足何。更得

滂沱大作，此旱可解。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以至誠感上眞。上眞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海立。是秋，名公碩儒，有名皆以詩來賀。一日，有吳大卿德明者，以四絕句來上。師復次韻答之。其一云，「燕國蟾宮卽此州。超凡入聖洞賓儔。一時鶴駕歸蓬島。萬劫仙鄉出土坵。」其二云，「我本深山獨自居。誰能天下衆人譽。軒轅道士來相訪。不解言談世俗書。」其三云，「莫把閒人作等閒。閒人無欲近仙班。不于此日開心地。更待何時到寶山。」其四云，「混沌開基得自然。靈明翻小大椿年。出生入死常無我。跨古騰今自在仙。」又題支仲元畫得一，元保，玄素，三仙圖云，「得道眞仙世莫窮。三師何待顯蠱蹤。直教御府相傳授。閱向人間類赤松。」又奉道者求頌，以七言絕句示之云，「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換浮生兩鬢絲。造物戲人俱是夢。是非嚮日又何爲。」師自受行省衆官疏以來，憫天長之聖位殿閣，常住堂宇，皆上頹下圮，至于窗戶堦砌，毁撤殆盡。乃命其徒日益修葺。罅漏者補之。傾斜者正之。斷手于丙戌，皆一新之。又

創修寮舍四十餘間。不假外緣。皆常住自給也。凡遇夏月令，諸齋舍不張鐙。至季秋稍親之。所以豫火備也。十月下寶元，居方壺。每夕召衆師德，以次坐。高談淸論。或通宵不寐。仲冬，十有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于中庭。既還坐，以五言律詩示衆云，『萬象彌天闊。三更坐地勞。參橫西嶺下。斗轉北辰高。大勢無由遏。長空不可韜。循環誰主宰。億劫自堅牢。』丁亥，自春反夏，又旱。有司祈禱屢矣。少不獲應。京師奉道會衆，一日謁師爲祈雨醮。既而消災等會，亦請作醮。師徐謂曰，吾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公等兩家，但當殷勤。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醮。初三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名瑞應雨。過三日雖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小人之訾邪。』師曰，『非爾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淸以終。謝雨。醮事果如其言。時暑氣煩燠。元帥張資允者，請師遊西山。再四過觀。師赴之。翼日齋罷。雨後遊東山庵。師與客坐于林間。日夕將還。

以絕句示衆云，『西山爽氣清。過雨白雲輕。有客林中坐。無心道自成。』既還元帥第，樓居數日。來聽道話者，竟夕不寐。又應大谷庵請。次日淸夢庵請。其夕大雨自北來。雷電怒合。東西震耀。師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無乎不在。雷電莫能匹也。』夜深客散。師偃息草堂。須臾風雨駭至。怒霆一震。窗戶幾裂。少焉收聲。人皆異之。或曰，霹靂當洊至，何一舉而息邪。有應者曰，無乃至人在茲，雷師爲之霽威乎。既還，五月二十有五日，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傳旨改北宮仙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安宮。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且賜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小暑後，大雨屢至。暑氣愈熾。以七言詩示衆云，『溽暑熏天萬里遙。洪波拍海大川潮。嘉禾已見三秋熟。旱魃仍聞五月消。百姓共忻生有望。三軍不待令方調。實由道化行無外。暗賜豐年助聖朝。』自瓊島爲道院，樵薪捕魚者絕跡。數年，園池中禽魚蕃育。歲時遊人往來不絕。齋餘。師乘馬日凡一往。六月，二十有一日，因疾不出。浴于宮之東溪。二十有三日，人報已午間

，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黿鼉魚鼈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聞之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于余云，「吾歿之後，教門當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道院皆賜敕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勾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若合符契。況教門事勾當人，內外悉具。吾歸無遺恨矣。』師既示疾于寶元。一日數如偃中。門弟子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偃寢奚異哉。」七月，七日，門人復請曰，『每日齋會。善人甚衆。願垂大慈。還堂上以慰瞻禮。』師曰，「我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後，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兎。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一)。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遂登葆元堂歸眞焉。異香滿室。門人捻香拜別。衆欲哭。臨侍者張志素 武志據等遽止衆曰，眞人適有遺語，令門人宋道安提舉

敎門事，尹志平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勾當，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議敎門事。遂復舉示遺世頌畢。提舉宋道安等再拜而受。黎明，具麻服，行喪禮。奔走赴喪者萬計。宣差劉仲祿聞之愕然歎曰，眞人朝見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旣昇去，速當奏聞。首七之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哀慟如喪考妣。於是來訓法名者日益多。一日提舉宋公謂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受師旨，法名等事，爾其代書，止用吾手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襲之。』繼而清和大師尹公至自德興，行祀事。旣終七，提舉宋公謂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敎門。君可代吾領之也。』讓至于再。清和受其託。遠邇奉道。會中善衆，不減往者。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搆堂于白雲觀。或曰，『工力浩大。糧儲鮮少，恐難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衆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但事不私已，敎門竭力，何爲而不辦。況先師遺德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勞行化，自有人贊助此緣。公等勿疑。更或不然，常住之物，費用淨盡，各操一瓢。乃所願也。』

宣差便宜劉公聞而喜之，力贊其事。遂舉鞠志圓等董其役。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戊，己，庚。俄有平陽，太原，堅代，蔚應等羣道人二百餘，齎糧助力。肯搆是堂。四旬告成。其間同結玆緣者，不能備紀。議者以爲締搆之勤，雖由人力。亦聖賢陰有以扶持也。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師。六月間，霖雨不止。皆慮有妨葬事。旣七月初吉，遽投晴霽。人心翕然和悅。前一日，將事之初，乃炷香設度，以嚴其祀。及啓柩，師容色儼然如生。遠近王官，士庶，僧尼，善衆，觀者凡三日。日萬人。皆以手加額，歎其神異焉。繼而喧播四方。傾心歸嚮。來奉香火者，不可勝計。本宮建奉安道場三晝夜。豫齋旬日。八日辰時，玄鶴自西南來。尋有白鶴繼至。人皆仰而異之。九日，子時後，設靈寶淸醮三百六十分位。醮禮藏仙蛻于堂。異香芬馥，移時不散。臨午致齋。黃冠羽服，與坐者數千人。奉道之衆，又復萬餘。旣葬神，翼日大雨復降。人皆歎曰，「天道人事，上下和應。了次一大事。非我師道德純備，通于天地，達于神明，疇克如是乎。諒非人力所能致也。」

權省宣撫王公巨川咸陽巨族也。素慕玄風。近歲又與父師相會于燕。雅懷昭映，道同氣合。尊仰之誠，更甚疇昔。故會茲葬事，自爲主盟。京城內外，屯以甲兵，備其不虞。罷散之日，略無驚擾。於是親榜其堂曰，處順，其觀曰白雲焉。師爲文，未始起稾。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或輒自增損，故兩存之。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見於書傳者，略而不傳。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屢對汝衆，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行事甚詳，其談道甚明。暇日當集全眞大傳，以貽後人。』師旣沒，雖嘗口傳其概，而後之學者，尚未見其成書。惜哉。

（一）元史太祖以二十二年，丁亥，秋，七月，己丑，崩。長春亦以其年同月，七日歸眞。

第一百節。常德西使記導言。元憲宗九年，常德奉命西覲旭兀烈（Hulagu）大王於波斯。中統四年歸國。劉郁筆錄其紀行，題曰西使記。於中央亞細亞風土人情，記載頗爲詳悉。亦研究西域古代史地不可缺之書也。王惲元時人玉堂嘉話，陶宗儀說乳，元史類篇古今說海，海國圖志等書皆載之。

丁謙有西使記地理攷證載於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二集中。西歷一千八百二十五年，清宣宗道光五年，法人萊麥散（Abel Rémusat）自元史類篇提出。譯成法文，載於亞洲雜錄（*Mélanges Asiatiques*, i. 171）中。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清穆宗同治四年鮑梯（Pauthier）又自海國圖志取譯。載入於其法文譯本馬哥孛羅遊記導言中。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清光緒元年俄人白萊脫胥乃賚又參酌玉堂嘉話等書譯成英文。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緒十三年載入於其所著之中世紀中央亞細亞研究中。頗能除去前此法人之誤譯也。

詳讀西使記，常德過訖立兒城以後，不復記月日，失紀行書之體裁。以下所有諸國，大抵皆据傳聞而非親見者。常德踪跡，至今波斯北境爲止。由己未，一千二百五十九年正月，甲子，陽歷二月十三日離和林至四月六日二十八日陽歷四月抵訖立兒城，共七十四日。据波斯史家之記載，該年是時旭烈兀適駐蹕塔伯利資城（Tabriz）。至陽曆九月，始啟行征討叙利亞也。常德所述戰事，皆爲其未抵波斯以前之事。亦皆据傳聞而非親見者。篇之末，記『往返凡一十四月。』而篇中所

記行程，僅二月半耳。其餘十一月半，常德勾留何處，無從得知。既專爲西覲，必曾至塔伯利資城勾留若干時，可無疑也。西使記下半，已於他處引用，故多不錄也。

常德究爲何許人，無從攷究。王惲秋澗集卷九四，西使記原文，常德下，注字仁卿。劉郁爲渾源人。元文類卷三十七，元好問上耶律中書書，推舉當代名士。「渾源劉祁及其弟郁，」亦在其中。秋澗集卷五十八，渾源劉氏世德碑銘並序云，「從益子二。祁，郁。祁字京叔，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志十三卷。行於世。郁字文季，亦名士。中統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監察御史。能文辭，工書翰。別號歸愚，卒年六十一。娶趙氏，前禮部尙書璜之女。一子景嵒。」秋澗集西使記末尾，有「渾源劉郁記。」他本多删去渾源二字。劉祁爲烏古孫仲端北使記之筆錄人，其弟劉郁則爲常德西使記之筆錄人也。丁謙西使記地理攷證謂劉郁爲眞定人，又云常德乃郁本名，仁卿其字也。可謂全然謬誤。渾源劉郁之外

，元初尙有眞定劉郁。見元史卷四，中統元年，六月，召眞定劉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祗遹，燕京馮渭，王光益，楊恕，李彥通，趙和之，東平韓文獻張昉等，乘傳赴闕。又有祈州蒲陰人劉郁。見劉因靜修集卷七，劉仲文挽章並序。仲文名郁，祈州蒲陰人。少從事毫府軍，謝病歸。杜門不出。以春秋左氏學爲業。所居里名黃臺，因以爲號。後仕京師，爲將仕郎。年六十餘。命酌賦詩而終。子允，今爲太常奉禮郎。」

第一百零一節。常德西使記原文。憲宗皇帝二年（古今說海本無此一句。）壬子，命皇弟旭烈統諸軍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九年，已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馳驛西覲。自和林（一）出兀孫（二）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三）。地極高寒。雖酷暑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闊數里，曰昏木輦（四）。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五），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麥黍穀。河西注，瀦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六）。多魚，可

食。有磧礓，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業滿(七)。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株。駱石而長。城居肆囿間錯。土屋窗戶皆琉古今說海本作玻璃。城北有海鐵山(八)。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爾懺察(九)。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十)。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唯瓜，葡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同古今說海本作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十一)。居民多拚汾人(十二)。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蟲如蛛(十三)，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葡萄酒，吐則解。有嗜酒。孛羅城迤西，金銀銅爲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十四)，以馬挈拖床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西(十五)古今說海本作四。易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十六)。兩山間，土平民夥。溝血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十七)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古今說海本林字下有萬字。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十八)，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黃河源古今說海本無源字。也。二十八日，過塔剌寺(十九)。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如上巳節

。四日，過忽章河(二十)。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爲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相雜。郵亭客舍，甃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輸金錢十文(二十一)。然貧富有差。八日，過尋思干城(二十二)。城大而民繁。時羣花正開。唯梨花，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麥亦秋種。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病甚效。十四日，過暗布(二十三)河(古今說海作不字)。夏不雨，秋則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鳥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征西奧魯，屯駐於此。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藩籬以柏。二十九日，過欝埽爾城。滿山皆鹽，如水晶狀……四月六日(二十四)，過訖立兒城。所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鯊魚。口吐紫艷。過阿刺丁城(二十五)。檽咱蒼兒(二十六)(據古今說海增入)。人被髮，率以紅帕勒首。衣青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西(二十七)，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摩像。不茹葷酒，日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以下已見他部。茲不重)

錄。

（二十八）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敎馬丁算灘，聞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獅子雄者，鬃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國畫者。惟尾在翅內。每日振羽。香猫似土豹，糞溺皆香如麝。鸚鵡多五色。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鵓鴿傳日亦千里。……

（一）和林原名哈剌和林。因河而名。今額爾德尼昭（約在東經一百零二度四十分北緯四十七度。）即建於古和林故址者也。（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四十六章附註。）

（二）兀孫地不可攷。或即漢時烏孫國也。中國文人好用古名。烏孫雖亡己千年，但因路過其境，偶爾憶用其名也。

（三）瀚海即沙漠也。

（四）蒙古人謂河曰木輦，（Muren）（今譯多作木倫。）謂渾濁曰昏。（hun）昏木輦譯云渾河也。昏木輦有謂即察拍罕河（Dsapkhan）者。亦有謂即哈喇額爾齊斯河（Black Irtysh）者。丁謙謂即布勒棍河云。

（五）龍骨河衆說皆以爲即烏倫古河（Ulungur）。常德蓋沿烏倫古河下行，而至烏倫古湖者。直至今代，此路仍爲大道，可以行車。烏倫古河入湖處，有漢城，曰布倫托海。（Bulun

Tokhoi) 建於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十一年）漢民甚多。博塔甯氏調查城之附近居民，皆漢人及土爾扈特族。(Turguts) 以農爲業。種植大小麥及稷等。普舌瓦爾斯吉 (Przewalsky) 謂前此該處，已有漢人居留地云。

(六)乞則里八寺海 (Kizilbash) 即烏倫古湖。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德海傳云，『從先鋒柝栢西征，渡乞則里八海，攻鐵山。』近代俄人普舌瓦爾斯吉調查甚詳。湖中產魚甚豐。

(七)業瞞即葉密里。(Emil) 今圖作額米爾。城市遺址，不可攷。孛羅城即西遊錄之不剌城也。

(八)城北之海鐵山及海，必指亞拉湖 (Alakul) 無疑。勃拉奴克劈尼 (Plano Carpini) 及盧白魯克 (Rubruck) 二人，皆嘗記此海。盧白魯克並記海中有島。山狹中，時起大風。將人自馬上吹墜海中。近世歐人訪其地者，以一千八百十一年（清嘉慶十六年）俄國遊歷家普甸索甫(Putimtsoff)爲始。三十年後，施浪克(Schrenk)踏查其地。俄人佔領該地後，歐洲遊歷家訪其地者甚衆。亞拉湖寔分爲三湖。其最大者，乃眞正亞拉湖也。湖中有阿拉爾脫伯山 (Aral tube)。孤峯特起。高出水面六百三十英尺。此即西使記及元史郭德海傳之鐵山也。其旁又有小島。北數俄里，有孤峯矗立水面。有一線之道，與大陸相連。亞拉湖東南，有哲拉那背湖(Djelanaschh Kul)，譯言開明湖也。四周皆可望見故名。與亞拉湖不相連。湖之

東南角，有狹道。土人名克勃塔蓋。(Kaptagai) 可通蒙古。兩邊山石陡立，峻極於天。狂風怒吼，則交通阻絕。吉利吉思人（即黠戛斯）及韃靼人皆傳說風由某洞中發出。昔喀爾莫克人 (Kalmuks) 嘗糾聚有衆，輦石塞洞，終未成功也。

(九)偉烈亞力(Wylie)謂鐵木兒懺察，乃蒙古語temor cham chabsar之譯音，義猶鐵道也。

(十)阿里麻里城即以後察合台汗國之都城也。說詳第二冊第一百二十一節附注一及注二。

(十一)赤木兒城不可考。在此極邊，常德見漢民與并汾人．雜居於回紇之中。不足為異。此輩漢人皆耶律大石所統漢軍之後也。

(十二)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乃野貓之一種。阿爾泰山特產。喀爾莫克人謂為哈喇庫拉，(Khara Khulla)華言『黑耳』也。此獸性極凶猛，體力甚強。皮無斑文。中央亞細亞及亞洲東部亦產之。皮在蒙古，至為寶貴。蒙人稱其皮曰歇魯斯。(sheluss)

(十三)常德所見之毒蜘蛛，至今該地各處仍有之。俄人徐樓(Schuyler)土耳其斯坦遊記云，奥李阿塔(Aulie ata)(古之怛邏私城)附近產蜘蛛。土人稱曰哈喇庫兒忒。(Karakurt) 華言黑虫也。在諸虫中，實為最毒。齧人致死。吉利吉思人 (Kirghizes) 牲畜，每年死於蛛者，難以數計。又有黑虫，大如鴿卵。身有棕黑毛。土人稱曰塔郎吐拉。(tarantula) 沙土中，又有虫，曰法郎樞。(phalange) 行走時，大如二拳。身有黃紅毛，甚長。』清七十一西域聞

見錄下三云「八爪虫：新疆在在有之。形類土蜘蛛。色褐而圓。八爪，微短；紫口。口有四歧。嗜鐵有形。遍身黃綠，爲章皮。裏通明如繭蠶。生濕地溝渠，及人家多年土壁中。大者如鷄子，小者如胡桃。每大風則出穴，逐風而行。入人屋宇。行急如飛。怒則八足聳立逐人。尋常於人身上往來，切不可動。聽其自去，亦覺無恙。倘少動觸之，輒噬人。最爲毒惡，痛徹心髓。須臾不救。通身潰爛而死。如噬人輕，即取其虫碎之，倘無大害。若噬人時，吐白絲於瘡口，或噬人後，走向水中呼吸。則人必死矣。或曰茜草搗汁服之，並敷瘡口可愈。究之中其毒，而能生者，百無一二。回子云，唯求阿渾誦經可活。然吾嘗聞回子有被毒者，皆請阿渾誦經。乃經未終，而其人已終矣。」

（十四）麻阿不可攷。或即回教徒之馬瓦拉痕那兒（Mavεr-an nahar）首二字音也。阿拉伯人稱阿母河以北諸地以是名。其義猶云河之他岸也。今代歐人稱阿母河以北諸地曰脫蘭斯鄂格速那（Transoxiana），其義亦猶過阿母河（又名鄂格速斯 Oxus）也。當初回教徒僅稱紀渾河（Djihun）（即阿母河）及細渾河（Sihun）（即藥殺水 Yaxartes）中間之地，曰馬瓦拉痕那兒。細渾河以東諸地，曰土耳其斯坦。以後則二名混用矣。

（十五）乞里乞西即元史上之吉利吉思人，（Kirghizes）唐書之黠戛斯。其族居也里的石河（Irtysh）及烟尼塞河（Yenissei）之上流諸地。今代其人散處新疆及俄領土耳其斯坦者甚衆。

(十六)亦堵山名，在今亦息渴兒湖（Issikul）北，所謂阿拉濤山（Alatau）者是也。常德及以前長春眞人皆沿阿拉濤山北麓，經喀斯泰克關（Kastek Pass）而南者也。過關後，抵楚河。(Chu river)河介於阿拉濤山及亞歷山德山之中間。

(十七)契丹故居，即西遼都城虎思窩爾朶也。元朝秘史亦言契丹所居在吹河（即楚河）之上也。

(十八)亦運河，楚河之枝流也。東注應作西注。準噶爾人謂混濁曰『楚』。楚河之水，混濁黃色，故有『楚』之名也。所謂黃河，盖即指楚河而言，非中國之黃河也。

(十九)塔剌寺即唐書之怛邏斯，攷已詳前。賽藍城元史西北地附錄作賽蘭。別石蘭，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寶玉傳作別失蘭。白萊脫肯乃賓及丁謙皆謂即塔什干城(Tashkend)也。

(二十)忽章河亦見郭寶玉傳，即今之錫爾河，(Syr-daria)又名細渾河。(Sihun)以經忽氈城(Khodjand)故有是名。氈與章音相近也。阿拉伯人稱此曰那哈忽氈。(nahar Khodjand)那哈，義猶河也。

(二十一)拉施特史記載蒙古憲宗元年，大汗詔定波斯等地賦稅方法。最貧者每歲納金幣底納兒一枚，最富者底納兒十枚。

(二十二)樳思干即撒馬兒罕。(Samarkand)常德此處所言之各種藥材，多不可攷。

(二十三)暗不河即阿母河之別譯。阿母河北及波斯等地，皆夏季不雨，乾燥異常。入秋則時霖雨也。過阿母河以後，西使記所載各站名，多不可攷。然其必經呼羅珊(Khorassan)大道而往旭烈兀駐蹕處塔伯利貧城可無庸疑。元明兩朝，波斯呼羅珊各地，經歷戰爭最多。城市銷滅尤易也。奧魯，蒙古語駐防軍也。馬蘭或即元史西北地中之麻里兀。(Maru=Merv)納商城或即元史西北地之乃沙不耳。(Nishapur)乃沙與納商音相近。不耳，(pur)印度日耳曼語城堡之義也。殢掃兒城或即乃沙不耳西之賽伯齊瓦兒(Sebzivar)。乃沙不耳附近有石鹽礦。至今尚然。

(二十四)四月六日前，有一節專言木乃奚。已見第四冊第三十九節。木乃奚，元史太宗本紀作木剌夷。憲宗本紀作沒里奚。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四有木剌夷補傳。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皆述沒里奚事蹟。可供參攷也。木乃奚國都曰阿剌模忒(Alamut)，在可疾云城(Kazvin)東北愛耳不斯山(Elburs Mts.)中。裏海南岸，，皆其所轄境域也。木乃奚在殢掃兒城西南六七里，木乃奚境城可以確攷，則殢掃兒何在，不難測知也。訖立兒城不可考。離殢掃兒城後西行六七日，抵訖立兒。故訖立兒必在裏海南木乃奚境內。

(二十五)阿剌丁城丁謙謂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阿剌模忒城。其言似眞確也。唯阿剌丁非即阿

剌模忒之省名。阿剌丁原爲人名。阿剌模忒爲其寨所。因爲阿剌丁所駐，遂訛爲地名也。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二十三章云，『其地土語稱老人爲阿羅丁。』阿剌丁即阿羅丁，『山中老人』(Old man of the Mountain)之代名辭也。元史卷一百四十九，郭侃傳云，『西至阿剌汀，破其游兵三萬。禡拶答而筭灘降。』侃傳亦以阿剌汀爲地名也。

(二十六)檽咱蒼兒似爲馬燦代蘭(Mazanderan)(省名)之訛音。郭侃傳有禡拶答而筭灘，音與檽咱蒼兒相近，故又似爲人名也。西使記至此以下，失紀行書體裁。所敘諸國之事，蓋皆傳聞者也。

(二十七)乞石迷西，元史郭侃傳作乞石迷，大典圖作乞失迷耳，新唐書西域傳作箇失密，或曰迦濕彌邏。

(二十八)黑契丹即西遼又名哈喇契丹。乞里彎即起兒漫(Kerman)之別譯。西遼建都楚河上。一千二百十八年，(宋甯宗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三年，戊寅)爲成吉斯汗所滅。西使記此處謂國名乞里彎，乃指西遼亾後，博拉克哈笈伯(Borak Hadjib)在波斯灣旁起兒漫省所建之新國也。博拉克哈笈伯初仕於西遼，充軍官。後降於花剌子模國筭端。成吉斯汗東歸後，博拉克哈笈伯據波斯國起兒漫省，自立爲王。其朝代直至一千三百零九年(元武宗至大二年)始亾。此處之乞里彎(即起兒漫)不可與遼史天祚本紀之起兒漫相混。名雖相同，而

實異地也。忽教馬丁似即起兒漫王柯脫伯愛丁（Kotb-eddin）之訛音。唯柯脫伯愛丁已卒於一千二百五十八年，（蒙古憲宗八年）常德未啟身之前一年也。常德在波斯時豈未知歟？按里寺城似即起兒漫首府巴爾達細兒（Bardashir）城也。

第一百零二節。耶律希亮避難西域記。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南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憲宗嘗遣鑄覈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攜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憲宗召鑄還和林。希亮獨留燕。歲戊午，憲宗在六盤山。希亮詣行在所。已而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二），憲宗崩於蜀（一）。希亮將輜重北歸陝右。又明年，爲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阿里不哥反。遣使召主將渾都海。鑄說渾都海等入朝。皆不從。則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既而渾都海知鑄去，怒（三）。遣百騎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監視希亮母子（四），迫脅使從行。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遣大將阿藍荅兒自和

林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藍答兒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渾都海怒詬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爲知。阿藍答兒熟視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答兒以爲實，免其監泩。既而阿藍答兒渾都海爲大兵所殺。其殘卒北走。衆推哈剌不花爲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五）。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衆奄至。驅至肅州。哈剌不花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剌不花在蜀時，嘗疾病。鑄召醫視之（六），遺以酒食。因釋希亮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七），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八）。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河，抵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也。時六皇后之妹主后位，與宗王火忽（九）皆欲東覲。希亮母密知其事。攜希亮入見。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孛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乃從大名王至忽只兒之地。會宗

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唆羅海，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遺以耳環。其二珠大如榛實，價値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五月，又爲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散里之地(十)。六月，又西至換扎孫之地。又從至不刺城。又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刺之山。后妃輜重，皆留于此(十一)。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而哈刺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興師還至不刺城。與哈刺不花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十二)。十月，至于亦思寬之地(十三)。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八升城。時希亮母從后避暑於阿體八升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邊(十四)。至是，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因以璽書召希亮馳驛赴闕。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涉大漠以還。八月，入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閣。備陳邊事及

羈旅困苦之狀。世祖憐之。賜鈔千錠，金帶一，幣帛三十。命爲速古兒必闍赤。

見元史卷一百八十，耶律希亮傳。

(一)據通鑑綱目，成吉斯汗崩于六盤山。山在甘肅固原州城南。據元史，憲宗崩于合州（前屬重慶府）之釣魚山。敘利亞史家阿伯爾法拉久斯(Abulfaragius)謂憲宗中流矢而卒。海敦(Haithon)謂溺死。拉施特謂病痢而死云。

(二)阿里不哥者，憲宗及世祖之幼弟也。憲宗征蜀，阿里不哥留守和林。憲宗崩，阿里不哥與世祖爭爲大汗。是以有中統元年之亂也。渾都海(Hondukai)之名，亦見於多桑蒙古史。憲宗崩時，統軍駐六盤山，附和阿里不哥爲亂。

(三)靈武今曰靈州。在甯夏府東南。應吉里城即今中衞縣。西涼即今涼州府。

(四)阿藍荅兒，回教著作家作 Alemdar 助阿里不哥守和林者也。焉支山名已見漢書，在今甘州府山丹縣境內。

(五)甘州北黑水，即額濟納河 (Etsina) 。沙陀即沙島也。

(六)沙州今敦煌縣。縣北有黨河及疏勒河。所謂北川，或即指此。

(七)北庭都護府今新疆省城烏魯木齊，又名迪化府，或謂在今孚遠縣。

(八)昌八里，長春西遊記作昌八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彰八里。據經世大典西北地圖

，彰八里在別失八里之西。遺址不可考。馬納思河（Manass）名今仍存留。在綏來縣之西，流入阿雅爾淖爾。葉密里城（Emil）遺址不可考。然必在葉密里河上，則可斷然也。葉密里河今作額米爾河，（周世棠孫海環中外大地圖。）在塔城之南，流入阿拉湖（Alakul）。

（九）火孛即霍博，元史卷二，太宗本紀『太祖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忽只兒不可考。白萊脫胥乃賫謂即元史速不台傳之霍只部。是否難定。速不台傳僅將也迷里（即葉密里）與霍只二地並列，未可即以之斷定忽只兒與霍只爲即一地也。

（十）孛劣撒里及換扎孫二地不可考。不剌城，見耶律楚材西遊錄。元史西北地作普剌。徹徹里澤剌山及出布兒城，皆不可考。

（十一）也里虔城，元史他處又作鴨兒看或押兒牽，即今之葉爾羌。于亦思寬似即油賫干特（Uzghend）城。可失哈里，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可失哈耳，今之喀什噶爾（Kashgar）也。渾八升城不可考。阿體八升似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中之阿忒八失，據經世大典西北地圖在可失哈耳之西北。

（十二）回教著作家記阿里不哥及阿魯忽（Algu）二人之戰爭，與元史此處所言者大概相合。阿魯忽背約，（阿魯忽爲阿里不哥所立。相約同抗世祖。）阿里不哥率兵討之。哈喇不花（Karabuka）爲先鋒。遇阿魯忽於不剌城（Pulad）及賽藍湖。（Sut=Sairam Lake）哈喇

不花兵敗被殺。阿魯忽歸伊犂河畔駐所，解散所部。阿里不哥他將阿速台（Assutai）率軍踰塔勒奇關，（Talki pass）至伊犂河，陷阿力麻里。（Almalik）阿魯忽退至忽炭（Khotan）及可失哈耳。（Kashgar）又往撒馬兒罕。阿里不哥軍繼至，佔領阿力麻里及附近諸地。

（十三）渾八升在今溫宿府城南之渾巴什莊。阿體八升即元史西北地中之阿忒八失。

（十四）苦先即苦叉，爲今之庫車，哈喇火州（Karakhodjo）即今吐魯番，伊州今之哈密也。

元時中央亞細亞人入仕中國。

第一百零三節。畏吾兒。巴而朮（有作木字者誤）阿而忒的斤（一）亦都護（二）。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臣於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欲來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即遣使入奏，願率部衆爲臣僕。是時帝征太陽可汗，射其子脫脫殺之。脫脫之子，大都赤剌溫馬札兒禿薛十四人，以不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將奔亦都護。先遣使往。亦都護殺之。四人者至，與大戰於襢河（三）。亦都護遣其國相來報。帝復遣使還諭。亦都護遂以金寶入貢。辛未，朝帝于怯綠連河（四）。尚公主也立安敦，且得序於諸子。與者必那演（五）征罕勉力鎖潭（六）回回諸國，將部曲萬人以先。紀律嚴

明，所向克捷。又從帝征你沙卜里(七)，征河西，皆有大功。既卒，而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玉古倫赤的斤卒，子馬木剌的斤嗣。將探馬軍萬人，從憲宗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火州卒(八)。至元三年，世祖命其子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海都帖木迭兒之亂，畏兀兒之民遭亂解散。於是有旨命亦都護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畏兀兒之衆復輯。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亦都護與以女也立亦黑迷失。都哇解去。其後入朝(九)。帝嘉其功。妻以公主曰巴巴哈兒，定宗之女也。還鎭火州，屯於州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軍忽至。大戰力盡，遂死之(一〇)。子紐林的斤尚幼，詣闕請兵。北征。以復父讎。帝壯其志。妻以公主曰不魯罕。太宗之孫女也。公主薨，又尚其妹曰八卜叉。出鎭吐蕃。仁宗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亦都護印行諸畏兀兒之境。八卜叉公主薨，復尚公主曰兀剌眞，安西王之女也。延祐五年薨。子二人，長曰帖木兒補化，次曰籛吉，皆八卜叉公主所生也。帖木兒補化

大德中尙公主曰朶兒只思蠻闊端，太宗孫女也。天曆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勳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其弟籛吉，乃以讓嗣爲亦都護高昌王。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二。

(一)的斤爲古代突厥君長之稱號。宋時哥疾甯朝（Ghaznevid dynasty）有阿爾勃的斤，(Alp teghin)薩拔克的斤(Sabak Teghin)，即其例也。

(二)亦都護，拉施特史記作 Idikut。

(三)禬河爲也兒的石河之枝流。親征錄作嶄河。

(四)怯綠連河即今之克魯倫河(Kerulen)。

(五)者必元史他處作哲伯。那演作諾顏。

(六)罕勉力鎖潭，即 Khan Melik Sultan 之譯音，指花剌子模國算端摩哈美德 Mohammed Sultan of Khwarizm)也。

(七)你沙卜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乃沙不耳。(Nishapur)

(八)火州又作合剌火者，今之吐魯番也。

（九）哈密力大典圖作柯模里，孛羅遊記卷一第四十一章，作 Camul。

哈剌亦哈赤北魯畏兀人也。性聰敏習事。國王月仙帖木兒亦都護聞其名，自唆里迷國徵爲斷事官。西遼主鞠兒可汗亦召之以爲諸子師。八兒出阿兒忒亦都護殺西遼使，與所置官吏後，降於蒙古太祖。遣其壻阿憐帖木兒使西遼，具語以其故。於是與子月朵失野訥馳歸蒙古。蒙古太祖一見大悅。卽令諸皇子受學焉。仍令月朵失野訥以質子入宿衞。從帝西征，至別失八里東獨山。地當北來要衝。留耕種。數年，田野墾闢，民物繁庶。哈剌亦哈赤北魯死，子月朵失野訥爲都督，兼獨山城達魯花赤。月朵失野訥卒，子乞赤宋忽兒在太宗時，襲爵，賜號剌罕。子四人，曰塔塔兒，曰忽棧，曰火兒思蠻，曰月兒思蠻。月兒思蠻子阿的迷失帖木兒，先事安西王忙哥剌。後充汝州達魯花赤，積官秘書太監。卒，子阿隣帖木兒，善國書，多聞識。由翰林待制，累遷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子曰沙剌班，曰禿忽魯，曰六十，曰咱納祿。

見元史卷一百二十四。

塔塔統阿畏兀人也。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乃蠻大敭可汗尊之為傅。掌其金印及錢穀。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太祖曰，汝深知本國文字乎？塔塔統阿悉以所蘊對。稱旨。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子四人，長（一）玉笏迷失．次力渾迷失。次速羅海，次篤綠。篤綠子阿必實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見元史卷一百二十四。）

（一）元時畏吾兒即唐之回鶻，今代西人統稱之曰 Uighurs。初居外蒙古鄂爾坤河流域。唐武宗時為黠戛斯所破，西徙高昌故地。故至宋元時代，又稱之曰高昌也。據元時歐洲人之記載，畏吾兒國亦名達爾賽國，（Tarse）崇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參觀第二冊第九十三節。）吾於塔塔統阿四子命名上，可得有佐證也。玉笏迷失即 Johann Michael，力渾迷失即 Leon Michael，速羅海即 Selibha，篤綠即 Tommy 阿必實哈似即 Abha。皆基督教徒之名，而速羅海則為聶思脫里派特有之名也。畏吾兒文取法於敘利亞文。塔塔統阿以教傅為業，或亦為聶派之傳教師也。

岳璘帖穆爾回鶻人。畏兀國相暾欲谷之裔也。其兄仳理伽普華年十六，襲國相荅剌罕。時西契丹方强，威制畏兀。命太師僧少監，來臨其國。驕恣用權

，奢淫自奉。畏兀王患之。謀於仳理伽普華曰，計將安出。對曰，能殺少監，挈吾衆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衆圍少監斬之。以功加號仳理傑忽底，進授明別吉，妻號赫思迭林。後被譖，無以自明。乃亡附太祖。賜虎符銀印，以弟岳璘帖穆爾爲質。仳理伽普華以疾卒。岳璘帖穆爾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眞求師傅，帝命岳璘帖穆爾往訓導諸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爲先。帝聞而嘉之。從平河南，徙鄲縣民萬餘戶入樂安。俄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佩金虎符。所得上方賞賚，悉輦歸故郡，以散親舊。且盛陳漢官儀衛，以激厲之。國人羨慕。從斡眞出鎭順天等路；布德化，寬征徭、盜遁姦革，州郡淸寧。年六十七，卒于保定。子合刺普華。見元史卷一百二十四。

合刺普華岳璘帖木爾子也。幼侍母與敦氏，居益都。嘗嘆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合刺普華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畏兀書及經史。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璮叛，其母携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繼從叔父撒吉思，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

歸。撤吉思深加器重。自謂其才不及。後爲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番市舶。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屬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合刺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門。殺數十人，勇氣益厲。以衆寡不敵，爲所執。賊欲奉之爲主。不屈，遂遇害於中心岡。子二人，偰文質越倫質。偰文質官至吉安路達魯花赤。子六人，偰玉立，偰直堅，偰哲篤，偰朝吾，偰列箎，皆第進士。偰哲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學政事稱於時。越倫質子善著。（一）偰哲篤子偰百僚遜。善著子正宗，阿兒思蘭，皆相繼登第。一門世科之盛，當時所希有。（見元史卷一百九十三。）

（一）參觀元文類卷七十，歐陽玄高昌偰氏家傳。

孟速思畏兀人。世居別失八里古北庭都護之地。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之，召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目中有火，它日可大用。以授睿宗，使視顯懿莊聖皇后分邑歲賦。復事世祖於潛藩。日見親用。憲宗崩

，孟速思勸世祖卽帝位。眷顧益重。詔與安童並拜丞相。固辭。帝語安童及丞相伯顏，御史大夫月魯那演等曰，賢哉孟速思。求之彼族，誠爲罕也。至元四年卒，年六十有二。子九人，多至大官。（以上見元史卷一百二十四。）

布魯海牙畏吾人也。祖牙兒八海牙，父吉臺海牙，俱以功爲其國世臣，布魯海牙幼孤，依舅氏家就學。未幾，卽善其國書，尤精騎射。年十八，隨其主內附，充宿衞。太祖西征，布魯海牙扈從。不避勞苦。帝嘉其勤。賜以羊馬氈帳。又以居里可汗女石抹氏配之。太祖崩，諸王來會。選使燕京，總理財幣。使還，莊聖太后聞其廉謹，以名求之於太宗。凡中宮軍民匠戶之在燕京中山者，悉命統之。授眞定路達魯花赤。辛卯：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時斷事官得專生殺，多倚勢作威。而布魯海牙小心謹密，愼於用刑。世祖卽位，擇信臣，宣撫十道。命布魯海牙使眞定。俄遷順德等路宣慰使，佩金虎符。來朝，帝命坐，慰勞之。賜以海東青鶻。至元二年秋卒，年六十九。初布魯海牙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爲姓，天其以廉爲吾

宗之姓乎？故子孫皆姓廉氏。子希閔，希憲，希恕，希尹，希顏，希愿，希魯，希貢，希中，希括。孫五十三人。登顯仕者，代有之。希憲自有傳。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五。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三發連中。衆驚服曰，眞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講求民病，抑强扶弱。暇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爲根本計。己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憲宗崩，訃音至。希憲啟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才傑，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且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

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世祖然之。明日卽位，建元中統。李璮亂後，拜中書平章政事。振舉綱維，綜覈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粲然可考。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卒，年五十。子六人，孚恪恂忱惇皆顯官。從弟希賢。

希賢字達甫，一名中都海牙。年二十餘，與從兄希憲同侍世祖，出入禁中，小心愼密。左丞相伯顏伐宋，旣渡江，至元十二年，春，授希賢禮部尙書佩金虎符・與工部侍郎嚴忠範，秘書丞柴紫芝持國書使宋。至廣德軍獨松關。守關者不知爲使、襲而殺之。時年二十九。(以上見元史卷一百二十六。)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布魯海牙之孫，希憲之從子也。父阿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垢衣糲食・不以爲恥。年弱冠，大臣欲俾入宿衛。辭曰，吾大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

。今方設科取士，頗讀書以科第進。乃入國學積分。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順州事。至正三年，初行效禮，召拜侍儀使。明年，預修遼金宋三史，遷崇文太監。自是累遷爲河南行省右丞。時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亟以不便上言。而時宰不用。遷湖廣行省右丞。以武昌失守連坐。既而事白，遷江西行省右丞。時所隸郡縣多陷于賊。乃與平章政事司徒道童協謀殫力，以定守禦招捕之策。就除本道廉訪使。未幾江西省治亦陷。惠山海牙遁往福建。久之除僉江浙行樞密院事，改拜福建行省右丞。以兵鎭延平邵武。境內以寧。居歲餘，奉詔還治省事，總備禦事，且督賦稅。由海道供京師，朝廷賴焉。遷行宣政院使。明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年七十一。（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五。）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爲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辨，有膽略。家貧。常躬耕。舍耒嘆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祖于潛邸

。世祖即位，漸見擢用。至元五年，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圍之五年，終不下。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會有西域人亦思馬因獻新礮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礮攻樊城破之。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阿里海牙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語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決不殺汝也。」文煥狐疑未決。又折矢與之誓。如是者數四。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爲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因上平宋方略。後戍鄂，下岳州，破沙市，克潭州靜江。又至雷州，招撫瓊南等地。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光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子忽失海牙，湖廣行中書省左丞，貫只

哥江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見元史卷一百二十八。）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祖阿台薩理，當太祖定西域還時，因從至燕。會畏兀國王亦都護請于朝，盡歸其民。詔許之。遂復西還。精佛氏學。生乞台薩理，襲先業，通經律論。業既成。師名之曰萬全。至元十二年，入爲釋教都總統。年七十卒。子三人，長曰畏吾兒薩理，季曰烏瓦赤薩理。阿魯渾薩理其中子也。以父字爲全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是經史百家，及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說，皆通習之。二十一年，擢朝列六夫左侍儀奉御。遂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秋，九月，命領館事。阿魯渾薩理曰，陛下初置集賢以待士。宜擇重望大臣領之。以新觀聽。請以司徒撒里蠻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魯渾薩理爲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仍兼左侍儀奉御。士之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稱旨者，亦請加賚而遣之。

又言於帝曰，國學人材之本。立國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宜優其廩餼，使學者日盛。從之。二十三年，進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成宗即位，加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大德三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十一年薨，年六十三。子三人。長岳柱，次久住，終翰林侍讀學士。次買住，蚤卒。（見元史卷一百三十。）

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悟，有遠議。既長就學，日記千言。至大元年，授集賢院學士，階政議大夫。即以薦賢舉能爲事。天曆元年，進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至順三年，遷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旋以軍事至揚州，得疾。明年，十二月，端坐而卒。年五十三。岳柱天資孝友，母弟久住早卒。喪之盡哀。尤嗜經史，自天文醫藥之書，無不究極。度量弘擴。有欺之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母鄙氏，亦常稱之曰，吾子古人也。子四人，長普達，次安僧，次仁壽，（見元史卷一百三十。）

亦黑迷失畏吾兒人也。至元二年，入備宿衛。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羅孛（一）

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奉表來朝。帝嘉之，賜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國，與其國師以名藥來獻。賞賜甚厚。十四年，授兵部侍郎。十八年，拜(三)刜湖占城等處行中書參知政事。招諭占城(二)。二十一年，召還。復命使海外僧迦剌國，觀佛鉢舍利。賜以玉帶，衣服，鞍轡。二十二年，自海上還。以參知政事管領鎮南王府事。復賜玉帶。與平章阿里海牙，右丞唆都征占城。戰失利，唆都死焉。亦黑迷失言於鎮南王請屯兵大浪湖(四)，觀釁而後動。王以聞。詔從之。竟全軍而歸。二十四年，使馬八兒國，取佛鉢舍利。浮海阻風。行一年乃至。得其良醫善藥。遂與其國人來貢方物。又以私錢購紫檀木殿材。並獻之。嘗侍帝於浴室。問曰，汝踰海者凡幾。對曰，臣四踰海矣。帝憫其勞，又賜玉帶，改資德大夫，遙授江淮行尚書省左丞，行泉府太卿。二十九年，召入朝。盡獻其所有珍異之物。時方議征瓜哇，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與史弼高興並爲平章。詔軍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諭之曰，汝等至瓜哇，當遣使來報。汝等留彼，其餘小國卽當自服。可遣招徠之。彼若納款

，皆汝等之力也。軍次占城，先遣郝成劉淵諭降南巫里（五），速木都刺（六），不魯不都八（八），刺刺諸小國。三十年，攻葛郎國，降其主合只葛當。又遣鄭珪招諭木來由諸小國（九）。皆遣其子弟來降。瓜哇主婿士罕必闍耶既降，歸國復叛。事並見弼傳。諸將議班師。亦黑迷失欲如帝旨，先遣使入奏。弼與興不從。遂引兵還。以所俘及諸小國降人入見。帝罪其與弼縱士罕必闍耶，沒家貲三之一。尋復還之。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爲集賢院使，兼會同館事。告老家居。仁宗念其屢使絕域，詔封吳國公，卒。（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一。）

（一）八羅孛國即嘛囉拔（Malabar）之別譯。今印度半島西海岸也。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五章。

（二）占城今安南南部是也。

（三）僧迦剌國玄奘西域記作僧伽羅國即今之錫蘭島（Ceylon）也。

（四）馬八兒國在今印度半島東岸。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五）南巫里在蘇門答臘島西北角。諸蕃志作藍無里國。參觀孛羅遊記卷三第十一章。

（六）速木都剌即蘇門答臘，參觀孛羅遊記卷三第十章。

(七)不魯或即拍臘克(Parlak)之訛音。參觀孛羅遊記卷三第九章。

(八)不都八即巴斯馬。(Basma)參觀孛羅遊記卷三第三章。亦黑迷失似不能分別馬(Ma)八(ba)二音。故麻羅拔之麻字，訛作八字。巴斯馬又訛作不都八也。今代日本人讀馬亦如巴字音。豈中國之古音如是歟？刺刺不可考。元史至元二十三年，有來來國與馬八兒南無力等國同入貢。刺刺似即來來也。

(九)木來由國在今蘇門答臘島東南角。參觀孛羅遊記卷三第八章。爪哇在中國古書上，皆誤作瓜哇，亟應改正。

(二)拜降北庭人。父忽都武勇過人。由宿衛爲南宿州鎭將。分守邗縣。後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率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數十瘡。戰功居多。徙居大名路清豐縣。卒贈廣平路總管，封漁陽郡侯。忽都卒時，拜降生甫數月，母徐氏鞠育敎誨甚至。每曰，吾惟一子已童丱矣。不可使不知學。遂遣從師大名城中郡守。每旦望入學，見拜降容止講解，大異羣兒。甚愛奬之。比弱冠，美髭髯。儀表甚偉。從丞相阿朮南征，圍襄樊，戰有功。水陸遇敵，嘗先登陷陣，勇冠一軍。至元二十九年，遷慶元路治中。歲大饑，狀累上，行省不報

。拜降曰，民饑如是而不賑之，豈爲民父母意耶？即躬詣行省力請。得發粟四萬石。民賴全活。大德元年，遷浙東廉訪副使。令行禁止。豪强讋伏。同寅有貪穢者，拜降抗章劾之于臺。遂免其官，母徐氏卒，遂奔喪于杭。時酒禁方嚴。帝特命以酒十甖，官給傳至墓所，以備奠禮。初徐氏盛年守節，教子甚嚴，比拜降貴，事上于朝。特旌其門。及老，見拜降歷官有聲譽，喜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拜降居喪盡禮。未及起復，延祐二年，卒于家。贈資政大夫，江浙左丞。謚貞惠。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一。

（一）北庭又名別失八里。元初，屬畏吾兒國。故拜降亦可謂爲畏吾兒人也。

葉仙鼐畏吾人，父土堅海牙以才武從太祖太宗平金及西夏，俱有功。僊鼐幼事世祖于潛藩。從征土蕃雲南常爲前驅。後從征阿里不哥李璮皆有功。二十四年，遷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尋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成宗即位，改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謝事歸隴右。十年卒。子完澤。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脫力世官畏吾人也。祖八思忽都探花愛忽赤，父帖哥术探花愛忽赤皆以戰功

著名。脫力世官襲職，平雲南蠻夷有功。子唆南班。（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昔班畏吾人也。父闕里別斡赤從太祖征回回國，數立功。昔班事世祖潛邸。中統元年，爲眞定路達魯花赤，改戶部尙書，宗正府札魯花赤。阿里不哥及海都叛亂，昔班以遊說有功，授爲翰林承旨，給全俸養老。年八十九而卒。子斡羅思密至元二十三年，授浙江宣慰使。年六十九卒。子咬住，官至榮祿大夫大宗正府札魯火赤。（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四。）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子孫因以唐爲氏。仁祖少穎悟。父歿，母教之讀書。通諸方語言，尤邃音律。至元十八年，授翰林直學士。大德五年，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以疾卒，年五十三。子恕，初授奉訓大夫。壽仕至亞中大夫侍儀使。（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四。）

迦魯納荅思畏吾兒人。通天竺教及諸國語。翰林學士承旨安藏扎牙荅思薦於世祖。召入朝，命與國師講法。國師西番人，言語不相通。帝因命迦魯納荅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既成，

進其書。帝命鋟板，賜諸王大臣。西南小國星哈剌的威(一)二十餘種來朝。迦魯納荅思於帝前數奏其表章。諸國驚服。朝議興兵討暹國(二)，羅斛，馬八兒，俱藍，蘇木都剌諸國。迦魯納荅思奏此皆蕞爾之國，縱得之何益。興兵徒殘民命。莫若遣使諭以禍福，不服而攻，未晚也。帝納其言。命兵剌也奴帖滅等往使。降者二十餘國。至元二十四年，擢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成宗卽位，遷榮祿大夫大司徒。憐其老，命乘車入殿。仁宗卽位，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玉鞍一。是年八月卒。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四。

(一)星哈剌的威即今錫蘭島。其原音爲梵語 Singhala dvipa。玄奘西域記作僧伽羅國，華言師子國也。的威拍(dvipa)梵語島洲也。元史此處遺脫末尾拍字音。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九年，冬，十月，甲辰，信合納帖音國遣使入覲。至元三十年，冬，十月，己丑，遣兵部侍郎忽魯禿花等使闍藍可兒。納答，信合納帖音三國。仍賜信合納帖音酋長三珠虎符。信合納帖音即星哈剌的威。闍藍可兒(Cranagore＝Cranganor＝Cynkali)即僧急里。至元二十三年，與馬八兒等十國入貢。納荅不可攷。

(二)暹國羅斛皆在今暹羅國境。馬八兒及俱藍皆在今印度半島。馬八兒已見上方亦黑迷失傳

。俱藍在印度半島西面。參觀馬哥孛羅遊記卷三，第二十二章。蘇木都剌亦見亦黑迷失傳。

小雲石脫忽憐畏吾人。仕其國爲吾魯愛兀赤，猶華言大臣也。太祖時與其父出歸。從征回回國。還事睿宗於潛邸。以爲眞定路斷事官。子八丹事世祖，從征哈剌張(一)有功。又征阿里不哥及海都皆有功。子阿里，石得，德服，阿散，臘眞。臘眞子察乃金紫光祿大夫，中書省平章政事。察乃子十人。老章知樞密院事，撒馬篤中書省參知政事。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四。

(一)哈剌張元史他卷，皆作哈喇章，即烏蠻，雲南之一部也。

月舉連赤海牙畏兀兒人。從憲宗征釣魚山，奉命修麴藥以療師疫。賞白金五十兩。至元二十年，進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與中書省參知政事。尋以疾歸秦州。大德八年卒。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五。

阿禮海牙畏吾氏，集賢大學士脫列之子也。兄野訥事仁宗於潛邸。成宗崩，勸仁宗奉太后迎立武宗。武宗即位，授嘉議大夫，秘書監。延祐四年，卒。年四十。阿禮海牙亦早事武宗仁宗爲宿衞。以清愼通敏，與父兄並見信任。

初出爲平章政事。歷鎮江浙湖廣河南陝西四省。皆有惠政。汴人尤懷思之。文宗即位，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叛。破潼關，出虎牢。阿禮海牙堅守汴城。大難卒平。解嚴報捷。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七。）

脫烈海牙畏吾氏。世居別失拔里之地。曾祖闊華八撒朮。祖八剌朮始徙眞定，仕至帥府鎮撫。富而樂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劵。人稱爲長者。父闊里赤性純正，知讀書。脫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絕人。性整暇，雖居倉卒，未嘗見其急遽。喜從文士游。犬馬聲色之娛，一無所好。由中書宣使，出爲隆平縣達魯花赤。均賦興學，邵農平訟。橋梁水防，備荒之政，無一不舉。及滿去，民勒石以紀其政。出僉燕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務存大體，不事苛察。在任六年，黜汙吏百四十有奇。仁宗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秘府經籍，及聖賢圖像以賜。時人榮之。至治三年，遷淮東宣慰使。七月，以疾卒于廣陵，年六十有七。弟觀音奴廉明材幹，亦仕至清顯云。（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七。）

察罕帖木兒字廷瑞，系出北庭。曾祖闊闊台，元初隨大軍收河南。至祖乃蠻台，父阿魯溫皆家河南，爲潁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兒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順大夫、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所戰克捷，兵威日盛。遂戍虎牢，渡河而北，收復秦晉。於是天子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荊襄，便宜行閫外事。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己責。十八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群盜。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劉福通奉其僞主遁去。河南悉平。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謀大舉以復山東。二十一年，建大將旗鼓，皷行而東。田豐王士誠皆降。二十二年，山東俱平。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察罕帖木兒從輕騎，觀豐營壘，爲士誠所刺。訃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起其子擴廓帖木兒襲總其父兵。攻益都下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擴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甥，自幼養以爲子。至是朝廷倚之以爲安。孛羅帖木兒昔與察罕帖木兒爭晉冀。二十五年，伏誅。擴廓帖木兒獨專兵權。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惟務用兵陜西與李思齊張良弼開釁。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皇太子欲倚之脅帝禪位，行唐肅宗靈武故事。擴廓不從，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出師江淮，又下詔和解西爭，顧乃戕殺詔使天下奴等。跋扈之跡成矣。貊高關保等部將，見其有不臣之心，皆叛之。朝廷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帖木兒。詔削其爵邑，令諸軍共誅之。擴廓帖木兒氣稍沮。貊高關保敗沒後，朝廷罷撫軍院。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

。帝爲下詔滌其前非。是時明兵已定山東河洛。中原事已不可爲。明兵逼京城，帝北奔。明兵至太原，擴廓帖木兒率其餘衆奔甘肅。(二)（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一。）

(二)明史卷一百二十四，擴廓帖木兒傳云：擴廓帖木兒沈邱人。本姓王，小字保保。元平章察罕帖木兒甥也。察罕養爲子，順帝賜名擴廓帖木兒。洪武四年，太祖復遣大將軍徐達，左軍李文忠，征西將軍馮勝將十五萬衆。分道出塞，取擴廓。大將軍至嶺北，與擴廓遇，大敗。死者數萬人。太祖謂晉王曰，吾用兵未嘗敗北。今諸將自請深入，敗於和林。輕信無謀，致多殺士卒。不可不戒。明年，擴廓復攻雁門。命諸將嚴爲之備。自是明兵希出塞矣。其後擴廓從其主徙金山，卒於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蓋洪武八年也。既出塞，太祖數遣人招諭，亦不應。最後使李思齊往。始至則待以禮。尋使騎士送歸。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公留一物爲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臂。思齊知不免，遂斷與之。未幾死。太祖以是心敬擴廓。一日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將不過萬人，橫行無敵。眞奇男子。太祖笑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竟冊其妹爲秦王妃。

小雲石海涯家世，見其祖阿里海涯傳。（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已見上文。）其父楚國忠惠公，名

貫只哥。小雲石海涯遂以貫爲氏。復以酸齋自號。母廉氏。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彊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趫捷。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襲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爲形跡所拘。一日呼弟忽都海牙語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弟幸勿辭。語已，即解所綰黃金虎符佩之。比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踐祚，上疏條六事。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議科舉事。多所建明。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也。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後矣。乃稱疾，辭還江南。賣藥于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晚年爲文日邃。詩亦沖澹。草隸等書，稍取古人之所長，變化自成一

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入念慮。脩脩若欲遺世而獨立云。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行于世。(一)子男二人。阿思蘭海牙慈利州達魯花赤，次八三海牙。孫女一人，有學識，能詞章。歸懷慶路總管段謙云。(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一)貫雲石文集已佚，僅元詩選輯錄其詩而已。鄧文原有貫公文集序(見巴西集上)程鉅夫有酸齋詩文跋，(見雪樓集二五)皆極推崇其文。

答里麻高昌人，(一)大父撒吉斯爲遼王傅，世祖稱其賢。從討李璮以勳授山東行省大都督。答里麻弱冠入宿衛。大德十一年，出僉湖北山南兩道廉訪司事，召拜監察御史。時丞相帖木迭兒專權貪肆。答里麻帥同寅亦憐眞馬祖常劾其罪。高昌僧恃丞相威違法，娶婦南城。答里麻詰問之，奮不顧利害。風紀由是大振。歷官各路，所至有聲。至正七年，時年六十九，致仕。全俸優養終身。(見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一)高昌唐初國號。元初亦畏吾兒領土也。

道童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沉寡言，以世冑入官。歷官清顯，素負能名。調信州路總管，移平江。皆以善政稱。至正十一年，詔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賊起蘄黃，道童迎章伯顏等共捍城。有功。十八年，陳友諒陷江西，道童退保撫州，爲賊所害。見元史卷一百四十四。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畏吾兒氏。駙馬都尉中書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孫，駙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荆南王朶爾的斤之子也。倜儻好學。曉音律。初用父蔭，同知信州路事。至正十八年，江西陳友諒遣賊寇信州。明年，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焉。數破賊。終以援絕食盡，士卒力疲，城破自刎。見元史卷一百九十五。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至正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參政，分省於贛。十八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爲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守。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戶馬合謀沙欲舉城降賊。

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刭。事聞朝廷，贈謚曰徵。(見元史卷一百九十五。)

孛羅帖木兒字國賓，高昌人。至正十二年，在潛江縣死於亂民。(見元史卷一百九十五。)

卜理牙敦北庭人。累官至山南廉訪使，治中興。至正十二年，寇犯中興，卜理牙敦力與之戰，被執不屈而死。(見元史卷一百九十五。)

回鶻或回紇之名，在元史上亦能見之，例如卷一百三十四，撒吉思回鶻人，又卷二百五，阿合馬回紇人。回紇或回鶻即畏吾兒。(Uighurs) 然據元史及元初私家著述觀之，畏吾兒確爲居住今新疆吐魯蕃之民族，即唐時回紇後裔，而回紇或回鶻之名，反與回回相同，用以稱奉摩訶末教者矣。阿合馬爲摩訶末教徒有馬哥孛羅遊記(卷二第二十三章)及拉施特史記爲證。孛羅遊記云『有薩拉森人阿合馬特者，慧而多能，爲大可汗信任，權勢過於他人。』多森蒙古史，轉錄拉施特云，『阿合馬特藥殺河畔肥那凱忒(Fenaket)人。因察必可敦得事世祖。』再阿合馬特之名，亦回教徒之名也。由是觀之，元史阿合馬傳之回紇，即爲回回，毫無疑義。撒吉思傳之回鶻亦準此。烏古孫仲端北使記有回

紇國，卽花剌子模國，元史稱之爲回回國。又有沒速魯蠻回紇，遺里諸回紇，印度回紇，皆卽回回，指摩訶末教徒而言也。最初或有回紇人，信奉摩訶末教，故稱其徒爲回紇。以後再由回紇而變回回也。撒吉思及阿合馬二傳，不錄於此，而見於第三册第二十一節者，卽此故也。

第一百零四節。哈剌魯。

鐵邁赤合魯氏。(一)世祖攻鄂，命兀良哈台自交趾擣宋，與諸軍合。鐵邁赤將練卒千人，鐵騎三千，迎兀良哈台于岳州。兀良哈台得援，抵江夏，北涉黃州。鐵邁赤與有力焉。世祖卽位，命從征叛王于失木土之地。勞績益著。至元十九年，以疾卒。子八人，虎都鐵木祿最顯。虎都鐵木祿好讀書，與學士大夫遊。字之曰漢卿。其母劉氏，故人又稱之曰劉漢卿。仕至正議大夫，兵部尚書。從子塔海，累官資善大夫。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二。

(一)合魯他傳又作哈剌魯。唐時之葛邏祿也。今代西人稱之曰喀兒陸克。(Karluks) 新唐書卷二百十七下云，「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

與車鼻部接。至德後，葛邏祿寖盛，與回紇爭疆。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又唐武宗時『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馺職與厖特勒十五部奔葛邏祿。』前第八十三節所記西部土耳其斯坦之回紇國，或即厖特勒十五部之苗裔也。第十世紀時，回敎著作家依思塔克里(Istakhri)記喀兒雷起族(Kharlekhie)(即葛邏祿)居古思族(Guzes)之東，塔格司格司族(Tagazgaz)之西。古思族居裏海及細渾河(Sihun)(即錫耳河又名藥殺水)之間，塔格司格司即畏吾兒國也。志費尼世界征略家傳(*Turikh Djihan Kushai*)謂哈喇魯人居近海押立(Kayalik)。(名見元史卷三。憲宗二年，壬子，分遷海都於海押立。)一千二百十一年，(元太祖六年，辛未)突厥哈喇魯酋長兼海押立王阿爾斯蘭汗(Arslan khan)與阿力厮里王俄柴兒(Ozar)昔皆臣於哈喇契丹國闊兒汗，至是皆來臣成吉斯汗。成吉斯汗妻阿爾斯蘭汗以公主。志費尼所記與元史所記，不獨事蹟相符，即年代亦合也。元史卷一，太祖六年，辛未，帝居吉魯爾河，西域哈喇婁部主阿爾斯蘭汗來降。元史卷一百九，諸公主表，脫烈公主適阿爾思蘭子也先不花駙馬。志費尼記作阿爾思蘭，元史記作其子也先不花，此稍異耳。元秘史卷七云，『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魯兀惕種。其主阿兒思蘭即投降了。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拉施特史記云，『成吉斯汗時，哈喇魯酋名阿爾斯蘭汗。成吉斯汗遣八魯剌思部(Berulas)(名見元史卷一百七，第二號世

系表，有大小兩部。）忽必來諾顏（Kubilai noyen）征哈喇魯。阿爾斯蘭汗自來降。成吉斯汗妻以公主。以不可再稱以阿爾斯蘭汗，（獅子汗之義。）乃另賜以號曰撒兒荅（Sart）猶言大食人（Tadjik）也。』（蒙古人謂回教徒爲撒兒荅。元秘史卷六，蒙古原文回回皆作撒兒荅。）高僧勃拉奴克劈尼紀行書，蒙古人所征服諸國中，有柯羅臘（Coro'a）者，必爲哈喇魯國無疑也。元史西北地附錄作柯耳魯。

哈剌䚟哈魯氏，初從軍攻襄樊，辟爲水軍鎭撫。至元十二年，統海軍攻宋江陰許浦金山上海崇明金浦，皆下之。獲海船三百餘艘。遂戍澉浦海口。十三年，春，行省檄充沿海招討副使。八月，宋兵攻定海港口，哈剌䚟擊退之。十月，引兵至溫州，降之。十一月至福州，奪宋海船二十艘。十四年，賜金符。宣武將軍，沿海招討副使，行省檄充沿海經略副使，俾與劉萬戶行元帥府事於慶元，鎭守沿海上下。南至福建，北趾許浦。六月，行省檄充沿海經略使，兼左副都元帥，督造海船千艘。八月，有旨江西省右丞塔出等進兵攻廣南，哈剌䚟以兵從。十月，進昭勇大將軍，沿海招討使。時宋處州兵復溫

州。哈剌䚟率兵復取之。進至潮陽縣，宋都統陳懿等兄弟五人以畲兵七千人降。塔出兵攻廣州，踰月未下。哈剌䚟引兵繼至。諭宋安撫張鎮孫，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從攻張世傑于大洋，獲其軍資器械，不可勝計。諭南恩州宋閣門宣贊舍人梁國傑以畲軍萬人降。十五年，還軍慶元。十八年，擢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從國兵征日本。値颶風舟回。大德五年，擢資德大夫，雲南行省右丞，偕劉深征八百媳婦國。十一年，以疾卒于汝州，子哈剌不花，襲沿海萬戶府達魯花赤。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二。

沙全哈剌魯氏，父沙的，世居沙漠。從太祖平金，戍河南柳泉，家焉。全初名抄兒赤，甫五歲爲宋軍所虜。年十八，留劉整幕下。宋人以其父名沙的，使以沙爲姓。而名曰全。全久居宋，險固備知之。中統二年，整以瀘州來歸。全與之同行。宋軍追之。全力戰得脫，授管軍百戶。襄樊攻下，全與有功。從攻常州克之。乘勝下沿海諸城，至華亭，戒士卒，毋殺掠。遂傾城出降。以功授華亭軍民達魯花赤。華亭陞府，以全爲達魯花赤。卒于官。見元史卷一百

三十二○

也罕的斤匣剌魯人。祖匣荅兒密立以斡思堅國(一)哈剌魯軍三千來歸於太祖。又獻羊牛馬以萬計。以千戶從征回回諸國。從攻臨洮死焉。父密立火者從憲宗攻蜀，歿于軍。中統二年，也罕的斤爲千戶。立功西蜀雲南。至元二十一年，與右丞大卜諸王相吾荅兒分道征緬，攻江頭城(二)拔之。又降建都金齒等十二城。二十八年，改四川行樞密副使。卒子二人，火你赤的斤雲南都元帥，也連沙襲蒙古軍萬戶。(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一)斡思堅國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訛跡邗。(Uzgend)第九世紀時，阿拉伯人依賓庫達特拔(Ibn Khurdadbeh)謂爲拔汗那之一城。踰葱嶺往西藏者，皆由此起程。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清同治十年)俄國遊歷家肥清科(Fedchenko)嘗至其地，已荒廢矣。

(二)江頭城及金齒部皆在雲南永昌府境。建都在四川西南境。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

成誦。蚤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授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俱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卽以斯文爲己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於言意之表。鄕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衆。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蓋其爲學，專事講解，而務眞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學者。至於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顏言於省臣，將結其鄕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刦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領受刃。與妻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有七竅

。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牆而揜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謚文節。太常議謚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伯顏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於兵。（見元史卷一百九十。）

明宗皇后，名邁來迪，罕祿魯氏。郡王阿兒厮蘭之裔孫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厮蘭率其衆來降。乃封爲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卽寧宗及順帝之生母也。（見元史卷三十八順帝本紀。）

第一百零五節。西遼。曷思麥里西域谷則斡兒朵人（一）。初爲西遼闊兒罕（二）近侍。後爲谷則斡兒朵所屬可散八思哈長官。太祖西征，曷思麥里率可散等城酋長迎降。大將哲伯以聞。帝命曷思麥里從哲伯爲先鋒。攻乃蠻（三）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哲伯令曷思麥里持曲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哈兒（四），押兒牽，斡端諸城，皆望風降附。又從征你沙不兒城，諭下之。帝親征至薛迷思干，

與其主扎剌丁合戰于月亦心揭赤之地，敗之。追襲扎剌丁等於阿剌黑城，戰(五)於禿馬溫山又敗之。追至憨顏城西寨又敗之。(六)扎剌丁逃入于海。曷思麥里收其珍寶以還。取玉兒谷，德痕兩城。繼而憨顏城亦下。帝遣使趣哲伯疾馳以(八)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失兒灣沙等城，悉降。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九)。以兵拒敵，皆戰敗而降。又招降黑林城。進擊斡羅思於鐵兒山克之。獲其(十)國主密只思臘。哲伯命曷思麥里獻諸朮赤太子，誅之。尋征康里，至孛子八(十一)里城，與其主霍脫思罕戰，又敗其軍。進至欽察亦平之。軍還，哲伯卒。會帝親征河西。曷思麥里持所獲珍寶，及七寶纖迎見于阿剌思不剌思。帝顧羣臣曰，哲伯常稱曷思麥里之功。其軀幹雖小，而聲聞甚大。就以所進金寶，命隨其力所勝，悉賜之。仍命與薛徹兀兒爲必闍赤。未幾，曷思麥里奏，向者嘗招安到士卒，留亦八里城，宜令扈從征河西。許之。命常居左右。至也吉里海牙，又討平失的兒威。從太祖征汴，至懷孟，令領奧魯事。帝由白坡渡黃河，會睿宗兵攻金將合達敗之。回駐金蓮川。壬辰，授懷孟州達魯花赤，

佩金符。癸巳，金將強元帥圍懷州。曷思麥里率其衆及昔里吉思鎖剌海等力戰。金兵退。又遣蒲察寒奴乞失烈札魯招諭。金總帥范眞率其麾下軍民萬餘人來降。己亥，六月，帝以曷思麥里從軍西域，宣力居多。命其長子捏只必襲爲懷孟達魯花赤。次子密里吉襲爲必闍赤。令曷思麥里爲扎魯火赤，歸西域。大帥察罕，行省帖木迭兒奏留之，帝允其請。庚子，進懷孟河南二十八處都達魯花赤。所隸州郡不從命者，制令籍其家。乙卯，五月，卒。子密里吉復爲懷孟達魯花赤。中統三年，從攻淮西，與宋戰死。（見元史卷一百二十。）

（一）谷則斡兒朶即虎司窩魯朶西遼之都城也。其遺址詳考，已見上方第四冊中國與伊蘭之交通第四十四節，茲不重述。

（二）闊兒罕即遼史天祚本紀之葛兒罕。西遼歷代君主之稱號也。八思哈不可考。

（三）此處之乃蠻乃指乃蠻國太陽罕之子，西遼直魯古之壻，曲出律也。乃蠻本國已久滅矣。據多桑蒙古史曲出律於一千二百十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戊寅歲，宋甯宗嘉定十一年）在巴達哈傷（Badakshan）爲蒙古人所殺。

（四）可失哈兒即今喀什噶爾(Ksshgar)。押兒牽，元史他處或作鴉兒看，或作也里虔，今作

葉爾羌（Yarkand）。斡端，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忽炭，即和闐（Khotan）也。你沙不兒城，元史西北地附錄作乃沙不耳（Nishapur）。薛迷思干西北地附錄作撒麻耳干（SamarKand），花刺子模國之都城也。

（五）扎剌丁太祖本紀作扎蘭丁，（Djelal-eddin）算端摩哈美德之子也。月亦必揭赤，李文田及丁謙皆謂宜作月戀揭赤。戀字草寫，誤視作亦必二字也。丁李二氏之說是也。月戀揭赤即太祖本紀十六年之玉龍傑赤（Urghendj）。阿剌黑城似即巴里黑城（Balkh）。禿馬溫山即波斯北境，裏海南岸之戴馬文德山（Demavend）。憨顏城似即元聖武親征錄所記癸未年（太祖八年）八剌那顏軍所至之可溫寨。可溫寨似即印度庫斯山之凱威克隘（Khewek Pass）也。

（六）玉兒谷不可考。德痕即波斯北境之達姆干，（Damgan）元史郭侃傳之檜寒山也。欽察，元秘史作吉卜察克，（Kipchak）今俄國南部是也。

（七）曲兒忒族（Kurd）居今毛夕里省（Mosul）以北諸地。回教著作家謂突厥馬人（Turko-mans）及曲兒忒人皆投編蒙古軍隊內。蒙古軍侵卓支亞（Georgia）時，兩族人充其先鋒云。失兒灣元史西北地附錄作設里汪（Shirvan）。在高架索山東南。唐末，麻素提（Mas'udi）記波斯王庫思老阿奴細兒汪（Khosrau Anushirvan）在位時，（耶蘇紀元五百三十一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至耶蘇紀元五百七十九年，周靜帝大象元年。）築打耳班（Derbend）長城。

當時高架索山附近即有失兒灣國。其王自稱曰失兒灣沙。(Shirvan Shah) 唐武宗時，爲阿拉伯人所征服。元太祖十六年，辛巳歲，(一千二百二十一年) 蒙古人初侵入失兒灣國。其王曰拉失特沙，(Rashid Shirvan Shah) 都城曰歇馬喀。(Shemakha) 蒙古人至，王奔打耳班寨。据城固守。歇馬喀被焚。

(八)谷兒只部即卓支亞。阿伯爾肥達(Abulfeda) 地理書稱卓支亞人曰谷兒只。(Kurdj) 盧白魯克遊記謂谷兒只 (Curgi) 即卓支亞人也。

(九)阿速部(Asi)又名阿蘭部，(Alans) 攷已詳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第四十節。黑林城及鐵兒山皆不可攷。

(十)蒙古人侵入俄國南部時，幾富，(Kiev)乞爾尼柯失，(Chernigov)格里樞(Galich)三部王，皆名密只思臘。(Mstislav)(速不台傳作密赤思老。)喀爾喀河(Kalka)之戰，三王被擒。

(十一)康里，元秘史作康憐。居烏拉爾河(Ural)之東，阿拉爾海之北。孛子八里城不可攷。欽察國之征服，已詳第二冊第七十九節，茲不重述。阿剌思不剌思不可攷。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原有曷思麥里傳注一卷。稿失竟不得傳。學者憾焉。吾今之作，或可補其闕。洪氏有知，當爲含笑九泉也。

第一百零六節。康里。艾貌拔都康里氏。(一)初從雪不台即速不台征欽察。攻河西城，收西關，破河南。繼從定宗略地阿奴皆有功。又從四太子南伐，命

充怯憐口阿荅赤孛可孫。又從兵渡江，攻鄂。以疾卒於軍。子也速台兒從討阿藍荅渾都海，征李璮，伐宋，累功授管軍總把。至元十四年，從攻福建興化，招古田等處民五千餘戶。以功陞武略將軍千戶，賜金符。又招手號新軍二千五百餘人，陞宣武將軍總管，賜虎符。有旨征日本，也速台兒願効力。賜以弓矢，進懷遠大將軍萬戶。二十年，授秦州萬戶府達魯花赤。二十三年，遷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二十四年，從征乃顏有功。明年，卒，後贈金吾衞上將軍，追封成武郡公，謚顯敏。(見元史卷一百二十三。)

(二)康里攷已詳本冊前第九十一節注(十九)。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卽漢高車國也。祖海藍伯嘗事克烈王可汗。王可汗滅，卽棄家。從數千騎望西北馳去。太祖遣使招之。荅曰，昔與帝同事王可汗。今王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爲太祖所虜。燕眞最幼，年方六歲。太祖以賜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遣侍世祖於藩邸。長從征伐有功。世祖卽位，燕眞未及大用而卒。不

忽木其仲子也。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命給事裕宗東宮。師事太子贊善王恂。恂從北征，乃受學於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爲有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之。衡纂歷代帝王名謚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即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苔禿魯等上疏，請興學校。帝覽之，大喜。十四年，授利用少監。十五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以剛正聞。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盧世榮言能用己，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以聚斂之臣，徒足困民，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被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二十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桑哥旣誅，帝欲以爲丞相。固辭而薦完澤以自代。乃拜不忽木平章政事。三十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勳舊，不得入卧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並受遺詔

留禁中。成宗即位，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元貞二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何功敢當此。制去重字。大德四年，卒。年四十六。木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紅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亦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子回回，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巎巎由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入爲翰林學士承旨。（見元史卷一百三十。）

巎巎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祖燕眞。巎巎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目。巎巎止色率下。國制大樂諸坊，咸隸本部。遇公讌，衆伎畢陳。巎巎視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肅然。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巎巎嘗以聖賢格言，講誦帝側，裨益良多。順帝卽位之後，翦除權

姦，思更治化。巎巎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就之習授。欲寵以師禮。巎巎力辭不可。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細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敷暢旨意而後已。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巎巎卽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人君貴能爲君，它非尙也。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實由巎巎發其端。又請行鄉飲酒于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雄，以旌道德正直。帝從其請，爲之下詔。巎巎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於饑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萃於其門。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欲有所薦用。以言覘帝意。帝曰，平章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巎巎，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實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巎巎善眞行草書。識

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謚文忠。兄回回，字子淵。敦默寡言，嗜學能文。仕至翰林侍講學士，江浙行省右丞，宣政院使。明宗崩後，杜門不出者數年。以疾卒。與弟巎巎，皆爲時之名臣，世號爲雙璧云。巎巎子維山材質淸劭。侍禁廷。仕至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崇文太監。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三。

也速䚟兒康里人。父愛伯伯牙兀，太祖時，率衆來歸。初以五十戶從軍南征。力戰而死。也速䚟兒世其官。從丞相伯顏，經略襄樊。以功加爲千戶，賜金符，督五路招討。至元十六年，改金虎符，管軍總管。江南平，錄功，進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領江淮戰艦數百艘，東征日本，全軍而還。有旨特賜養老一百戶，衣服，弓矢，鞍轡，有加。二十二年，移鎭泰州。時籍民丁爲兵，得萬人。以也速䚟兒爲欽察親軍指揮使統之。大德三年，以疾卒。子七人，曰教化的，曰黑厮，襲父職，以疾卒。曰黑的，牧馬同知。曰延壽，襲兄職。曰拜顏，領哈剌赤。曰完澤帖木兒，廣德路萬戶達魯花赤。曰哈剌

章。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三。

禿忽魯字親臣，康里亦納之孫，亞禮達石第九子也。自幼入侍世祖。命與也先鐵木兒不忽木從許衡學。帝一日問其所學。禿忽魯與不忽木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康秀才朕初使汝往學，不意汝卽知此。除蒙古學士，奉議大夫。嘗宴見世祖，屢開說古今治亂政要，多所裨益。時哈剌哈孫爲湖廣平章，舉禿忽魯以自輔。遂授資德大夫，湖廣右丞。成宗卽位，遷江浙右丞。未幾，平章不忽木卒。帝思之。問近侍曰，羣臣孰有似不忽木者。賀伯顏對曰，禿忽魯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驛召還。俄遷樞密副使。大德七年卒，年四十八。子山僧，仕至晉甯路總管。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四。

塔里赤康里人。其父也里里白，太祖時以武功授帳前總校。奉旨南征，至洛陽得唐白樂天故址，遂家焉。塔里赤幼穎異，好讀書，尤善騎射。襲父職。參佐戎幕，調度軍馬，動合事宜。領蒙古軍圍樊襄。塔里赤躬冒矢石，所向摧陷。樊城破，襄陽降。從丞相伯顏渡江，駐臨安。領軍至福建。所過秋毫

無犯，降者如歸。從征交趾，擊敗黃聖許等。賀州盜起，塔里赤討平之。改福建宣慰使，又改淛東。金瘡發卒。子二人，脫脫木兒邵武汀州新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萬奴廣西宣慰使都元帥。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五。

斡羅思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國初欵附。爲莊聖太后宮牧官。祖海都從憲宗征釣魚山，歿於陣。父明里帖木兒。世祖時爲必闍赤。後爲太府少監。斡羅思至元十九年，爲內府必闍赤。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遷雲南行省理問，領雲南王府事。二十六年，置八番羅甸宣慰司，進嘉議大夫，宣慰使。時諸蠻叛服不常。斡羅思平之。乃立安撫等司以守焉。二十九年，爲八番順元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大德六年，授通奉大夫，羅羅思宣慰使，兼管軍萬戶。武宗立，遷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至大二年召還。以瘴癘臥病不起。皇慶二年卒，年五十有六。子博羅普化，初直宿衞，爲速古兒赤。至大元年，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父疾歸侍。延祐四年，復入侍爲速古兒赤。扎撒孫至治元年，爲速古兒赤。子察罕不花文宗時，仕至中憲大夫，隆禧總管府副達魯花

赤。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四。

慶童字明德，康里氏。祖明里帖木兒，父斡羅思，皆封益國公。慶童早以勳臣子孫，受知仁廟。給事內廷，遂長宿衞。授大宗正府掌判。三遷爲上都留守。又累遷江西河南二行省平章政事。入爲太府卿。復爲上都留守。出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以寬厚爲政。遼人德之。至正十年，遷平章，行省江浙。適時承平，頗沉湎于宴樂。凡遺逸之士，舉校官者，輒擯斥不用。由是不爲物論所與。明年，盜起汝潁。已而蔓延于江浙。江東之饒信徽宣鉛山廣德，浙西之常湖建德，所在不守。慶童分遣僚佐，往督師旅。曾不踰時，以次克復。十四年，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統大兵南征。一切軍貲，衣甲，器仗，穀粟，薪藁之屬，咸取具於江浙。慶童規措有方。陸運川輸，千里相屬。朝廷賴之。慶童在江浙已七年，涉歷險艱，勞績甚優著。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改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未行，仍任江浙。十八年，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賜以御衣上尊。時南行臺治紹興。所轄諸道，皆阻絕

不通。紹興之東，明台諸郡，則制於方國珍。其西杭蘇諸郡，則據於張士誠。憲臺綱紀，不復可振，徒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還朝。慶童乃由海道趨京師。拜中書平章政事。俄有譖其子剛僧私通宮人者。帝怒殺之。慶童因鞅鞅不得志。移疾家居。久之日飲酒以自遣。二十五年，詔拜陝西行省左丞相。時李思齊擁兵關中。慶童至則御之以禮，待之以和。居三年，關陝用寧。召還京師。二十八年，七月，明兵逼京城。帝與皇太子及六宮至於宰臣近戚，皆北奔。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中書左丞相以輔之。八月二日，京城破。淮王與慶童出齊化門皆被殺。見元史卷一百四十二。

明安康里氏。至元十三年，世祖詔民之蕩析離居，及僧道漏籍諸色人，不當差徭者萬餘人，充貴赤。令明安領之。明安歲扈駕出入，克勤于事。二十年，授定遠大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明年，賜佩虎符，領貴赤軍北征。又明年，立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命爲本衛達魯花赤。尋奉旨領蒙古軍八千北征。明年，至別失八剌哈思之地，與海都軍戰有功。是後屢有事於西北。大

德二年，復將兵北征，與海都戰。七年歿于軍。子曰，帖哥台，曰孛蘭奚。帖哥台初爲昭勇大將軍，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後以萬戶改中衛親軍都指揮使，進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子曰，普顏忽里，曰善住。普顏忽里懷遠大將軍，貴赤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善住仕至奉議大夫，僉中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孛蘭奚昭武大將軍，中衛親軍都指揮使。積官銀青榮祿大夫太尉。子桑兀孫中衛親軍都指揮使。桑兀孫卒，弟乞答海襲職。（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五。）

阿沙不花者，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時，其祖母苦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而國亂家破，無所依。欲去而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駞，皆重貟突入營中。驅之不去。旦乃繫駞營外。置所貟其旁。夜復納營中。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曰，殆天欲資我而東耶。不然。此豈吾所宜有。遂驅駞載二子，越數國，至京師。時太祖已崩，太宗立。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有司

治邸舍，具廩餼以居焉。居二年，聞國中已定乃歸。十三年復來，遂留居焉。曲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沙不花最賢。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阿沙不花北說納牙入覲。諸王之謀皆解。帝乃親征。乃顏平。武宗卽位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俄復平章政事，錄軍國重事，兼廣武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遷知樞密院事。以至大二年十月，薨于位。年四十七。子伯嘉訥仕至翰林侍讀學士。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六。

康里脫脫父曰牙牙，由康國王封雲中王，阿沙不花之弟也。大德時，從武宗討叛王海都有功。成宗崩，與兄阿沙不花皆有定內難之功。進中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省丞相。脫脫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中外翕然，稱爲賢相。仁宗卽位，拜江浙行省左丞相。泰定四年，薨年五十六。脫脫嘗卽宣德別墅，延師以訓子。鄉人化之，皆向學。朝廷賜其精舍額曰景賢書院。爲設學官。其沒也卽其中祠焉。子九人。其最顯者二人，曰鐵木兒塔識，曰達識帖睦邇。見元史卷一百三十八。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國王（脫去康字）脫脫之子。資禀宏偉。補國子學諸生。讀書穎悟絕人。文宗初，由同知都護府事，累遷禮部尙書，進參議中書省事，擢陝西行臺侍御史，留爲奎章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尋同知樞密院事。後至元六年，拜中書右丞。至正改元，陞平章政事。孔子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陞爲三品。後感暴疾薨，年四十六。鐵木兒塔識天性忠亮，學術正大。伊洛諸儒之書，深所研究。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時修遼金宋三史，鐵木兒塔識爲總裁官，多所協贊云。（見元史卷一百四十。）

達識帖睦邇字九成，幼與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學，爲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學書。至正十一年，台州方國珍起海上。達識帖睦邇奉詔與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樊執敬往招諭之。十五年，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尋兼知行樞密院事。許以便宜行事。時江淮盜勢日盛，南北阻隔。達識帖睦邇獨治方面

。而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一視貨之輕重，以爲高下。於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爲意。十六年，正月，張士誠陷平江。七月，逼杭州。達識帖睦邇即棄城遁于富陽。苗軍帥楊完者引兵至，敗走張士誠，達識帖睦邇乃還。士誠遣蠻子海牙以書來降，并求王爵。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以爲請，乃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然士誠雖降，而城池府庫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先是海漕久不通，朝廷遣使來徵糧。士誠運米十餘萬石達京師。方面之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邇徒存虛名而已。後爲士信禁錮於嘉興，達識帖睦邇皆不以爲意，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後仰藥自盡。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于京師。（見元史卷一百四十）

哈瑪爾字上廉喀喇人。（即康里人）父禿嚕。母爲寧宗乳母。圖嚕以故封冀國公，加太尉，階金紫光祿大夫。哈瑪爾與其弟舒蘇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而哈

瑪爾有口才。尤爲帝所褻幸。嘗陰進西天僧運氣術媚帝，帝習之，號延徹爾法。延徹爾，華言大喜樂也。西僧又進雙修法，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褻狎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於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後詔哈瑪爾於惠州安置，其弟舒蘇於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見元史卷二百零五。）

第一百零七節。班勒紇城。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二）人也。父伯德那，歲庚辰，國兵下西域，舉族來歸。事親王旭烈。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居河中猗士縣。後徙解州。察罕魁偉穎悟，博覽强記，通諸國字書。爲行軍府奧魯十戶奧魯赤，參政湖廣。至元二十四年，從鎮南王征安南。二十八年，授樞密院經歷。未幾移治江西，出入湖廣江西兩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勳績。仁宗卽位，拜中書參知政事。但總持綱維，不屑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帝嘗賜枸杞酒曰

，以益卿壽。又語宰相曰，察罕清素，可賜金束帶，鈔萬貫。前後賞賚不可勝計。皇慶元年，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乞歸解州。立碑先塋。許之。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其被寵遇如此。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徧賜左右。且詔譯帝範，又命譯脫必赤顏(二)名曰，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又賜察罕姓白氏。既致仕，優游八年，以壽終。子外家奴太中大夫，武岡路總管。李家奴早卒。忽都篤承直郎，高郵府判官。孫九人，仕者二人，闊闊不花，哈散。(見元史卷一百三十七。)

(一)班勒紇城即西北地附錄之巴里黑城。(Balkh) 長春西遊記作班里，耶律楚材西遊錄作斑城。古代大夏國舊壤也。

(二)脫必赤顏，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太祖本紀譯即元聖武親征錄也。

第一零八節。回回。

元史上回回人有專傳者，皆已摘錄於第三册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二十一節矣。所謂回回或回紇，乃指奉摩訶末教者也。以籍貫

言之　有自阿拉伯者，有自波斯者，有自中央亞細亞者。元史概稱之曰回回，或回紇。據拉施特史記，回回人來自西部土耳其斯坦最著名者有二人焉。一爲賽典赤贍思丁，布哈拉人也。元史卷一百二十五，有專傳。一爲阿合馬，錫耳河畔肥納開忒(Fenaket)地方人也。元史卷二百五，有專傳。此二人皆已見於第三册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第二十一節。茲不重出。

第一百零九節。土番。　帝師八思巴（元史語解作帕克斯巴。元典章作八思馬。高僧傳四集作發思巴。）者，土番薩斯嘉人。足足袞氏。相傳自其祖多爾濟以其法佐國主，覇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大義。國人號聖童，故名八思巴。稍長學富五明，故又稱巴喇密特。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

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尙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　因用漢楷，及畏吾兒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而字書有闕。於制爲未備　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今後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琳沁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八思巴時，又有國師丹巴者，一名袞扎克喇實，西番托果斯塔瑪人。幼從西天竺果達木實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呪食投龍湫。頃之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以上見元史卷二百二。）

釋沙囉巴西國積寧人。總丱即依發思巴帝師薙染。習諸部灌頂法。又從著栗

赤上師學大小乘。善吐番音。說諸妙法，兼解諸國文字。後因迦囉思巴帝師薦於世祖。命譯中國未備顯密諸經，各若干部。特賜『大辨廣智』之號。其時僧司雖盛，而風紀寖弊。官吏不能干城遺法。抗禦外侮。返爲僧害。世祖每論至此，切憂之。乃選能者整維其失。故特授師爲江浙等處釋教都總統。帝親勞送之。旣至江南，盡削去煩苛，務從寬大。故遐邇僧寺，賴以安之。隨改統福廣。因師之氣正德莊，嚴峻不倚，是以多忤同列。嘗自歎曰，天下何事耶？吾人自擾之耳。朝廷設官愈多，則天下之事愈煩。況釋教乎。今僧之苦無他，蓋官多事煩耳。所謂十羊九牧，可勝言哉。遂建言以聞。得旨，盡罷諸路總統。天下快焉。師卽遁迹壠坻，築室種樹，將欲終老。至大中，復召至燕京，拜光祿大夫大司徒。皇太子諸王嘗問法要。詔給廩。館於慶壽寺，所譯之經，朝廷皆爲刋行。延祐元年，十月，五日，示疾。賜鈔萬緡。敕太尉潘王視醫疾。謝卻之。竟面佛端坐而化。帝悼之哀。賜給葬。遣使馳驛，送歸故里建塔。（見高僧傳四集卷一。）

明時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政治上之往來。

第一百零十節。明與撒馬兒罕之交通。撒馬兒罕卽漢罽賓地，隋曰漕國，唐復名罽賓(一)。皆通中國。元太祖蕩平西域，盡以諸王駙馬爲之君長。易前代國名以蒙古語，始有撒馬兒罕之名。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元末爲之王者，駙馬帖木兒也(二)。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屢遣使招諭，而遐方君長，未有至者。二十年四月，帖木兒首遣回回滿剌(三)哈非思等來朝，貢馬十五，駝二。詔宴其使。賜白金十有八錠。自是頻歲貢馬駝。二十五年，兼貢絨六匹，青(四)梭幅九匹，紅綠(五)撒哈剌各二匹，及(六)鑌鐵，刀劍，甲冑諸物。而其國中回回又自驅馬抵涼州互市。帝不許。令赴京鬻之。元時，回回徧天下。及是居甘肅者尚多。詔守臣悉遣之。於是歸撒馬兒罕者千二百餘人。二十七年，八月，帖木兒貢馬二百。其表曰，「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仁德洪布，恩養庶類，萬國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運數，爲億兆之主。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

恭聞聖德寬大，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皇帝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無不安樂，少者無不長遂。善者無不蒙福，惡者無不知懼。今又特蒙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來中國者，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書恩撫勞問，使站驛相通，道路無壅。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歡舞感戴。臣無以報恩，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永永無極(七)。照世杯(八)者，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帝得表，嘉其有文。明年，命給事中傅安等齎璽書幣帛報之(九)。其貢馬一歲再至，以千計。並賜寶鈔償之。成祖踐阼，遣使敕諭其國。永樂三年，傅安等尚未還，而朝廷聞帖木兒假道別失八里(十)率兵東。敕甘肅總兵官宋晟儆備。五年，六月，安等還。初，安至其國，被留。朝貢亦絕。尋命人導安偏歷諸國數萬里，以誇其國廣大。至是帖木兒死，其孫哈里(十一)嗣。乃遣使臣虎歹達等送安還，貢方物。帝厚賚其使。遣指揮白阿

兒忻台等往祭故王，而賜新王及部落銀幣。其頭目沙里奴兒丁等亦貢駝馬。(十二)命安等賜其王綵幣。與貢使偕行。七年安等還，王遣使隨入貢。自後或比年，或間一歲，或三歲，輒入貢。(十三)十三年，遣使隨李達陳誠等入貢。暨辭歸，命誠及中官魯安偕往，賜其頭目兀魯伯等白銀綵幣。其國復遣使隨誠等入貢。十八年，復命誠及中官郭敬齎敕及綵幣報之。宣德五年，秋，冬，頭目兀魯伯米兒咱等遣使再入貢。七年，遣中官李貴等齎文綺羅錦賜其國。正統四年，貢良馬。色玄，蹄額皆白。(十四)帝愛之。命圖其像。賜名瑞驪。賞賚有加。十年，十月，書諭其王兀魯伯曲烈干曰，「王遠處西陲，恪修職貢。良足嘉尙。使回，特賜王及王妻子綵幣表裏，示朕優待之意。」別敕賜金玉器，龍首杖，細馬鞍，及諸色織金文綺。官其使臣爲指揮僉事。景泰七年，貢馬駝玉石。禮官言，舊制給賞太重。今正副使應給一等二等賞物者如舊時。三等人給綵緞(十五)四表裏，絹三匹，織金紵絲衣一襲。其隨行鎭撫舍人以下，遞減有差。所進阿魯骨馬每匹，綵緞四表裏，絹八匹。駝三，表裏絹十匹。達達

馬不分等第。每匹紵絲一匹，絹八匹，折鈔絹一匹。中等馬如之。下等者亦遞減有差。制可。又言所貢玉石，堪用者止二十四塊，六十八斤。餘五千九百餘斤，不適於用。宜令自鬻，而彼堅欲進獻。請每五斤賜絹一匹。亦可之。已而使臣還，賜王卜撒因文綺器物。（十六）天順元年，命都指揮馬雲等使西域。敕獎其鎖魯檀母撒，賜綵幣。令護朝使往還。鎖魯檀者，君長之稱，猶蒙古可汗也。七年，復命指揮詹昇等使其國。成化中，其鎖魯檀阿黑麻三入貢。十九年，偕亦思弗罕酋長貢二獅。至肅州，其使者奏請大臣往迎。職方郎中陸容言此無用之物，在郊廟不可爲犧牲，在乘輿不可被驂服。宜勿受。禮官周洪謨等亦言，往迎非禮。帝卒遣中使迎之。獅日啖生羊二，醋酐蜜酪各二瓶。養獅者光祿日給酒饌。帝既厚加賜賚，而其使者怕六灣以爲輕。援永樂間例爲請。禮官議從正統四年例，加綵幣五表裏。使者復以爲輕。乃加正副使各二表裏，從者半之。命中官韋洛，鴻臚署丞海濱送之還。其使者不由故道。赴廣東，又多買良家女爲妻妾。洛等不爲禁止。久之，洛上疏委罪於

瀫。瀫坐下吏。其使者請泛海至滿剌加市狻猊以獻。市舶中官韋眷主之，布政使陳選力陳不可乃已。弘治二年，其使由滿剌加至廣東，貢獅子鸚鵡諸物。守臣以聞。禮官耿裕等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禮科給事中韓鼎等亦言狰獰之獸，狎玩非宜。且騷擾道路，供費不貲。不可受。帝曰，珍禽奇獸，朕不受獻。況來非正道，其即却還。守臣違制，宜罪。姑貸之。禮官又言海道固不可開，然不宜絕之已甚。(十七)請薄犒其使。量以綺帛，賜其王。制可。明年，又偕土魯番貢獅子，及哈剌虎剌諸獸。由甘肅入。鎮守中官傅德，總兵官周玉等，先圖形奏聞。即遣人馳驛起送。獨巡按御史陳瑤論其靡費煩擾，請勿納。禮官議如其言。量給犒賞。且言聖明在御，屢却貢獻。德等不能奉行德意，請罪之。帝曰，貢使既至，不必却回。可但遣一二人詣京。獅子諸物，每獸日給一羊，不得妄費。德等貸勿治。後至十六年始來貢。明年，復至。而正德中猶數至。嘉靖二年，貢使又至。禮官言諸國使臣在途者，遷延隔歲。在京者，伺候同賞。光祿郵傳，供費不貲。宜示以期約，因列上禁

制數事。從之。十二年。僭天方土魯番入貢。稱王者至百餘人。禮官夏言等論其非。請敕閣臣議所答。張孚敬等言，西域諸王疑出本國封授，或部落自相尊稱。先年亦有至三四十人者，即據所稱答之。若驟議裁革，恐人情觖望。乞更敕禮兵二部詳議。於是言及樞臣王憲等，謂西域稱王者，止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如日落諸國，稱名雖多，朝貢絕少。弘正間，土魯番十三入貢。正德間，天方四入貢。稱王者率一人，多不過三人。餘但稱頭目而已。至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多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孚敬等言三四十人者，(十八)並數三國爾。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實前此所未有。弘治時 回賜敕書，止稱一王，若循撒馬兒罕往歲故事，類答王號，人與一敕，非所以尊中國制外蕃也。蓋帝王之馭外蕃，固不拒其來，亦必限以制。其或名號僭差，言詞侮慢，則必正以大義，責其無禮，今謂本國所封，何以不見故牘。謂部落自號，何以達之天朝。我概給以敕，而彼即據敕，恣意往來。恐益擾郵傳，費供億。殫府庫以

實谿壑，非計之得也。帝納其言。國止給一敕，且加詰讓，示以國無二王之義。然諸蕃迄不從。十五年，入貢。復如故。甘肅巡撫趙載奏諸國稱王者，至一百五十餘人。皆非本朝封爵，宜令改正。且定貢使名數。通事宜用漢人。毋專用色目人，致交通生釁。部議從之。二十六年，入貢。甘肅巡撫楊博請重定朝貢事宜。禮官復列數事行之。後入貢，迄萬歷中不絕。蓋番人善賈，貪中華互市。既入境，(十九)則一切飲食道途之資，皆取之有司。雖定五年一貢，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難也。其國東西三千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王所居城，廣十餘里。民居稠密。西南諸蕃之貨，皆聚於此。號爲富饒(二十)。城東北有土屋，爲拜天之所。規制精巧。柱皆青石，雕爲花文。中設講經之堂。用泥金書經。裹以羊皮。俗禁酒。人物秀美。工巧過於哈烈。而風俗土產，多與之同。其旁近東有沙鹿海牙 達失干，賽藍，養夷，西有渴石，迭里迷諸部落，皆役屬焉。（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傳）

(一)漢之罽賓，乃今克什彌爾(Kashmir)。罽賓之原音，或爲Kabul，唐書作迦布邏。元

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可不里。明史此節謂撒馬兒罕即漢罽賓，實爲大謬。隋書卷八十三，所記漕國情況，亦多謬誤。據其所記漕國，即玄奘西域記卷十二之漕矩吒國，可以無疑。漕矩吒之都城曰鶴悉那，(Ghazna) 在葱嶺西南，漢時之罽賓國也。北爲巴緬，(Bamian)(即帆延) 東北爲劫國 (即西域記之揭職國) 隋書謂在葱嶺北者，亦誤也。唐時撒馬兒罕即康國，又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魏書曰悉萬斤也。罽賓另爲一國，在葱嶺之南。(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 撒馬兒罕 (Samarkand) 爲突厥語撒買次肯干(Samezkend)之訛音。北宋時，阿拉伯地理家阿爾比侖尼 (Al Biruny)謂撒買次肯干爲突厥語太陽城(Sun City)之義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撒麻耳干。元時，又有邪米思干之名，乃 Semiscant 之譯音。突厥人謂肥曰邪米思，(Semis) 波斯文稱村市曰干特。(kand) 西遼人稱之曰河中府，譯阿拉伯語 Bein Naharein 也。城居柴拉夫香河 (Zarafshan)之中央島上，故有是名也。明史此節，謂爲蒙古語者，亦大謬也。

(二)帖木兒與成吉斯汗之關係，可參觀拙譯馬哥孛羅遊記導言後附錄乙。帖木兒於西曆一千三百六十九年時，(明洪武二年) 娶察合台西國克桑算端汗 (Kazan Sultan Khan) 之女，賽雷麥爾克汗奴姆(Serai Mulk Khanum)爲后。生沙魯哈 (Shah Rokh) 等。明史此節稱駙馬帖木兒者，即此故也。元代宗王女壻，亦得稱駙馬也。阿拉伯沙 (Arab Shah)(阿拉伯八

。名阿合馬依賓摩哈美德 Ahmed Ibn Mohammed 。大馬色克城人。卒於一千四百五十年。）謂帖木兒元妃及二妃，皆中國皇帝之女。然元明二史皆無證文也。毛拉那歇里甫愛丁阿梨 (Maulana Sherif-eddin Ali of Yezd) 之帖木兒武功記 (*Zafernameh*) 載帖木兒事甚詳。其后妃姬妾凡九人。無來自中國者。賽雷麥爾克外，帖木兒於一千三百九十七年，(洪武三十年) 又娶別失八里汗開則火者 (Khizer Khodja) 之女，圖克爾汗奴梅 (Tukel Khanum) 為后。圖克爾亦成吉斯汗後裔也。

(三)滿剌，(Mollah) 回教中高僧也。

(四)梭幅即速夫。元史卷七十八，輿服志云，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

(五)撒哈剌，波斯語 shal 之譯音，肩掛也。今代英文 Shawl 亦由此來。

(六)鑌鐵，良鐵也。本草綱目卷八云，鑌鐵來自波斯大食。伊蘭人謂鐵曰『斯排那』，(spaina) 帕米爾人曰『斯賓』(spin)。鑌字之源，或即由此也。

(七)明史此節帖木兒表文，謙讓語氣，與當時西班牙國大使克拉維局 (Clavijo) 所記帖木兒對待中國使者之情形，全相反也。參觀第二冊第一百四十一節。帖木兒善外交。守遠交近攻之策。太祖末年，帖木兒適有事於印度及小亞細亞。無暇東顧。對於明室，不得不卑身屈己也。及永樂嗣位，西顧無憂。預備東征。故不復再進貢於明。洪武二十七年之使節，為來中

國偵探情形，亦未可知也。

(八)照世杯，波斯人曰哲姆錫德瓶 (Vase of Djemshid)。拉施特云，此瓶相傳爲土耳其玉 (turquoise) 所製成。自愛斯塔喀兒 (Estekhar) 古城遺址中發掘出世。此城希臘人稱之曰波斯波立斯(Persepolis)(波斯城)。爲波斯國第一代王哲姆錫德所建。哲姆錫德，波斯文太陽瓶 (Vase of the sun) 之義也。波斯詩家引證此瓶者，有多人也。

(九)帖木兒武功記載一千三百九十六年，(明洪武二十九年) 帖木兒在細渾河 (Sihun) (即錫耳河) 畔乞那斯鎭 (Chinaz) 過冬時，契丹國皇帝唐古斯汗(Tanghus Khan) 之大使數人，携帶珍品多種來朝。大首領引之覲見後，使臣獻呈禮物，報告通聘目的，及交呈國書。臨行，復蒙召見。辭歸國。此年之使節，似即洪武二十八年所遣傳安等也。安等於洪武二十八年，由南京起程至細渾河畔，途間或需一年也。唯據明史，傳安等被留，至永樂五年六月始放歸。此兩方記載不同處也。陳繼儒見聞錄卷一，載『傳安字志道，太康人。永樂初，使撒馬兒罕。羈留虜廷，凡十三年。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壯齡。比歸，鬚眉盡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監劉惟，俱物故。官軍千五百人，而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安既歸，以老病不能任事，懇乞骸骨。上憫之，賜一品服致仕。仍令有司月給米十二石，輿夫八人。宣德四年，卒於家。上遣官諭祭，仍命有司治葬事。墓在朱仙鎭岳廟後。』唐古斯汗之名，亦見於西班牙國大使克

拉維局紀程中。察合台國人(Zagatays)謂猪曰唐古斯。猪與朱音相同。明太祖朱姓。當時人必有稱明祖曰朱皇帝者。異域之人，遂誤以爲猪皇帝也。唐古斯汗即猪皇帝(pig emperor)之譯義也。明太祖崩，建文即位。永樂據幽燕以叛。帖木兒武功記亦略有記載。謂當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建文元年)秋冬之間，帖木兒駐軍高架索山南，阿拉格塞斯河(Araxes)畔哈喇拔格(Karabagh)地方。得聞契丹國皇帝唐古斯汗崩。契丹人叛，國中大亂。唐古斯汗在位甚久，崇奉偶像敎云。明太祖崩於一千三百九十八年，(洪武三十一年)而至次年秋冬間，帖木兒始得聞之者，蓋消息傳布至亞洲西部需時日也。

(十)帖木兒大破土耳其後，東歸，即預備東征中國。可參觀第二册第一百四十節，德國遊客細爾脫白格遊記，及第一百四十一節，西班牙國大使克拉維局之奉使記。帖木兒武功記載帖木兒決意東征中國，親統大軍東進，至兀提剌耳。(Otrar)不幸於一千四百零五年，(明永樂三年)二月，十八日，病死。克拉維局於一千四百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離撒馬兒罕西歸。途中過阿拉格塞斯河北哈喇拔格地方，謁帖木兒之孫俄馬兒米兒柴。(Omar Mirza)一千四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抵其營壘，始得聞帖木兒已卒矣。克拉維局謂帖木兒卒於撒馬兒罕者，誤也。

(十一)帖木兒臨終遺命，以長孫皮兒摩哈美德(Pir Mohammed)嗣撒馬兒罕汗位。皮兒者，

帖木兒長子哲汗吉兒 (Jehanghir) 之子也。封四子沙哈魯(Shah Rokh)於哈烈 (Herat)。帖木兒既卒，其三子米蘭沙 (Miran Shah) 之子・哈力爾算端 (Khalil Sultan) 不遵遺命。簒位自立於撒馬兒罕。在位僅四年，爲柯對達胡桑尼 (Khodaidad Husseini) 所廢。放逐於別失八里。(又曰蒙古里斯坦 Moghulistan) 胡桑尼爲帖木兒部下健將。累次戰爭皆有功。帖木兒卒，助哈立爾得位。不久二人失歡，又逐之。一千四百零九年，(永樂七年) 胡桑尼爲別失八里汗所殺。哈力爾歸國。然撒馬兒罕已爲沙哈魯所据。沙哈魯乃遣之至波斯萊夷城 (Rei) 卒於一千四百十一年。(永樂九年) 哈力爾即明史上之哈里也。虎歹達音與柯對達相似。豈即一人歟？柯對達曾否至中國，西域書中，無文可證也。

(十二)沙里奴兒丁 (Sheikh Nur-eddin) 亦帖木兒部下健將也。一千四百零九年，率衆叛沙哈魯。退至兀提剌耳，求救於別失八里汗，共攻馬瓦拉痕那兒。(Mavera-n-nahr) 一千四百十一年，沙里奴兒丁爲沙哈魯之部將所暗殺。

(十三)兀魯伯 (Mirza Ulug Beg) 第四冊，第五十一節，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作彌兒柴俄魯格拜克。沙哈魯之長子也。生於一千三百九十四年。(洪武二十七年) 一千四百零九年，(永樂七年) 其父任之爲馬瓦拉痕那兒及土耳其斯坦總督，駐於撒馬兒罕。沙哈魯遣使中國記謂兀魯伯已於一千四百二十年，(永樂十七年) 二月間，哈烈使節未起身前，先遣使者往中國

。明史此節謂其國復遣使隨誠等入貢。二書所記似即一事也。兀魯伯爲人博學，獎勸學術。當彼治理撒馬兒罕時，天文學在該城尤爲發達。一千四百二十年，在該城建天文台一所。研究多年。最要成績，即兀魯伯之新天文表(*Zich-i-jedeid-i-Gurkhani=New astronomical tables of Ulug Beg.*) 爲以後東方天文家推算時，必需用之品也。兀魯伯於一千四百四十九年時，(明英宗正統十四年)爲其子阿伯特拉梯甫(Abdullatif) 所弒。米兒咱即彌兒柴(Mirza)之別譯。正統時，兀魯伯進獻之馬，色玄蹄額皆白。與沙哈魯遣使中國記所載永樂時所獻者，幾相同也。

(十四)曲烈干，即 Gurkhan 之譯音。遼史作菊兒汗。明初變爲土耳其斯坦酋長之一種稱號矣。

(十五)夏孚(Schefer)云，阿魯骨爲 Ulagh 之譯音，華言驛馬也。白萊脫胥乃德謂阿魯骨馬四字爲一名辭。突厥語 Arghamak 之譯音。爲良馬一種。撒馬兒罕至今尙有之也。

(十六)卜撒因即算端阿布賽德(Sultan Abu Said=Busain)也。卜撒因爲帖木兒第三子彌爾柴米蘭沙(Mirza Miran Shah)之孫，於兀魯伯卒後二年，一千四百五十一年時，(明景泰二年)得有撒馬兒罕。一千四百六十九年，(明憲宗成化五年) 征阿錯貝樊(Azerbeidjan) 之突厥酋長烏藏哈散。(Uzzan Hassan) 兵敗，被擒，身亡。阿布賽德爲回教徒人名。又常作不

賽因或卜撒因也。元時，伊兒汗(Ilkhan)阿布賽德（即位於一千三百十七年，即元仁宗延祐四年，卒於一千三百三十五年，即元順帝至元元年）亦名布賽，(Bussay) 或曰彭賽忒，(Bonsaet) 或曰布賽德，(Busaid) 或曰博賽忒汗，(Boyssethan) 元史則作不賽因。天順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七年）之鎖魯檀母撒，似即卜撒因之訛音也。成化中之鎖魯檀阿黑麻(Sultan Ahmed) 爲卜撒因之長子，繼其父爲撒馬兒罕王，卒於一千四百九十三年。（明孝宗弘治六年）

（十七）哈剌虎剌今代英文曰 Caracal，中央亞細亞所產一種野猫也。

（十八）西域商隊遠行，有自舉假皇帝之俗。假皇帝有拘繫鞭笞其臣民之權。參觀第二册第一百六十四節鄂本篤訪契丹記。明史此節所稱之王或即假皇帝也。

（十九）明武宗時，月即別人(Uzbegs)(欽察汗之後裔)昔班尼 (Sheibani Mohammed Khan) 自北方率兵逐帖木兒後裔而据西部土耳其斯坦，建月即別朝代。回教各著作家不記十五世紀以後，（明孝宗後）撒馬兒罕與中國有外交來往，而明史則記至萬曆時，尙朝貢不絕。蓋必皆商人冒充國使，來漁利也。

（二十）西班牙國大使克拉維局所記撒馬兒罕情形，可與明史互證也。其略謂該城位於平原上。有土城繞之。城外屋宇鱗聚，市街相連。四周有花園，葡萄園，綿延至一哩半以至二哩之

外。（每哩 league 合三英里半以至四英里半，即約中國十里也。）城外花園中，輒有雄壯華麗建築。帖木兒有離宮數處，亦在城外園中。城中及園中皆有河道貫流。諸園中有植棉花及瓜菓者。地極膏腴，物產豐裕。撒馬兒罕亦名錫罣斯京忒。（Cimesquinte）（即邪米斯干之訛音）錫罣斯（Cimes）大也，京忒（quinte），城市也。明史此節謂號富饒，耶律楚材西遊錄稱為肥城，兩相符合也。克拉維局及細爾脫白格（Schiltberger）兩歐洲人記此城後，幾四百年，歐洲人無再至者　直至一千七百七十四年（清高宗乾隆三十九年）俄國下級軍官葉甫萊莫夫（Yefremof）始重見之。葉氏於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在俄倫堡（Orenburg）之南邊界處，為吉利吉思人（Kirghizes）所擒，鬻於布哈拉王為奴。後幸得逃，東至撒馬兒罕，浩罕，（Kbokand）麻耳亦囊（Marghilan）等地。詭稱為韃靼人，易名曰奴該。（Nogai）適有駱駝商隊由麻耳亦囊往喀什噶爾。葉氏與之同行。是後更由葉爾羌經西藏，至德梨，（Delhi）而達加爾喀達，（Calcutta）由加爾喀達乘船往倫敦。一千七百八十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抵聖彼得堡京城。刊印其經歷。葉氏紀行關於撒馬兒罕僅有數語及之而已。一千八百四十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俄國科學探險隊嘗至其境。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同治二年）萬百雷教授（Prof. Vambery）訪其城。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同治七年）五月一日，俄人佔領撒馬兒罕後，該城乃得明瞭表現於世矣。晚近調查，其城牆為歪斜不齊之四方形狀。每邊長

約二英里。俄人佔領後，在西北角另築新城。其原有回回城，蓋即帖木兒所建者也。城中帖木兒所樹各種大建築，多已毀敗。有所謂阿兒克（Ark）者，衛城也。位於城之最西邊山上。一千三百七十年，（洪武三年）帖木兒登位後所築者也。帖木兒武功記載帖木兒既奠都撒馬兒罕，乃修城隍，築衛城。宮殿公舍，皆奐然一新。貴克賽雷（gheuk serai）者，藍宮也。帖木兒常居之，以召見羣臣。賽雷麥爾克康奴姆大學（College of Serai Mulk Khanum）在城北，距北城牆不遠，與大數堂（The Great Mosque）相對。二者已皆毀壞，今僅餘遺址而已。帖木兒陵墓在城南。明史謂城東北有土屋，爲講經之用，似即指大數堂也。此堂最爲壯麗。一千三百九十九年（建文元年）時，帖木兒歸自印度，始建築，至一千四百零四年（永樂二年）完成。（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p. 256—271）

第一百十一節　陳誠使西域記，見學海類篇　撒馬兒罕。

撒馬兒罕記在哈烈東北，去陝西肅州衞嘉峪關九千七百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七壤膏腴。有大谿達河(一)，東北流。城廣十餘里，開六門。其有子城。國主居室稠密。西南諸番，百貨多聚此。交易用銀錢。本國自造。其俗禁酒。屠牛羊者(二)瘞其血。城東北隅有土屋。爲拜天之所。規制甚精。柱皆靑石。雕鏤花紋。

中設講經之所。以泥金書經。裹以羊皮。質秀美工，巧過於哈烈，而風俗土產，與哈烈同。

(一)谿達河即素格德河(Sogd)之轉音。

(二)屠牛羊者瘗其血，波斯風俗至今尚然也。

第一百十二節。明一統志卷八十九，撒馬兒罕。東抵亦力把力。西連哈烈。東至肅州九千里。(一)

沿革。其地不知古何國。或云漢罽賓國地。東西相距三千餘里。其地勢寬衍。土田膏腴。爲諸國勝。元駙馬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夷城，沙鹿海牙，塞藍城，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

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二)貢駝馬。永樂間，其孫兀魯伯遣使貢馬。正統二年，又貢馬及玉石。(三)

風俗。善治宮室。陳誠西域記人多工巧藝。善治宮室。門楹皆雕文刻鏤。窗牖綴以琵琶。主戴白帽。器用金銀。同上。主戴白圓帽。妻以白繒纏首。飲食喜其酸羹，雜米肉。器用金銀。不設匕箸，以手取食。山川景物，頗類中原。同上 買用銀錢。同上。商賈交易，用國中所造銀錢。屠埋血腥。同上。坊市有酒禁。屠牛羊者，埋其血腥。建屋祀天

。泥金書經。（同上。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爲柱。雕鏤甚精。經文皆書以泥金，裹以羊皮。）

山川。鐵門峽。（在渴石城西。懸崖絕壁。高數十仞。徑路崎嶇，深二三里。夷人守此。名鐵門關，唐書云自焉耆西五千里過鐵門關疑即此。）哈刺卜蘭河。（在撒馬兒罕城東。河淺闊而北流。）火站河。（在沙鹿海牙城西。）哈卜連河。（在沙鹿海牙城東。）（四）阿朮河。（在迭里迷城東。西流。多魚。）

土產。金，銀，玉，銅，鐵，珊瑚，琥珀，琉璃，厠苾思檀，（樹葉類山茶。實類銀杏而小。）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爲盤。以水溫之，可和肉食。）瓦天實，（類野蒿。實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小草叢生，葉細如藍。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爲餳。夷呼爲達郎古賓。蓋甘露也。）花蘂布，名馬，獨峰駝，大尾羊。猞猁，（產阿朮河邊葦叢中。七日內未開目，取之則易調習，稍長則難馴伏。）

（一）亦力把力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亦刺八里。小亞美尼亞王海敦紀行，記西歸時，先至亦剌八里後乃渡伊犂河。故此城當在伊犂河東岸也。

（二）滿剌哈非思，及兀魯伯之名，已見上方明史撒馬兒罕傳。

（三）明一統志此處所引陳誠使西域記諸語，亦多不見學海類篇本。

（四）阿朮河，朮字爲木字誤刋。

撒馬兒罕其國東西相距千里。在哈烈東北三千里。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山川，鐵門峽阿木河最大。王白帽。婦人以白縉纏首。尙回回教。有拜天屋。青石雕縷最精巧。經文裹以羊皮。書以泥金。城市稠密。西南番賈多聚焉。禁酒以手取食。貢物有番椀矮納鎖服腦砂賽蘭珠梧桐鹼銀鼠皮珊瑚樹枝阿思馬亦花珠。道哈密。南史述鬱金香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大似芙蓉。又北戶錄稱唐初罽賓國獻俱佛頭花，爲中國所無。今不聞入貢。（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第一百十三節。明與沙鹿海牙之交通。

沙鹿海牙西去撒馬兒罕五百餘里。城居(一)小岡上。西北臨河。河名火站(二)。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人多依崖谷而居。園林廣茂。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里。無水。間有之，鹹不可飲。牛馬誤飲之輒死。地生臭草，高尺餘，葉如蓋。煮其液成膏，即阿魏(三)。又有小草，高一二尺。叢生。秋深露凝，食之如蜜。煮爲糖。番名達郎(四)古賓。永樂間，李達陳誠使其地。其酋即遣使奉貢。宣德七年，命中官李貴齎敕諭其酋，賜金織文綺綵幣。（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

(一)阿拉白沙(Arab Shah)(大馬色境城人。又名阿合馬依賓摩哈美德 Ahmed Ibn Mohammed。卒於一千四百五十年。有創世奇觀 *Wonders of the Creation* 之作。)記帖木兒建沙鹿海牙(Shahrokia) 城事云，帖木兒令築城堡於細渾河(即錫耳河)上，以防蒙古里斯坦(Moghulistan) 之哲泰人 (Jetes) (即別失八里) 。一日適與人棋戰。將勝之際，有來報以細渾河上新堡已竣工者。同時又有來報新產一子者。帖木兒乃命新生之子名曰沙哈魯，(Shah Rok) 新成之堡曰沙哈魯克亞 (Shahrokia) 。沙者，波斯語王也。鹿克或魯克(rok) 者，寨堡在棋戰也。沙鹿海牙即沙哈魯克亞之轉音。新堡在細渾河北岸。有浮橋可渡河。帖木兒武功記載帖木兒第四子沙哈魯生於一千三百七十七年。(明洪武十年) 沙鹿海牙建築稍在後 也又謂肥那肯特 (Fenakend) 城自為成吉斯汗大軍蹂躪後，幾無一家之存。至一千三百九十二年，(明洪武二十五年) 帖木兒始重興其城。移民實之。封給沙哈魯，故名新城曰沙哈魯克亞。一千四百零四年(永樂二年)，帖木兒將東征中國，令其軍之右翼，駐塔什干，賽蘭及沙哈魯克雅以度冬。帖木兒以後，沙哈魯克亞在阿伯賓拉柴克 (Abderazzak) 及彌兒康德 (Mirkhond)二人史中，尚時得見之也。一千四百十六年，(永樂十六年) 沙哈魯之子兀魯伯(Ulug beg) 由土耳其斯坦往撒馬兒罕時，在沙哈魯克亞渡細渾河。一千四百四十九年，(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兀魯伯為其子阿伯特拉梯甫所逐，逃至沙哈魯克亞。一千四百六十一年

，阿伯特拉梯甫之子，彌兒柴摩哈美德儒敢（Mirza Mohammed Juki）舉兵叛算端卜撒因。（Su-ltan Abu Said）算端討之。儒敢逃至細渾河上沙哈魯克亞。攖城固守。城三面有水環之，第四面復有深溝。攻之不易。一千四百六十三年，（明英宗天順六年）算端之兵，圍攻十二閱月始降。算端巴伯爾史記（*Babernameh*）云，細渾河又名忽章河（River of Khodjand）（名見元史郭寶玉傳）發源於東北，向西流，經拔汗那（Ferghanah）次至忽氈城之北，肥那開忒（Finaket）（上方作肥那肯特）之南，折向北，至土耳其斯坦而入流沙。不入他河，亦不入海。肥那開忒今名沙哈魯克亞。

（二）火站河即忽章河。南方之山，即箕柴克嶺。（Djizak）大沙洲即箕柴克嶺與細渾河間之沙漠也。

（三）阿魏，今代西名曰阿撒肥梯打（Asa foetida），徐樓（Schuyler）土耳其斯坦遊記謂由乞那斯（Chinaz）至箕柴克沿途豐產阿魏。

（四）達郎古（古字似爲吉字之誤刋）賓爲波斯語 turanjabin 之譯音。今代植物學名曰 Alhagi Manna）。爲莢豆之一種。多針刺。產波斯，阿富汗及卑魯芝等地。實圓。乾而堅。有糖味。嗅之如旃那。（(senna）康達哈（Kandahar）及哈烈（Herat）兩地人，當開花時收之。萬百雷教授（Prof. Vambery）在土耳其斯坦親見達郎古賓於秋季夜間，忽然放花。次晨乘凉

收之。生時可食。亦可製漿。（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p. 253—255, pp. 192—193, Note 973.）

明史此節取材於陳誠使西域記。文字皆相同。故茲不重錄。達郎古賓草使西域記尚有『枝葉生棘刺。葉細如蘭。秋深，露凝結枝上如珠。』四句爲明史所遺脫，而與今代西人所實地調查者，相合也。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河名火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近山。三面皆平川。居人依崖谷。頗繁庶。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餘里無水。卽有水不可飲牛馬。飲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蓋。春生秋死。穢氣逼人。取生汁熬膏，卽阿魏也。亦有細草以熬膏，味如蜜。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第一百十四節。明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他城之交通。

達失干(一)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居平原。周二里。外多園林，饒果木。土宜五穀。民居稠密。李達陳誠李貴之使，與沙鹿海牙同。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傳。

（一）達失干卽塔什干，(Tashkend) 唐時之石國，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察赤，(Chach=Shash)

蓋古名也。明時爲土耳其斯坦境內首府。察合台汗國分裂後，達失干初隸蒙古里斯坦。（即別失八里）帖木兒晚年，屬帖木兒帝國版圖。帖木兒卒後，仍歸撒馬兒罕所轄。十五世紀末，達失干及賽藍屬蒙古里斯坦玉奴斯汗。(Yunus Khan) 一千四百九十六年（明孝宗弘治十年）玉奴斯卒。其長子馬哈麻德 (Mahmud) 君臨達失干及賽蘭等城。一千五百零三年，（弘治十六年），月即別酋長昔班尼 (Sheibani) 攻取達失干等城。（參觀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251.）明史此節，採自使西域記。居民稠密句下，脫『負載則任車牛。』一句。

達失干在賽蘭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據平原，甚狹小。四面平岡。溪流蜿蜒。多林木。土宜五穀。居民稠密，俗朴而饒。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賽藍在達失干之東。西去撒馬兒罕(二)千餘里。有城郭周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繁庶。五穀茂殖。亦饒果木。夏秋間，草中生黑小蜘(三)蛛。人被螫，徧體痛不可耐。必以薄荷枝掃痛處，又用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止。體膚盡蛻。六畜被傷者多死。凡止宿，必擇近水地避之。元太祖時，都元帥薛塔剌(四)海從征賽藍諸國，以礮立功，卽此地也。陳誠李貴之使，與諸國同。見明史

（二）賽蘭名見常德西使記，及長春西遊記。今代俄嶺西部土耳其斯坦仍有此地。在乞姆肯特

(Chimkend)東六英里半。賽蘭在達失干及撒馬兒罕之東北。明史謂在東者，誤也。賽蘭及達失干二城，皆在由撒馬兒罕往中國之大道間。賽蘭在錫耳河北，距撒馬兒罕十一日程，養吉干四日程。

(三)西部土耳其斯坦毒蜘蛛，亦見常德西使記，又見清七十一西域聞見錄。吉利吉思人稱之曰哈喇庫兒忒。(Kara kurt)土人最畏之。今代動物學家稱之曰 Latrodectus lugubris。

(四)薛塔剌海傳見元史卷一百五十一。明史此節亦採自使西域記。

賽蘭一作賽藍。去撒馬兒罕千里。在達失干東。城周三里。有浮圖爲祈拜之所。四面平原。流水環繞。草木豐茂。五穀蕃殖。夏秋間，草生黑蜘蛛甚小。毒甚。嚙人遍體作痛。號呼動地。土人誦呪禳解，以薄荷枝拂毒處。又以鮮羊肝遍擦。經一晝夜痛息。膚如蛻。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焉。元史序薛塔剌海從征賽蘭諸國，並以礮立功。考會典西夷貢物，有賽蘭珠石。(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五)養夷在賽蘭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巨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介別失八里蒙古部落之間，數被侵擾。以故人民散亡，止

成卒數百人。居孤城。破廬頹垣，蕭然榛莽。永樂時，陳誠至其地。見明史

(五)養夷音與元史卷一，太祖本紀十六年，辛巳，皇子朮赤所攻下之養吉干(Yanghikand)相近。養吉干義猶新城也。唯中世紀時，土耳其斯坦境內有數城，皆名養吉干特。其一在細渾河下流。拉施特記於一千二百二十年，(元太祖十五年庚辰歲)此城為成吉思汗所攻陷。其遺蹟在細渾河口，今尚可見。(參觀上方第八十九節)明史此節之養夷，乃指怛邏私河(Talas river)上之城也。多格臘忒(Haider Mirza Doglat)之別失八里史(*Tarikhi Rashidi*)(約著成於一千五百四十四年即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謂怛邏私城蒙古人稱之曰養夷。(Yanghi)養夷人在馬瓦拉痕那兒(Mavera-n-nahr)者甚多。人皆稱之曰養格里克(Yanghelik)養夷附近平原上，有古城遺址數處。昔時教堂，圓頂屋，尖塔，及學校所在，皆尚斑斑可考也。數處之中，孰為養夷城，則不可知。其餘古城，名究為何，亦不可考云。馬撒雷克阿爾阿伯沙兒(*Masalak Alabsar*)(元時著作)載養夷距撒馬兒罕二十日程。全境為四市所組成。四市皆自有名。曰養夷，(Yanghi)曰養吉八里，(Yanghi baligh)曰肯哲克，(Kendjek)曰怛邏私(Talas)。由養夷至阿力麻里(Almalik)為二十日程。阿拉伯沙(Arab Shah)記養夷怛邏私(Yanghi Talas)城在細渾河(又名忽章河)之北，距撒馬兒罕十五日程，距賽藍四日程。帖木兒武功紀(*Zafernameh*)載一千四百零四年(永樂二年)帖木兒封給其子兀魯伯

以塔什干，賽蘭，養夷，阿錫拉 (Ashira) (或讀作阿斯勃拉 Asparah) 又哲泰國，(Jetes) (卽別失八里) 迄於中國各地。封給彌兒柴伊伯拉希算端 (Mirza Ibrahim Sultan) 以俺的干，(Andekan) 阿克錫開忒 (Aksiket) 怛邏私，及喀什噶爾，迄於和闐 (Khotan) 各地。算端巴伯兒史記載拔汗那北有城曰養夷。(Yanghi) 史書上皆稱之曰怛邏私肯特。(Tarazkend) 月即別人 (Uzbegs) 侵入中央亞細亞時，毀其城。怛邏私遺址在今奧李阿塔 (Aulie-ata) 地方。明史謂介別失八里及蒙古部落之間大誤。(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252.)

渴石(六)在撒馬兒罕西南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宮室壯麗。堂以玉石爲柱。牆壁牕牖，盡飾金碧，綴琉璃。其先撒馬兒罕酋長駙馬帖木兒居之。城外皆水田。東南近山多園林。西行十餘里，饒奇木。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路通東西。番人號爲鐵門關(七)。設兵守之。或言元太祖至東印度鐵門關遇一角獸，能人言，卽此地也。(見明史。)

(六) 渴石 (Kash) 卽隋唐時代之史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下，康國傳云，『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隋大業中，其君狄遮始通中國。號最強盛。築乞史城。』乞史卽渴石之別譯。渴

石在撒馬兒罕之南。地皆膏腴，人民富裕。四周村戶相望。此城爲帖木兒之生產地及發祥地；。又名夏兒薩潑斯，(Shehr sehz) 猶言青城 (green city) 也。四周園田疇畝，一望青葱，故有是名也。回教紀元七百八十一年，(即耶穌紀元一千三百八十年，明洪武十三年。) 帖木兒築避暑宮於此。以該城爲其國之陪都。宮牆尙白，故宮名曰阿克賽雷 (Akserai)。回教諸國之律師，名醫，學士，商賈，皆趨集於此。今地圖上作夏兒城 (Shehr)。隸布哈拉汗國。在凱塔伯 (Kitab) 城之西南四英里處。一千八百七十年，(清同治九年) 爲俄國軍隊佔領。顧恩 (Kuhn) 氏親訪其境。有記文載於一千八百八十年，(清光緒六年) 之俄國地學會報第六期。帖木兒之白宮，及他四殿遺址尙存。四境風景之美，依然不殊昔時也。古代渴石之名，尙遺留於城畔之河，曰渴石喀達利亞。(Kashka daria) (達利亞，波斯語河也。)(參觀上方第三十一節注三十八。)

(七)鐵門關已見新唐書康國傳，玄奘西域記亦詳言之。見上方第三十一節及第八十九節耶律楚材傳。又詳長春西遊記卷上第七節案語。此關爲由撒馬兒罕南渡阿母河往巴里黑 (Balkh) 及迦布邏 (Kabul) 等處必經之道也。帖木兒武功記常見此名，稱之曰打耳班阿海內 (Derb-end aheny)，波斯語鐵門也。又曰闊魯喀，(Kolugha) 蒙古語門或關也。元太祖至東印度見一角獸而班師。事詳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傳。(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p. 273-4.)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據大村。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頗宏麗。故酋帖木兒駙馬居也。墻壁牕檻，飾以金碧琉璃。堂四隅白石柱如玉。西行十餘里多奇樹。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峽。兩壁懸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峽口，有門石色如鐵。夷人指云此鐵門關也。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帝爲班師。蓋其地近東印度矣。（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八）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有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其酋居新城。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畜牧蕃息。城在阿木河東。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西多蘆林。產獅子。陳誠李達嘗使其地。（見明史。）

（八）迭里迷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忒耳迷，(Termed) 新唐書之咀密國也。參觀上方第三十一節注四十一。帖木兒武功記載帖木兒由撒馬兒罕往哈烈及波斯，輒取道渴石及鐵門關。在迭里迷用船橋渡阿母河。帖木兒自傳記一千三百六十一年，（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帖

木兒取迭里迷舊城。一千四百零七年，（永樂五年）算端哈力兒(Khalil Sultan)（帖木兒孫哈里也。）命於距舊城一拍拉散（回人里名）處，另築新城。迭里迷在阿木河（即阿母河）之北岸，而此方言「河東隸撒馬兒罕，西多蘆林。」方向有誤。若將東改爲北，西改爲南。則恰適該地情形矣。

迭里迷去哈烈二千餘里。在撒馬兒罕西南，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朮河。（九）河廣非舟不可渡。多魚。城內外居民，僅數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見皇明世法錄卷八十一）

（九）阿朮河應作阿木河。今譯作阿母河。

卜花兒（十）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戶萬計。市里繁華。號爲富庶。地卑下。節序嘗溫。宜五穀，桑麻，多絲綿布帛。六畜亦饒。永樂十三年，陳誠自西域還，所經哈烈，撒馬兒罕，別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賽蘭，渴石，養夷，火州，柳城，土魯番，鹽澤，哈密，達失干，卜花兒凡十七國。悉詳其山川，人物，風俗，爲使西域記以獻。以故中國得考焉。宣德七年，命李達諭撫西域，卜花兒亦與焉。（見明史。）

(十)卜花兒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不花剌，今作布哈拉，(Bokhara) 唐書之安國也。參觀上方第三十一節。

(十一)俺都淮在哈烈西北千三百里，東南去撒馬兒罕亦如之。城居大村。周十餘里。地平衍無險。田土膏腴。民物繁庶。稱樂土。自永樂八年至十四年，偕哈烈通貢。後不復至。見明史。

(十一)呼羅珊(Khorassan)境今仍有俺都淮城 (Andhui＝Andkud) 在撒馬兒罕與哈烈之中間，與明史所言相符。十二世紀中葉，蒙古人未侵入時，即有該城。雅庫武 (Yakut) (阿拉伯地理家，著有地理字典。生於一千一百七十八年，卒於一千二百二十九年。) 記恩德胡德城 (Endekhud) (即俺都淮之別譯) 在謀夫城 (Merv)(又名馬魯) 及巴里黑城之中間。十二世紀中葉，有著名律師某，卒於該城。十二世紀末，古兒朝 (Gur) 算端錫哈伯愛丁 (Shihab-eddin) 之軍隊，即在俺都淮爲花剌子模國算端摩哈美德擊敗者也。帖木兒武功記與沙哈魯史常見俺都淮之名。

(十二)八答黑商在俺都淮東北。城周十餘里。地廣無險阻。山川明秀。人物樸茂。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居。西洋西域諸賈多販鬻其地。故民俗富饒。初爲哈烈酋沙

哈魯之子所據。永樂六年，命內官把太李達賜其酋敕書綵幣，並及哈實哈兒葛忒郎諸部。諭以往來通商之意。皆卽奉命。自是東西萬里，行旅無滯。十二年，陳誠使其國。(十三)十八年，遣使來貢。命誠及內官郭敬齎書幣往報。(十四)天順五年，其王馬哈麻遣使來貢。明年復貢。命使臣阿卜都刺襲父職爲指揮同知。(見明史)

(十二)八答黑商(Badakshan)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巴達哈傷。皇清四裔考作巴達克山。亨利玉爾馬哥孛羅遊記卷一，第三十二章，附注云，巴達克山古代都城，在巴哈拉克(Baharak)平原上，今代都城肥柴拔德(Faizabad)之東。帖木兒武功記載一千三百六十八年，(明洪武元年)帖木兒擊敗巴達克山王後，留於巴達克山城，批准其王及愛迷兒胡桑(Amir Hussein)之和約。帖木兒時，八答黑商自有國王，臣服於帖木兒。一千四百十二年，(永樂十年)其王不服沙哈魯。沙哈魯遣其子伊伯拉希算端(Ibrahim Sultan)率兵討滅之。一千四百十七年，(永樂十五年)沙哈魯封其子修兒格忒彌失(Siurgatmish)於八答黑商。自上古極早時代，已有重要商道經過八答黑商。由塔里木河流域至吐火羅者，此爲其最直捷之道也。八答黑商高嶺連絡天山，崑崙山及伯米爾高原。今代西人多稱爲博羅爾塔格(Bolor tagh)而土人

則不知有是名也。漢魏，六朝時，中國遊歷家往印度者，皆經過此地。中國人稱其境為葱嶺。考此商道，在上古及中古時代，極為重要，而今代則幾無人問津矣。古代中國，波斯，阿剌伯，羅馬之地理家，皆有記載遺傳至今也。元時，威尼斯大遊歷家馬哥孛羅亦經此地而至中國。明史此節謂西洋西域諸賈，多販鬻其地。故民俗富饒。事誠然也。葛忒郎(Khotl, Khotelan)在阿母河上流，八答黑商之北。哈實哈兒即喀什噶爾。阿伯爾肥達(Abulfeda)地理書謂葛忒兒(Khotal)又名嘉利雅伯。(Djariab)在瓦克胥河(Wakhshab)及巴達克山河之間。帖木兒初年，八答黑商亦自有王。後乃收入版圖，與巴里黑，可不里，哥疾甯三地，俱以封其孫皮兒摩哈美德哲汗吉爾(Pir Mohammed. Jehanghir)。

(十三)永樂十八年，八答黑商遣使入貢事，亦見沙哈魯遣使中國記。(見第四冊中國與伊蘭之交通第五十一節)

(十四)天順五年(西一千四百六十一年)之王馬哈麻，在回教史上，不能得有相當人。唯帖木兒曾孫卜撒因(名見撒馬兒罕傳。)之第二子，曰算端麻哈默德(Sultan Mahmud)。其父卒後，於一千四百六十九年，(明憲宗成化五年)得有黑薩兒，(Hissar)八答黑商，昆度斯，(Konduz)及巴喀蘭(Bakalan)等地。明史西域傳黑婁條云，成化十九年，(西一千四百八十三年)與失剌思，撒馬兒罕，把丹沙共貢獅子。把丹沙之長亦稱鎖魯檀馬黑麻。把丹沙即

八答黑商之轉音。馬黑麻即卜撒因第二子算端麻哈默德也。其人卒於一千四百九十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p. 276-277.)

(十五)俺的干西域小部落。元太祖盡平西域，封子弟為王鎮之。其小者則設官置戍，同於內地。元亡，各自割據，不相統屬。洪武永樂間，數遣人招諭。稍稍來貢。地大者稱國，小者止稱地面。迄宣德朝，效臣職，奉表箋，稽首闕下者，多至七八十部。而俺的干則永樂十一年，與哈烈並貢者也。迨十四年，嘗安等使哈烈失剌思諸國，復便道賜其酋長文綺。然地小，不能常貢。後竟不至。

以上俱見明史卷三百三十二西域傳。

(十五)俺的干(Andekan)今代地圖又作俺的章。(Andedjan)為費爾加那省(Ferghana)之一城。當帖木兒時，及以後，皆為費爾加那之首府。有時用以代全省者。算端巴伯兒史記亦書作俺的章。一千三百七十六年，(明洪武九年)帖木兒任其子俄馬兒夏克(Omar Sheikh)為俺的干之總督。一千三百九十三年，(明洪武二十六年)俄馬兒轉調法爾斯省。(Fars)帖木兒任俄馬兒之第三子彌兒柴愛斯康德(Mirza Eskender)繼之。一千四百零四年，(永樂二年)帖木兒改任沙哈魯之第二子彌兒柴伊伯希姆算端(Mirza Ibrahim Sultan)為俺的干之

總督。一千四百零九年，（永樂七年）沙哈魯改任愛斯康寶之幼弟彌兒柴愛密萊克阿合馬。(Mirza Emirek Ahmed) 一千四百十四年，（永樂十二年）爲撒馬兒罕王兀魯伯（Mirza Ulug beg) 所逐。自是以後，費爾加那省遂屬撒馬兒罕。一千四百五十一年，（明景泰二年）至一千四百六十九年（明憲宗成化五年）間，帖木兒曾孫卜撒因（Sultan Abu Said）君臨撒馬兒罕時，任其子俄馬兒夏克（與洪武九年帖木兒之子同名。）爲俺的干長官。俄馬兒卒於一千四百九十四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其子算端巴伯兒(Sultan Baber)繼之。巴伯兒即建設印度莫臥兒朝(Moghul dynasty)者也。（參觀 E. Bretschneider, *Med. Res.* II. p. 255.)